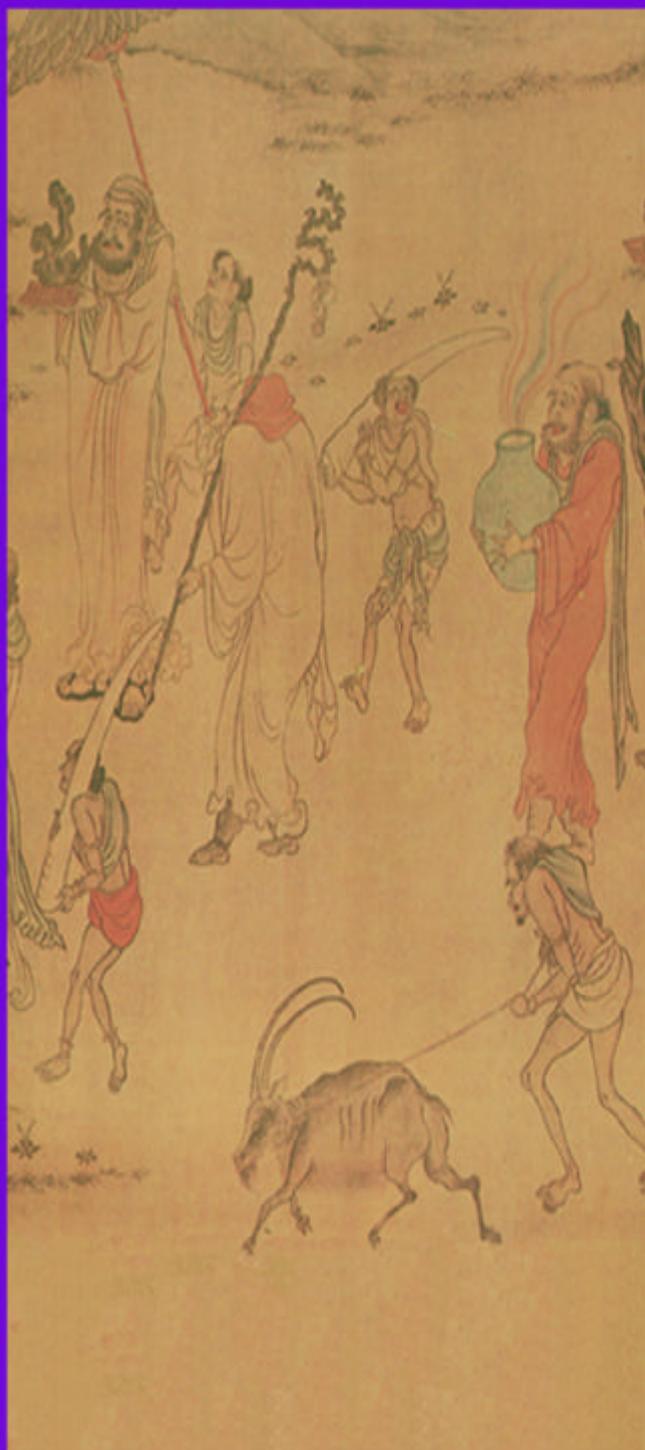


东度记



上

清·久久老人

中国古典精华文库

东 度 记

第一部

(清) 久久老人 著

目录

第一回	南印度王建佛会.....001
	密多尊者阐禅宗
第二回	道童骑鹤闯娇氛.....008
	梵志惶庵留幻法
第三回	蒲草接翅放青鸾.....016
	枪棒化蛇降众少
第四回	众道徒设法移师.....025
	说方便尊者开度
第五回	三尖岭众贼劫庵.....033
	两刃山一言化盗
第六回	本智设法弄师兄.....041
	美男夺俏疑歌妓
第七回	纯一报恩留长老.....049
	酒佣怀忿算高僧
第八回	巫师假托白鳗怪.....057
	尊者慈仁蝼蚁生
第九回	扰静功顽石化妇.....065
	报仇忿众恶当关
第十回	赛新园巫师释道.....074
	灵道关商客持经

-
- 第十一回 凶堂回心因善解.....081
牛童正念转轮回
- 第十二回 元通说破灵通关.....088
梵志扩充法里法
- 第十三回 指迷人回头苦海.....095
持正念静浪平风
- 第十四回 破幻法一句真诠.....103
妙禅机五空觉悟
- 第十五回 茶杯入见度家僧.....111
一品遗书荐梵志
- 第十六回 弄戏法暗调佳丽.....119
降甘霖众感巫师
- 第十七回 赛新园复修旧庙.....127
东印度重礼真僧
- 第十八回 二十七祖传大法.....135
达摩老祖度元通
- 第十九回 清宁观道副投师.....143
轮转司元通阅卷
- 第二十回 陶情逞能夸造酒.....151
风魔设法警陶情
- 第二十一回 妾妇备细说衷肠.....159
王范相逢谋道路
- 第二十二回 咏月王阳招讽诮.....167
载酒陶情说转轮
- 第二十三回 贪嗔痴路过分心.....174
清宁观僧投老祖
- 第二十四回 神司善恶送投生.....182

第二十五回	和尚风魔警破戒 神元捐金救鸡豕.....	190
第二十六回	道士设法试尼僧 公兴五试寇谦之.....	198
第二十七回	行者点化崔夫人..... 魏王约束中军令	205
第二十八回	崔寇恶报遭磨灭..... 忠孝投师入法门	213
第二十九回	扶演化阿罗说偈..... 尼总持扰静赴斋	220
第三十回	道副论忤逆根因..... 祖师度续弦说偈	229
第三十一回	度向氏一门复孝..... 化郁全五子邪心	236
第三十二回	执迷不悟堕酆都..... 忤逆妖魔降王法	244
第三十三回	试禅心白猿献果..... 堕恶业和尚忘经	252
第三十四回	求课诵报本回心..... 说忠欺灾祥果报	259
第三十五回	轻尘和尚清罪案..... 伯嚭奸魂被铁鞭	267
第三十六回	神女化妇试真僧..... 冤孽逢魔谋报怨	275
第三十七回	公道老叟看妖魔..... 献身行者陈来历	283

- 第三十八回 圣僧不食疑心物.....291
神将能降不逊魔
- 第三十九回 师兄师弟争衣钵.....299
秉教神王护法门
- 第四十回 贞节妇力拒狐妖.....307
反目魔形逃女将
- 第四十一回 扶头百辆论风流.....315
改正狐妖谈古董
- 第四十二回 诵毛诗男子知书.....322
付酒案邪魔离妇
- 第四十三回 授女将威扶惧内.....330
结狐妖义说朋情
- 第四十四回 取水不伤虫蚁命.....337
食馍作怪老僧贪
- 第四十五回 严父戒子结良朋.....345
岁寒老友嗔狐党
- 第四十六回 正纲常见性明心.....353
谈光景事殊时异
- 第四十七回 祖师慈悲救患难.....360
道士方便试妖精
- 第四十八回 仙佛宝器收蛟患.....368
祖师说偈试沙弥
- 第四十九回 善神守护善人家.....376
恶党闻灾知警悟
- 第五十回 李老吝财招盗劫.....384
仙官阅卷授诛心
- 第五十一回 阿诺享现成财产.....392

第五十二回	大神送麒麟佳儿 悍妇凌夫遭鬼打.....	399
第五十三回	道人惩恶变驴骑 数珠子两敌丸丹.....	407
第五十四回	舒乡尊四知前世 高尚志逃名不仕.....	416
第五十五回	道副师见貌知心 犬怪变人遭食毒.....	423
第五十六回	鼠妖化女唱歌词 商礼改非脱禁狱.....	431
第五十七回	来思信善拜胡僧 奸贼坏心遭恶孽.....	438
第五十八回	善人激义救冤人 狐鼠怪掠美示恩.....	446
第五十九回	把来思救人失水 威神三阻狐鼠怪.....	454
第六十回	菩萨两查善恶医 把氏施膏母子会.....	462
第六十一回	鼋情报怨说因由 捕窃变鼋知苦难.....	470
第六十二回	僧人论酒说荤腥 道士三施降怪法.....	478
第六十三回	长老一静服鼋精 石克辱讨饭乞儿.....	486
第六十四回	喽罗报冤家债主 骆周善心成善报.....	494
	虎豹变化得人身	

第六十五回	走兽飞禽堪度化.....502 士农工贾被妖魔
第六十六回	士悔妄欺成上达.....510 道从疑爱被妖绳
第六十七回	说苦乐庙祝知音.....517 举数珠长老破怪
第六十八回	赤风大王济贫汉.....525 青锋宝剑化枯枝
第六十九回	救生命多保如来.....532 耍拐人木石幻化
第七十回	仲孝义解难甚奇.....540 古仆人悔心救痛
第七十一回	舒尊长误伤衙役.....547 众善信备问善功
第七十二回	走邪猿仆遭迷病.....554 救乳鸟虎不能伤
第七十三回	猿猴归正入庵门.....562 道院清平来长老
第七十四回	零埃打鸟遇妖邪.....570 零地随猴拴鸩怪
第七十五回	元来道者正念头.....577 青白船家救海难
第七十六回	辛苗叟公门方便.....585 小和尚还俗养亲
第七十七回	六老叟参禅论偈.....592 三官长执册说因
第七十八回	殷独与鬼蜮结交.....600

第七十九回	穆义同吴仁遇怪 夺人钱钞遭人骗.....	607
第八十回	肥己心肠把己伤 顾名思义消冤孽.....	615
第八十一回	化怪除邪总道心 花蛇怪自供恶毒.....	623
第八十二回	蠢道人笃信除邪 梁善娶妾得多男.....	630
第八十三回	邵禁因斋结众社 八斋友各叙罪孽.....	638
第八十四回	万年僧独任主坛 高义劝戒一兄非.....	646
第八十五回	高仁解散六博社 一偈谦光动傲生.....	654
第八十六回	五个精灵惊长老 无仁孽辈现精灵.....	662
第八十七回	有长前因呈长老 舒化修书请圣僧.....	669
第八十八回	怪狼闻经修善果 恃强凌弱反伤身.....	677
第八十九回	做贼偷牛遭怪耍 淹女胎村人作恶.....	684
第九十回	查文卷大圣礼僧 尼总持度狼了道.....	693
第九十一回	藺员外警戒回心 化善医宗交感脉.....	701
	客人货出孝廉家	

-
- 第九十二回 善狼得度归人道.....708
店主惊心拜鬼王
- 第九十三回 咒诅婆儿知悔过.....716
奸淫魂梦逾东墙
- 第九十四回 建道场迎接高僧.....724
试禅心显灵尊者
- 第九十五回 陶情卖酒醉行商.....732
王阳变妇迷孤客
- 第九十六回 众商发心修庙宇.....740
三僧说偈灭邪氛
- 第九十七回 讽经商真心显露.....748
恶鬼汉磨折疑心
- 第九十八回 萧刺史重道敬僧.....756
老祖师观颜知喜
- 第九十九回 杯渡道人神钵戏.....764
波罗和尚显奇闻
- 第一百回 东度僧善功圆满.....772
西域岭偶祖还空

第一回 南印度王建佛会 密多尊者阐禅宗

话说混沌初分，天地为两仪，日月星辰为四象，山川草木，飞禽走兽，数不尽的万物，生于其中。即人亦万物中一物，只因人灵物蠢，人有知觉智识，能言善语，故配天地为“三才”，乃最灵者。以本来原有个正大光明的道理，自生来在孤提时，混混朴朴，未凋未漓。光明一理，包含五内。及至长大成人，知诱物化，邪鬼外侵，本真内凿，把个大道丧失。所以万圣千真，立言行教，只要人克复本来，见性明心。这克复的何事？明见的何物？就是为臣的，既受皇王官职，尽心事主，忠义报国，大道何等光明！乃有一等，贪位慕禄，希图富贵，惜身家，不顾国。哪知根本既坏，枝叶终伤，后世子孙宁保不坏？为子的，要思身从何处来，乃父母生育。且说那十月怀胎，三年乳哺，何等深恩，教敬不违，劳而不怨，大道何等光明！乃有一等为子的，贪妻爱，纵私欲，不孝双亲，哪知天鉴不宥，王法无私，报应却也不小。为弟兄的，应该念父母血脉，同胞生来，弟敬兄，兄爱弟，何等光明大道！乃有一等，争家产，为钱财，视弟兄如陌路，待手足如寇仇，哪知天合的弟兄既失，人合的财产怎长？为夫妻的，阴阳配偶，子孙相承，相爱相怜，何等光明大道！乃有一等，贪淫纵欲，弃旧怜新，憎妻宠妾。更有淫妒妇女，不守妻节，败坏风俗，多有性命不保。为朋友的，

要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大道何等光明！乃有一等，势利交，酒食友，处富贵亲如手足，当患难视如路人。哪知天道好还，灾难莫测，谁为救恤？这五伦道理，正大光明，人能永保不失，自然邪鬼不侵，灾害不作，福善资身，以完全生人道理。便是圣贤仙佛，也不过克全了这道。少有所失，便入邪宗。后有清溪道人五言八句，指出克复光明要法。

诗曰：

大道原明彻，邪魔扰世缘。
莫昧菩提树，须开宝叶莲。
五伦同此理，三省即先贤。
克复工须易，予欲又何言！

且说东京孝武帝宁康年间，天下广阔，海宇遐荒。”出中华外国，有五印度国。一个南印度国海边，有一渔父名叫卜老。因他终日面无戚容，见人只是嘻嘻，人称他做笑不老。他夫妇两个，日以捕鱼资生。一日捕得巨口细鳞，将欲烹食，只见那鱼有乞哀贪生之状。夫妇怜慈动念，乃计议放生，把这活鱼仍投海水。那鱼洋洋游去。夫妇二人，便思持斋改业，怎奈边海无策贍生。正窘急处，忽来一个老僧到门化斋，只是大笑不止。渔父虽笑，这日却有戚容。老僧笑问道：“渔翁，贫僧素知你好笑，今日何故面色凄凄？”渔父强陪笑脸，那渔妇便答道：“师爷你有所不知，我夫妇原以捕鱼资生，近为捕得一鱼，将欲烹食，那鱼状若乞怜，我夫妇不忍，放它归海。因思人生世间，有可充腹之物，有可治生之事，何必伤物性命，以养人身？弃了此业，又无计资生。我夫为此戚戚。但我夫平日好笑，他道：‘有鱼便有酒，有酒便有笑，有笑乃不老。’人所以因他

姓名，遂呼他为笑不老。不知长老也笑不休，却是何因？”老僧笑道：“贫僧打从中华来，到一处白莲社，遇着一位远公和尚，他有‘虎溪三笑’禅机授我，因此学他之笑，一路化斋到此，逢人便笑，海边村户人家，都叫贫僧做笑和尚。”渔父笑问道：“师父，我笑有个话头儿，你笑不知可有？”老僧笑道：“贫僧有几句话头。”渔父道：“请念念我听。”老僧一面笑着，一面口念着，乃念道：

笑，笑，笑，谁人识得这关窍。远公传我这根因，我因笑得笑中妙。岂是痴，非是傲，说与渔翁休见道。你今向我笑笑人，我向你笑有玄奥。笑嘻嘻，自知道，非是笑九流，乃是笑三教。不笑为臣忠，不笑为子孝，不笑白发自红颜，不笑贤愚并不肖。也不笑矜骄，也不笑势要，也不笑东施嫫母效颦，也不笑子建潘安才与貌。那笑陶朱猗顿富多金，那笑范丹苏季贫无钞。非是笑愚顽，不学甘弃暴。非是笑旁门，误入左道。非是笑暗聋瞽目不成人，感叹悲嗟怨天造。仰天终日笑无休，今笑渔翁寄长啸。这呵呵，有独乐；这哈哈，有自好。只为太平时序乐雍熙，但愿丰亨无旱涝，四时佳景物色奇，风花雪月堪欢跃。一身丢开名利关，烦恼忧悉俱不效。古往今来只如斯，家风落在这圈套。你也嘻，我也笑，笑的是，浮生空自忙，是非闲争闹，人生何苦绉双眉，且学老僧腔与调。

笑和尚念毕，乃问渔父：“你的话头儿，也念念贫僧听”渔父笑道：“长老，我的话头儿，却是四个《西江月》。”乃念道：

叹世悲哀忧戚，怎如哈哈嘻嘻。人生纵有百年期，几被忧

愁夺易。

智者虽教看破，人情自古难齐。得欢笑处且怡怡，好个呵呵生意。

满屋哄堂大噱，一人独自向隅。世间惟有这须眉，他也立身天地。

笑伊秃发何事？笑我终日渔鱼。只有沽洒落便宜，因此呵呵为计。

笑和尚听罢，笑道：“渔翁，你既呵呵为计，怎的又面带忧容？”渔父道：“师爷你不知，我前捕得一巨口细鳞，将烹而食，那鱼状若乞怜，我夫妻一时不忍，纵放它生于海。那鱼得水，悠悠洋洋而去。因此我夫妻要持斋改业，又虑资生无策，因此忧虑不觉见于面，使师父见知。”笑和尚笑道：“渔翁，你夫妻既发慈悲，放生活物，我贫僧自有个与你资生计策。昨游海岸，见一物放大光明，近前看是何物，乃是一件宝贝，欲要把这宝埋藏海岸沙中。你夫妇既有放生活鱼的仁心，贫僧岂无为你资生的好意！你可将此物上献与国王，大则授你一官半职，小则赐你些金银。何虑养生度日？”渔父笑问道：“师父，你的是何宝贝？”笑和尚答道：此宝不是凡宝。你听我道：

一粒如粟，千劫不坏。坚牢不说，金刚九转炼就，万道霞光，照耀堪同日色。问根缘，从静定中生；说奥妙，自虚灵处发祥。如如不动，行无所住，才有这样圆通，岂是那般虚幻。总来一老掸和，留却久修舍利子。

渔父听得笑道：“我也曾闻僧家久修得道，化火自焚，必留一粒舍利，万劫常存。但这宝贝，上献国王，安知他受也不

受？且这宝今在何处，何计取来？”笑和尚笑道：“此宝远则九万鹏程路尚近，近则一刹那间取即来。人人皆有，个个不无。”乃自胸襟内取出，付也渔父道：“舍利此物就是。渔父好去献王。”渔父接得宝贝在手。那和尚化一道霞光而去。渔父得了舍利，打点进献国王不提。

且说南印度国王历代传来，崇奉三宝。到一个国王，名德胜，生一子，心爱出家，修行成道，法号“不如密多”。这尊者誓愿普度群迷，同归大道，后成正果，位证二十六祖，演化东印度，此系前东度二十七祖成道。嗣后南印度国王，又传位一个香至王，生三子，其季子名菩提多罗，也只爱出家，法号“达摩”。这老祖得二十七祖法器，欲继普度之愿，乃率弟子，演化本国。虽本无言之教，一意度人，明心见性，遵行正大纲常。自西竺东来，遇梁武帝，言化未合，摘芦渡江，遗留圣迹而去。此乃后东度，今且按下不提。

再说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听得海边渔父进献舍利子，乃到国王殿前，果见王坐朝。执事多官拜罢，一官朝王奏道：“今有海边渔父进献舍利子。”国王闻奏，道：“国以贤为宝，民以食为天。进献的，不以贤、不以粟，那舍利子要他何用！”令执事官不得传呼。正才传令，只见殿阶前一个僧人，身披着锦斓袈裟，手执九环锡杖，却不是近地来的禅和，也不是外国到的长老，乃是密多尊者。国王一见便问：“汝有何意见朝？”尊者答道：“臣僧闻渔父进宝，特来谒王。”国王道：“予正在此说这宝无用于国，免传他进。”尊者答道：“我王以何为有用？”王曰：“进贤治国，献粟食民，这却有用。”尊者答道：“信如王言，但臣僧愿王收此舍利，盖座浮屠宝塔藏了，建个佛会道场，以修功德，以遂臣僧普度化缘。”国王听得尊者道场功德之言。乃问道：“道场功德何在？”尊者答曰：“

在王一心。”王曰：“予一心只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尊者答曰：“王心敬天，自然风雨调顺。王心法祖，自然民国泰安。”王笑道：“这道场，予知之矣。但不知此外更有何功德。”尊者答道：“建立道场，小则悔过消愆，大则超亡荐祖。功德甚多，却也说不尽。”王又笑道：“予尝闻子有普度化缘之愿，且说佛会道场，俱为外务末节。”尊者答曰：“佛会功德，即是度己、劝世、化俗，于功德最大。”王又问道：“怎么最大？”尊者答曰：“君子遵守王法，小人犯禁行恶。纵有刑加，藐然容有不畏。及闻佛会，便起敬心。不说三尺之严，顿悔一朝之过，有助政教，故云劝世。若上智不须佛会，君子可无道场，化善信，修阴功，前人留下这功课，愿王遂臣僧普度化缘之行。”王乃笑道：“据汝此说，予正欲使四民守法，或有藐然不遵，使他同归于善。便就修建一个道场，以答谢天地，未为不可。”乃令众僧依据科仪，建立法事，立尊者为班首。尊者辞曰：“臣僧时有静功，未便班居众首。”王作主乃立众僧中有德行者，职司班首。以尊者主坛。道场既建，水陆毕陈，虽遂普度化缘，实乃祝诞王寿。

按道场功课，灯烛虚仪，菩萨岂拜念所干，佛祖非香花所爰。只是善念在人心，昭格在祷祀。那一念投诚修建，阳长阴消，福缘善庆，盛世不废，功德有些。

按下尊者为王启建道场不提。且说昆仑演派，蓬岛分流，海有五岳四渎，名山胜水，哪一处不藏隐着神僧高道。有座崆峒深峡，削壁悬岩，中藏着一个全真道士，法名玄隐。这道士，他服气不服气，已列仙班；修性复修命，将成正果。一日偶出洞门，忽闻香信，把道眼遥观，便知南印度国中修建胜会，乃

向道童说道：“国度焚修，我与汝当随喜。我驾青鸾先行，你可深锁洞门，身骑白鹤后来。”道童唯命。只见道真驾着青鸾，颀颀霄汉，上下玄穹，霎时到了国中。入得道场，先礼圣像，后接众僧，便问主坛。圣僧答道：“主坛尊者入定未出，道师当谒国王。”道士依言，先朝见国王，方来坛中拜谒尊者。此时尊者出定，两人各叙礼通名。道士乃向尊者问道：“禅师，你佛会何因修建？”尊者答曰：“为王得舍利，且因贫僧有愿普度，故建此道场。”道士道：“何样科仪？怎生功课？”尊者答道：“酌水献花，焚香课诵。”道士笑道：“此灯烛仓耳。”尊者亦笑道：“道门依样，也有醮事。”道士笑道：“吾门固有，但其中如导气运神，水火炼度，还有一种实用工夫，如龙虎坎离，婴儿姹女，九转还丹，一真朝圣，便与师尊空门大异。”尊者答道：“道师说的果然不差，只是吾门岂专焚修课诵，徒张钟鼓香花，也有入定出静实用功德，与道家共派同流。只是后人分门立户，各显其宗，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矣。”道士道：“果如师言，吾门抱元守一，即是释家万法归一。释家言五蕴皆空，即是吾门常清常净。又何差别？”尊者道：“无始以来，我与道师心同此理。但愿后人各归正向，勿入邪宗。若有矛盾急歧，须引他辙轘共轨。”道士唯唯称善。后有称两教事异功同五言四句。

诗曰：

道行正乙地，释修劝化因。
有如抚共剿，总是正人心。

第二回

道童骑鹤闯妖氛 梵志惺庵留幻法

话说道士与尊者阐明真宗，僧道众信各各开悟，都说两教原自合一。国王传令旨，斋供了道士，给赐了众僧。当时见闻的，也有披缁入释门，也有簪冠投道教，尊者与玄隐俱各指示各人入门路径，各各感叹称扬。道场既完，玄隐便驾青鸾，回归洞府。只见洞门深锁，不见了道童、白鹤。把慧眼四顾，屈指一推，道了一声：“呀！道童误入旁门，白鹤倦投蜃腹。虽然是邪鬼迷真，却也是他贪痴被诱，本当救援归正，一则道童有误入旁门之难，一则丹鼎有铅汞将成之功。且效羲皇，北窗高卧。”后有驻玄隐修真乐处七言四句。

诗曰：

快活仙家远俗尘，茅庵草舍养精神。
任他童鹤迷邪鬼，且作羲皇枕上人。

话说道童骑鹤，蹁跹云汉，只因领师旨锁闭洞门，那青鸾先去，他与鹤未逐鸾未。一时离了海岛，在那半空观望景致。只见那空中楼阁重叠，树木森森，不说洞府之居，俨似神仙之宅。乘鹤径投，哪里是雕梁画栋？睁睛去望，原来是气化虚形。却不是别物，乃是雉鸟化生的海蜃，邪迷逞弄的妖氛。楼台尽

皆幻设，树木都是诡装，引那鸟倦投林，便张喉吸腹。那蜃也不知是道童人类、灵机应物，怎肯与蜃吸吞？两各浑搅争强。毕竟人强物弱，闹不过人。故道童得鞭鹤仍出蜃口，登得海岸。却把个精神被蜃争夺耗散，那白鹤也力倦心疲，俱在海岸上喘息。有分教：

邪鬼迷却真常性，万种因缘变化生。

却说天地生育万物，既有个阴阳消长的道理，便有个胎卵湿化的根因。乃人从胎类，禽属卵生。一切昆虫或因湿化。人在胎生，那上一等王侯卿相，或是神圣临凡，或是星辰下降。又一等富贵中人，多福多寿，或是善人转化，或是忠孝脱生。那最下的一等，疲癯残疾，困苦刑伤。纵然说五行是坎坷，二所乖张，却也多有心地黯淡，过恶昭彰。若不知改行从善，把心地明正，这阴阳五行，却也真个奇怪，不变转在自身，就更张在后代。世间既有这阴阳变转的道理，应个主宰这道理的圣神。故此冥冥中有个掌脱化死的主者。只说这国度，海隅有一地方，名唤惺惺里。里中有一姓卜之家，人户众多。那渔父笑不老便是其族。只为他夫妇捕鱼资生，一时感发善心，放生活鱼，冥冥就遇着神僧，与他个舍利宝贝，进献国王，赏了他金银归家，改了这捕鱼生理，做些有本营业。

却说这卜老有个族弟，名唤卜公平，只因他心地浅窄，行事刻薄，村里起了这个姓名。卜老年近五旬，尚然乏嗣。冥司掌管脱化主者，一日检阅善恶簿中，观见渔父积善根由，得了神僧舍利致富，乃道：“此等善良，一富未足以报。”及查卜公平，无甚过恶，只为心地不明，行事刻薄，便道：“此等宁无报应？”乃查他二人后嗣，俱该不绝，遂于脱生簿上注笔：

“卜公平将雉化蜃为他后嗣。卜渔父把迷蜃鹤作他儿郎。”注
定生期，定令胎舍。为何把这两种脱化？只因蜃逞妖弄诡于生
前，便教暗幽冥于再世。那鹤本自海岛，素有清修，既从羽化，
免堕卵生。又因渔父善念感召，卜公平刻薄因由，报应昭彰，
诚为可畏，后有叹蜃狡脱化一词《黄莺儿》道：

蜃气化为楼，逛飞禽，吸入喉。亭台花榭皆虚谬，鹤倦投，
道童误游。险些儿做他粮糗。转轮愁，狡奸脱化，顽钝没来由。

却说白鹤与海蜃俱化。道童见白鹤望空扬去，也只见他回
归海岛，自己一个被那蜃气夺蔽真灵，终日海上往来。却遇着
一个道者，乃海上修行之辈，他连毛发，若似全真；剃髭须，
又同长老。想是半从释教半从仙，半悟禅机半悟道。这道者游
方海上，遍谒村中，到得这惺惺里，却遇着卜公平老者正产一
男，生下来浑浑沌沌，夫妇心情不喜。见了道者入门，忙延他
上坐，乃问道：“师父何方来的？何姓何名？有何道术？”道
者答道：“小道边海人氏，法名梵志，只因指甲修长，人都呼
我‘长爪梵志’。若论道术，有呼风唤雨之能，倒海移山之法，
只因我两教双修，又好些旁门外术，故此未成正果。昨游海岸，
到得贵村，见有毫气漫空，却从善人居屋上出，知必有好事在
门，因此来一则抄化，一则访贤。”卜老答道：“正是。日前
我族间生一子，清标雅致，只是略有些瘦弱。我也产了一个儿
郎，却浑浑沌沌，似一个顽钝之子。不知这是何说？”梵志笑
道：“小道善医调，管你这瘦弱的强壮，蒙懂的聪明。”卜老
大喜，便留在家供养。

一日遍会里中亲友，各捐金钱，盖造一庵，名唤惺惺庵。
怎唤做惺惺庵？只因里唤惺惺，使就庵同其名。惺惺之义，实

乃方寸一窍通灵。这梵志住在庵中，依方调治，这顽钝之日子益昏蒙，那瘦弱之男尤然憔悴。心下思量良药，却好正行海上，寻取仙方，遇着一个道童，行走到来，向梵志稽首。梵志问其来历。道童却是蜃气蔽了灵机，不能应变，便把笑和尚指为师，说道：“自幼出家随僧，迷失父母籍贯。”梵志见其伶俐，乃留在惺惺庵，收为弟子，教他些障眼幻法。这道童却也心地聪明，都是妖蜃邪魔在腹，那移变幻甚精。梵志一日见医两子不效，久住意懒心灰。又见道童法术倒比师高妙几倍，思量携了徒弟远去游方，又恐笑和尚来寻道童。于是心生一计，对道童说道：“你随我日久，学法颇精，但你师父来寻不便。我与你且离此地，前往别方修行。只是这卜老等爱厚未酬，二老之子药医不效。我欲小试一法，使他不疑不怪，方与汝去。”道童答道：“师父要行何等之法？”梵志道：“必须把他两个小子病根除去，得些金宝谢他，方才快乐。”

道童道：“这有何难！”却好两个雀儿在屋檐飞跃，道童把气一吹，那雀儿顷刻跳下地来，变化两个孩子。一个肥胖胖，跳钻钻；一个俊聪聪，伶俐俐。道童喝道：“速去遮瞒了来。”只见二雀变的孩子飞空去了。梵志喝彩称妙。他却也就念动咒语，平地下裂一穴，拥出金银无数。

师徒正笑间，只见庵门外，一个渔父，一个卜公平，同着三五会友，笑嘻嘻进庵来，见了梵志师徒，又见满地金银，这几个人利欲心动，你抢我袖，便忘了亲友情分，几乎争殴起来。抢夺了一会，去的去，留的留，渔父与卜老方才称谢梵志道：“师父好妙剂，好药方！两家孩子俱病愈，就如换了个人一般。不是师父建此庵，我们怎得这许多金宝！”梵志随答道：“正是。小道久在贵地，多承供养，无因报答。天教二位令郎病愈，且赐许多金银，足以酬谢列位高情。今日良辰，欲要携徒前往

名山洞府，访拜高贤。”众人苦留。梵志只是要行。留的是金银，动了众人心。梵志当时拜辞了众老，携着道童前去，又恐笑和尚赶徒弟，乃留下一种幻法。他怎知道童妄说旧禅师，幻法空留遗笑柄。梵志与道童伪弄的机巧，不但使人喜喜欢欢离别，且令众老各各忘义抢争。后人有叹利欲动人世法障眼一词，乃是《沁园春》词曰：

世道堪嗤，利名可知。金银未见，甚契阔情爱，抖然物欲，动心贪痴。那顾亲朋，争少攘多，恨力绵势弱，一脚踢倒道心思。且遂却，我眼前富有，管甚奸欺！

按下梵志携着道童离惺惺里前行。且说尊者，自道场圆满，国王赏赐了渔父，把舍利子建搭安瘞了。一日朝会大众，只见丹陛之前，尊者立地，口称辞王东游行度。国王问道：“子欲行度，当于何所？”尊者答曰：“臣僧随方而化，因类而度，无有成心，安有预所？”王曰：“汝试说明，予因知汝去向。”尊者把慧眼一观，乃答曰：“臣僧行度，多往东方，去来有日，愿王保爱圣躬，毋忘调摄。”国王首肯。于是尊者稽首辞王，收拾衣钵，择日启行。当时门下四个徒弟，尊者只欲带一个随行，乃设一问难以试。却将手内数珠，唤四徒近前，说道：“汝等随吾日久，个个体爱，但东行不能俱随，欲同一个外游。今以禅机为试，汝等说是何物。”当时一徒名唤元湛，答道：“师父手中却是数珠儿。”一徒名唤元同，答道：“师父手中却是菩提子。”一徒名唤元空，答道：“师父手中却是念头儿。”一徒名唤元道，答道，“师爷手中却是不忘佛。”尊者听毕，乃令三徒侍奉香火，共守常住，只带元通一人随行。三徒不乐。尊者道：“汝等三人不须怀恨，后有继吾东度僧人，

汝等因缘，终成再劫。”三徒各各惟命。至期良辰，乃辞朝及诸宰职并僧俗人等，出了国门，望东前进。后有五言八句赞叹尊者东度胜举。

诗曰：

世俗染多迷，何独东印度。
各具明镜台，苦被红尘误。
尊者大慈悲，指引光明路。
愿佛一朝新，而无有恐怖。

九九老人读记，有七言八句赞功德。

诗曰：

莫言东度事荒唐，缚魅驱邪正五常。
悖理乱伦归孝悌，移风易俗乐羲皇。
格心何用弓刀力，化善须知笔舌强。
更有虔诚勤礼拜，敬天敬地敬君王。

话说玄隐道士高卧北窗，忽然觉来，想起童鹤未归，乃唤青鸾近前，嘱咐道：“误入蜃氛，固是道童；翱翔住翮，却乃白鹤。你与他两个同逍遥吾门，今他迷却故乡，你宁无拯救？”那青鸾听得仙旨，即便六翮凌空，片时到地。在那海岸左盼右顾，白鹤杳无踪迹。道童却在惺惺庵。乃一翅飞来，直到庵前，未提防梵志已留幻法，道童久离庵门，偶然绊索飞来，把个青鸾两翅双足，牢拴紧缚，挣扎不脱。那看守惺惺庵火居道人，忙将青鸾捉住，剪了翅儿，阶前畜养。这正是：

邪氛迷去千年鹤，幻法牢拴两翅鸾。
不是圣僧行普度，山中怎得好音传？

且说尊者与元通弟子自出东郭，望前行走，到得一村落人家。这村落，左环高山，右临瀚海。尊者与元通见了，说道：“你看这村人家，树木森森，风烟荡荡，山明水秀，犬吠鸡鸣，却也好个村落！”元通答道：“果是好个村落。”怎见得？但见：

苍苍山绕屋左，玉壁何殊；茫茫水演居右，银河浑似。绿树拥出，青烟缥缈，绳枢瓮牖；碧波横飞，白雾萦回，东岸西洋。鸟韵铿锵，应谷声，和律吕；鱼鳞闪烁，翻锦浪，鼓精神。樵子渔夫，东歌西唱；山光水色，朝变夕更。都铺叙的满村景致，足见的一境风光。且是径通大道，往来何必问津；只见庵闭重门，清幽可堪寄旅。

尊者与元通走到村口，不见居人，但深入林间，只见一座茅庵，门悬一匾，上写着“惺惺庵”。尊者乃令元通击门。庵中忽应声开户，却是一个火居道人。见了尊者师徒，便请入内堂里坐。尊者瞻礼圣像，道人随捧出清茶。尊者接茶在手，便问：“此庵何人所建？何宅香火？”道人答道：“这庵昔有位道者，在这乡村化缘进道，村间檀越发心，盖造这庵，与他栖止。他居此日久心烦，日前辞了村里众檀越，往东去了。”尊者问道：“道者讲的何道？”道人答道：“他随人询问，应对却也不穷，只是法术果然高妙，神通真个不凡。他有呼风唤雨之能，倒海移山之术，不是那平常挂单僧人，岂同而今化缘道士。”尊者听了，微微笑容，问道：“你这村间，却是哪个檀

越重僧？哪个善人庵主？小僧师徒路过此间，也要拜访一二高贤。”正说间，只见庵外一叟走进门来。见了尊者，便施礼问道：“二位长老从何方来？要往何处去？哪寺院出家？甚姓名呼唤？”尊者不言。元通乃答道：“贫僧打从南印度国中而来，要往东印度国内而去。自幼本国出家，名号不敢隐讳，偶造宝庵，不胜轻妄。请问老施主高姓大名。”老叟答道：“老夫姓卜名公平，这村间，只因往年来了一位道者，深有道术德行，在此化缘。我们几个老友，盖造此庵与他栖止。近来因他收留一个迷失道童，教习他些幻法，被人识破，故此辞别这方，往东去了。”元通笑道：“适才道人甚夸他法术高妙，老叟因何说他幻法？”卜公平笑道：“比如老夫产了一子，甚是顽钝，他道能医，日久不愈。乃设幻法把个雀儿变做孩子，哄诱我家。一时甚喜，及他离庵去远，这孩子即露本相。又道久拢我辈，平地现出金银，诱哄我们争夺一番，也待他去远，俱是些砖石。故此这道者，损了一去之名。若犹在此，有何面目！”尊者听得不言，只是微微而笑。元通乃向卜叟问道：“叟！孩子如今却如何？”卜叟答道：“犬子只是浑浑沌沌，蒙然不晓。”元通道：“医此何难！”卜叟笑道：“日前道者也是此话。师父你又来调谎。”元通答道：“本僧不敢欺诈。古人说得好：‘大病用功，小病用药。’若叟孩子这恙，可以不药而愈。”卜叟听说大喜，便留尊者师徒在庵居住。次日众老齐来探望。却好渔父在内，他认得尊者，乃道：“原来是道场主坛的师父。且问治疗孩子何方？”元通又把前话说出。尊者笑向元通说道：“徒弟说差了。两个小孩子，既不用药，却行何功？”元通答道：“药既不用，功自有方。”乃向尊者面前，把胸上一摸，尊者点头。却是何意，下回自晓。

第三回

蒲草接翅放青鸾 枪棒化蛇降众少

话说元通手摸胸坎，尊者点首。众老中一人问道：“师父明白见教，功是何用？药是何方？摸胸是何主意？”元通答道：“功乃出定入静，孩提之童，襁褓之子，不识不知，况且浑沌，如何教行？药固有方，难医冤孽，如何得愈？摸胸之意，小僧愚见，要老叟自揣。此胸内曾有大聪明、过智计之处么？”这老者听了，把卜公平看了一眼，也点了点头，又问道：“比如我这笑不老的孩儿却伶俐，奈何憔悴瘦弱。”元通不能答。尊者道：“这亦有因，何劳老施主过问。贫僧既有愿行方普度，自有治疗良法，异日当细与施主详明。”众老唯唯，各去商量斋供。尊者乃与元通寻个洁净居室，方铺下薄团，只见一只青鸾，被道人剪秃双翅，飞扬不起，在云堂阶庑行行走走，似有凄惨之状。尊得见了，说道：“青鸾，你何事凄惨，必是冤枉在心。想你展翅云霄，栖形海鸟，餐松饮泉，与鹤为侣，何等极乐。今日到此，岂是贪茫茫之苦海，恋扰扰之红尘，苦被凡情羁留在此？”尊者一面说叹，一面把双翅梳理，短处将薄草接长，一口气吹在鸾身，那鸾抖一抖羽毛，展一展双翅，腾空飞起，翱翔上下几回，直向海南而去。

忽地道人走来，见尊者放了青鸾，急得大惊小怪，说道：“师父，你如何放飞了我豢养的青鸾？”尊者不答。那道人

住口的咕咕啾啾，琐琐碎碎。元通乃说道：“道人，你既入庵门，当尊释教，我佛以慈悲为念，方便为门，只有开笼放雀，那有豢鸟为欢？且道人不知你我心情与飞禽何异，譬如人被羈囚，苦恼何状，飞禽被缚，所以惨凄。”道人笑道：“禽鸟心情，师父缘何得知？纵有心情，蠢然时有 时忘，非比人类。”元通笑道：“你可谓无慈悲矣。出家人第一功德 在这两字。你若见得透，参得明，何必敲钟击鼓，焚香礼忏，以求超脱？若执迷不悟，一时便沉沦万劫。”道人听罢，便向元通稽首。后感此警劝一律。

诗曰：

世间何事最行非，豢鸟笼禽事可悲。
剪翅拔翎绳绊住，粘胶编竹铁丝围。
为伊取乐消闲昼，害我同生性命亏。
劝世三春休捉鸟，巢中子望母飞归！

元通与道人正讲完放鸾功果，却好众老捧着蔬食素馔，到庵来斋尊者师徒二人。坐间便问：“二位师父既往东，却为化缘，还是访道？”尊者答曰：“化缘乃事，访道亦心。只为小僧有愿普度，故此东行。且问众檀越，贵村唤惺惺，这庵亦唤惺惺，其义小僧知矣。只是其间怎么有些浑浑浊浊气味？”众老笑道：“师父如何说此话？”尊者答曰：“小僧望气，欲要推情，不是居此庵者有物欲之染，便是构此庵的无正大之心。”一老笑道：“师父也说得有理，见得颇真。就如往日，那长爪梵志居此，释非释，道非道，不闻他讲道参禅，每见他收徒演法。居庵日久无验，往东去了。”尊者道：“不是，不是。常言道：‘出家清净，那有尘氛。’这浊气另在别项情由。”

一老道：“这情由可碍甚事么？”尊者答曰：“碍事。比如油浊就碍惺惺。”一老笑道：“是了，是了。”乃向卜公平说道：“老友你莫怪，我说就你。身上便可知矣。你为人平日行为少厚，智计太深，难怪你生的却是个蒙懂之子。我觉人家，父若浑厚，生子必聪。父若刻薄，生子必鲁。公平每日却有些不公平。”卜老听得，便向尊者问道：“师父，我友此言，信有信无？”尊者答曰：“宁可信有，不可信无。”卜老道：“可更改得么？”元通答道：“小僧摸胸，就乃此意。梵志师徒，未得医此妙法，空费方书，徒施幻法不验，毋怪其去。”卜老道：“老夫便认这冤愆，望师父搭慈航、垂普度，但求先将孩子医好，自然不忘功德。”元通答道，“欲医孩子，当先医父。欲疗凡私，当行镇定。老叟若肯效我小僧，行一片静定工夫，把凡私动于昔年者，借这工夫一时扫尽。再悔却昔年冤愆，急行些今朝的宽厚，这是欲茂枝叶，先沃本根。根本既沃，枝叶必荣。转暗为明，这感召分毫不爽。”卜老赞叹信服，便拜跪庵堂，求师开度。只见那笑不老渔父近前说道：“师父说家老是了。只是老夫也生一子，却不钝，但瘦怯多灾，这是何因？”元通道：“老来生子，必是你阴德所感，冥冥自有脱生主者，岂肯误你？这老来精血，不比壮岁，瘦弱何妨！但把心术常端，自然孩壮。”渔老点头。众老吃罢素供，随散。只有卜公平要求静定工夫，他却存后。尊者师徒也不拒他，便口传定静之诀。后有夸奖尊者师徒开卜老洗心改厚八句五言。

诗曰：

刻薄生愚昧，因缘最不差。
洗心由卜老，普度羨僧家。
刻薄还忠厚，根修自好花。

人能存善念，跨灶必由爷。

话说卜老者得了师徒十之一二静功口诀，回家仿效打坐。老妇问道：“老官今日庵中回来，如何不睡？却曲膝盘足，有何说话？”卜老答道：“庵中师父传我坐功道理。”老妇道：“这道理有何好处？”卜老答道：“那师父说，坐功便是修养，一则保命延年，一则消愆悔过。好处说不尽。”老妇道：“如你这半夜不睡，坐得可有好处么？”卜老道：“有好处，有好处。比如我方才坐着，三年前人头上欠我的本利，都想明白了。”老妇道：“这果然有好处。”按下不提。

且说梵志携着道童，行到一村庄，名唤岐歧路。怎叫岐歧路？只因途径繁多，路中有路，便立了我个名色。这地方路既多岐，人却也稠密。村中聚着三五少年，闲游浪荡，弄棒舞枪，跌对走拳，正在那里戏耍。却遇着梵志到来，便问道：“道者何处来的？要往何处行去？你这一个长指甲，又带着一个小道童子，游方化缘，若撞见不良之徒，如何抵对？”梵志答道：“不良之徒岂肯伤害我出家之人？”少年道：“不良徒或有看你出家面上饶你，倘若山林旷野，忽然虎狼相遇，它却不饶，如何行得？就如我们武艺精强，拳脚利便，思量要出外行走，也怕不良狼虎。”梵志答道：“贫道自有不怕手段、对敌行头。莫说贫道，就是这小小道童也有来历不怕。”只见一个少年听得，变了面皮，笑道：“道人夸嘴，你两个怎敌得当坊一村人众！且莫说众人，比如只我一个在此，你敢比较拳脚么？”道者道：“这怎敢与施主争能，但贫道远游访贤，也要收揽一两个门徒，修行了道。”只见又一个少年说道：“道人，你既说小小道童也有来历不怕，如今就与他比对个拳脚。”梵志犹上前谦让，道童乃动嗔心，说道：“施主莫要轻视出家人。凭你

谁为比对。”一个少年乃近前一掌打来，说：“我与你比对。”这道童不慌不忙，伸一只右手去挡，那少年手掌荡着道童右手膊上，就如钢铁一般，击得痛不可忍，缩了回去，便飞起脚来，踢着手膊，如前添一声响，那脚疼痛，站立不住，往地坐倒。众少年见了，大怒道：“谅此小道童有何手段，打倒我们朋友。”齐执棍棒起来，说道：“道童，你能使棍棒么？”道童道：“请施主先使一看。”一少年忙抡起棍，左旋右转，使个五路。道童也接过棍来，前花后搅，开个四门。少年中又一个拿过棒来，舞一回蛟龙出海，虎豹奔林。道童随也舞一回泰山压顶，枯树盘根。众皆喝彩。此时喜坏了梵志，却恼了众人。一少年执过一杆明晃晃、锋刺刺长枪，直向道童戳来。道童一跳在高阜之处，答道：“善人如何动了嗔心恶意，却莫怪我小道动粗鲁了。”把手一挥，只见那枪棒尽变做长蛇，张牙吐舌，直去咬那众少年。众人慌怕起来，齐齐跪倒，只叫“饶命”。越叫，那蛇越咬。梵志笑将起来，分付道童收了法术。道童依师之言，收了法术，这蛇依旧是枪棒，在少年手内。

众少年互相计议道：“这游方僧道哪里是武艺精通，都是障眼法术。我们虽学尽十八般武艺，怎敌得他这样神通。不如拜入他门，做个徒弟，学几件法术，却也好远走江湖。”计议定了，便齐齐下拜，说道：“我们村野凡夫，不识圣人，请二位师父到我村里闲宅静居，少住几时，胡乱斋供，休罪唐突褻慢。”梵志正欲再招一二门徒服侍，满面笑容，答道：“贫道正欲借个草舍茅檐，静居闲宅，修真讲道，打坐参禅，便是招一二个门徒相共修行，这也是夙愿。”乃随众少年入得村来，果有空闲草屋。师徒进屋，众少年齐齐礼拜，要做门徒。梵志乃开口问道：“吾门原要清静，吾道本欲正修，只是你等立意何向？”众少年开口，也有愿学道成仙的，也有愿参禅拜佛的，

也有愿习烧丹炼汞的，也有愿采阴补阳的，也有愿筑基炼己的，也有愿呼风唤雨的。却又有愿演习幻法的，说道：“方才枪棍变蛇、手膊化铁，这法儿甚妙，我若为弟子，先求传授这两种神通。”梵志笑道：“我们中道理甚微，法术颇多，尽教你学。只是我却容纳不多。看你众人修练习学，待各相得手精妙时，再有进退去留之术。”众少年唯唯各退，随愿去学。梵志与道童住在此空闲屋内，教习众少年法术、诸家道理。后有讥旁门幻术非修道正务五言四句。

诗曰：

正道原当习，旁门未可由。
清时有名教，何事不来投？

话说尊者与元通住在惺惺庵，时常把定静工夫教这村老。众中也有得法能行的，也有鲁钝不能的，惟笑不老与卜公平两个得了几分传授。一日，卜公平坐入静中，偶然入了个境界，似梦非梦，见一座公堂上坐着一位官府。公平向上谒见。只见那官府检阅一本簿籍，说道：“你，见我的可是卜公平？”卜老答道：“小人便是。”官府道：“你这人平昔用心太过，刻众成家，当报你个黯淡之子，不通世务。可喜你遇神僧点化改过，宽厚存心，当使汝子由昧复灵。”卜老禀道：“小人怎该得此子，因何黯淡？”官府道：“此子乃海蜃化生，只因海蜃生前诡设楼台，诱吞飞鸟，故此这般报应。”卜老道：“蜃乃昆虫，既诡譎害物，当降罚它，如何反投人道？”官府道：“只因它吸了白鹤，得了道童仙家些正气，故此不便泯灭。”卜老道：“蜃既吞了白鹤道童，这童鹤却归何处？”官府道：“道童投入蜃氛，邪以生邪，忘却归岛，因他有误入旁门之愆，

久后自有度化之救。只是白鹤倦飞，迷入蜃腹，当年虽为蓬岛仙禽，今日却为尘凡人子。”卜老道：“他究竟若何？”官府道：“有日妖气消散，终是复归仙境。”卜老又问道：“如今化生何地？”官计乃低头复阅簿籍道：“汝不问，我已忘了。当年汝族业渔，只因放鱼积善，者得一子，虽然血气少衰；久后自然发达。”卜老笑道：“阴阳之复，转化之因，未必至此。”官府也笑道：“雀化蛤，雉化蜃，此犹物类相从。乃有美女化贞石，苍狗变白云，其怪诞虚幻若此！汝于世人，莫疑莫异。我冥司，却也成真。但转嘱你族，切莫废弃善因，致生他变。”卜老领诺，猛然惊醒，急奔庵中，把这梦境尽说知尊者。师徒但举手合掌，望空称赞：“善哉！善哉！梦由心作，虽幻实真，念我同生，但从正道。”卜老道：“师父，正道何人不从？愚昧怎能会悟？”元通正色厉语道：“老叟，你不阴会提引，怎能阳悟忏悔？”卜老明悉，只是下拜。后有《鹧鸪天》赞此：

幽冥问答假如真，梦幻须知作受因。恶念自然成恶境，仁慈毕竟报仁心。天堂近，地狱深，深处何如近处亲？谁人不乐途由近，争奈行非堕入阴。

元通听了卜老梦境言语，看着尊者，叹道：“可畏！可畏！幽冥报应有如此分明彰著。”尊者道：“理须不爽，只是二老信受，不变前修，我与汝不负传授他一片好心，久后还共登彼岸。”元通道：“弟子却也不知蜃化人、人化鹤，将来作何度脱？”尊者道：“虽是各从化缘，如今却迷正道。少不得使他得闻正道，仍复真元，自成正果。”元通稽首称谢。尊者乃辞别惺惺庵众老，往东路而行。众老苦留不住，卜家二老涕泣不舍。尊者但安慰，叫他勿忘静定，父子真传，自有善缘在后。

二老谢教，仍求尊者再赐一言垂后。尊者乃留四句偈语，二老拜受而别。

偈曰：

知善貽聪，识恶生晦。
念梦警因，不忘逢惠。

话说卜公平只因刻薄，不明心地，便生个愚昧之子。虽遇尊者开度，冥府宣明，他半信半疑，少改前非。这愚昧子却也未尽变化气质。笑不老渔父，放生改业致富生子，他却得了尊者开度，在家时演静定工夫。老妇习知，也能打坐。故此孩子渐渐病愈。他孩子却是白鹤迷入蜃氛，与道童同忘归岛。道童误入旁门，这鹤却栖迟海畔。卜渔父夫妻得了尊者开度，孩子病愈。这白鹤一灵虽化作人身，他原是一类同气，故此飞下。白鹤见了，也不觉展双翅，随鸾归岛。玄隐道士见青鸾引鹤归来，却不见道童，他已识破妖氛迷鹤、道童误随旁门这些因缘情识，却故意把白鹤喝道：“这畜逐邪成病，我且不说破你去向的灵根，只是你且去静守松林岩谷，吸露餐霞，再勿犯清规。久后真灵自复。”那鹤听了，状若点首而退。玄隐乃唤过青鸾，嘱咐道：“汝领吾仙旨，逍遥云汉，又不知贪恋红尘何项，被人羁绊到今。看你彩翎多损，薄草尚留，纵然寻得鹤回，道童因何未返？速去找寻，不得婷误！”青鸾两眼望着道士，一嘴两腋搜翎。玄隐使知他意，乃吹了一口气在鸾身上，那鸾翅根根长出，顷刻鸣舞起来，展翅直飞上端而去。后有夸道法神通、青鸾长翅诗一言四句。

诗曰：

鸾鹤非凡鸟，神仙岂等闲？
一吹生两翅，妙宝出丹田。

第四回

众道徒设法移师 说方便尊者开度

话说长爪梵志在岐岐路村内，教授各家少年道法。那愿学道希仙的，苦于金丹难炼；那愿学参禅的，苦于佛法甚深；那习炼铅炼汞的，难于火候；那要采阴补阳的，没处寻偶；那要学筑基，又难炼己；那要学唤雨，不会呼风。只有几个演习幻术的，他倒精通。俱是那少年心性，好怪务奇，故此学成了几般法术，能指出成路，画路成河，呼邪遣怪，撒豆成兵。遇景生情，真个玄妙。一日，梵志见道童长成，众少年习熟，但冗冗杂杂，不是个出家修行规矩，乃设一计，向众徒说道：“吾门原要清净，吾道原欲正修，汝等随吾多精幻法，终是未得成佛作祖。我意欲试汝内中一二人，谁有些智量，能继吾道，便传授要诀，随吾方外一游，归来了道。”众徒答道：“弟子等蒙师教授道法，得入门墙，俱要随侍，谁肯异心撇众，独受要诀？”梵志道：“不然。出家修行，也不是多人，晓行夜聚，觉来不便。”只见道童开口问道：“师父以何法试我弟子等？”梵志道：“汝等分作左右两班，吾试汝一计。比如吾坐在这屋内堂中，谁能移我出大门之外。如能者，班居左；不能者，班居右。”众少年想了一想，居左班者四五人。梵志道：“居右班者是不能移的，自是没智量，难承受吾传授，一个也随带不去。你这左班，是有智量，必能移的，我且坐这堂中，你哪

个能移我出大门之外？”只见左班一个徒弟道：“小徒能移。”梵志道：“你移我。”这徒把手一挥，只见屋内猛虎跳出，张牙舞爪，直奔梵志。梵志身也不动，把手也一挥，那虎弭耳攢蹄伏地，一时出去。梵志笑道：“移我不动。”只见班中又一徒弟道：“小徒能移。”把手一招，屋内火光裂焰，直飞出来，望梵志身来烧着。梵志眼也不觑，把手一招，那火如遇天河水一般灭了。梵志大笑道：“移我不动。”班中又一徒弟道：“看小徒移师。”口中叫一声：“金甲力士何在？”只见半空里飞下一个金甲大汉，把梵志将要扯出屋外。却不防梵志也叫一声：“黄巾力士何在？”顷刻就是一位黄巾力士飞下救护。各各散去。梵志又叫：“移我不动。”班内却又一徒弟道：“看小徒移师。”他口中念念有词，只见左屋高山压顶，右屋大水倾潮。众徒见了俱慌，梵志越发大笑，也口中念念有词。顷刻大水倒流，高山平塌。口中只叫：“移不动我。”却只剩下道童在班中。梵志道：“你也没有智量移。”道童双膝跪下，说道：“小徒怎敢把屋内师父逐移出大门之外，自取不敬师长之罪。纵有法术，也都是师父平日所传。只是万一师父外来，不肯进屋，坐在门外，小徒们设法移师进屋内，这于情理不背。就是师父有通神法术，不肯进门，小徒却道法玄妙，非师传授的一用，不怕师父不往屋内飞走。”梵志听了，笑道：“这小小徒弟，倒说得有理。”便走出大门，坐在地下，叫一声：“道童徒弟，何智量移我，看你使甚神通？”道童笑道：“师父在屋内，小徒已移出门外，又何有甚神通法术！”当时笑倒了众徒，喜坏了梵志。这从少年方才问道童名姓来历。道童乃说道：

小道自幼入仙门，蓬岛山中拜道真。
然虽日侍丹炉鼎，也有闲工习正文。

餐霞服气为灵药，炼得虚无养谷神。
大道未成火候嫩，仙师点化也曾闻。
只为随师赴法会，身骑白鹤驾丹云。
白鹤未随青鸟去，误将蜃气假为真。
楼台树木皆虚幻，画阁雕梁尽蜃氛。
也是小童灾难著，贪他景致入他身。
浑搅一场蜃性灭，我生蜃灭鹤飞溟。
撇却师真忘海岛，诈言渔父是严亲。
撇却师真忘海岛，诈言渔父是严亲
惺惺庵里为徒弟，弃却前师拜后真。
今师道比前师大，前不忘恩今更深。
若还问我名和姓，本智名儿也姓孙。

众人问出道童名姓，梵志方才看着道童说道：“原来今日汝方说出真名真姓。那渔父笑和尚，俱是假说，却乃蓬岛玄隐道士徒弟，我知这玄隐，久修清净，法宗正乙，彤道将成。若知你随我外游，纵然他看破世法，物我无间，只恐他失你道童，或来追取。”道童道：“人之徒弟，即己之徒弟，推怨总是一般。且从彼从此，也在徒弟之乐从。纵我前师来追取，小徒不去，也由不得他。”梵志心喜，笑道：“纵来找寻，我自有法。只是久住众徒村屋，心却不安。”意欲辞众前行，乃把左班移师会法的，检留两个，其余尽皆辞散。众中也有苦苦要随的，梵志只是推辞道：“此行我少不得回归，后会有期。”众徒只得依从。梵志同着道童，便将他名字，呼唤叫做孙本智。又收了这两徒，便起名一个唤做本慧，一个唤做本定。师徒四人，离了岐岐路村里，向东前进。正在路途，本慧与本定二人私议。本慧说：“法术胜如枪棒，智量高出法术。想这智量却乃临机

应变，非可预设先筹的，总在这个心肠。”本定道：“正是。枪棒是人习学可能，法术是揣炼可行。这智量，是生来的灵变。”二人正议，只见半空里一只青鸾飞来。本定见了说道，“乘鸾驾鹤，本是仙家乐处，你我既随了师父出家，又习了许多道法，便使个法儿，把这青鸾拦下来，跨着前行，有何不可！”本慧道：“青鸾跨它何难，只是师父在前，我一人跨着，到何处去？”本定道：“便跨在半空，随着你们行走，可前可后。就是顺风乘云去远，再展翅飞回，有何不可！”二人一面说，一面走，那鸾却只有头顶上飞来飞去。

本定忍不住，便作起法术，把手一招，要鸾飞下。哪知青鸾来意是要接取道童，他见了道童，本意要飞下，又见道童非昔日未冠之时，只见三个布巾道扮，故此迟疑。任那本定行法，只做不睬。本定心疑道：“曾闻师父在惺惺庵变化金银诱哄村老，去后不验。今日教授我们法术，怎么出了村口，便就不灵？”正在心疑，恰好本智道童听得，方才仰头，看见青鸾故旧相逢，又想起白鹤虽是廋迷妖邪，尚存在心。这一种念旧心肠一动，忽地便自地下飞腾鸾背。那青鸾见是旧日道童，展开六翮，直奔九天而去。惊得两个道徒说道：“怎么行法，也不如本智。”那梵志正行之际，只见本智乘鸾飞去，道：“呀，这是玄隐道士命鸾来取道童也。”事已至此，随向树枝摘得一叶，喝道：“变！”顷刻一只青鸾，便叫本定骑上，向他吹了一口气，只见青鸾也腾空，赶上道童。两鸾相遇，真鸾两眼假看假鸾背上，分明是道童。自不能见，便疑错了，他却不归海岛，依旧飞回岐岐路。梵志却在那村口地方坐等，只见道童回来，又恐是假的。正疑问，青鸾卸下真道童，一翅双层，又腾空去。道童总是妖气未除，心志不定，便也坐地，不问因由。少顷，假鸾飞回，本定复旧。好个梵志，肚里明白。四人依旧前行。这真鸾

不得真童，尚翱翔云汉。这恼了梵志，把假鸾一指腾空。真假两鸾云端搅闹一处，假鸾到把真鸾困倒。梵志再加添些幻法，把个真鸾缠缚在树枝头，道童也不知。梵志也不顾而去。此叫做：

青鸾再寄寻真信，尊者重施普度仁。

后人有叹世假事换真四句《西江月》：

堪叹世情诈伪，无情将假欺真。想来都是称钩心，叵耐人而无信。

话说尊者与元通离了惺惺庵前行，一日来到一个地方，远望村落，密密杂杂。近前径路，邃邃深深。越走越远，越多越长，不见屋庐，但见森森树木。师徒正走间，只见那林内长蛇挡着去路，及回头，剑戟又阻着归途。元通慌惧，向尊者说道，“弟子从未远游，怎么外方有这样奇怪去所？”尊者道：“世路险恶，人情变幻，你我出家人，任他罢了。”正说间，只见一个老叟在树林枪刀之内，叫道：“长老，可是寻道童徒弟的？”元通答道：“僧家不是。就是找寻徒弟，必也是个沙弥。如何是道童？”老叟听了，把蛇喝退，那剑戟仍旧是些树木枝条。便问道：“你既是游方僧人，怎么不知路径，入我这岐岐路来。”元通乃问：“老善人，这地方如何叫做岐岐路？”老叟答道：“二位师父，你且班荆席地，听我说个长脚话。”他道：

岐岐路，路多岐。比做人心最险恶。方南北，忽东西，朝发秦韩暮楚齐。方寸也，有程期，何须又处复生枝。恶蛇当路

皆虚幻，剑戟丛丛尽自迷。澹台不由曲径道，墨子悲丝为路啼。劝世人，莫狐疑，大道遵行莫待迟。若问路头何近大，圣人在上有唐虞。尽却纲常伦理暇，回头趑步念阿弥。

元通听毕，便问老叟：“小僧方才想是走路腹饥眼花，见了这些恶蛇剑戟、丛杂当前，这一会得善人指引，便都消散。且问老叟明说，怎么找寻道童？”老叟答道：“长老若是找寻道童，切莫前去；若是游方化缘，坦行坦行。”元通道：“找寻道童，与化缘却是何说？”老叟道，“这都是前日在我这村庵住的道者留下的幻法，要阻甚么和尚。你若不是，前面林内烟炊人家，可去化斋。”元通回头，那老叟化阵清风而去。尊者与元通叹说神异。只见前面果然林内茅屋数楹，烟火几处。元通走近前来，只见三五个年少汉子，正在那里讲梵志师父法术高妙、道童智计神奇。尊者与元通上前化斋。这少年汉子便问道：“长老，化斋事小，你却有甚法术？”尊得不答。元通乃答道：“小僧们出家，修行念佛，遇缘化斋，那里有甚神通法术！”少年汉子笑道：“我这村间，若没些道法，怎生化得斋供？日前有一位师父，带着一个道童，甚有手段，方能化动。我这地方人众，纵是有手段，只带了村间两个弟子去。我们正怪恨他抛弃。叵耐他去远，不然也不甘心。”元通便问：“这师父有甚手段？”少年乃把他道法一一说出。说一处，夸一处，说到妙处，独夸道童更奇。尊者笑道：“出家人为何事修行，原为了生死大事。若专在法术上夸扬，便错了路头也。”

正说间，只见深林大屋内走出一个白须老叟，向少年汉子说道：“我在屋内见这两位师父行状，听他言词，却不是前日那半释半道师父。”元通听得，便问：“半释半道，是怎说？”老叟道：“他说的弥陀，念的弥陀，行的却是仙家奥妙。只

就他收的门徒，打坐参禅的甚多，烧丹炼汞的不少，还有一等，移山倒海、呼风唤雨、神通妙术的盈门。更有一个小道童，智量颇远。”元通答道：“小童儿智量若深，便失了浑朴。殊不知出家人全要存这浑浑朴朴。”老叟问道：“浑朴何事，老汉不知，望长老明教。”元通指着尊者答道：“我师化缘，有愿普度，他明白浑朴，叟当拜问。”老叟依言，乃向尊者顶礼。尊者道：“老僧却也不知浑朴是何说。我僧家只有老实修身，广开个方便法门。”老叟与众汉子答道：“就是这方便，我们却也不知，望师父明白说罢。”尊者本欲不言行教，至此不得不言，乃合掌道个“善哉，善哉”，众善信听我道：

这方便兮这方便，浑浑朴朴惟一善。
子当孝亲臣要忠，兄弟怡怡夫妇劝。
朋友交情不可欺，富贵休忘贫与贱。
五伦理外有师尊，礼隆道重居无倦。
处己待人一恕推，内无怨尤外无间。
士农工商分各安，兢业常存勤与俭。
常行好事勿为非，休犯王章存恶念。
存恶念兮天地知，暗有神明国有宪。
纵然逃得五刑加，怎欺轰轰雷与电？
那时悔过事须迟，不如早把明心鉴。
明心鉴兮鉴颇明，人何自把灵明玷。
本是浑朴被贪嗔，痴愚蔽了这方便。

尊者说罢，众人个个点首称赞道：“日前道者只讲些幻法，徒念些经文。若是菩萨下降，必定也来听讲这段方便的因果。”后有夸扬尊者方便开门、指人迷津一律。

诗曰：

方便何如东度经，指人迷境智光惺。
灵山功德非他奥，鹞岭慈航只此灵。
智者能循归大道，凡人觉悟可长龄。
高明莫厌书言诞，惟愿相看两目清。

第五回

三尖岭众贼劫庵 两刃山一言化盗

按下尊者在岐岐路，大开方便之门，指出修行之路。且说梵志师徒，望前行走，逢人问途，遇店住宿。却来到一个地方，四顾无一个人家，两湾有三条路径。梵志见了，对徒弟说道：“自岐岐路村口出来，也不曾询问向导，此处两湾三叉，不知哪条正路。”本慧答道：“弟子每闻这去处，却是三尖岭、两刃山地方，三条路儿，要往中间行，便就直通大路。”梵志道：“徒弟也只耳闻，未尝身历，我们且坐在这三叉处路头，等一个行人，问明前去。”按下师徒坐地。

且说这三尖岭三阜高排，两刃山两峦齐耸。稠密的是林木森森，出没的虎狼阵阵。这三条路儿，惟中路可通往来。有一个道人，法号纯一，招徒四五，在中路结构一庵，就唤名纯一庵。终日闲时，远近与人家做些善事。只因积聚的金银充囊，也是道人贪婪招灾，恰遇着岭外有弟兄二人，一个叫做千里见，一叫做百里闻。他二人因何叫这名字？只因地方邻里家，有甚酒食事情，他便知道，来吹来吃，来揽来管，以此起了他二人这个名色。他二人不耕不种，没处吹吃。骗惯钱钞，何曾长有；吹惯酒食，哪讨常来？一日计议，兄教弟说：“阿弟，度日艰难，何计可救？”弟对兄道：“资生无策，何事可为？”兄对弟说：“借贷奈无门。”弟对兄说：“行偷又畏法。”兄对弟

道：“投人为奴，嫌我好吃懒做。”弟对兄道：“削发为僧，又要把素持斋。”兄对弟说：“怎得个现成寺院，出家也罢。”弟对兄说：“便是得个不要本钱的生意，也做一场。”二人计较了半日，乃附耳低言说：“除非如此如此这个买卖。”后有猜着他这个买卖的四句口语说道：

弟兄计议好买卖，果然有穿又有戴。
马羊美酒尽吃些，只是要去天灵盖。

且说弟兄两个附耳低言，说道：“三尖岭上有个纯一庵，道众富足，我二人结纳几个弟兄，行劫他些金宝，足够受用一生。若是盘据得此岭，行劫往来客商，却也受用不尽。”二人计议定了，遂结伙多人，拿刀弄杖，径奔岭来。这纯一道人正坐庵中，与道徒受用人家带来的法事素供、斋食点心，徒弟们你买一壶，我沽一瓮，猜枚说令。只听得庵前喊叫，锣鼓轰天。徒弟门缝里一望，叫道：“师父，不好了！有强盗爹爹来了。”徒弟中有个道人，眇一目，跛一足，他胆大，去看。只见众贼中拥着一个为首的，他眉棱双耸，青白环睛，抡着一口钢刀张路境；又有一个做头的，他轮廓分明，声闻远达，横拖着两扇大斧听风声。众伙齐拥庵前，只叫：“道人献宝！”众徒慌忙进屋内，但说：“徒弟关门。”那眇跛道人摇手道：“师父！莫怕，莫怕。我有解围计策，都是普救寺法聪长老传来。”你看他，歪侧横斜一只眼，高低平垫半双胫，张了一张，道：快取梯子来！待我爬上墙头，说他几句好话，他自是回去。”众徒依言，取一木梯子，撮他上梯。他上了梯子，叫道：“列位强盗爹爹！听小道一言。你们做这生意，都是绿林豪杰、梁上君子，何不一心归正。下去边塞立功，便在家门做些经营手艺。

何乃做此不仁不义之事，污名遗臭之行？听小道一言，请各抛弃刀枪，丢却棍棒，回家思想，嘴头酒食可忍，身体破絮可遮。五更床上睡个快活觉，天明心里抱个没事牌，敲门也不怕，狗叫也不惊。趁早回去。若迷而不悟，悔之晚矣！”众盗听得怒起，骂道：“村野瞎道！前恭后倨，好生大胆！”砖头石块乱打上来。眇目看得不真，那堪一足又跛，翻斤斗跌下梯子。众盗齐拥庵前，道士惊惶无措。

却说梵志师徒久坐道上，没个行人问路，只得深林等候。偶然听得中路上喊声震天，随叫道童去看。原来是伙强人，劫掠庵庙。说道：“早知此处有庙，便是路头，我若不救，如何得解？”乃吹了一口气到庵前，就是一天大雾，对面不见人踪。道童乃步至庵前，敲门叫道：“道友开门！莫要惊怕，我来救你。”纯一师徒门缝里偷看，却是个全真道童，又恐是强盗装扮哄门，迟疑半晌，只得开门放入。道童进了庵门，观看动静，问其平日何修。纯一只是说贫诉苦。道童笑道：“你若贫苦，只招穿窬小贼，哪引强劫大盗。必定是你贪财饶积所招。我且救你一时之难，留些做三生后日之缘。”乃走出大门，又吹口气，将手望上一指，只见白雾全收，红轮高现。那东岭畔，左条路丛林密箐，沉沉隐隐，虎狼鹿兔，种种繁繁。道童又把手望这条路上指来，只见那树林内显出一庵，虎狼变作美妇，鹿兔变作丫环，猿啼鹤唳，宛似琴瑟箫韶。这盗见了，乜斜着两眼，爱那娇娆；那盗听得，横侧着双耳，喜那音韵。这盗笑说：“原来道人有别室，藏着佳人。”那盗笑说：“果然徒众会音乐，响得清奇。”一齐弃了庵门，都往林中奔去。道童叫纯一：“且闭户。待我请了师父来，与你相会。”乃回林中，把事情一一说与梵志。梵志随到庵来。纯一师徒接见，各各叙礼，打点斋供。梵志便问：“徒弟，你便使法救得纯一师徒一时，怎

能救得他日后？”纯一也说道：“师兄法术高妙，万一你前行去，他后又来，如之奈何？”道童答道：“老师父，小道原是救你一时，让你把金银细软搬移别处藏躲，把这空庵让了他罢。”纯一道：“这庵是我辛苦募化，拮据盖造，怎忍舍弃？”道童道：“只为你这般贪恋，便惹出这等冤愆。我师徒要赶前程，那法术却难久等。快走，快走，莫生疑虑。”纯一依言，收拾金银，打点细软，领着徒弟下岭去了，只剩了一个瞎道人在庵里。道童看是砖石打伤腿脚，梯上跌损骨筋，说：“你如何不走？”道人只是哼。道童正要使法救他，梵志道：“且留他防后边旧师遣人赶你。”道童笑道：“小徒已说明，旧师假指笑和尚。”梵志答道：“新今却有真青鸾。”这一句便打动在腹膂气，却又生出一番枝节。后有笑瞎道人退盗一词《如梦令》说道盗：

贼原无行止，单想金银去使。劝他尽是忠言，反觉揭他廉耻。活死，活死，几乎跌出狗屎。

却说梵志师徒救了纯一，问得路径，却仿青鸾那桩故事，步步要留幻法。道童仍被蜃邪迷旧，随师徒往东行去。他既去，这法便解。那众盗攻庵，忽然奔那林间，你搜寻美妇，我拉扯丫环。忽然，房屋窗楞尽是原来树木，箫韶音乐俱乃猿鹤声音。那美妇妖娆都变恶狠狠狼虎，把众贼惊得跌跌倒倒，那盗头也踉踉跄跄，看见旧庵飞奔而来，千里见走忙了，被密箐戳破脚筋。这百里闻走慢了，被小鹿儿撞伤心胆。他两个哼哼唧唧，入得庵来，却是一座空庙。只有一个伤残瞎道，在那后屋咕叻，按下不提。

且说尊者在岐岐路被老叟少年们供养，深信方便道理。少

年汉子不去使枪弄棒，却做些营业。这老的念佛持斋，乃辞别众人，前往东路。只见老叟道：“师爷要往东行，只是离村百里，有座三尖大岭，两刃高山，三条路，中间正道可通往来。上有一庵庙，主道唤做纯一。这道士结纳远近地方施主，挣得几贯银钱。只因他蓄积饶多，人舍受用，闻得近日被两个强徒占了。往来行人有几分难走，师父们须要仔细小心。”元通道：“我小僧门出家人，哪有金银与他劫掠？老施主既说，也只得随步行去。”当时辞别出村口。尊者与元通正行，只见前树林中，绳缚着一只青鸾。尊者叹道：“这地方却也鸾多，怎么树枝上又缚着一只？”元通道：“前庵放鸾，被道人絮聒，这树上缠缚，恐又是村人捉鸾诱鸾的法儿。”尊者道：“我等原以慈悲为念，好歹解放了它。”元通乃上前，爬上高树枝头，解那绳索。忽然索解，鸾飞而去；那索却把元通双手缚住，两脚又似胶粘在树一般。元通笑道：“怪事！怪事！”看着尊者说道：“解索自索，这个冤愆何故？”尊者笑而不言，但口默念了一句梵语。元通随下树为，拜问师尊，点明这段公案。尊者笑道：“顺以顺应，逆以逆投者常。逆以顺应，顺以逆投者变。不为顺，安不为逆？惧其变，自解。”元通拜悟。师徒依道而行，正举步走，只听得林中说道：“强中更有强中手，青鸾又放了去也！”师徒回头一看，见一个老叟林中走来。元通上前施礼，问道：“树林上鸾，想是老施主畜养的？”老者答道：“是一个师父，缚住寄养在这里的。他道法高妙，指使老夫与他照管。你方才那位老师父，德高道重，故此老夫凭他飞去罢了。”元通问道：“正是小僧解索放鸾，到被索牢拴，何故？”老叟道：“这是防范放鸾人法。”元通道：“世路险恶，人情变幻，我师徒方离国门，便有许多不济不遇无情之感。”老叟答道：“早哩，早哩。我老夫有几句闲言，念与你听。”乃

念道：

人生莫厌相逢异，万状千般两眼遇。
行在东邻饱饭餐，倏过西村耗血气。
张家养的李家眠，大雨纷纷雪又霁。
汉于怀胎妇长须，牛马牵丝蜂蝶戏。
哑口击缶唱清词，瞽目张眸眺远地。
穿青说是白衣郎，坐地讲道天边际。
白头傅粉启朱唇，心作猿猴马作意。
师父莫异路逢奇，总是梦中说梦记。

老叟说罢，元通听了，回头尊者已前行，乃谢辞老者。哪里有个老者？只见那青鸾，尚在云端里磨。元通走近前，备细说知尊者。尊者只微笑不答，但叫：“徒弟，在三条中路前行，莫要惹动强徒。”正说间，却好撞来一个带伤的道人，见了尊者，稽首问道：“师父们，想是要过此岭？”尊者答道：“便是要过岭去。”道人道：“如今不比前番，日前我师爷纯一住在此庵，应接往来行客。也是我师父不该，见理不透，出家人蓄积金银作甚？惹了强人，把庵占抢去了。”元通道：“你却如何在此？”道人道：“纯一师父逃避去了，丢下我残疾之人。这盗却也有仁心。不害我，说道：‘你只与我岭上岭下访看过路客商。’有金宝的，叫我通报他信。师父们若是空身，他也不伤。你若有宝，却也饶你不得。”元通道：“你便晓得，游方的可带得有多余金银？”道人道：“也是，也是。还有一件，这两个为首的，一个叫做千里见，一个叫做百里闻。他两个你却也瞒不得。你有宝无宝，自是我知。只是又有一件，他日前来抢庵时，却有三四位僧道经过，哀悯我师，使了个神法，

把对面两刃山树木变化成一座庵、美女、音乐，障了众盗眼睛，都奔去占庵的占庵，抢妇女的抢妇女。待我师父逃躲去了，他们也前途而去。依旧是树木，倒惹得狼虎出来。众盗心慌，飞奔到我旧庵而来。不光慌急，跌的跌，跑的跑，伤筋动骨，如今两个头儿害病。今日曾说，哪里寻个僧道与他祈禳祷告。师父或者有这缘法救解，未可知也。”

正说间，只见两个喽罗；执着一面铜锣，两杆枪刀，走近前来，叫一声：“大胆和尚，有宝献来！”道人乃说：“二位长老东行，无有金宝，到会与人禳解灾难。你大王正要寻僧觅道，这却正巧。”喽罗听得又是道人说的方便，就答应：“也罢，你就同二位到庵中去见大王。”

他二人说完，下岭自去。道人却领着师徒走到庵前，一路也不知遇见几处喽罗，俱是道人说明放过。

却说二盗，只因奔庵躲那狼虎，惊惧伤了足，破了胆，恹恹成病，药饵不灵。二人正议，寻两个僧人道士禳解灾难。喽罗中有的说：“做强劫，怕伤甚天理？且神灵岂佑我这一等人？”有的说：“劫了客商犹可，夺了庵庙岂无神灵？”因此二盗主意已定，恰好道人领着两个僧人进得庵门。喽罗禀报，二盗忙叫请僧到后堂相会。尊者与元通入到后堂，只见二盗卧病在榻，一个扞心叫苦，一个摸足叫痛。见了尊者，便问来历。尊者随答道：“僧人自国度而来，要往东行，化缘出家，身边无半分行行李，料大王必知真实。今既蒙大王以慈悲哀怜僧人，敢不实言吐露？”二盗说：“二位长老在此，别话休提，只是我病原始末，料道人必定明白，如今只求你禳解。若得病痊，还当酬谢。”尊者道：“大王不必忧虑，贫僧自有禳解经咒忏文。只是病痊恐又复发，一发便无法可疗。但愿大王先发一誓，病愈不生悔心，自然灾害消除，福寿无量。”二盗听得，笑道：

“ 只愿长老忏悔，禳解通灵，我二人一一听教，大大发个誓愿，不差不悔 。”尊者大喜。却是怎生发誓，下回自晓。

第六回

本智设法弄师兄 美男夺俏疑歌妓

话说尊者要与二盗祈禳疾病，却先要二盗发誓，方才焚香课诵。二盗说：“只要长老救得病好，誓愿决不敢悔，病愈如悔，便如此如此。”当下尊者经咒科仪，行持几日。只见二盗起来，拜谢尊者道：“承师道力，病已愈九分。”一面吩咐喽罗备斋，一面亲捧金银作谢。尊者不受，辞道：“贫僧东行，愿为化缘行度，金银无处使用。但前二位大王曾发有誓，病愈依僧一言。如不依犯了咒誓，病再复发，不能解也。”二盗答道：“咒誓果是我们发过，这金银请师父且收。”只见瞎道人在旁说道：“这金银我们出家人更爱得紧，师父因何苦辞不受？”元通笑道：“怎么我们出家的更爱？”道人说：“敲梆击钵，说因果，念经文，上门乞化，恐施主有悔心，还要注名姓在疏头，这样的还好哩。你们更有一等，闭关拖索，燃指烧臂，苦乞苦化哩。”道人又扯元通，附耳悄言道：“这强盗的金银便收他些儿，也不伤天理。”元通笑道：“我师父不是这样出家心肠。”二盗见尊者师徒坚意不受，乃问道：“师父，我二人誓发在先，决不敢悔。你只说一言何事。”尊者道：“人生世间，此身难得，正道难闻，一失人身，万劫不再。若闻正道，行些善事，保爱这身体，莫种恶业。这恶业有十不赦法。一是行劫。不安一日之贫，偶动片时之暴，图不义之财，恣无

益之费，那知被获遭刑，百般苦恼，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若当饥寒穷困之时，咬牙关，存忍耐，一思再忖道：饿死事小，犯法事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皇天后土，若叫这样守死善道之人饥寒冻馁，万无此理。二位大王，当时想必为饥寒所迫，没奈何做了这王法不赦之事。若肯依贫僧之劝，散去众伙，回心向善，寻个薄业，以养终身，这病就永远不发。”二盗听得尊者之言，一时虽动了善心，点头服义，不依又恐病发，依从又舍不得这营业买卖。两人再三筹想，也畏王法，还有些天理，使慨然答道：“师父说的真是苦口良药，依你，依你。”一面吩咐喽罗，散了积聚的衣粮，焚毁了伤人的器械，说道：“你们众人各寻路去罢，我二人回乡寻生理去也。”后有称赞尊者一言化盗四句。

诗曰：

世人谁肯昧良心，故作非为害此身。
若听老僧一句话，刹那打破这迷津。

却说二盗信尊者好言，散了众伙，他二人辞了下岭而去。瞎道人收拾些素供，款待师徒吃毕，吩咐叫他打扫巢穴，仍作云堂。道人依言洒扫，以待纯一复归。尊者当时下岭东行。这散伙的小盗，有赞叹的，说：“好心肠，和尚言言切当，句句达理，真是苦口良药，散得是。”有怨恨的，骂道：“这秃子甚来由，饶口饶舌，说家常，管人闲事。散了伙，叫我们哪里投奔！”那悔前非的，果回乡别寻生理；那不安分的，依旧别处非为。

按下尊者师徒离岭前进。且说梵志、道童，救了纯一远避，他师徒收了法术。过了三尖岭，不劳找寻路境，望东大路前行，

一面夸道：“徒弟，这耍弄贼盗法儿，到也伶俐。”一面说道：“往前去，却也要寻个好处安身。”正说间，只见那前林内，悬着一面白粉招牌，上写着两行字。梵志叫：“徒弟，看那招牌上写的是甚么两行字迹？”本慧随去看了来，说道：“师父，是开店人家招引行商过客的牌儿。上写着：‘寻花问柳无双美，把酒烹茶第一楼。’”梵志道：“我们出家人，寻甚花，问甚柳，把甚酒？若是烹茶，这路饥渴，还可去吃一杯。”师徒走近林来，远远望见深林里面，却有一座楼阁，四面虚窗，半卷围幕。梵志说：“倒也好座高楼。”怎见得？但见：

檐飞云树，栋接山光，窗开四壁透风凉，人在半天观景致。笙箫弦管，声绕半空；清歌雅唱，腔盈两耳。楼下往往来来，多是乔妆打扮；店中吆吆喝喝，尽皆唤酒呼卢。那里是，晓催夜撞鼓钟楼，梵中掸林僧道院。

梵志师徒到得楼前，向店主问道：“店主，我们过路师徒，身心劳倦，不吃你的荤酒，可有素食，求卖几贯钱钞。只是闹烘烘楼阁，我们出家人爱清净，不便当，可有洁净别室，愿借一坐。”店主见他师徒行状闲杂，便答道：“有洁净处所，只是也有两个师父在内借住，却是你一家，这也不碍。梵志道：“既是我辈，便一处少坐，真也无妨。”乃随着店主引入侧首一个小门，乃是三四楹小屋。师徒恰才到屋，只见屋内道了一声：“呀！恩师们到了。”梵志师徒睁睛一看，原来是纯一庵避贼的道徒。见了梵志，便笑脸躬身说道：“托赖师父们救拔，得打点了些金银财宝，躲避那强人。那是恩师道术高妙。正想恩无可报，不期此处相逢。”道童便也问道：“师父们如何在这热闹处居住？”纯一道：“此乃门徒施主之家，相留避难。

热闹是他从来生意，与我小道无干。”当下店主外去，叫走堂的捧了些茶食点心，到屋中铺起桌子，列开凳儿，众道吃的吃，说的说。吃的足芝麻饼、馓子箍、素油面卷粉馒头；说的是吹玉箫、敲檀板、唱粉红莲带锦缠道。道人缘何说这些话？只因这店家开张，酒馆招牌上既写道“寻花问柳”，却不虚言。委实楼上两个妇女弦歌雅唱，侑酒举觞，村间少年，都被她引魂；乡里浪子，尽被她动兴。也有雅致骚人墨客，借登楼玩景，浮白赋诗；也有豪放富家清客，假嘲风弄月，喝雉呼卢。那爱妖娆的，挟红裙，买笑追欢；这做引头的，落青蚨，帮闲凑趣。一时说动了那本慧、本定二人。他两个原是爱枪棒的少年，学了些障眼儿幻法，未到修行路，如何听得众人楼上说的话儿，就动了他羨乐心肠。瞒着梵志与道童师兄，两个假说出外方便，卸却出家衣帽，换了个深褶服巾，混上楼来。果然见两个妇女，陪伴着一席酒客。一个红裙绿袄的妇人，手捧着一杯酒，送与一个酒客，口里便唱出一个曲儿。本慧二人扶栏倾耳而听，唱的却是个《昼锦堂》词。他唱道：

雨濯红芳，风扬白絮，日日飞眸前。懊恼一春心事，都锁眉尖。悉听梁间双燕语，那堪歌枕孤眠。人憔悴，独倚栏杆，怕风透入珠帘。

本定听得，向本慧夸道，“绝妙好词！且听那个可会歌唱？”少顷，只见那一个红衫大袖的女子，敲着檀板，接着《昼锦堂》词尾，也唱道：

怪的是，铁马声闹吵，终朝永日长天。吩咐丫环服侍，怎奈恹恹。妆台对镜愁无语，龙箫凤管没心拈。怎能够，萧郎到，

这时节两意俱欢。

本慧听了，也向本定夸扬；“唱的好词。”只见这两个妇女唱罢，便起身走近本慧二人面前，道一个万福，便问道：“二位官人，有的是空席闲座，何不唤店家整治杯盘，待我二人也来奉陪一会？”妇人说了，又走过去。本定便就动了欢情喜意，与本慧计议道：“我们随侍师父出来，走了无边远路，费了多少脚头，难得今日到这地方。师父遇着纯一讲道，道童本智又不帮衬。我等如今乘暇，且叫走堂的上楼，备办些酒肴，快乐一会，有何不可！”二人计议已定，却好一个后生走上楼来，说：“来的二位客官，可吃酒么？还是要甚新鲜肴品？”本定答道：“吃酒，吃酒。不拘甚肴，只要美味的，备办而来。”少顷，后生捧着酒肴钟箸，看一座洁净桌儿摆下。他二人方才入席，酒尚未斟，却就有一个青年，标标致致，穿一件长衣大袖，诨名“凑趣”，走到席前，谄着肩，陪着笑，拱着手，靠着席道：“二位，贵处到此何事？我小子却有些面熟。这东道不消费钞，一定都是小子备办奉叙。”一面说，一面在袖中取出一个骰盆儿，内放着六个骰子，便坐在末席，叫后生快添一个杯箸。本慧见了这个景象情节，便想起道众说的做引头，帮闲凑趣，这人必是。一来他原是弄枪棒，少年英气尚存；一来他随师学了些幻法，却也有趣。乃暗与本慧道：“我二人瞒着师父与本智，这楼上喝一杯解辛苦，偏就惹动他们。”本慧听得笑道：“此事何难，只是我们未曾吃下一杯，怎肯先与他吃？”乃乘凑趣方才酹下一杯，尚未到口，这本慧弄个法儿，袖中取一把刀子，对凑趣说道：“掷骰行令，我远方人不知甚令。只是似我的饮酒。”乃把刀将下唇割下，放入酒中，说：“似我方饮酒。”本定见了，就把刀子割下些舌尖儿来，放在

酒内，道：“似我方饮酒。”凑趣见了惊慌，把骰盆忙笼入袖，倒退两步，说道：“这割嘴割舌的酒食，小子不敢吃了。”本慧、本定大笑，随收了法儿。他两个方才把盏，凑趣忙跑下楼，向店主众人说：“楼上有这古怪奇事，把唇舌割去下酒。”众人哪里肯信，齐上楼来观看。却好好两客吃酒，问妇女与别座，都称未见。店主众人把骂凑趣道：“青天白日，何故说这样鬼话，破了我生意？”凑趣又道：“我也不是白日见鬼，说这怪话，闻得古有两个勇士吃酒无肴，一个道：‘汝非肴？’将刀割其肉下酒。一个说：‘汝非肴？’也将刀割其肉下酒。顷刻割尽。古人说：‘有如此勇，不如无勇。’看来似此的也有。”

店主笑道：“此是古人喻言。”凑趣道：“也休管他喻言有的没的，只是我没这帮衬的缘法，撞着这样怪事，凑不成趣了。”乃下楼而去。本意二人方才吃到兴头上，只见两个妇人近前来，拜了两拜，便坐下，袖中取出檀板儿来，方才启朱唇要唱。

却说本智伴着师父，与纯一道人叙话，一时不见了本慧二人，忖道：“他从师未久，道规尚生，莫要花酒楼前坏了出家行止。”乃向师父说道：“二徒久不在座，那里行走，待小徒看来。”梵志道：“正是，正是。”本智随出小屋侧门，却也听得楼上笙箫热闹，乃走到楼梯上，悄悄一望，只见他二人把杯弄盏，旁边坐着两个妇人。乃笑道：“原来果然不老成，不守道规，在此破戒。”本智把脸一抹，将身上一抖，却变了一个青年，未冠的美貌小官，手里拿着一架太平车儿，走上楼来到本慧二人席前，便去与本定按摩修养。那本慧看见这小官生的俊俏，不说佳人，比这两个妇女十分清雅，便动了夺趣淫心，把手扯着小官身衣，道：“也与我修养一番。”那小官出个妖媚态度，说道：“客官休要罗皂，我们修养的，学得师父按摩，到这酒楼上来，无非要趁几贯钱钞。客官不拘哪位，但是有钱

钞，我自然用心服侍。”本慧听得，也不管本定体面，向桌子吹了一口气，把那肴馔取得三五块，就变做几贯青蚨。小官见了青蚨，随即陪着笑脸说道：“这位客官果然有钞。”乃走到本慧身边，把太平车儿浑身背滚。本定见了，就动嗔心，说道：“你会弄玄虚，变青蚨，偏我不会？”把把口向瓷杯吹一口气，顷刻就变了一只银杯，放在桌子上，叫一声：“修养的小官，这银杯若爱，便赏了你罢。”小官见了银杯，比青蚨多十倍，乃就走过本定身后，两手揣捏。本慧气不过，也把瓷杯变两只银杯，斟两杯酒，递与两个妇女，说道：“送你二位做唱钱。”哪知两个妇人正在那里心疑，说道：“何处来的这一个小官？”心里却又爱他，眼里不住看他，虽然欢喜银杯，却又忿不过小官儿夺爱，撵他生意。本智弄手段，心里暗笑。那本慧二人为欲忘真，哪里顾得，把些不肯舍与凑趣吃的酒馔，都被修养吃了。本智弄了一会神通，不觉的笑了一声，就复了本相，把个本慧二人羞得面红耳赤，往楼下而走。那两个妇人也惊怪起来，叫店主说：“凑趣言语不差。这两个酒客与修养小官，都是妖怪。”店主问众席：“可有此事？”众席俱说：“只见好好的两客吃酒，后又添一客，哪里见甚修养小官？”店主却怪二妇说谎，惊骇酒客，坏了生意。

楼下吵吵闹闹，梵志与纯一正讲谈道法，听得店外人吵，正问众道。恰好三个徒弟进屋，面俱带红。梵志乃道：“出家人守规循矩，如何去吃酒？惹出事来不便。”正说问，只见店主人进得屋来，见了本慧等三人，道：“呀！原来就是师父们，我一时忘了。凑趣与二妇所说不假，必是三位师父有妙法神术，捉弄她们。”三人在师前不敢答应，只是低头暗笑。店主道：“看纯一师父份，酒钱决不敢要。只是两个妇人被你耍了，那与她的钱钞，都是油肉骨头，污她衣袖。那银杯却是我店瓦器

瓷壶，走堂后生不见了杯壶，却在这两妇身边搜出，坏了她们行止。师父当与她们说明，还求赏赐几贯钱钞。”正说间，果然妇人家有老妇来说道：“小男妇女唱曲供筵，要趁两个钱钞。哪里道人弄出邪术骗人酒食，引诱男女。”梵志听得，便与了老妇几贯钞。老妇接钞，叫声：“多谢。”临去说道：“我听得三尖岭使法术捉弄强人，却是几个道扮。近又听得，强人散了众伙，又是甚道劝化。”只这句话，梵志听了暗忖道：“想是玄隐来寻道童。”正抬头，又见那青鸾云端里飞来飞去。他便向本慧耳边说了一句话。却是何话，下回自晓。

第七回 纯一报恩留长老 酒佣怀忿算高僧

话说青鸾未得接取道童回岛，又被假青鸾浑搅一番，他只在云端跟随，无能回岛。尊者劝化了众盗，讹传前路说是道人劝化，就动了梵志留徒弟的心肠，乃向本慧耳边说：“你可收拾行李前行，莫要生事招非。留个法术儿在这店中，以防来寻你师兄本智。”本慧听得，依师吩咐，随收拾行李，谢了店主，辞别纯一，往前大路东去。后有笑梵志处处留法算人五言四句。

诗曰：

算人恒自算，推己每推人。
俱是出家子，何劳枉费神。

且说纯一在店中躲盗，遇见梵志师徒，正是受恩当报，他尽以礼待梵志师徒。梵志见徒弟酒楼弄法，恐生出事来，又恐本智旧师来找，故此别去。纯一忽听得有人传说，三尖岭庵被行路僧道劝化散去。他听得此信，心中大喜，对众徒说道：“庵既平复，我们当还，不知又是何方圣僧高道救拔我们，你辈当打听明白，以便收拾回庵。”

且说尊者与元通别了庵中道人，由大路行了两日，恰也来到酒楼招牌之处。尊者见牌上写的字，向元通说道：“这地方

花柳店肆倒有，怎么就没有个庵堂道院？”元通道：“师父，想是此方好虚花，不尚正务，必定吃斋念佛的少。”正说间，只见林中走出一个道人来，见了尊者，上前稽首问道：“师尊可是三尖岭庵里过来的？”元通便答道：“我们正是从此处来。”道人说：“闻知此庵被二盗劫夺，今遇甚高僧劝化二盗散去，庵原归道人，不知确否？”元通答道：“果是不虚。”便指着尊者说：“这就是劝化二盗的老师父。”那道人听得，便拜尊者：“请到店中，待我师父相谢。”尊者答道：“随缘开度，原无成心。度者既去，事已泯忘。又何劳汝师？况酒楼村店，非我僧家所入。”道人答道：“此楼虽系酒店，店外却有洁净小屋，正是我庵纯一师父借居避盗在此。师尊万勿推拒。”尊者听得，一则行路饥渴，一则拒人不可太甚，乃随道人入得屋来。那道人忙说知纯一，纯一听得，急走出小屋门来，只见一个僧人，却也与众不同。但见他：

丰颐阔额，圆顶高颧，眉高八字平分，耳列双轮与廓。天中呈舍利，腹内隐禅机。身穿一领锦襴袈裟，手执百颗菩提珠子。毗卢帽光放白毫，棕油履云飞紫电。宛如罗汉临凡，真似弥陀出现。

纯一道人见了尊者，色粩真金，光辉满月，恭敬作礼。尊者师徒敬答相同。清茗出献，蔬食随供，便问二盗劝化根由。尊者但云偶尔。一时传引坊村善信，都来观看化盗僧人。内中却有一个汉子，名唤酒佣，往日原在这酒店佣工，只因店主生有三个女儿，长与次嫁了两个女婿，在远村开店，却留第三个女子在家，要招一婿。因为开店的是酒肆，招牌上有这“问柳寻花”，又有侑酒弦歌妇女，遂种出来个淫私因果。这酒佣欺

心短意，每怀着钻穴穿墙的私念。无奈店主家严肃无隙。这酒佣遂结交了五六个弟兄，大哥就是千里见，二哥就是百里闻，还有两三个。他诨名酒佣，真名实姓唤叫马义。为此投托入伙，在三尖岭盗劫，希图趁便抢掳店主的三女。谁料二盗被尊者度化回心，众盗散去，这酒佣只得回家。又谁料女子已招有别婿。酒佣正忿忿不平，恰遇着尊者路过到此。他随这地坊人众来看和尚，却原来就是尊者。他见了不胜忿恨，暗想道：“这破人好事，仇恨不可不报！”便对店主说道：“我两位高僧，我久知他为人禳灾祈福，荐祖超亡，十分灵验。”店主听得大喜，说道：“我正要请僧超亡荐祖，祈福消灾，却也遇巧。”乃向纯一备细说出前情。纯一笑道：“从来施主有功德斋醮，都是我小道等做，今承款留，正该效劳。乃欲绝僧功德，置小道于何地？”店主方沉吟迟疑，无奈酒佣一心要算计尊者师徒，极力暗荐。

且说纯一自顾不暇，岂能为人祈禳！内外对他求说方允。店主把尊者请入内堂洁净处，设起道场，漂水花灯，一依法事。至夜尊者方入静时，忽见黑气侵入道场，顷刻白云裹去。尊者把慧光一照，忖道：“堂中善事，怎有淫妖邪念，破戒污斋情因：虽有白云角散，只恐元通弟子不知防范。”乃向元通说破情景，元通拜受。后有说祯祥妖孽俱有先兆、惟圣神早见七言四句。

诗曰：

世间妖孽与祯祥，都有先机果异常。
君子前知惟善改，凡愚纵恶入沦亡。

话说酒佣马义，只因尊者劝化二盗回心，解散他众伙，不

得遂他私淫恶念，忿恨僧人，今见了僧了，突生恶计，却又是梵志留下了幻法防人。他在三尖岭见尊者师徒不饮酒茹荤，突生一计，忖道：“五百大戒酒为尊，我今乘他素供内暗着几点荤油窖酒在内，破了他戒，再作计较。”哪知圣僧高道自有临斋护法。那店主祖先于静定之初，拜礼尊者之前，道，“承二位师父经功忏法，幽魂超度，但酒佣奸计暗伤戒行，不但于幽魂相碍，且于功德大损。僧家一沾染，万种尘情败坏于此。二位师父当谨防范。”尊者把心印结起，说道：“汝等但候生方，我们自有准备。”那幽魂谢去。

尊者一夕静定功完，店主已摆列下斋供。尊者与元通只吃清茶淡饭。店主进食，尊者辞谢道，“贫僧俱是一味清斋，暂不重品。”主人再三苦劝，师徒毫不沾唇。

酒佣奸计不行，乃复生一计，悄入妇房，盗妇白金戒指，戴在自己指上，从堂外窗隙伸将入来，却扯元通禅衣。不意店主傍过，误扯其衣。惊见窗隙戒指，女手入窗，大骇，忖道：“妇人淫乱至此！”乃解身绦，扣住其手，牢拴窗内。忙出堂看，却是酒佣之手，顿时痛打大骂。尊者师徒反行劝解。道场事毕。辞别纯一。纯一道：“小庵复得，皆赖师尊。虽远不能屈转云辇，请乞少留一日，以伸私谢。”尊者哪里肯，正待辞行，只见店主楼上已设备清苟蔬食，苦求尊登楼叙别。元通力辞，说：“家师自不登酒楼花坞，就是小僧也随师受戒，不敢违犯。”店主哪里肯，那纯一师徒，强把尊者、元通衣袖扯着上楼。尊者只得和容，随着众意，上得楼来。方才献茶奉食，只见两个红裙妖妖娆娆，走近席前，拜了几拜，便坐下，敲着板儿，歌唱起来。这却是幻法根由，哪里知高僧道行。尊者啜一杯清茶，吃了几品蔬食，随起身下楼，给众人与店主再留幻法。那妖妖娆娆、袅袅娜娜、邪邪媚媚两个妇人要来扯留尊者。

哪知护法紧随，灵道虚应，那两妇一似胶粘的手，钉住的脚，怎近得僧身！尊者下得楼，辞别众人，方才展开脚步，望前大路行去。

却说酒佣马义暗害高僧，被店主识破，打骂一番，顿时逐出店去。这酒佣忿不解，跟随尊得后尘而来。元通正在路间，问师父：“适早店楼污秽妇女邪氛，在弟子心胸浑扰，虽然驱除得去。只是也被他侵扰了一番。”尊者答道：“早间何处店楼，哪里妇女？我便未曾登、未曾见也。倒是茶食饱心，尚怀着那众人之敬。”元通听了，稽首谢师。只听后路酒佣叫道：“师父且慢慢走，待小子一同前行。”元通驻足，酒佣走近前说道：“夜来偶戏误犯，却被店主打骂赶逐，不容在店。今日得前途再寻投托度日。料师父们出家方便，慈悲宥过。”尊者笑道：“我僧家不但无怨无恶，且亦无烦无扰。夜来何事误戏，并不知也。”又问道：“此去前途，何处地方？”酒佣答道：“此去还是这花柳店一处地方。这地方名唤一体村，有三家店，昨日师父功德处是一家店。此去乃二家，却是店主第二个女婿开的。过去还有三家店，乃店主的大女婿。两店小人俱帮作过。昨店主既不留我，古语说的好：‘此处不留人，更有留人处。’二位师父既往前行，小人自当陪伴。若到前店宿歇，当照顾些清净茶饭。”尊者道：“多承，多谢。”大抵人生一种机械，便生一种愆尤。这酒佣怀着仇恨，口里甜言，心下却想道：“二家店夫妇，两个面貌丑陋，心性凶恶，每每不喜人低头不视。若是看他的，他道不嫌丑便心喜，茶饭件件小心奉承。若是不看他的，他道憎他陋便性恶，不但茶饭粗恶，还要下毒药害人。”酒怀情恨，便生出一种机械，向元通说道：“前去二家店，茶饭清洁，店主贤德，只是有一件毛病，他夫妇貌丑，最怪人看他，若是看了他的，茶饭就不洁。师父出家人，料是不看妇

女，便是这店主也不有视。”元通道：“我们出家不惹烦恼，过去古庙深林也寄一宿。”酒佣道：“这却又难，我这地方，虎狼夜出，庵庙稀少，只有这店。他夫妇不许行商过客他宿，恐惹出事来连累。”尊者说，“便住他店有何碍！”

元通乃随着酒佣引路，看看来到二家店，只见村口也挂着一面招牌，上写着：“独角店中真美酒，一体村处最佳肴。”尊者与元通说：“酒肴店我们不便投止，过去却又无处安身，你可问他有洁净素饭？”元通听说，随酒佣入得店来，果然夫妻二人面貌丑陋，乃忖道：“酒佣之言未足深信。”乃和色欢容，向他夫妻问道：“远方吃素僧人，荤酒有戒，店主可有洁净饭食？”两眼频看，那店主便答道：“有洁净的。请坐，请坐。”尊者入门，却与元通不同。那夫妻喜喜欢欢，正要起伙茶饭，只见尊者低头不视，便起毒心，将饭中下了些蒙汗药，要害尊者。他哪里知道圣僧前知。饭方摆下，是徒念动咒食真言，尊者把手一招，那妇人捧着几碗饭，叫丈夫与酒佣吃，又将几碗送在尊者面前。师徒吃罢无恙，进屋去打坐。只见酒佣与女人丈夫，迷困伏几。女人把绳索将丈夫、酒佣反捆推入屋内。比及天明，尊者师徒收拾起程，妇人惊疑去看，捆绑的却是丈夫、酒佣。两个沉迷不醒。妇人连声叫苦，急解绳索，用药解醒。二人心明问故，妇人道：“我为怪老和尚，明明药他二人，如何错投你碗？且连人都更变，这分明是圣僧显化。我夫妻两个，平日毒人，做此歹事。”酒佣笑道：“哪有此理！明是你为一店逐我，故意不留，用此却人计策，我便去罢。”遂出店门而去。夫妇两个乃向尊者拜跪道：“凡人不识圣僧，平日过恶，望乞开赦。”尊者问道：“店主，你平日有何过恶？”夫妇齐答道：“我夫妇只因生得丑陋，憎人低头不视，便起忌妒。行商过客投宿的，不知多少被我愚夫妇恶心毒害。昨见

师父低头，故此行出恶事。不知反着在自己人身上。只恐这过恶，将来还有报应。”尊者听了，笑道：“算人算己，自作自受。将来报应更大。你夫妇此悔心一动，将来美心遂意，却不在面貌丑陋也。贫僧行道心急，不暇细说，有四句偈留与你，你二人当谨记在心。”店主夫妇拜谢：“愿闻师偈。”尊者乃说偈曰：

貌陋心良，诸凶化祥。
心恶貌美，妖尸魑鬼。

话说酒佣两计不成，虽疑丑妇不留，乃忿心益动。出得店门道：“一不做，二不休。和尚此去，必往三店投宿。”须率再算一遭，料他就是活佛，也难逃我这计策。如今且坐在这大道路口，等待和尚。”尊者师徒行至路口，酒佣见了，便陪着笑脸，说道：“店家妇人恨丈夫留住他家，逐出工人，却连夫带我一起捆绑，我只得出他店门，再寻别路。想起有一亲戚，在三店居邻，三店夫妇极贤，平日最敬僧道，房屋又洁，饭食更精。二位师父必从他店投宿，我亲与店比邻，叫他看份上，外加些款待。”元通听了，向尊者说：“此人语又是奸魔来了。”尊者说：“浮云蔽天，青空自在。汝虑道，莫虑魔。”元通道：“师父，何以驱除？”尊者说：“我于未始有魔来已知魔去。这痴汉徒自魔耳。”尊者口虽教诲元通，心里恐元通道力尚浅，乃把慧眼遥观，果见前有个三家店，店内一妇，娇妍异常，恐徒弟乱了道心。却好近店有座倾颓古庙，仅存闾厦，几块顽石，尚存基址。尊者道力无边。把手一指，只见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天色黄昏，烟云暗淡。前途树杪，明见一个招牌有字，茅屋数间相连。你们慢慢走来。我叫店中烧下好茶等候。

”酒佣那里是探亲，烧下好清茶，却是设计愚僧，先送信。怎见得，下回分晓。

第八回

巫师假托白鳗怪 尊者慈仁蝼蚁生

话说酒佣先行，要骗和尚。他哪里知道尊者道力宏深，手指处，古庙店家都是化现假设。酒佣只道是真，一直奔来。是屋妇人毫不差异，他从后门而入，只见店中妇人独坐，见了酒佣欢天喜地，便叫一声：“马义哥！久不见你，何处行走？”酒佣道：“在你娘家帮作。”乃问：“娘子如何独自在店？丈夫哪里去了？”妇人道：“丈夫邀游东印度国，去久未回。这店我自支持，正此无人，想个帮手。你来甚巧，我看你少壮伶俐，便做个夫妻也好。”酒佣大喜道：“多谢娘子美意，只是有件不平的事在心，今夜要报复他。”妇人问：“何事不平？”酒佣道：“我当初在你花柳店帮工，其实要贪你三妹，岂知你家严肃，乃结交几个弟兄，入伙劫盗，指望掳成婿。不料国度中来了两个和尚，劝化了寨主，解散了众伙。我事不成，仇恨和尚。谁想他一路来投宿两店，我两次报他仇恨，都未遂计。今幸路过此处，必然投你店中，指望你夫妇替我报这仇恨。谁想你孤身在家。”妇人道：“此事何难？和尚们哪个不贪色，待他来，我把个风流态卖弄出来，你可寻几个强邻来，捉拿出气。但如今丈夫未回，我且与你权做个夫妻。”酒佣听了这话，动了欲心，哪顾人言，就同妇人入内屋同寝。这哪里是三家店里一佳人，却是五戒门中干变化。后人有几句说明尊者圣僧，

哪会欺人幻术，只因人心险，便有人心印。尊者之心，坦然明白在耳。

诗曰：

禅心原不幻，安有幻弄人？
只为人情幻，因开幻化门。
如如常自在，妙妙莫须真。
嗟彼凡愚汉，徒劳精气神。

按下酒佣与妇人入屋同寝。且说尊者，只因酒佣计较、元通说魔，道力自然变化出庙宇、村店现前。酒佣见了飞走先去。尊者却与元通慢慢行来。天色尚明，偶遇一老汉子，雪鬓蓬髯，麻鞋竹杖，走近前来，道：“二位师父，天色将昏，欲往何处？”元通答道：“东行化缘，少不得望门投止。”老汉道：“我地人家稀少，往来只有一个三家店住宿。此店夫妇非良，却不是你家歇的。”尊者道：“前有古庙可安。”老汉道：“颓庙难存，怎禁风露？不弃草茅小舍，暂留一宿，便斋不洁，聊供行厨，有何不可？”尊者合掌称谢。师徒随着老汉到得他家，便问道：“二位师父哪里来？到何去？”元通备细说了一番，随问老汉姓名。老汉笑道：“我姓郑名修，世居此乡，耕种为业。”一面说名姓，一面修斋款留，收拾净室，安宿师徒住下。那酒佣被妇人扯入卧房，恍恍惚惚，歪缠了一夜，及到天明，睁眼看时，哪里是客房三殿，原来半厦庙堂，妇人是一块大石，压着他身，哪里挣扎得动。叫喊无人，苦恼万状，方才想起长老必是高僧。一念归正，叫了一声：“救苦慈尊！”这尊者正在老汉净室里打坐，偶然叫苦的“慈尊”二字入尊者之耳，偶向远通说道：“业障自作，当须自受，何人苦你。悲哉！悲哉！”

是你添了我这一种因缘，反反复复。元通，你可往村店之后，古庙半厦之间，方便痴愚，无碍普度。”元通领师旨，走到古庙半厦处，果见酒佣被石压住。元通用力掀石救起，酒佣拜倒在地，口口声声只问：“老师父哪里？”随着元通到尊者面前，磕头谢罪，说：“小人恶念害僧，自作罪孽，愿师尊赦宥。”尊者答道：“汝投幻妄，吾自无心，既悔前非，即是善己。”酒佣拜谢而去。后人有感颂尊者普度七言四句。

诗曰：

石头原是石头块，破庙如何有妇人？

想因普度成功德，感动高僧护道神。

且说尊者在郑修家里度化了酒佣，早起要行。老汉愿留供养几日。尊者见他意诚心敬，便住下不提。

且说梵志师徒在花柳楼混扰一番，恐徒弟不守道范，生出事来，乃绕一弯，迂径小路而走。让过三家店，却来到一边海的地方，问乡里居人，复找大路。居人说道：“师父们，你错走径路，反远正途。我这地方唤做巨鼉港，一向好行，近日只因海洋潮发，拥来一条白鳗，约有五丈余长，十围粗大。这鳗，也不敢说它。”本定便问：“怎么不敢说它？”居人道：“厉害，厉害。说起来神通广大，变化莫测，却不是鳗，竟成鱼怪。我乡村居人，若是不说它，敬奉它，便求它降些好事，一一依你。若是慢了它，再说它，就怒起来，丫头孩子，也吃你一两个。”本智听了，向师父说：“想是个精怪。我们既闻知，须要与地方除害。”梵志道：“事便好，只是行路之人管这闲事？”本智说道：“师父差矣！我们为甚出家？遇害不除，逢灾不救，空为慕道。”本慧道：“本智说的是。”乃向居人

说：“我们出家人，极善驱邪缚魅，便与你乡村扫除患害，也是功德。但只是借那空闲居宅一住，方便行事。”居人不敢应承。少顷，听见的传说，就来了十余居人，这人方敢悄悄说出。众居人内中有一老者说道：“游方僧道，多有除妖捉怪的，也有缘法。大着胆寻间屋，住下这四个师父，再作计较。”本定道：“作甚计较？”老者也扞口不言。居人说：“老头子，你讲又不讲明，难道我们是不怕的。”本智笑道：“且依老翁借空屋住下再议。”师徒乃问：“宅子何处？”居人赧赧，欲走不走，待言不言，总是乍相逢，不识众道神通，怕口快，惹恼妖精作怪。等了半日，方才领着师徒到一空宅。梵志住下，便问老者：“白鳗如何作怪？”老者道：“离村五里，就是巨鼃港。这港口有个巫师居住，专与居人禳解灾福。只因潮拥这鳗来，成精作怪，居人被它害得不安。若是师父有本事，可除得，便去惹它。若无本事，莫动它也罢。”梵志道：“可有庙宇么？”老者道：“无庙宇。若有庙宇，居人侍奉，便是降福正神。他却只附着一个巫师。恼了它，只求巫师，方才免得。”梵志听得老者之言，乃向徒弟说道：“这巫师便是怪鳗使从，要除它，须探巫师的来历。”当下居人收拾斋供，师徒住在空宅不提。

却说哪里是白鳗作怪，原来是巫师有些幻法，炼的耳报，但凡居人有甚事情，这耳报便向巫师报说，因此居人若说他不是，便作威福，骗人祭礼，假托白鳗获利。这日，巫师正与人祈禳，耳边忽报：“地方远来了四个游方道众，计较要除妖灭怪。”巫师听得耳报，大惊，忖道：“好好的生意，何处道众来此搅扰！”随使一法，叫两个徒弟，带了四把铁钩子，走到梵志空宅处，把师徒四人，方才要钩着头发扯去。哪知他四人都会法术，手眼快的，一转变，倒把两个徒弟四脚四手倒吊起

来。好本智，手执一条大棍，盘问他：“白鳗何故成精作怪？你们何故听他役使？”巫师徒弟泣道：“哪里甚白鳗，皆是我巫师设骗村人。师父们饶了我罢。我巫师却也有些本事，只恐他不饶你。”本智笑道：“也罢，放你回去报信。”乃将钩子放下，二人得命奔回，备细说出。巫师却早已有耳报先知，大怒道：“何处野道，如此无礼！若不处他，怎在地方行教？”随在港内取了些蚯蚓，共有二三十条，叫一声：“变！”都变成大蛇，直奔梵志住宅，把一个宅子填塞将满，都张牙吐焰，向师弟四个逼来。本定、本慧未曾提防，被蛇束手束脚，裹腰腹，挣扎不得。梵志与本智便使出法来，就把他前来钩子一撒，叫声：“变！”只见那钩子，一把变十把，将蛇条条钩出门外。却不曾救得本慧二人，被那蛇缠缚住了，不由得自己走出宅门，望港上巫师处去。居人不见是蛇，只见两个小道捆手缚脚，就如妖精捉去的一般。梵志与本智见了，没法救援，只得随着本慧二人，也来到港口。但见巫师立个坛场，坐在坛内，叫道：“白鳗大王吩咐，把远来侮慢大王的野道，送入港内深水，赏赐小鳗。”跟去看的与居人老者，都上前哀求，说道：“远来道众经过此方，不识威灵，冒巧已获罪，望乞赦宥。居人愿备牲醴祭奠谢过。”巫师道：“大王发怒，说尔等容留野道，亦当加罪。还为方便。太是无知。”说毕，又叫快把野道推入港内。只见本慧二人昏昏沉沉，两眼看着师父。梵志忽然叫一声：“本慧徒弟，何不仗出慧剑！本定徒弟，切莫要乱了刀哇！”又看着本智道：“徒弟，你为何不放出大光明来？”梵志一面说，一面口中念念有词，把手望东连招了几招，只见海港上陡然狂风大作。众居人看了，个个立不住脚，都叫：“好大风！”怎见得？但见：

吼声震地，聒耳轰雷，海扬波浪滚千层，树连根叶飘万叠。屋瓦飞空成蝶舞，行人窜耳作獐慌。那里是：千林静息鸟和鸣，但见的，八面威扬妖尽扫。

大风刮处，陡然本慧跳钻走起，打得个坛场举物粉碎。本定雄赳赳发作，倒把那巫师背捆起来。本智执着大棒叫：“巫师！你何处学来手段，敢在我们跟前斗宝？”巫师却也不慌不忙，把肩背一抖，猛然手内也执着一根大棒舞将起来，照着本智一棒打来。本智抡着棒劈空迎去。他两个在港岸上使出武艺，只见本智气馁棒乱。这舞枪弄刀，却是本慧二人原来在家本事，近又习学了法术，便掣出剑来，望巫师斫去。巫师徒弟甚多，一齐簇拥上前。梵志也拔出慧剑相敌，众人搅闹一团。众居人看着说道：“原来都是些成精作怪的，冤家撞着对头，必定看两家谁胜谁负。”看着巫师敌不过本智，众徒弃棒要走，被梵志使了一个缚魅神通，带了巫师归来空宅，审白鳗来历。巫师乃实说道：“假托鳗精，要求祭祀”。众居人方才明白，却又替巫师告饶。巫师只是磕头求释，情愿入门为个弟子。从居人备斋拜谢。

梵志师徒辞别要行，乃问大路。居人指引：“过了巨鼃港，转过一山，山有重关，便通红墙庙路前行。”梵志谢了众居人。巫师惶恐，再不讲白鳗旧话，却随着本智，要做个弟子。梵志说道：“汝要皈依，吾亦不拒。但只是门徒已多，行道不便。汝既发心，此去到了大路。凡见青鸾摩云，或是道士寻徒，你当为吾输力。吾自有报于汝。”乃附耳向巫师云云而去。后有讥梵志一心只是不忘赶道童者五言四句。

诗曰：

长途行已远，门弟久既收。
青鸾无翅迹，何苦法频留？

按下梵志师徒问道前行。且说尊者在郑修老汉家，连住旬日。老汉见尊者开度酒佣这件奇事，乃闲相问道：“酒佣何故石压？师尊道力却也甚深。老汉日前也有两件奇事请教。”尊者答道：“酒佣机械迭出，欲伤人，却先害自己。世事以无端出，自无端入，厘毫不差。倒不知老叟两件奇事何也。”郑修蹙着眉道：“老汉平生辛苦，换得几亩田产，耕种度日。村间有一豪强大户，倚势凌弱，每每侵占许多，他家益富，我地日削，天理不知何处。日前我这屋后，当初不知何地，偶凿池塘，掘出金银一瓮，当时邻众皆知，便各争抢。忽然金银尽变为鱼虾，众心骇异。就是老汉为此着恼成病。师尊有何道教我，且疗这病。”尊者听了，合掌道：“善哉！善哉！势利迷人，乃人自迷，夺人之有，终有人夺。”郑老不解，乃问元通。元通答曰：“吾师之意，明明说莫仗势侵，冥自有报，莫迷财利，最是病人。”郑老笑道：“老汉终是不解。”元通答曰：“只当原来无有。”郑老方才点头明白。

师徒一日与郑老闲行田间，径路小道，草茨乱生。尊者举步轻慢，一步数观。郑老问道：“师尊你一步三看地，且行慢足轻，何故？”尊者道：“荒田径道，人无足迹，多有蝼蚁。重足急行，所伤实多。贫僧心念在此，故不觉举步轻慢。”郑老叹道：“不践生草，不履生虫，仁兽且然，况有灵者？师尊善念，老汉敬仰。”又行几步，见一池塘，涸干彻底。尊者道：“天旱无雨，池塘干涸。”郑老道：“我这村有雨不旱，且是水洼污地，只因当年畜养鱼虾，被人偷取。老汉恨忿骂道：‘鱼贼你只偷个有，若池无鱼，你有何窍？’古怪古怪，自发此

言，三载虾也不生一个。虽绝了偷的，却害了畜的，如今池水也不存。师尊，这段情理何故？”尊者答道：“鱼虾虽湿化，亦秉性灵。你畜种杀机，他盗种恶业。只因你巧中一语，咒骂两种恶消。池乎，涸乎，成就善知识的功德。”郑老问道：“师尊，这功德何见？”尊者答道：“如水灌禾，为日渐长，自见在老叟之子孙。”郑老听了，把手一指道：“师尊！你且看那前边高房大屋，气焰腾腾，子孙蕃衍，善功何在？若论种恶，却也说他不尽。”尊者举眼观看，只见那高屋上，祥云卷出，瑞气飞扬。尊者道：“这人家善解不祥，何言种恶？”郑老道：“这就是侵占我产之家，受他受害者莫不欲食他之肉。”尊者道：“恶固如老叟之说，但不知他曾行有何善？”郑老想了一想，道：“他也曾行了一件善事，未必就解了他恶。”元通道：“老叟，这家却行了一件甚善事？”郑老将欲说，只见远远一人走来，乃道：“要知是甚善事，老汉记不切，问这来人自晓。”来者却是何人，知他何事，下回自晓。

第九回

扰静功顽石化妇 报仇忿众恶当关

却说尊者与郑老，正讲那大户一件善事，远来了一人，乃是大户家仆。元通便问此人：“你家主，郑叟说他过恶甚多，却曾行了一善，乃是何事？”仆人道：“若论我家主，侵人田地，夺人家产，过恶真说不尽；只因往年一僧到门，叫他莫绝人后，我主人问僧：‘怎叫莫绝人后？’僧说：‘老施主，你家仆若无妻室的，当娶与他；若无弟兄的，当使还族。’我主人一时感动，果依僧言，散了三五家仆，止留有弟兄宗族的使唤。后僧复来，甚称功德。”尊者听了，拿掌称赞道：“如此善行，不小不小。侵夺损人，尚然昌后，况正人善信阴功，宁有穷际？”尊者与元通赞叹一番，回到郑老家中。方入静定，只见元通身体动摇，却似心意不宁之状。尊者乃唤了一声：“元通徒弟！何故把持不定？”元通答道：“弟子方入静定，恍惚坐中见一妇近前，说：‘何故破我姻缘，揭吾身体。’弟子问其根由，他道：‘与酒佣汉子邂逅厦中，被你拆散。今夜孤形只影，荒凉破厦，谁之罪过？’弟子听了他词，乃说他是颓庙顽石，怎幻化人形，以迷人性。今复以幻生幻，乱吾静功，反说谁之罪过。其妇复向弟子说道：‘石自石，妇自妇，谁幻生幻？只因僧动佣嗔，惹出这段姻缘。你快还我酒佣汉子。’弟子正与他争讲，师父唤醒。不知弟子何故生出这段根因，总

是返照未充。师父何以垂教？”尊者答曰：“徒弟何得把持不住？顽石化妇，本吾充满化缘，以惩恶业，今酒佣业解，石当还石，妇宜还妇。何乃入徒弟将定未定之中，又示出个出幻入幻之境？何不充满返照，见怪不怪，怪自坏矣。”尊者说毕，乃以手向空一指，说一偈曰：

幻自归幻，空自还空。

原若本来，本来原若。

尊者说罢偈语，与元通安然各自入定。次日出静，辞别郑老，望东行去。此时正值春光明媚，物色鲜妍，师徒行在途中，见树木绿衬红芳，禽鸟声相和应。元通向尊者问道：“师父，这时光物景，较那酷暑隆寒，人情物理，自是不同。你看往来道路行人，这心舒意畅，从何处发来？”尊者听得，把手内数珠看了一眼，半字也不答。元通即悟，随又问道：“师父，暑往寒来，皆是天地自然的气化，怎么烈风淫雨，时复变更？”尊者也不答，却把手内数珠，挂在项上而走。元通道：“弟子了明也严正走间，只见后有三五个人，急喘喘，气腾腾，赶道而来。这几个人哪里顾甚么春光，听甚么鸟韵，他心里惟恨路长，又恐怕力倦。且说这几个人何人？却是巫师带领着几个徒弟，趑路赶梵志师徒。为何赶他？只为梵志师徒搅扰了这一番，村居人识破了他诈伪，存身不住。又且坛场兴建不起，那耳报又不灵。这徒弟几个同巫师说道：“师父，你在这乡村做坛场一番，却被过往野道搅扰道法，你既不能报仇，反要投他做弟子。他临去耳边咕咕啾啾，又不知与你说甚么秘密招儿。你安然受冷淡，我徒弟们也甘不得这般寂寞。你拜野道为师，我们便降了一等，却是他徒孙了。这气难忍！”巫师道：“汝等意

见却要如何？”徒弟道：“我等意欲寻两个旧契弟兄，到前途拦阻他去路，结果了他师徒，以报这一番仇恨。”巫师道：“正是。我一时也只为法力不如他，省这口气，说投入门为弟子，哄他传法些术。看他临去，耳边叫我但遇过往僧道，若是找寻道童徒弟的，看青鸾摩空为记，便与他随机应变，弄个神通，阻回他去。这等看来，也非出家正道。依你徒弟计较甚好。只是你寻那个旧契弟兄，设何计策，到前路何处地方阻拦，怎个法儿把他们结果？”只见一个徒弟说道：“弟子往日结义相交两三个弟兄，一个叫做雨里雾，一个叫云里雨，一个叫沙里淘，便是小徒弟也与这三个排个名字，结誓为盟，患难相顾。不料他三个外游，闻说在甚灵通关做些买卖，因此小徒投入师父门下。今日师父遇着这样呕气事情，好歹赶上他，传信我那弟兄，叫拦阻结果了他，与师父出这口气。”巫师道：“我一向也不知你这些事情。便是你与三个，排行叫做甚名？”徒弟道：“弟子排行，叫做胆里生。就是同在师父门下这几个弟兄，都随着弟子，受不过那野道这一番欺侮。”这说得巫师动了报仇的心肠，同着众人，从小路抄大道，来赶梵志师徒。到这地方，遇见尊者师徒行路，他急喘喘也不顾道途远近，气哼哼只是奋勇前奔。尊者见了，与元通道，“徒弟，你看这几个人气焰光景、状貌情形，我知他皆非心肠中洁白。让他前行，莫要招惹。”元通领诺，师徒缓步徐行。忽然见一座石桥接路，桥下流水清浅，僧家无纓可濯，有渴可消，乃走近桥上，扶栏观望。但见：

路接长堤，溪流浅水，往来彼通此达，多少东向西奔。尽是磨砖砌就，白石装成；真个徒杠利人，徒梁济道。巧工创就渡头船，善信洪开方便路。

尊者师徒观望一番，便坐倚石栏憩息。却说东行梵志师徒，前走到一个地方，名唤灵通关。这关却是一山险道，十里高岗。那高岗里，隐着几户人家，都做些不良的买卖，剪径为生，截路过活。就是巫师徒弟结交的那雨里雾、云里雨、沙里淘，这三人聚党成群，专一白日劫商，黑夜截客。一日正在岗子里计较劫人，只见关前几个人汹汹飞步奔来，雨里雾看见，对云里雨说道：“岗前来人何汹？想到买卖到了。”正要上前捉住，看来乃是胆里生。见了便问道：“兄弟别来日久，何处安身？闻道你在巨鼋港投师行教，却怎得暇前来？这几位何人？”胆里生道：“这是巫师并我师兄师弟。只因前日有几个过路道众，道又非道，破了我师坛场，受了他一番磨折，今想着众位契兄，必能为我报怨，因此远奔投托。料他必经过此道，所以抄小路而来，急腾腾，哪顾气喘喘。不知这起道众可曾过此？”雨里雾答道：“这道众还未曾到，只是闻得你巫师有耳报通神，你们也有些法术手段，如何就敌不过他们？”胆里生把眉蹙着，说：“他们手段法术更高，敌他不过。”雨里雾道：“莫要怕；我们弟兄便不济，却有一个新结义的哥哥，叫做赛新园，他离十里岗五里庙修行，我这位哥哥手段甚高，若唤来，料道众怎生敌得，便是结果他何难！”胆里生听了，便问道，“这哥怎唤做赛新园？”雨里雾答道：“我这岗头，有一个大户，造了一座花园，楼阁花榭，极工甚丽，名唤新园。我这哥偶在园戏耍，园主怪他往来频扰，闭门不纳。他便显个手段，在岗头堆了几块砖石，插了几枝花木，吹了一口气，挥了几挥手，说着变出一座花园来，地方哪个不去戏耍！便起他名，叫做赛新园。”说毕，才请过巫师，众弟子相见叙礼，到雨里雾众人家里，烧茶煮饭，酹酒烹肴，大吃大嚼，一心等候梵志师徒。

却说梵志师徒依居人指路前行。一则辛苦，一则逢春遇景，师徒们登眺行迟。走了两日，方到这山岗，要过灵通关去。有人传到雨里雾家，说：“岗前来了几个道众。”胆里生便恶狠狠起来，叫声：“师父，你仇人来也。”巫师带应不应。他因何不应？只因他手段不甚高强，又为日前磕头谢罪，弱了些气儿，且许做徒弟，故此同众徒弟，来便来了，心尚有些怯懦。当时雨里雾率领三个弟兄走到关前，见梵志们坐在地下石头上，恰好本智一个在关侧净处出恭、撒溺。云里雨瞥见，便使个泼天网罩将下来，把个本智盖在网里，才要捆手缚足，哪知本智原是个伶俐道童，虽然被云里雨罩住，他却手段高强，把身子一撑，两手一扯，网破数窟，走到关前，见本定与本慧各各装束，要与雨里雾、沙里淘厮打。却便叫道：“师弟，莫要轻敌，这来头却大。”梵志道：“徒弟，怎见得来头大？”本智道：“他会使泼天网儿，徒弟方才撒溺，几被他溺也撒不成。”本定听得，向本慧说道：“我们须要在撒溺处防他的泼天网漫空罩下。”本慧笑道：“我不撒溺，任他网来。”师徒正商议间，只见雨里雾执着大棍，喝道：“大胆野道，敢闻此关！”那胆里生便也喝道：“前日受了你们凶殴，今日却也到此。早早把行囊卸下，叩首关前，饶你的性命！”梵志便问道：“你是何人？阻拦行客，执棍伤人，岂无王法？”雨里雾哪里理睬，抡棍只要打来。好本定，装束了，也执一根棒，上前抵敌。雨里雾便问：“来道何人？”本定答道：“你要识何人，听我讲来。”雨里雾将棍架着棒，道：“你讲来，讲来。”本定道：“我讲，你听着。”乃讲道：

自小生来潇洒性，年未三旬正当令。
平生好使棒一根，刀枪剑戟都相称。

爷娘管我莫持凶，师父传来越添劲。
使出蛟龙不敢侵，打进虎狼谁敢近！
岐岐路里遇吾师，跟随出家到东境，
纯一庵中救道人，巨鼇港处饶巫命。
有些道法治强梁，吃得软来不怕硬。
有斋趁早去烹庖，有钞献来说你敬。
若还怠慢我师徒，你这山岗没趣头，
往来买卖做不成，结伙弟兄都要病。
你今问我甚姓名，半路出家名本定。

本定执棒，也架着雨里雾棍，说道：“你叫做甚么姓名，也须通报与我。”雨里雾便道：“我也有姓名，你听我道。”乃道：

情性从来我最憨，终朝曲蘖口中贪。
曾向蜜淋淋打辣，也曾茅草酿中山；
也曾麻姑谒中圣，也曾香药造还丹。
陶潜白社愁眉解，樊哙鸿门仗剑谈。
腰下金貂须可换，瓮边吏部不须搀。
穆生怀忿辞丹陛，太白酣醺写黑蛮。
能使英雄生侠气，从教蹙额解和颜，
相逢不饮空回去，洞口桃花也笑姍。
若问我名并我姓，圣君曾恶不须甘。
荡着棍儿教你倒，难过岗中第一关。

本定听了笑道：“原来你是个囊包。”雨里雾道：“且请教你是哪里人氏，何方乡语？囊包是骂，是称？”本定笑道：

“我与你异乡各地，谈说不明。只就中华土语，你是饭袋的弟，醉汉的兄。我也不怕你。若不是我出家心性，一口吞你的无影无踪。”雨里雾道：“口说无凭，量你吃不下。”本定也微微冷笑道：“包你有凭，吃得下你。”便将棒去直打，关前大闹一会。雨里雾渐渐力弱，叫一声：“云里雨兄弟上，上前相助！”云里雨乃舞动那把刀，奋身照本定砍来。本慧见了，忙挺长枪，直撞上去。云里雨见了本慧，便也问道：“来道何人？”本慧答道：“你要问我姓名，听着我说。”云里雨道：“说来，说来。”本慧乃说道：

我乃岐岐路少年，家中颇有几文钱。
不宗经史学文字，情性生来好走拳。
打尽世间无敌手，名闻海内不须言。
刀枪使得风难透，棍棒开来浪不漩。
正在村乡演手段，遇我明师把道传。
也会念经并礼忏，也会游方去化缘；
巨鼇港上传名姓，降了巫师拜我贤。
要往东行过此路，何物妖魔挡住关？
有礼送行须早办，折干也是你心虔。
若问我名并我姓，洒家本慧姓辛田。

本慧说罢，把长枪也架着云里雨那把刀，道：“你这淫污恶物，须也有个姓名，早早报来！”云里雨道：“我也有名，说来你听。”本慧道：“你说，你说。”云里雨乃说道：

问我名须也有名，平生好乐不邪淫。
假做阳台梦里会，巫山借喻雨和云。

曾把千金买一笑，莫须妖冶说倾城。
余桃食处楚王忧，书简传来君瑞情。
只因结契三兄弟，灵通关上阻人行。
两把钢刀腰下系，守关鼙鼓夜间鸣。
谁敢关前夸好汉，快输珍宝与金银。

莫教恼了兄和弟，手内钢刀不奉承。
活捉道徒名本慧，还拿师父捆麻绳。
休说雨里云名姓，说起当关第一人。

本慧听了笑道：“你原来是个馋痨，只可恨当时何人把你譬喻。这两字名姓，伤毁好人，损坏天理，今日好好备办斋供，送我等过关，便饶你性命。”云里雨将刀直斫，本慧挺枪相迎，两个战了半晌，云里雨渐渐刀法乱了。沙里淘忙掣剑在手，舞上前来。这里本智也舞起青锋宝剑，上前对敌。沙里淘见了本智，便问道：“野道莫要乱舞乱斫，我也闻知你名姓，你只把你武艺法术说来我听。”本智道：“我的名姓如何你知？”沙里淘道：“你师父附耳说与巫师知道，明明叫来找寻你的，因此知道。”本智笑道：“你要知我手段，我说你听。”沙里淘道：“你说我听。”本智乃说道：

手段生来我最强，十八般艺出游方。
炼就浑身生铁柱，打成道体发金光。
只因骑鹤临法会，蜃气妖氛弄海洋；
为贪景致投它腹，混搅三军闹一场。
降却蜃妖离海岛，远随师父走村乡。
若说法术无边妙，应变随机件件长。

入水不沉火不毁，刀枪剑戟怎能伤？
来到此关你说峻，我心觑作矮垣墙。
莫教使出神通手，快早低头来受降！

本智说毕，把剑停着，道：“你这脏物，也通个名姓来。我却不知你的神通手段。”沙里淘笑道：“说我名姓，真真吓坏了你，却又喜坏了你。”本智道：“既吓坏，如何又喜坏？”沙里淘道：“我说你听。”却低头不说，思思想想。怎么思想不说，下回自晓。

第十回 赛新园巫师释道 灵通关商客持经

话说本智停着双剑，听沙里淘说名姓，他低头不语。本智道：“脏物，你便说罢，何故低头沉思不语？”沙里淘道：“我的名姓，说于也要想，想了也要说，便是你伶俐聪明、术精艺妙，听我说出，也要思想。”本智喝一声道：“说便说罢！我们出家人不想，想便乱了道行。”沙里淘笑道：“莫骗我，只恐你们想了又想。”本智怒起，把剑就斫去。沙里淘道：“莫性急，难道我终不说，我说你听。”

我名那个不深知？走尽乾坤东与西。
有我寒冬如挟纩，岁荒枵腹不能饥。
我能逆儿成孝子，我能妒妇作良妻，
弟兄有我相和睦，朋友有我不奸欺。
有我安康无疾病，有我忧愁转笑嘻嘻。
我有雕梁并画阁，我有牛马与猪鸡；
我有庄田多仆妾，我有林木共山溪；
我有绫罗绸缎锦，我有金石宝珠犀。
说起我名谁不想，尊富荣华无尽期。

本智听了，“啊”了一声，道：“你原来是个虚利阿堵，

我本智与你再续两句。”沙里淘道：“你怎么与我续两句？”本智道：“君子固穷谁想你，小人贪你反增凄。”他六个人在关前大闹。沙里淘也剑法乱了，胆里生看见，便恶狠狠鼓起胸膛，怒汹汹睁着两眼，口里喷出一道烟，肚内忖量三穴狡，思量也要执一根棍，去帮助三个弟兄。又见梵志雄赳赳模样，也像要寻敌手似的，乃忖道：“巨鼋港巫师输了与这几人，特来烦弟兄们报仇，却又输了，怎像模样？”想起救兵，早早去寻赛新园师父来救。胆里生离关方行了半里，却好赛新园这道人，正在他十里岗头五里庙内打坐，猛然想起雨里雾弟兄，岗中有人传来关前敌斗。他便取了几件法具，走近关前，却好遇见胆里生。相见后，一面叙久阔私情，一面说当关急难。赛新园听了道：“阿弟休要怕，待我去救。”飞步到关前，只见他六个人转灯儿相斗。赛新园袖中忙取出一个小瓶子，往上一掷，只见那瓶变得缸大，把本定当头罩下。本定措手不及，倒闷在瓶下。道人又将袖子里绵索一根，往空一掷，那索飞空而下，把本慧捆倒在地。又在袖中摸出几块铜铁金银大块，把本智乱打，三个人无法施展。梵志见了，叫徒弟何不使法术，三个徒弟同口一词，说道：“师父，弟子们不拘甚利害能解，惟有三宗没法驱除，望师父解救解救。”梵志便怒道：“这三宗不能解脱，还出甚家！”随口中念念有词，自己顷刻变得赤面红腮、圆眼耷耳，口里喷出火焰，万道毫光，那三个徒弟越发叫：“不济，不济。瓶索铜块愈加紧了。”梵志道：“谁人紧你？你自己放松些才是。”当时急得三个人抓耳挠腮。

道人赛新园也口中念念有词，只见梵志那喷出来的火焰，渐渐消灭。三个徒弟道：“好了，好了，师父口里没有火焰，我们徒弟日子这回好过了。”胆里生仍要赛新园道人作法，说：“把这四个野道，结果了罢。”道人道：“兔死狐悲，物伤其

类。”巫师便也说道：“刀下且留人，想当日巨鼃港，也只因我假设白鳗作怪，愚骗居人，惹动这道徒恶狠，虽然恶狠，他也为居人缚魅驱邪。况我那时投诚降服，他就好意宽恕。今日徒弟胆里生苦苦要结果他们报仇，也没甚来由。古语说得好：‘省一时，免百日。’依我巫师，饶恕他过关去罢。我当日也有些法术弄他们，他们法术也不小，他今日弭耳攒蹄，只恐假诈。”赛新园便把绳瓶收了。只见本智三个人好好的站起，立在关前。梵志道：“徒弟何故不使出手段？”本智答道：“这道人仗着他四个弟兄，势力恶狠狠，这关无法打得过，好歹忍受他些儿，哄过关去，再作理会。”梵志道：“便是我心也如此。”巫师见赛新园收了法术，梵志师徒却小心下志，上前躬身道：“列位若要金宝，我们设法不难，只怕哄你们不得。若要行囊，料值不多。若是要报仇，我们与列位无干。就是相逢列位，必然恭敬。”雨里雾道：“你们时常远慢我等，今日过关，敌我弟兄不过，说出好看话儿。依我胆里生兄弟，定要结果你们，出他一腔仇恨。依我巫师，念你日前放他，他今日反过来劝我们饶你。也罢，敢便放你们过此关，只是莫冷淡我们弟兄。”梵志道：“我贫道既过贵关急切，与列位相逢甚少，冷淡时有。”雨里雾道：“别方远处，有相知相厚，作成亲热，莫要说破戒，便就不是冷淡。”梵志道：“领命，领命。”两下讲和。巫师依旧请了梵志师徒，到赛新园道人小庙，设备斋供。雨里雾弟兄哪里肯吃素斋，乃治办荤食，要强梵志师徒们吃。梵志不肯，力辞道：“若是开了斋素，便难过贵关。”沙里淘笑道：“只要有小弟，怕甚关难过！”众人吃了斋供，梵志辞行。巫师远送几里，回到关下，众兄弟便留住巫师。巫师忽然耳报说道：“关前有几个贩珍珠玛瑙商客，要过关去。”巫师笑道：“你如何几日不报事，哪里去来？”耳报道：“只

因梵志师徒在此，我邪不敢犯。”巫师道：“他们也非正。”耳报道：“虽然他们今受了些妖法，却日后要遇正还真。”巫师听了耳报之说，随说与雨里雾弟兄。众人便知巫师有先知之术，因此留在赛新园庙住。

却说国度中这起商贩珍宝客人，各贩货物在身，要过灵通关。也闻得关前有截路剪径强人。这离关三里，却有一大户人家，众商计议先来投托，借势过关。这大户却是郑修的兄弟，名唤郑齐，此人家累千金，田园颇富，俱是倚强凌弱，占夺起的。年近六旬，尚无子嗣。一日正坐在家，计算人头上花利。家僮忽报，南路有几个商客拜访。郑齐听了，忙出户相见，各叙宾主之礼。郑齐开口问道：“列位到舍，有何见教？”众客答道：“小子们贩得些珍宝，要过此关，久闻关前有伙截路恶人，不敢轻过，愿借势力保护过关。谨备薄礼相酬。”郑齐听了笑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劳厚礼！便是保护过关，有何难处！”众客大喜。郑齐随备酒饭款留众客，把行囊俱放在郑齐家，少歇一日两夜。哪知郑齐未曾保护，先起奸贪，暗约歹人要劫商宝。这商客中却有一人，平生吃素，好诵经文，早起望空礼拜。这善心感动天地，幽冥中却有保护之人。却是何人？乃是尊者师徒，正别了郑修。郑修临别，却也说道：“我有一弟，在灵通关住，平日心术不正，师父们若过关，可会则会，如不可会，便过关去罢，不要沾惹他更好。”此时尊者一面叫元通记了，一面行路，却又见三五个赶路之人，便稍停缓步，或歇息林间，或栖迟道路。恰好离关前三五里远，只见一个高房大屋人家，隐隐在林中现出。元通向尊者说道：“师父，高大房屋，想必是郑老弟家。他叫我们不要会他。如今趁早过关去罢。”尊者听了元通之话，抬头观看，果然高房大屋，在那深林密树中隐隐现出。怎见？但见：

瓦兽雄飞，粉墙迭出，层楼巨阁连云，峻宇高垣接汉。居非府第，总是村落没遮拦；家有金钱，且做快心速制屋。

尊者看见大屋，向元通说道：“徒弟，依郑老之言，可以不会。论普度之心，怎教放下？我且见那大屋之上，若似日前那还仆继后的祥烟，却又伏着暗昧妖邪的气焰，我且与你到他家，探望一番亦可。”当时元通便随着尊者，走到大屋门前，只听得屋里诵经声出。尊者乃道：“善哉！人传郑恶，怎有善行？”正说间，内里却走出两个客商来，见了尊者，便问：“长老寻谁？”尊者答道：“施主莫非地主？”商人道：“我等非言，乃是过客。长老要谒地主，少待家仆传报，主人自是相见。”尊者依言，便坐在大门外首。果然，少顷家仆出来，尊者便烦他通报。那郑齐心方在算计商客，又听得远来和尚，不知是化缘的，还是贩宝的，便延捱不出。师徒听这诵经声止，乃有一人走出，也是个商客。他见了僧人，与他诵经吃斋情意搭合，便邀尊者到他客寓，备问师徒来历。尊者一一答应，却两眼看见那客人，面带暗晦气色，乃问道：“客官有甚心情？贫僧望色而见。”客人便把过关的情由说了一遍。尊者听了，暗记在心，只候主人出会。少顷，郑齐出屋。见尊者师徒庄严相貌，不同凡僧，乃延入正厅堂上，叙问来历。尊者备细说了一番，却说到郑修身上，与那侵占他产的大户，纵还家仆继人后嗣的功果。郑齐便笑道：“功果之说，似有似无。且问师父，比如一人饥饿，为因无粟；一人饱足，乃是多金。得金易粟，怎教人不攫金？攫金换饱，怎便就无功果？”尊者笑道：“人人依施主这说，白昼所以有伤害之事，罪恶无端，何言功果？”郑齐问道：“功果可有报？罪恶可有应？”尊者不答，只合

掌诵了一声：“善哉！善哉！”郑齐不能解，两眼却看着元通笑道：“长老合掌怎说善哉？我却莫解。”元通乃答道：“我师父已是明白说与施主了。”郑齐大笑起来，说道：“往常见僧首们说哑谜、糊涂话，令人猜解，愚昧的解不来。”便磕头礼拜说：“长老师父度化他了，他哪里知道都是他暗里起发布施的行头。”只这一句，尊者就答应道：“施主，这讲道理说糊涂，虽是暗昧，比那暗昧使心、用奸骗人的，大不相同。”郑齐道：“暗昧使心，怎么不同？”尊者道：“施主备细问小徒自知。”郑齐乃问元通。元通答道：“使心暗昧在冥间，报应昭彰在世上。小僧有几句三字语，施主须听。”郑齐道：“小师父，你说来我听。”元通乃说道：“施主，小僧随便说，你莫怪和尚家多口饶舌。”郑齐道：“任小师父饶舌。”元通乃说道：

漫饶舌，三字劝，愿仁人，端正念。富休奢，贵休僭，势毋骄，贫毋怨。德莫忘，爱莫恋。创业勤，处家俭。禁邪私，谨灾患。苦瞒心，将人骗，财货侵，田产占，起奸谋，暗里算，天不高，举头见；神不欺，目如电。自祸淫，必恶套。怎如心，一慈善。子子孙，永无间，高门楣，增福算。

元通说罢，郑齐忽然自忖道：“僧家说话，却也明白。若果有善恶报应，何苦我暗昧存心！”乃口中说道：“师父讲便讲的有理，只是人面不同，有如其心。我以善待人，人却不以好待我。俗语说得好：‘虎无伤人意，人有伤虎心。’”元通道：“毕竟人遭虎啖，哪曾有虎被人吞！”郑齐笑道：“人多食虎。”元通道：“虎不能逃入机阱，终是猎家食。猎家多是遇着大虫，却也放它不过。”郑齐道：“解脱何如？”元通道：“不

如莫生机阱。”两个辩难了半晌。郑齐心地觉明，便道：“小子且留二位师父在舍，多住几日，愿闻教诲。”当下家仆摆出素斋，款待师徒，收拾静室留住。

却说郑齐心里要串同雨里雾这一伙人，阻截商客，被元通一番三字劝语，开明了他心意，自想道：“我生平侵占人田产，谋骗人钱财，虽然积累富饶，叵奈尚无子嗣。”又想：“和尚在哥哥郑修家，说那纵放家仆、不绝人后的子孙蕃衍，我今日却又暗算商客，天理何在？”这心肠想便想的端正了，只是三心二意，善根还不坚固。一面且不行暗约串同之计，一面且徘徊睡卧之间。这夜就做了一梦，明明梦中见他亡过祖父，托梦叫道：“郑齐，你恶满灾殃大至，何不勇往遵奉僧言，急早回心莹白，广修方便善事，不但免堕轮回，必且后接荣昌。”郑齐听得“后接荣昌”四字，便想起自家六旬尚无子嗣，一念动了善心，道，“谨领梦中之言。”早起安排饭食，请客商入屋内，写了数字帖儿，付与商客道：“过关若遇强梁，此帖必能解救。”众商接帖，吃了饭食，辞谢方行。只见那诵经商客忙忙入屋，到静室中来谢尊者，说道：“夜于梦中见一僧人，持一卷经授我道：‘勿间诵念之功，自有风波不扰，虎豹强梁不加害之报。’暗想得此关，却要借赖师父之力。”尊者与元通以好言回答，这众客方才欣然而去。从商客辞别时，郑齐又叮咛附耳几句，明说“莫忘了筒帖中话。”商客谢了又谢。却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十一回 凶党回心因善解 牛童正念转轮回

话说郑齐听了元通三字善言，感动良心，丢开奸计，写了一个帖儿，付与商客过关。商客谢他礼物，一毫也不受，临行耳边仍与他说几句附耳低言。这商客持着帖子，大着胆儿，行到关前。只见把关的说道：“客商们过关须要小心些，我这地方却有不良之人乘黑剪径。”商客听了，口里答谢，心里惊怕。那吃斋的客商，口里咕咕啾啾只念着佛。众人走过关来，天色黄昏，正欲前奔宿店，只见深林里走出几个人来，一个丢瓶，一个掷索，一个打砖石，一个开口叫道：“走路的，好生看家伙！”商客把眼一看，只道是枪刀棍棒，却原来这样家伙。心里虽然不比器械惊人，却又不知这家伙怎样厉害。只见那家伙，套的套，拴的拴，打的打，把客商行囊抢去，却丢下这客商在僻路之中，奔店又远，退走又迟，只得坐在深林地下。这几个人抢了行囊回到家里，开了一看，只见一纸筒帖儿，却是写与赛新园的。上定着：“今有客亲眷过关，其中有一商人修善，感动高僧神力警戒，小子已回心向善，道兄可方便这商客过关，日下商僧过关，再图面谢。”这几个人，却就是雨里雾等等，见了书筒是郑齐的，乃道：“痴客如何不当面说出郑姓亲眷？既是有来历，便将行囊仍包封起来，送到林间，付与众商，叫他往大道去罢。”

却说众商得了行囊货物，心喜神欢。他怎的不说出郑齐名姓？只因郑齐临行，附耳叫他不要提名道姓，使众各争夺行李，所以商客不言，反得方便过关。虽然是郑齐的方便，却感激长老功德。毕竟是商中一人诵经的报应。后人有四句五言赞叹灵异。

莫异诵经文，纸上空聒聒。

善念到灵通，神哉诸恶化。

却说郑齐方便了众商客过关前去，留着尊者师徒，在家敬奉斋供，诵念经文，忏悔平日过恶。尊者要辞行，郑齐道：“家兄处师父也多住旬日，小子处便求多住几朝，未为不可。只是褻慢高贤，得罪得罪。”尊得称谢。一日，与元通到村乡善信人家，课诵经忏，归来天晚，只见远远有几个人，来的气焰凶恶。尊者乃向元通道：“天色夜晚，前面人来的气焰不良，多是关前截路剪径之辈，我与你当回避。”元通道：“此地都说不良的多，弟子与师父也不当夜晚归来。”尊者道：“为人功课，须当尽心。完了斋醮法事，岂有为天晚路遥，便怠慢简略善事？”乃与元通避于深林大树之后偷看。那几个人手执着凶器，口里骂的却是郑齐侵占他田地，欺辱他弟男。怒气冲冲，要去报仇。这几人前走，后边却跟着许多凶暴恶怪，那形状真是怕人！尊者向元通悄悄说道：“善哉！善哉！徒弟，你看做歹事的凶徒，后边就跟着些凶恶。”元通答道：“师父，这凶恶既去害郑齐施主，我们当去救护他。”尊者道：“出家人如何救护？手不能格猛，身不带寸铁，郑施主恶结日久，劝化已迟。况这凶恶不可近，万一迁怒我们，反为无益。我这几日见商客去后，郑施主面色光彩，觉似有些善念感发，定然不

招凶恶。你与我且歇息深林，听这究竟。”元通领了尊者之言，虽打坐林中，却也心神不静。怎似尊者，如常入定，跏趺而坐。

却说这凶人持械直奔郑齐家来，要把郑齐快心泄忿。恰好走至大门前面，只见他家门首两个勇猛大将，顶盔贯甲，把住门口。这几人看见，吓了一跳。只见那两个大将怒眼环睁，虎须倒插，若有吞牛食虎之状，宛然天丁力士之形。众人心怕起来，说道：“郑家如何有人防范我们？想是他平日结交的好汉。”及抬头望上一看，又见他房屋上，祥光瑞气蒸蒸现出，都在那尊者静室之处。内中就有一个计较道：“列位且不消动手打进他们，闻他近日留着路过僧人在家修善，这祥光是僧人卧房。又闻道僧人有手段法术，万一弄出事来，非但不能报仇，恐反害己。”众人也有见大将怕的，也有听闻僧人手段的。既说到僧人身上，便也有悔心要做好事的。一时各相息忿，道：“且回家去，再作计较。”众人回到深林前过，这元通哪里打坐，只在要前窥探。忽然众凶回来，元通忙入树后偷看。只见众人头顶上祥光烁烁，后面却跟着些善眉善眼福神，待那起人过去，乃走到尊者前。恰好尊者也出静，元通乃问道：“师父，方才徒弟见那起人都回来，后边跟随，不是前边凶暴恶怪，都换了善相福神。又听得他内中说道：‘郑齐家门前有防守的顶盔贯甲大将，房屋上有腾起的瑞气祥云。’这是怎说？”尊者微微笑道：“这就是解也。只是解便解了，还要费我们一片苦心，方能成就他无穷的功德。”元通问道：“师父一片苦心，却是师父开度的美意，无穷的功德。却是怎说？”尊者随说了四句偈语道：

天地无穷尽，善根无了期。
人能常固守，叶底又生枝。

元通觉悟。当时天渐明亮，师徒乃回郑齐静室。此时郑齐尚寝未起，只见郑家一牛童走出屋来，向尊者说道：“师父，我有一件事情，敢请师父去看。”尊者问道：“何事？”牛童道：“事却在灵通关前一座破庵堂内，请师父去看。”尊者道：“有事便讲。”牛童哪里肯讲，只要尊者同去看。尊者见他意专，却又是庵堂内事，便叫元通同他去。元通同牛童到得破庵堂前，只见庵久颓倾殿塌，圣像风雨淋漓毁坏。牛童便向元通说道：“师父，小子别无他说，只因往日放牛，遇雨躲避这殿中，见雨淋圣像，小子不忍，发了个心愿，欲修理这殿，装塑圣像。叵奈无有钱财，意欲烦师父们转说知主人，把一二年放牛的工银先借出，修理这一件事情。”元通听了牛童此话，合掌向圣像念一声“弥陀”，满口应承，回见尊者，备说这一件事情。师徒叹道：“一个村野牛童小子，起这一片善心，乡村多少富室大户，偏无一人动念。”乃随候郑齐出屋，相见了。郑齐问道：“二位师父，昨日归来天晚，却在何处经宿？”尊者答道：“便是昨夜归来天晚，昏暗难行。贫僧师徒，只得在深林打坐，天明方来。”郑齐道：“深林恐有蛇虫虎豹。师父们不当住此。”尊者笑道：“贫僧出家人，随所住处常安。但只有一件奇怪事情，小徒于黑夜间，见有数人，各执凶器，口称报仇，往林边过去复来。小徒见这数人去时，身后有许多凶恶邪怪随着，回来便换了许多福善人形。这人却是何处行凶，要报哪个仇恨？贫僧想：这凶人去时一种恶意，便是一种恶报的怪孽；回来时必是事未曾遂，悔心发萌，便是一种福善随身。但不知贵村乡，谁与人仇？谁存恶念？老施主若知些缘由，也当暗行劝解，免教积忿，生出这种根因，不但后悔已迟，且于阴功亦损。”郑齐听了，浑身冷汗交流，一心小鹿儿乱撞，便

道：“半夜犬吠，想是此因。”半日沉吟，乃向尊者前稽首，说道：“实不瞒师父，此事情亦几乎弄出。明明夜梦祖先说道：‘不遇二位师尊，此恶怎解？’却实实是小子平日中了些恶毒与前村这几家人也。但此事如何化解，望师父指教个良策。”尊者道：“语云：‘一善能解百恶’。施主但行一善事，自然化解。试想你平日，与你结仇的何事？怀忿的何人？天地间，财产容易得，便亏欠了些微，也是小失，万一伤损了心术，占夺了人便宜，弄出恶报，为害不小。”郑齐点头说道：“而今而后，小子知过随改。”元通乃开口说：“施主，如今却有一件事情，要施主慨然行去。”郑齐问道：“甚事要小子行去？莫不是有甚缘要化？小子一一奉承。”元通就把牛童的心肠说出来。郑齐慨然道：“这个愚蠢牛童，怎么发出这点心肠！小子既承师父说，一一应承，把三年顾他工钱算明与他。”这牛童接了工钱，便递与元通道：“师父，你便与我计算装修圣像工价。”元通道：“这还是你家主计算兴工为便。”乃择日兴工修理。后有夸牛童感发善心五言四句。

诗曰：

嗟彼放牛童，而有此发善。

富贵具须眉，阴功能几劝？

话说冥有报应神司，专掌人间善恶。这神司却是楚大夫伍员，生为忠义，死做神灵。一日，正检善恶报应簿籍，见上面郑齐过恶多端，当遭凶害，只因毁心救放商客，受僧教戒，且解凶报，却又成就牛童一点善心，遂查他身后根因，当作何报。见他注下尚无子嗣，遂降他一子。正吩咐待从，将应脱生人类的，送令投郑妇之腹。忽然西边毫光烁烁，金甲护教神人下降，

神司执香拜迎。只见那神人说道：“报内司神，既查出郑齐修善解凶，成就牛童功德，如何不查牛童，善心作何报应？他以愚蠢佣儿，发大善行，当从厚报。”神司接了护教旨意，随查牛童前世，乃奸盗诈伪之属，身死名灭已两世，水淹虎咬报应矣。这转应当同郑齐受杀伤凶恶之报。郑齐以供奉圣僧，受教行善，解化凶徒。牛童尚未勘报，将有兵刑之加，却喜他发了这件善念，当免其死于兵刑也。护教听得神司之说，乃道：“装修圣像，苫盖神殿，其功德非小，今郑齐既无嗣，应给其子。何不便把牛童为其后裔。”神司领旨，护教金光从西而去。

有此一段根因，这郑齐与元通到得破庵堂，看见圣像雨淋毁坏，殿宇风打倾颓，自己也动了不忍心肠。随唤木匠、泥工、装塑匠人，估工修理。便传到大村小里，老幼妇女齐来观看，莫不称赞道：“郑家一个愚蠢牛童，发这一种善念。”各各捐钱钞的，施米谷的，同他一样斫柴牧羊的孩子，也出心来帮拾砖瓦，运浆泥，成就这件功果。不数日功完。这村里善信人等，见郑家做这好事，又有尊者师徒在其中化缘帮助，便商议，功完做个圆满道场。尊者依拟行数，遂修建善事。这日，村里大小妇女、老幼男子，齐来随喜道场。只见牛童欢欢喜喜到庵堂礼拜圣像，忽然倒地，奄奄绝气身死，把村里众人叹的叹，说道：“好心的如何没好报？”笑的笑，说道：“牛童微贱，有何力量做此僭妄之事，亵渎圣贤？”惟有尊者微笑不言，把慧眼四面一望，向元通道：“善哉！善哉！报应神速，亦至于此。”元通问道：“师父，这牛童事奇怪，灰了众心，如之奈何？”尊者道：“顷刻自明，众心自解。”

却说郑齐的妻子久未怀孕，十月之前，怀着一个积恶来的冤家，只因善根充满，牛童忽死，随投其腹。郑齐正坐在厅上，忽见牛童从门外直入，郑齐见了，说道：“庵堂道场善事，你

在彼处瞻拜，如何回家？”那牛童全然不答不睬，直入卧内。郑齐疑怪，随后跟入。牛童忽然不见，只听得哇哇之声，出自卧内。婢妾欢天喜地，说道：“孺人生产个小员外来也。”郑齐一面大喜，却又疑牛童入内不见何说。正忖度间，尊者师徒道场事毕回来，郑齐出会。元通不知郑齐生子，便把牛童身故事说出。郑齐听得，吃了一惊，向尊者说道：“这事却跷蹊古怪，奈之何也！”尊者问道：“施主何事跷蹊？怎生古怪？”郑齐便把牛童入内之话说出。尊者合掌道：“善哉！善哉！施主作福有种，行善有根也。这事也不消贫僧细说，料施主心地自明。”郑齐也合掌称扬尊者功德。元通道：“施主生子阴鹭，却不是与贫僧称扬功德的。”

当下郑齐备斋供款待尊者师徒。因此乡村传开，都说牛童行善，郑齐得子，牛童死时，入郑齐卧内，这善功感应真实不妄。那执凶器要报仇的众人，不但怀忿顿消，且各各暗地称赞。又遇着郑齐被尊者师徒劝化，他把侵占人的田产，尽行退让还人，以此好名反震动乡村远近，都称郑齐为老佛。尊者见郑齐行善声闻村里，乃与元通辞行，郑齐苦留不住。师徒决意前行，方近灵通关口，只见四个人捧着香炉，上前问道：“二位师父，可是在郑员外家里来的？”元通答道：“贫僧二人便是郑员外家里来的。”这四个人执香拜倒关口。尊者忙答礼，说道：“众善信何为恭礼贫僧至此？”众人道：“凡愚堕落火炕，无从解脱，闻郑员外供养高僧，成就了无边善果，解释了万咱冤愆，某等欲远投瞻仰，只为尘情羁绊，今日幸得宝盖遥临，故此梦竿迎接。望发慈仁降临敝处，开度愚蒙，幸甚！幸甚！”尊者会但拱手廉让。元通乃暗向尊者说：“弟子闻关前有一伙剪径歹人，这众人形貌却像，语言何文理温恭？”尊者道：“这言辞情景，正是此辈着人的去处。”却是何事着人，下回自晓。

第十二回

元通说破灵通关 梵志扩充法里法

话说这众人说了些温和道理言辞，把香炉焚着沉檀速降，往前引导，尊者师徒只得举步随行。到了一处，岗子林深，茅屋数楹，众人请尊者入内。却早有二个道者出现。尊者师徒看那道者，打扮得齐齐整整，举止却肃肃雍雍，上前恭迎道：“久仰高僧功德道行，今见庄严色相，果然人圣。”尊者亦以礼答。坐定，尊者乃问道：“檀越高姓大名？从未识荆，何缘过辱迎待？”只见两个道者答道：“小道一个唤做巫师，一个唤做赛新园。这四个，一唤雨里雾，一唤云里雨，一唤沙里淘，一唤胆里生。”尊者听得，已知这几个行径，平日拦阻过客，劫掠行人，今日如何谦恭下气，接待我等。想是郑齐的交契，曾有几行信寄先容。乃正色问道：“久闻列位洪名美誉，未曾会面，今覩英风伟貌，果是名不虚传。只是贫僧师徒借行关前，直探大道，望列位关照一二。”赛新园便开口说道：“小道与这几弟兄，结纳契交，只因这胆里生兄弟，有些小忿到此。如今忿已解去，终日与巫师在此。因见雨里雾弟兄，虽日日相逢，过往不虚，未免劳忧度日。小道与巫师闲居在此。也虚度了时光，闻二位师父在郑员外家大开方便，感化有情，伏望不吝慈航，一垂普度。”尊者听得，一句不答，只把手内数珠儿轮着。赛新园叩问再三，元通见尊者不答，心已了明师意，但新园等

不解，便把眼看那新园，貌似莲花，形同菡萏，不像个五蕴皆空，倒似有百千变化。更见他那三寸舌爽朗高谈，把几个人行藏尽吐。他便指着雨里雾，向元通说道：“师父，你看我这契弟，他性秉醇浓，情高放达，待人真是识冷暖，行事却也甚和同。只因他与人过于情爱，壮添颜色，反使人颠狂忿戾，今日请教个解脱，意欲与师父结个契交。”元通答道：“雨里雾檀越，莫怪贫僧说，你今后只一味淡淡相识，薄薄时光，令那受你惠爱的不困，得你情意的不见罪于你，莫造鸩毒伤人，酿作极佳待客，自是人病你。你多与人有益。”雨里雾听了，便拱手说道：“师父可谓知己，小子欲与你结个往还兄弟。”元通道：“贫僧出家人，局量褊浅，久已谢绝交情，不敢攀援亲近。”雨里雾听了惶恐，起身道：“空费了虚文，接待这没缘法的和尚，不如离了这关，再寻度量大的去也。”乃避席飞走而去。

赛新园又指着云里雨，说道：“你看我这个契弟，他态度风流，情怀娴雅，常结交几许同气连枝，亦且成就人家佳偶。也只因人为他纵情过度，逞欲劳伤，反使人荒亡多病。今日请教个解脱，意欲与师父结个婚姻。”元通答道：“云里雨檀越，莫怪贫僧说，你今后只是正心寡欲，保命养神，令那爱你的毋劳其形，贪你的毋摇基精。你勿作邪荒娇媚，勾引浪荡春心，自是落花流水，两作无情。”云里雨听了，便整衣上前道：“师父可谓情深，小子与你结个通家契合。”元通道：“贫僧方外人，嗜欲不染，淫私无挟，难做通家契合。”云里雨听了，羞羞满面，道：“没趣，没趣。可惜兴头，空与这和尚讲，不如弃了这关，另寻婚媾去也。”乃渐面汗颜而去。

赛新园却又指着沙里淘说道：“你看我这个契弟，他生来富家大户，贵重华美，常托衬着几个贪恋俭吝之交，壮了人多

少颜色胆子。也只因他势利炎凉，嫌贫爱富，反令人骄傲的轻狂，窘乏的寂寞。今日请教个解脱，意欲与师父结个神交。”元通答道：“沙里淘檀越，莫怪贫僧说，你今后只如贫贱交情，洁廉自守，勿做孔方兄之势，免教人阿堵物之称。任人满柜盈箱，只当空囊竭囊，自是说伊有礼。”沙里淘听了，便和容悦色说道：“师父，足见你语言宽裕，小子欲与你结个忘怀合意。”元通道：“贫僧已超尘外，久处空门，不慕奢华，焉敢趋教？”沙里淘听了，敛容屏息，道：“着甚来由，不自安享充饶，与这和尚抢白一场？不如别了这关，附个鄙吝哥哥去也。”乃抱头窜耳而走。

赛新园见他三个都被僧人参破，使性而去，把手将欲指胆里生，说他生平来历。只见胆里生竖起两道眉、横睁一双眼，大叫道：“师兄不必说我的行径，说起来，这长老难免一番腾腾火性，直烧岩庙，我敢不能忍一朝忿忿不平，赳赳心肠。”赛新园只得吞声忍耐，不敢多谈。却惹得元通和颜悦色，降心缚志，说道：“胆里生檀越，你莫怪贫僧说。只因你见理不透，不忍一朝之忿，行事欠明，顿发五内之烟，不是伤了交情和好，便是的损了颐养天真，浩然空做了暴戾睚眦，一腔尽成了强梁跋扈。万一遇着英雄豪辈，岂不鼓动彼此闲争？戒之！戒之！少年免淘勿斗。”胆里生听了，笑将起来：“师父你教诲极切骨入髓，其沦肌浹肤，小子实是敬服。欲要与你结纳攀援，无奈你坦然谢却。也罢，既承点化，我也难据此关。别处去投个暴躁心性、不耐的弟兄去也。”急走如飞，不顾而去。

元通见这四个遽然而走，便辞赛新园与巫师，要过关前去。只见巫师向赛新园说道：“我与师兄往日会着的那道徒，虽说逞妖弄法，却还有些情意，与我们结个师徒交契。今日这老人们，把我们几个结交，都说得没兴趣去了。只有胆里生是我个

徒弟，他如何也离关而走？”赛新园道：“正是，正是。如今之计，孤立无伴，在此地无用，不如我与师兄往东赶那道众去罢。”说了一声，二人不顾尊者与元通，往关前直走而去。元通见二人径去不顾，乃向尊者问道：“适才弟子与这几个阻关之众讲辩，这一番都离开散去。师父以为何如？”尊者但答道：“是你做徒弟的本来，是那阻关的去往。他们既去，我且与你暂留住空宅，明早东行。”

却说巫师与赛新园离关往东路赶长爪梵志，巫师道：“他们前去已远，怎赶得上？”赛新园道：“赶路随路，再作道理。”正说间，只见云端里两只青鸾飞来飞去，当初原是一只青鸾，寻取道童，如今缘何两只？这一只，原来是梵志摘的树枝叶幻化的青鸾，与假道童骑回。两个拴缚林间，真假莫辨，被尊者解救。那真的，一心要寻道童，未归海岛，在这云间飞来飞去。巫师见了，便与赛新园说道：“当日在巨鼇港我拜梵师，他托我留了幻法，但逢青鸾便教阻拦，莫令东飞。今我与道兄既赶梵师，何不就借鸾作驭去赶？”新园听了，抬头果见两只青鸾云端里双飞，却向巫师说道：“好一对青鸾！”你看它：

彩翎铺锦，青翻凌云，乘风萧萧，参差上下，摩空对对，并偶和鸣。双足直逼翅间，两眸遍观宇内。一只是：海岛奉真仙令旨迎童；一只是：树林被道人变成幻化。他两只巧遇有心情，这二人恰逢多挂碍。

话说赛新园抬头果见两只青鸾，听了巫师说话，把手一招，只见两只青鸾双双飞落在地。他二人各跨一只，飞腾霄汉，往前直赶梵志师徒。梵志师徒自离了灵通关往东行走，正走间，只见云端里双鸾飞来，却跨着两个道士。梵志见了，向本智说

道：“罢了，那海岛老仙儿来也。”本智道：“来也无用，弟子久已随师，无心旧业。师父何不仗一法术，使他回鸾而去？”梵志听得，忖道：“本智既发此念，我且使个神通，把飞鸾摄下，叫他跨鸾的跌下半空。”一口气望空吹去，哪知假鸾跨着新园，真鸾骑着巫师，真鸾那口气不下来，假鸾原是林叶，被梵志一口气，原来还归原去，把个新园半空跌将下地。也是新园晦气，跌得头破血流，及使法术，已迟不及。那巫师跨着真鸾，在云端里见新园跌下受伤，忙从空飞下。梵志师徒见了，笑道：“原来是巫师两人。”急救起新园，新园陡然发起怒道：“我有情奔你，你如何不以礼待，却弄术伤人？”把眼看那青鸾，却是树枝枯叶。他从地上跳将起来，分明是赛新园，却把脸一抹，就变了个海岛玄隐道士的模样，叫骂起来道：“何处山野村夫，如何把我道童徒弟拐骗前来？”梵志见了，也只道是真玄隐假托新园来寻取徒弟，却又见巫师近旁解劝。只有本智，他原跟随玄隐师父日久，虽然被蜃气妖氛迷乱真元，却还认得旧师道貌，且忖道：“吾旧师道力洪深，大宗正乙，他怎肯跨假鸾被梵师使法跌落？定然是新园使法。他既会弄神通，难道我偏不会？”也便弄法，只见赛新园抹脸假变玄隐，一面嚷着，一面看着本智道：“你是我道童徒弟，如何忘却旧恩，不归海岛？”

本智也把脸一抹，随变了个新园，道：“你是哪里来的无名野道，妄认徒弟？”两个人浑吵乱争，巫师哪里分辩真假，只是心疑乱劝，与梵志帮着本智假变的新园，反来攻说假变的玄隐。这赛新园见了本智变的却是自己，笑了一声道：“晦气，真浑帐，如何他却是我，我却是谁？”只因一笑，就复了本像。本智也笑了一声，复了本像。

巫师方才明白。梵志师徒都笑将起来，乃问道：“二位缘

何跨鸾赶来？”巫师半句不提尊者师徒事情，只答道：“雨里雾四个离关各散，我与新园道兄思慕师父道范，特地赶来，不意两只青鸾飞空，借他四翩遥临，却怎一只枯叶、一只又腾空而去？”梵志道：“我以假浑真，缠绕他忘归海岛，你今夸真，他见假，自然扬去。只是新园误跌，反为我等之罪。”新园方知这情节，心方息忿，说道：“弟子二人愿随师父前行，伏乞教诲，乃求不隐。”

正说间，忽见前村路口有个界石，乃是海外印度国五处通道。师徒们往东行去，见一村落人家，彩幡高挂，钟鼓声闻，却是许多火居道人，轮修法会。梵志众人见了，径奔前来。道人们见了梵志师徒，便邀入堂中，各相叙礼，乃问道：“众师何方来？欲往何方去？还是禅宗，还是道教？”梵志答道：“吾门传教，不论禅宗道教，俱在修行。”众道人道：“师父既不论何宗教，请问可会甚法术么？”梵志道：“乍尔相逢，怎便问起法术？”道人道：“我这地方，常常有游方异人到此，弄甚障眼法，使甚五遁术，因此我等也学习了几桩，在此轮流作会。若是师父们有甚神通妙法，使一两桩与我等一看，我们却也不敢怠慢。”梵志听了不言。只见本智答应道：“法术我们也会得三两桩，不知道众友要如何作起？”众道说：“我这村里，人人都知弄法，却只是一法，不能法里通法。师父们若能法里通法，便请试一二。”本智不知，两眼看着本慧、本定，他二人也不知，却看着梵志。梵志笑道：“这有何难？”乃向赛新园说道：“此法里通法，道友知否？”新园答道：“知道，知道。但被假鸾跌损，不能神运，乞借梵师法力显示。”

梵志乃对众道说：“贫道能法里通法，就请道友示个法来，贫道能通。”只见众道中一人说道，“我等请师父示一法。”梵志乃叫本慧：“汝试演一法。”本慧不敢违教，随演出一法，

只见茫茫大海现前。众道人齐称：“好大海水！”梵志却叫：“谁人能法里通法？”众皆不应。梵志仍叫本慧：“汝能么？”本慧也不答应。梵志随把手一指，只见水中一只老虎咆哮出来。众道人看见那虎，金睛白额，铁踞斑毛，吼一声，威震山谷；跳两步，势摇林莽。众人且惊且喜。惊的是，恶狠狠状若扑人；喜的是，气驯驯形如蹲伏。莫不称：“师父好法里法也。”众道中一人道：“再求一法。”梵志便教本定：“汝试演一法。”本定也不辞，随演一法。只见腾腾烈焰烧来。众人齐道：“好大火焰！”便求师父也示个法里通法。梵志不辞，把手一指，只见火里一条赤龙盘旋出来。众道人看那杰龙，红鬃金鳞，赤须白角，舒四爪，柱若擎天；展双眼，光如飞电。众人齐夸齐看。看的是，从来未见火中鳞；夸的是，梵师好个法里法。

只见众道人中，又有一个问道：“师父的法里通法，我等尽见，不知此外更有何法？”梵志答道：“吾法无穷，各随理现，这才龙向火里，虎出水中，若要推广，自有妙道。”本智便向众道人说：“小道能推广吾师法外之法。”道人便问道：“师兄以何法推广？”本智道：“谁能再演出火龙、水虎。小水道试演一法，请看。”赛新园道：“我能演。”乃口中念念有词，只见半空火龙出现，水虎示形。本智把手一指，那龙现处彤云飞汉，虎啸处烈风扬空。把众道喜得声声叫唤：“好妙法！”梵志见众道叫好，便说道：“贫道游方过此，岂在试演无用幻法，实欲借势修行。众位道人不修些有用的道理，却只教贫道演法，非贫道游方之本意也。”众道听了梵志之言，乃敛手问道：“师你欲借何势修行？梵志答道：“贫道说来，乞众位垂听。”却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十三回

指迷人回头苦海 持正念静浪平风

话说梵志见众道人乃习俗染成，好奇弄法，虽然敲钟打鼓，结彩扬幡，却是个灯烛的道场，那里做得实用因果。见这众道人齐齐整整，威仪体面，都是有家私势利的，可以借些来历，遂他游方修行之志。乃乘他夸好道妙，就跟进一步说道：“修些有用的道理，必须借势能行。”众道人问：“道何势？”梵志乃说道：“贫道欲借个大大施主、富贵檀越，与贫道成就了这九转还丹、一真合圣的功德。”众道人听了，个个不答。梵志复又说道：“如众位力量不能一人成就，便是三五人合力合成也可。只见道人中一人答道：“师父，你要寻大头脑施主，我这村却少，往东百里，有一村，名唤势里。这里中富贵人多，有一庙叫做通神庙，庙有一僧在内出家，颇知道术。师父们若到彼处，可以如意。我等此地结会，不过是火居有家眷，焚香课诵，修祈来世因果，况师父说的九转，不知还甚么丹？一真，不知合谁家圣？”梵志听了他言，笑了一笑，便起身辞谢要行。众道说：“师父既来，请安坐。待我们供奉素斋而去。”梵志师徒听得前行百里，有势里、通神庙，哪里肯久住，吃了些素斋，师徒们往前行去。后有指明水火龙虎道法诗。

诗曰：

火属心兮水属肾，龙虎坎离交相认。
风从虎啸云从龙，识得玄途当谨慎。

按下梵志师徒往势里行来。且说密多尊者与元通在灵通关度化了雨里雾四人，暂住空宅，次早东行在路，师弟子闲叙一路来相逢的人物事迹。元通乃问道：“师父，我等离国度行来，并未见个光明正大善人君子，都逢着些琐琐屑屑。如昨日这关前一起有姓名的众人，虽被弟子说破了他去，他这心肠，生来不悔，又不知何处去算人！可怜愚昧的，被他勾结坑陷，怎是师父法力，驱除了这业障。”尊者答道：“徒弟，我若不言，你却怎晓！我若说出，此业入了昏愚，殊为可悯。我如今言与不言，只教你自省悟。”师徒闲叙间，却走到一处，见四面没有行人，乃是荒沙去所。尊者道：“徒弟，怎么这路的大道只因讲话迷失？”元通道：“徒弟看来。”元通左望右顾，找寻大路，却走到一处海沙浅处，见一人踉跄在水中行走，渐入深洋，若艰难形状。乃想道：“海中行走，莫非捕鱼？试叫他一声，问个路境。”大叫数声，那人不应。元通又想道：“此不像捕鱼，莫非溺水？却又如何挣挣锉锉、踉踉跄跄，宛似迷路失水，无目之人？他一心惊恐，何暇答我！”乃裸衣入海去扯这人。这人摸着元通之手，方才开口，气喘喘的说道：“老哥救命！我是个聋瞽之人，往时到海边，等贩海的商船，乞化些钱来。今早到此，被狂风把我刮倒，不知如何失脚海中。只因双目不见，哪知东西南北！两耳不闻，怎听水响人声！进前不敢，退后不能，往左不知，往右不识，惊惶苦恼，怕的淹没死亡。大哥救我登岸，得了残生，阴功保你福寿。”元通听了他说，便扯他手，引上海岸。这人上得岸来，谢了元通，就问道：“大哥，哪里是红墙庙？”元通问道：“哪个红墙庙？”这人

听不见，只问红墙庙，两个正浑问莫解，却好尊者近前。元通把这人失水聋瞽事情，说知尊者。尊者道：“此人为利失水于茫茫苦海，何不探水势早早回头是岸！他既遇救得生，寻家找道，幸喜还不昧良心。这红墙庙必是他来的路境，指与迷人，便就还了我们大道。”元通听得尊者之言，乃登阜处，向四面观望，果然见南来东往，正中左处一座红墙小庙，便引着这人而走。这人走近庙前，摸着墙垣，方才笑道：“我得生也！”深深拜谢。后人有五言四句叫明。

诗曰：

茫茫苦海内，世法迷昧多。
岸头有红庙，取道必须摸。

话说聋瞽人摸着庙墙，便大胆前走，行近半里，就有人来，见这人浑身水湿，便问情由。元通却把前情说出，因说他耳目不见不闻，失水的寒冷苦楚。行人叹息，因问元通来历。元通说出东行迷失途路。行人道：“师父，你们走虽大道，此去东路迂远。近来因人奔新开邪径，便迷失此途。不是此红庙尚存，行商过客谁不错入迷途。前走却无处栖止，须是这红庙清净可住。”元通听得，与尊者回走红墙庙来。远看窄隘，近前却也不小。高门大殿，宛然一座禅林；邃宇重楹，却是满堂圣像。师徒进了庙门，只见殿内走出一个僧人，相见叙礼，便问尊者来历。尊者一一答应，因问僧人道号。僧人答道：“弟子法名正持。”也叙出家始末。尊者见庙临海岸，果是尘情不扰，主僧贤德，可共安居，便与元通住下。日间化缘，夜里打坐。

却说这正持和尚，与尊者师徒终日讲些静定工夫，他方知空门的实行，乃向尊者说道：“弟子虽披剃多年，终日只知接

待施主，有时诵念经文，叫行者敲钟打鼓，唤沙弥点烛烧香。今朝方识得修行的本业。却只是有一件，请教师父。弟子禅关未透，凡念每生，习静不静，求静反抗。这却怎生持守？”尊者答道：“师父，你思名顾义，入道何难？你若求静，其心即动。”这正持和尚哪里解悟尊者玄旨，却又夜夜随着习静。一日打坐天明，尊者见他色相变常，灵光却似入幻景象，乃与元通说道：“正持入定不出，必是业魔缠绕。”元通答道：“正持入定不出，正乃得彼常清，何为业绕？”尊者答曰：“色相失了真常，灵光必有他向。”元通问道：“师何以度？”尊者答曰：“待他出静，吾自有度。”后有说：

化缘祥和子，几个识修真？
静修识得处，须忘贪与嗔。

却说这正持僧人，虽是披剃出家，终日忙忙应教，哪里知道静定工夫。只因伴师徒学习，勉强趺坐，便成幻境。却说他静中，一灵飞越，有如驾雾腾空；五体端凝，却似木雕泥塑。忽来岭畔，偶见白鹤凌霄，遂赏心乐事，夸道：“好白鹤！”怎见得好？看他：

毳毛弄雪，丹顶呈珠。抟风摹汉，上盘桓于九天；展翅垂眸，下瞻视乎四野。山明水秀，都在他颀颀之下；树头林抄，尽教的俯仰之间。

这正持方夸扬好鹤，不觉便入了鹤窝，却飞在半空，遍观海岛。恰好玄隐洞间那一只病鹤，正在青松深处，白石洞前，往来行走，见了正持这灵入的白鹤，意气相投，便抖擞六翮，

屈伸双足，一翅直上虚空。他两个翱翔霄汉，俯仰乾坤，见山林树木葱翠，岗阜巖峦凸凹，赏心乐处虽多，却有一纤介意。雌鸣雄不应，乃是一种伴道根因；彼乐此不知，只因两意不通言语。正持化鹤，虽遂了夸扬心肠，却入了邪迷境界。又因这心中喜悦，乐处不似人能言语，说出最乐极佳，乃是个不言语的物类，把心一急，便出定觉来。见尊者师徒在堂中对坐，方才说了这段情景。尊者不言，元通乃笑道：“正持，你持守不正，已入幻门，几成物化。”正持也笑道：“弟子们出家在这庙内，只晓撞钟打鼓，念佛看经，答应一村施主，收些月米斋粮，哪知止静坐禅，祛魔绝妄。”尊者听得，也微微笑道：“坐禅止静，正是僧家本领，脱却生死机关。若只攻钟鼓香花，化缘秉教，便与在家凡俗，只多于几根须发。”正持了悟，稽道谢教。

一日，与元通海岸闲行，见大海汪洋辽阔，正持乃问元通道：“师兄，你看大海茫茫，无涯无际，世间可有与他比并的？”元通答道：“我与你心胸宽广，比并也无差。只是莫生风浪。”正持又问道：“怎么莫生风浪？”元通答道：“广大光明，怎么教他波涛光涌？”正说间，只见两三个海鸥飞来飞去，随波上下。正持便问：“海鸥来往，是恋海不去，还是海恋鸥来？”元通答道：“还是海鸥相恋。”正持答道：“鸥恋海，海岂恋鸥？”元通也笑道：“如何叫海阔从他来往，有以使他不去？”忽然风生浪涌，见两只海舟泊浅。正持问道：“舟人在海里，还是海在舟人眼里？”元通答道：“总是海、舟、人都在这里。”正持不能解。却好尊者见二僧闲行海岸不归，恐其世事触目乱心，乃步至海边。果见他二僧站立海之上，见了尊者，端庄恭伺。尊者便问：“正持师有见解否？”正持答道：“弟子与元通师兄，正在此辩难不解。”尊者道：“何事辩问？”

”正持说：“弟子说：‘大海茫茫无边无岸，世间可有与他比并的？’师兄道：‘我与你心胸广阔可比。’尊者笑道：“此内大包，法界比不得，比不得。”正持道：“弟子见海鸥来来去去，状如不舍，不知是海恋鸥、鸥恋海。师兄道是海鸥相恋。”尊者道：“谁教海引鸥、鸥来海、你二人恋恋。”正持又道：“舟人在海里，还是海在舟人眼里。师兄说：‘总是海、舟、人都在这里。’”尊者道：“谁教你我都在这里？”尊者与元通、正持三个海岸上闲讲。

只见海舟里几个客人，见海岸三个和尚站立，俱各猜疑。一个说是抄化的，一个说是做道场、吃了斋闲走消食的，一个说是庵庙里招商接客的。只见一个客人道：“何必猜疑，浅沙可登上岸，相会一问自知。”众客上得岸来，彼此叙礼。客人便问：“三位长老站立海岸，讲论何事？”正持便说：“红墙庙住处化缘贫僧。”尊者也答应：“附搭在庙居住，欲东行前去。”客人道：“小子们却也东行贩卖货物，偶遇风波，暂泊在此。二位师父必善法事，便顺搭小舟，我等正欲修一善功，祈保风恬浪静。”尊者听了，顺舟乐行。一面谢辞正持，一面附搭海舟。上得船里，狂风不息，尊者合掌，念了一声佛号，顷刻风静浪平。众客大喜。后有称扬尊者登舟、平风息浪功德五言四句。

诗曰：

海浪汹汹日，天风烈烈时。
慈悲有尊者，静定仗阿弥。

风既平，浪自息，舟人驾船东撑，却来到一海洋港口：客商要停泊贩卖货物，尊者便辞别舟人登岸。客商见尊者平定风

浪，同声乞求道力，拥护行舟。尊者乃将经文一卷，送客供奉。客商方捧经在手，果然天风效灵，转顺而去。尊者上得岸来，方欲问东行大路，只见港口一座牌楼，上有三字篆文。元通识得，向尊者说道：“东行有了路头。师父，我们行舟，摇摇心倦，且在这牌楼下，少歇息片时再走。”尊者道：“正是，正是。你可将经文取出，诵念几卷。”元通依言，取出经文，方展卷诵念，便引动港内多人都来聚观。只见高树枝头，一个乌鸦声叫不休。众听经的掷石打飞鸦去。倾又飞一灵鹊来枝，声叫不住。众人听经如故，毫不介意。经文诵毕，尊者乃问元通：“徒弟，你见鸦鹊枝头同一声叫。缘何众人，一恶掷石打鸦，一喜任鹊聒噪？”元通答道：“众心恶鸦声恶，故掷石打鸦。众心喜鹊声好，故任其噪。”尊者道：“汝言又拘在海舟，都在这里，哪里知道善恶？在鸦自取好善，恶恶出自人心，鸦岂自知？况它乃无心音声，便动了十方世界之憎；人若有心作恶，未有了不动了万年之臭也。”

正说间，只见鸦鹊去又复来，那听经多人又掷石打鸦，连鹊都惊飞而去。元通偶发一言说：“列位善人，由它罢了。或者禽鸟也来随喜。”只见众人中一个老者说道：“你这和尚，怎么说鸦鹊也来随喜？我等在此随喜，便也是禽类也。”元通忙陪笑道：“贫僧也只为说，人与禽鸟，各随其性，既飞来，却被善人以石打去。这其间根因，便有个两失其性也。”老者道：“如何两失其性？”元通道：“鸦鹊被石惊去，善人因鸟怪贫僧一言之犯。”那老者听了元通之说，笑道：“这和尚讲的倒也有理。”把手望空一指，说道：“长老，我便还了你个两全其性。”只见空中飞来两个鸦鹊，连声不住。众人听得，齐叫：“好老道！”尊者见了，把慧眼一看，对元通道：“此幻法也。海港老人，如何会法？”乃把一手捻了个心印，只见

那鸦鹊，化了两块石头落地。老者怒起，说道：“和尚！如何破了我法？”元通笑容恭敬起来，道：“老善人，贫僧往东行度，偶顺海船，到贵方化缘，少坐歇息，有何力量敢破老善人之法？且问老善人，何等道法被贫僧们破了？”老者道：“我们几个会友，都是在家修行火居道人，平日虽结会焚香课诵，却人人都拜了师，习学几种法术。方才见长老坐地诵经，走来观听，只因鸦鹊根同，是我偶施小法，怎么仍还化石？必定长老又有高出我的手段，破了我法。既说东行化缘开度，且请到小村，与我众道友相会，供奉些素斋，指一条大路前行。”尊者听了，便起身跟随老者，过长街，转小道，却来到一座高门大户人家。果然有几个火居道人，在门前站立讲话。见了尊者师徒，都迎入屋内查叙来历。尊者便说出名号、东行缘由。众道乃问同来老者，如何得遇二位长老。老者方说出鸦鹊根因。只见一道人说道：“游方僧道法术手段，强中更有强中手。比如我们有几件法儿，哪晓得有个法里法，如前日去的那几位道众。”只这一句，有分教，惹出慈悲念度，尽有情因，下回自晓。

第十四回 破幻法一句真诠 妙禅机五空觉悟

却说道人说了日前过去的几位道众，又夸自己有几件法儿。尊者见他弄幻术，以石化鹤，便忖道：“这起人聚会讲法，必定是方才那石化鸦鹤的术儿。却又说日前过去的道众，想也是走方耍戏、撮桶子的。且问他个明白，方好度他。”乃问道众：“有几件甚法，贫僧们却不知，可见得么？”众道答道：“长老有甚奇妙法术，请试演几个我们一看。”尊者道：“贫僧却不晓得法术，只知诵念经文，化缘行度。”众道说：“诵念经文，我等全晓。化缘是长老的疏头，行度却是何法？”尊者道：“比如道众会法，贫僧就会随你法类行度。”众道说：“随类而度，可碍我法？”尊者道：“只恐贫僧行度，你法就不灵。”众道说：“这等讲来，却比那法里通法又高出一等。”尊者便问道：“如何法里通法？”众道说：“日前有几个道友过此，我等行一法，他便推广一法。如大海汪洋，乃我等演出的法，他就海中咆哮猛虎。我等演出大火烈焰，他就火里盘旋蛟龙。”尊者道：“这何足奇！若是贫僧，虎里还有水，龙里还有火。”众道笑道：“长老这是何说？”尊者道：“水原还水，火原还火。但使水火各安，莫叫彼此争胜。”只见一道说：“长老夸张，随口答应，我等既学习了几分法里法，便演出来，看他们如何抵对？”尊者听得，乃向元通耳边说了一句

真詮。元通点首道：“谨领师旨。”这众道中一人说道：“长老，我如今先演一法，你却莫要心慌。”元通答道：“贫僧不慌。”只见那道人口中念念有词，顷刻天昏地暗，烈风暴雨，轰雷掣电。众道一面夸扬好法，一面心惊胆颤起来。尊者闭目静坐，那雷电直近元通身来。元通只把左手一张开，顷刻风雨静息，依旧白

日。又一道人，口中也念念有词，顷刻狂风大作，黑雾漫空，见几个凶神恶鬼，手持军械枷锁，直奔元通，若似捉拿之状。元通却把右手一张开，顷刻凶恶消散，依旧青天。

二道方演了两法儿，皆被元通破了，便拜跪在尊者面前，说道：“老师尊，我等已知你神通高大，只求你方才与高徒耳边说的一句，不知是甚话。我等法术，入火不毁，入水不沉，怎么到得高徒身边，只见他把手一张开，法便解散？尊者答道：“贫僧闭目静坐，便就是妙法，也未尝见。若是附耳一句言语，问我元通徒弟自知。”二道方跪在元通面前，求说明张开手是何法。元通被二道乞求不过，只得把手张开与二道一看，那左右手心中，却是二字。道人齐来观看，墨迹未干，乃“忠孝”二字显明手心。众道不解，齐向尊者说道：“求明附耳一句话说。”元通忙答道：“列位道者，何必深求！我师父附耳一句，叫我徒弟应答众法，只须发见一个正大光明心肠。小僧想来正大光明，莫过忠孝，一时便填写手心之内，却也不知怎便解了妙法。”二道听得，顿首说道：“忠孝二字，果是正大光明，连我等法也破了，又何必结社做会？只是有一件，拜求师尊说明了罢。”尊者道：“何事又要说明？”二道说：“为官的须要尽忠，有父母的须要尽孝。我等乡村小民，哪里去尽忠？久失双亲，哪里去尽孝？”尊者不答。二道叩问不已。尊者道：“还去问吾徒。”二道乃问元通。元通笑道：“何必为

官，岂拘亲在？与人谋尽己即忠，终身不忘于亲即孝。”二道点首。尊者乃向元通说：“和尚家何必哓哓嘐嘐、讲文说理，入了学士家风，为此耳提面命？只就你手内二字，任他百种幻法、万句经文，都叫他远退千里。”众道齐齐拜谢，半字也不敢说会使法了。

尊者见众道了明正道，方才问：“日前何处道众路过贵方？能演甚法里通法，误了列位向道之心？”那石化鹤的老者，便道出梵志师徒的行径。尊者听得，说道：“贫僧离了印度国中，正要普度化缘，可不知何处游方行教，不做修行实果，败坏玄门释教！贫僧本当住此，与众道讲究玄理，只恐旁门惑乱正宗，少不得前行开导。且问道友：这众道从何处去也？”众道说：“去日已久，赶恐莫及。只是他要寻大檀越施主，前往势里行去。”尊者听得，便辞众道，欲投势里路走。众道苦留，要做个课诵功果，尊者只得留住。道人中有一个老者问道：“师父，我见幻法无用，一心要拜投你做个师父，与我弟子剃个光头，披师父这件衣服，随你方外化缘。只是一件，我年过六旬，恐已老迈，若是师父不拒我这点真心，收做个老大徒弟。”说了便跪拜在地。尊者忙扯起老者来，说道：“出家，在家，总是一件道理。年老，年少，不过这点真心。你老人家，若把三惑轻看，便就五空不扰。剃这几根短白头毛何用？披我这一件破缁布衲何为？”尊者说毕，只见众道说：“师父，你便收这老徒弟也好。这老者生有五六个子女，俱各自衣食，一个也不供赡他。他每每要包个布巾出外求食。”尊者只听了这几句话，便动起慈心，说道：“你众道叫贫僧收他做徒弟，却带他去不得。我们饥餐渴饮，晓行露宿，老者如何行得？”众道齐声道：“若是师父肯收他，我等各捐资财，启建一座小庵，与他出家。况我这地方，只因好弄法术，故此无个庵庙。尊者依

允，便与老道披剃出家，拣个良辰，修建善事。一时传到乡村大家小户，都来布施。尊者师徒为此多留旬日。只见众道说：“师父，既收了徒弟，也当与他起个法名，受他个戒行。”尊者听了，乃道，“我前说他老人家若把三惑轻看，便就五空不扰。可叫做法名‘五空’。这三惑，即是戒行。”众道不解，求尊者指明。尊者乃说一偈：

酒色财三惑，虽然老者轻。
尚有未了者，五蕴怎空清？

按下尊者与老和尚起名受戒。且说梵志师徒，听了往东百里村乡有大头脑人家，便趑步前行。到得村口，问人地名，指说势里，就问通神庙。村人指道：“前转弯，后抹角，自知庙所。”梵志听了，同众徒找路走来，果见一座庙宇，在那势里闹处。正走间，远远只见一个僧人来迎接，道：“列位师父，是投小僧庙里来的？远路辛苦，小僧有失远迎，得罪得罪。”梵志听了，一面答谢，一面与本智说：“这僧却有些古怪，怎么先知我等，远来迎接。且到庙中，再查他来历。”入得庙中，参礼圣像，即与僧人稽首。梵志便问，“师父法号？”僧人答道：“小僧法名妙虚，在此通神庙出家已久。”便问梵志师徒名号，梵志一一答知。反问妙虚上人，往来的施主何等名第。妙虚一一说出，尽是些富贵高门，这就欣动了梵志们的心肠。

却说这势里高门大户，第一有个赵一品，第二个有个钱百万，却常与妙虚讲究，也只因这和和尚有些道术。一日，正在家闲暇，思欲到庙走走，忽家仆报道：“庙里来了几个非僧非道之人，状貌不凡。”赵一品听了，即传与钱百万知道。他两家来庙，便引动多人，内中也有富贵的，也有贫寒的，入得庙门，

妙虚长老只向那富贵的趋迎，把贫寒的怠慢。梵志见这光景，便也动了势利心肠，向那赵、钱起敬起畏，把贫寒的藐视不睬。却不知本慧、本定原是个豪侠少年，出家随行梵师，并未曾见这势利态度，今偶然见了，两人暗说道：“原来梵师寻问大头脑只为势利。势利二字，岂是修行出家本意？我们既为他弟子，怎好参破了他？不如试一个小法儿取笑。”正在妙虚敬那富贵的之际，慢那贫寒之时，他二人看他情景，便使出一法，只见一个寒士坐在堂中，衣衫褴褛，面貌惨姜，众不为礼。被本慧把手从外门一指，本定袖中扯几块碎纸飞出，顷刻，门外车马仆从填门，拥入庙堂，见寒士跪倒，口称：“奉印度国王旨令，币聘先生，入朝讲道。”这朝士便更衣冠，那众人陡然刮目，赵、钱二家乃近前尽礼，那庙主何等样奉承。只有梵志见了，微笑道：“徒弟，饶人不当如是，够了够了。我师父倒受你教诲了。”赛新园也笑道，“一家人算一家。”巫师说：“这叫做师不明，弟子拙。”本智道：“师怎不明？弟子怎拙？”正讲笑处，只因一笑，那法便解了。车马仆从顷刻无踪，寒士情形依然傍坐。

众人正疑，妙虚陡然发笑道：“原来梵师高徒捉弄妙法，贫僧也知一二。”梵志道：“妙虚师父，你既知一二法术，我徒弟们便也与你赛个玄妙。”妙虚道：“小僧试演一法。”把口望香炉吹了去，只见那炉烟腾起半空，化成红霞万道。这里本定也把口望空吹去，只见狂风大作，把红霞刮散。本慧把衣袖一指，顷刻只见堂前变成一沼红莲。妙虚也把袖一指，那沼内红莲尽化作锦鸡飞去，原是庙前阶地。妙虚却又喝一声：“金刀子何在？”只见庙堂屋内，飞出两个紫燕，双飞双舞，渐渐飞近本智头上，化成两把刀子，去剃本智须发。本智也不慌，便叫一声：“葫芦儿何在？”只见天井中葫芦架子上，跳下一

个大葫芦，直去撞那妙虚的头。妙虚也不忙，叫一声：“金刀子，快快剃他段发！”本智也不急，叫一声：“葫芦，着实撞他头脑！”众人看见，齐声喝彩。也有那眼乖的，只看见剃须发；也有那近觑眼，把耳听，只听得撞头声。笑得个赵一品、钱百万只叫：“好手段！收了罢，莫当真剃光了！”众人有笑倒的，说道：“好神通！再变别项罢，莫要撞破光头。”梵志见几个斗法，心里也要耍弄个手段。妙虚却早先知，只叫一声：“青鸾跨着一个道士来寻徒弟了！”只这一声叫，打动了本智真情，骇倒了梵志旧念，把眼望空四方一看，哪里有甚青鸾跨着道士！乃笑容向妙虚问道：“师父，你的法术固高，小徒们也斗赛得过。只是你缘何叫出青鸾跨着道士来，搜出我们师徒的根脚。”妙虚道：“实不相瞒，贫僧有个未卜先知的法术。比如师父未来时，我便知你到庙前，故此离庙远接。”梵志听得，乃稽首请教，问道：“玄隐道士可来？”妙虚道：“来便来，尚早。只是我辈有两个从后而来。”梵志问道：“这两个从后来何事？何人来也？”妙虚道：“禅机未可尽泄，小僧有几句话儿，当作偈语，师父留验。”说道：

相彼白毫光，腾腾高法界。
此际动王公，徒劳顶礼拜。

梵志听了，不解其意，要妙虚说明。妙虚道：“贫僧受这法，未曾修到灵通处，只能说出，却不能解。若能解，便成超凡入圣也。梵志道：“比如前知小道来，又知青鸾事，这却如何又说能验？”妙虚答道：“小事则能。”梵志乃请教前途去事。妙虚只念这四句偈语。却好赵一品见了梵志众徒演弄幻法妙处，方才问梵志来历。梵志乃说，修行实事，不在这设奇弄

诡的法儿，却要寻个大头脑的外户。真一品笑道：“我便肯与你做个外户，只是外户也做了几次，俱未成的。”钱百万笑道：“要成的，我也千千万了。”梵志听了，也笑道：“一位也做不得大头脑。”赵一品道：“你说我们做不得大头脑，却做个小施主么？”梵志道：“贫道不求小施主。”一品道：“比如东印度国，有个左相，他执掌国度之纲，把握王侯之纪，此人可做得么？”梵志道：“差不多可以做得。”一品道：“左相与我契交，我以一纸荐引，何难得个外户。”梵志听了大喜，当时便乞求一品荐引书简。一品道：“荐书容易，只是法术再请师徒饶几宗儿我等一看。”梵志道：“我们下法术颇多，哪里演试得尽！”一品道：“有数目么？”梵志道：“有数的，三千八百。”钱百万道：“只求再试三两件罢。”梵志听了，便叫巫师：“你也有些手段，莫教空游此处。”巫师道：“弟子便演个金宝法罢。”把手一指，只见庙门外山岗，尽变做金山银岭。众人看见，莫不欢欣鼓舞。惟有钱百万面带愁容，你道他为何愁容，后有猜着他的，赋一《西江月》说道：

百万赘财不少，此何山积饶多。显他不显我如何，怎得这山几座？

赵一品见了道：“师父，你们既有这手段，何不收贮，自家做个大头脑？”巫师道：“我这是眼前虚幻，没有的。”一品道：“再求那一位试一法。”梵志便叫赛新园：“你也有些手段，莫使人笑你不能。”新园道：“小道便演个天人法罢。”把手望空一指，只见白云天际，碧汉空中，现出玉桥金殿。众人看见，个个称奇道好。一品却闷闷不言。你道他为何闷闷，后有猜着他的，也赋一《西江月》说道：

一品当朝极贵，荣华也有归期，暗思昔日拜丹墀，今日闲居家地。

钱百万见了道：“原来天宫景象这等荣华。我空有百万，怎能够脚踏金阶，山呼舞蹈？”赵一品道：“我却见过，不如你多得几贯。”一时收了幻法。一品写了荐书付与梵志，辞别妙虚，离了势里，望东前进。师徒们在路，只见三春花红柳绿，许多游人玩景，虽然异乡花木，外国时光，辨理译音，也有吟诗作句。梵志因也赋出七言四句。

诗曰：

红桃绿柳应春妍，粉蝶游蜂未许闲。
只有道人心绪淡，任教妆点两眸前。

第十五回

茶杯入见度家僧 一品遗书荐梵志

且说尊者收了老道，披剃做了个和尚，起法名叫做五空。众道要与他建个小庵庙，他不肯，说道：“我现有子女，如何住庵庙，惹人笑子不养。”乃拜礼尊者，问道：“弟子既披剃出家，必须也要明白些禅机玄妙道理，若徒在庵庙，如常敲钟打鼓，礼忏诵经，有何用处？”尊者答道：“汝手能敲钟打鼓，口能礼忏诵经，便是禅机，自有用处。”五空言下大悟，稽首拜谢。众道却不解，乃问五空：“你为何往日愚昧，今日做了和尚，就明白师父禅机妙理？”五空答道：“经文内多少禅机，口能诵，难道心不想？钟鼓响多少叫醒，手能打，难道耳不听？”众道中也有点头的，也有笑的。点头的说：“我明白。”笑的说：“我尚不知。”五空说：“道友，只恐你打不得、诵不得，那时要打要诵，迟了无用。”众道齐叫：“明白！明白！”尊者见五空受度，又想前行有弄法术变坏人心的，却辞众道东行。五空要随行，只因披剃为僧，便动了他子女本来天性，哭泣不舍，各相供养，遂别了尊者。

尊者与元通趑步赶行，来到一处地方，四顾荒僻，不觉腹中饥饿，乃叫元通寻个人烟去处，抄化一斋。元通道：“师父且在这路头少坐，徒弟去寻些斋供。”却走得一处，平平山径，渐入松林，望那深处，却似人家。走近来看，乃是山堂空屋。

急回旧路，只见一个兔子奔来，直向元通身袖钻入，似有躲避之状。元通想道：“莫不是人家养的家兔？”乃坐地摸那兔子，哪里肯出袖。忽然两个猎人从山径走来，见元通坐地，问道：“长老，见一只兔子来么？”元通就知兔子是猎人赶捉，慌来躲入袖中，乃答道：“小僧未见有甚兔子。”猎人道：“明明兔子入这林内，莫非长老藏了？”一个道：“我们鹰犬弩矢，尚不能捉住这狡兔，长老空拳，量怎捉他？”元通道：“善人说的正是。动问善人，小僧是东行道远，无人烟处所化斋，不知何处方有人家。”猎人道：“此荒僻去处，哪有人家？往东十余里，到大湾口，方才人烟辐辏。说罢，猎人走去。元通却摸袖中兔子，兔子已闭息死在袖中，扯将出来，僵死不动。元通叹道：“兔子，想你是畏猎奔来，破胆丧气，能知我僧家救你，不知你丧在袖中。如今弃你林内，只恐为鹰犬之食。欲带你去，僧家又无用处。也罢，掘地藏埋，使你原归于土。”元通乃掘地，把兔子埋藏，又把往生咒语念了一遍。哪知狡兔临埋，忽然脱手飞走。元通见了，一面心喜，一面心叹。喜的是慈悲心见兔复生，叹的是想物情这般狡诈。后有比喻世情狡诈，岂止一兔贪生，总是一般仁人，当行侧隐，五言八句：

狡诈在心间，岂止一兔子。
虫蚁岂作僵，蜘蛛善装死。
蠢物尚如斯，人情岂异此！
念我同生人，侧隐推元始。

元通叹了一回，复走到尊者前，说：“此荒僻处所，无人烟，再行十余里，到大湾口，便人烟辐辏。”尊者乃与元通前行五六里，到一水涯去处，三五只渔艇泊岸。元通近前，只

见男女相杂说笑：“两个和尚来了。”元通乃上前说道：“小僧们乃东行的，腹中饥饿，此地没有人家，善人舟中可有便斋，愿化一餐？”渔艇上无一人答应。元通与尊者只得在岸上打坐片时。渔艇上来一渔人问道：“长老们果然饥饿，我这鱼篮内，有小鱼食，胡乱吃几尾充腹。”元通道：“善人，我们出家僧人不吃鱼腥。”渔人道：“你不吃鱼腥，却吃何物？”元通说：“只吃水饭素食。”渔人道：“为甚只吃水饭素食？”元通说：“出家人念佛看经，五荤三麀不染，况鱼虾乃是血肉活物，与人共一生灵，食它肉，害它生，僧家不忍。”渔人道：“鱼虾乃水中无知蠢类，应该人食。若依你僧说不吃，则我等无此何以资生？”元通道：“善人，莫说蠢类无知，它在这水涯中，洋洋知乐，涸水处，乞怜知苦。惊人骇影知避，畏冷附泥知暖。怎说它无知？可怜它只为贪饵被钓，误入网罟，坑于渔公之手，为人之食。”渔人笑道：“长老，你说的虽是，怎晓得世间物物相食甚多，我们食鱼虾，鱼虾食水蛭，大的吞小的，强的食弱的，总是天地间消长道理。无生不灭，无灭不生。若依长老不食，反于生机穷矣。”元通被渔人说得不能答。尊者乃向渔人说道：“善人，你说食鱼总是力，我徒弟说不食总是心。食也罢，不食也罢，何必连累了心力！”乃谢渔人，起身行去。

却到了一个大湾口，果然人烟辐辏。师徒方到村边，见一老者拈须坦腹，立于户外，见了尊者师徒二人，趋迎上前，问道：“二位师父，往何处去？”元通答道：“贫僧欲往东印度去，顺过宝方，偶因行路饥馁，便斋乞化一餐。”老者乃请尊者入屋，唤家童烹茶、具斋供奉，便问师父道号来历。尊者一一答应，随问老善人姓名。老者答道：“老汉姓名叫做家僧，只因喜谈禅理，未曾削发，又有这世法难丢，在家结几个老友做会。虽然在家出家，兴味萧然，却也不异。”乃手捧一杯清

茶奉尊者，尊者方接茶在手，家僧随问道：“师父，道从何处见？”尊者随答道：“从茶里见。”家僧又问：“从何处入？”尊者道：“从茶里入。”家僧道：“老拙未曾见，却怎生入？”尊者答道：“善人，未曾入却怎生见？”家僧忙向尊者茶杯内一看，照见须眉，笑道：“老拙见了入了。”尊者摇首道：“未真见，岂能真入？”家僧听了，随拜于地，道：“老拙求师父开度。”尊者道：“贫僧已开度了善人也。”后有赞叹尊者答禅开度五言八句说道：

杯影见人道，须眉岂是真。
离却杯中影，又侵物外因。
杯中与物外，总归仁者心。
慈悲赞尊者，开度实恩深。

家僧感尊者开度，一时传知老友说：“东行的长老讲道参禅，大有见解。”许多老友齐到家僧堂上，相会尊者。见其状貌庄严，都说：“比赵一品举荐那起道众不同。”元通听了，乃问：“赵一品是何人？那起道众是谁处来的？”家僧便答道：“日前有几位道众路过前村，却都有手段法术，在通神庙住了旬日，与庙僧赛斗，却也无穷妙处。”元通便问：“前村何处地方？庙僧何名？”家僧道：“离此三十里，地名势里，庙僧叫做妙虚。这师父有无限量的道法，却有一件最神的是先知，比如师父们在这里，不想到他庙去便罢，如一心要去，他便未卜先知。你来历若是有些势头，便远远来迎接。”元通听了道：“这等说来，庙僧却有些势利了。”家僧笑道：“正是，正是，这庙僧却也有些道行，怎么势利，想是地名风俗使他如此。”元通道：“贫僧也少不得路过彼处，与他相会。”尊者

道：“徒弟，那庙僧既有先知法术，我等不当预期到彼，入他术中。”家僧道：“师父你一意到彼，他便前知。”尊者说：“正是。莫先举意，他自然不得前知。贫僧也有使他不得先知的道力。”家僧听得，忙合掌求尊者破解。尊者乃合掌说了四句偈语，说道：

五内我不出，一外人怎知？
于我且不知，灵通自莫测。

按下尊者在家僧屋里与众道友讲论不提。且说梵志师徒离了势里，望东前进。当春花柳鲜妍，不觉赋诗几句。有游人听闻，便道游方道人也解吟诗，却传语一个公子，这公子叫家仆来请。梵志师徒借此便前去，到得一座花园，甚是华丽。怎见得？但见：

百亩垣围，千林径接。朱门内，藏着万卉奇葩；粉墙中，长成千竿嫩竹。蔷薇架绕层台，芍药亭连遭阁，绿树深荫，黄鹂声巧，红芳簇锦，粉蝶飞忙。荷香池里锦鳞游，柳色堤边玉骢系。假山石排列雕栏，流水桥清分玉砌。真是数不尽的画楼朱槛，看不了的当景名花。

梵志师徒进得园来，公子却也有礼，见他师徒状貌不凡，便问其来历。梵志一一道出名姓，却才问公子姓名。公子答道：“某系当国左相之子，偶尔游春郊外，适间众道吟咏甚工，故此令家仆奉请。”梵志听得是左相公子，便说出赵一品现有荐书，即时取出，递与公子一看。公子见有一纸荐书，乃留梵志师徒在园居住，款待斋供。带书回衙，传报左相。左相拆书读

过，把书往几上一掷，说道：“赵通家闲居，何不亲近些正人贤士，怎么与方外僧道往来？就是与僧道来往，必择高僧高道、了明玄理的，为何书中夸扬他丹汞。且说他的法术玄奇，若不接待他，又恐一品体面。也罢，且从容相会，再作计较。”梵志师徒在公子园中居住，连谒左相，只推政事不暇。公子供奉有限，一日巫师与梵志计议说：“师父，我等久候左相消息，供给不支，俗语说得好：‘三日卖不得一件真，一日卖了三件假。’想我徒弟在巨鼋港，假托白鳗，哄诱村里多少财物，今日也说不得弄个玄虚，哄骗些金宝度日也可。”梵志笑道：“往日虽弄法术，不过物来顺应。人以法愚我，我以法弄人。今日却教我先设幻诈人，情理有碍，岂是你我出家人做的？况我有大道在手，如何性急！料左相事暇，自然容见。他纵拒人千里，难道不看一品之面？”梵志虽说，无奈这众徒弟各却了邪心，借口外游，都去卖弄手段。只有本智，他原是海岛真仙道童，立心还正，终日随师守法。这巫师与本慧、本定、新园哪里熬得寂寞！巫师和了些泥丸，赛新园熬了些膏药，本慧去做戏法，本定去撮桶子。

且说东印度国中，往为稠人广众，都来看本慧做戏法。只见本慧当场把一枝枯树叫一声“开花”，顷刻枯枝发蕊，开了满枝桃花。又叫一声“结果”，顷刻花落，结成满枝桃子。摘将下来，卖与看的众人。众人争买，将口去吃，都咬着手指。本慧顷刻得了许多钱。本定见本慧手段，便把两个桶子放在地下，望东取了一口气吹入，只见桶子里飞禽走兽阵阵出来。本定去要看的出钱，方才弄法。一时好胜的，便争相出钱。本定得了钱，与本慧归来甚喜。那巫师与新园泥丸子膏药，卖了一日，哪有人要！二人见本慧、本定弄幻法得钱，忿忿不平，道：“你会弄法，偏我们不会？”

次日，本慧二人又当场作戏。巫师与新园杂在众人中去看。恰好本慧又将树枝插在地上，叫一声：“开花！”只见枝上桃蕊密密匝匝，顷刻花开。巫师与新园齐夸道：“却也好手段，莫要与他骗人钱钞，待我破他的！”把口气吹去，只见本慧正叫“结果”，那花落处，却不结桃子，都变做大蜂，飞拥去乱叮人。众看的一齐惊笑飞走。本慧见了，忖道：“是哪个破了我法？”把枯树枝拨起来，望空一掷，那树枝即变成狼牙刺刺，径去寻破法的头面上乱刺。却不知是巫师。巫师眼快，便使个五遁法，把身子一抖，树枝哪里寻得着。便是本慧，也看不见巫师在众人内。本定见本慧桃花落处，尽变了大毒蜂，知他法做不来，乃将桶子放在地上，望东取了一口气，叫一声：“飞禽走来！”只见桶子里飞出黄莺儿对对，紫燕儿双双。众人喝彩。新园与巫师说道：“他们原来弄这妙术骗钱，待我也破了他的。”本定正看着桶子，叫一声：“走兽出来！”新园忙也吹口气去，本定连叫几声，哪里有个走兽出桶子？只见钻出一条大花蛇，张牙吐焰，众人害怕起来。有的说道：“昨日飞禽出后，便是兔子、獾儿出桶。今日如何这等恶蛇，好怕人！”看的走了大半。本定见了不灵，知有人破法。忙把桶子望空一掷，那桶子即变做大铁罩，从空寻破法的罩将下来。赛新园却因骑了假青鸾跌伤，眼害花蒙胧，一时照顾不到，却被铁罩罩将下来，把个新园罩在地下。众看的惊走散去。本定却把桶子揭起来，口里骂道：“破我法的，破我生意，你却也被我桶子罩住了。且拿出你来打一顿，消这一口气。”揭起桶子，原来是新园，二人大笑，说道：“本慧师兄桃花变蜂，必也是你，如何刺刺却不寻你，想是刺刺伤了你头面眼睛，故此看不见桶子罩下。”新园道：“桃花变蜂，乃是巫师。”本慧听了说：“他如今想是刺戳了去也。”本定说：“刺若戳了他，怎肯放

他去。想是先去了。”哪知巫师仗着隐身法，与他三人对面站着，便说道：“先去了不是好汉，被刺截着的也不是好汉。”本慧听到巫师声音，说：“破人生意的却在哪儿说话？”三人齐看不见，巫师只一声笑，便现了本相。四个人正讲笑间，不防对面楼阁上，有一人看见他们这样手段，归家说与妻妾，妻妾们听得，都悄悄出来，观看撮戏法。不是看戏法。有分教：

邪迷夺却本来面，点化弘开善度门。

那楼阁上看的却是何人，下回自晓。

第十六回

弄戏法暗调佳丽 降甘霖众感巫师

话说本慧四个瞒着师父进城，闹热去处使弄戏法，骗人钱钞。一时传到左公子耳内，叫家仆寻一楼阁，却好本慧们弄法。公子登楼看见，夸妙道奇，归家说与妻妾，都来登楼观看。其中却有两个美妾，一个唤做天香，一个唤做国色。他两个偏好卖娇妆俏，占众妾之前，露出头面出那高楼之外。这本慧、本定二人，却是在花柳店被歌妇引惹过的心肠，一时见了，把持不住，就动了邪心，放荡礼法之外，不记修行此中。他两个手里弄法，眼里瞥楼，乃对巫师二人说道：“泥丸子膏药，师兄们既卖不得，又忿忿不平我二人弄法。我如今把这变桃撮桶的法儿，料你俱全，且让你做出骗钱，我二人却把你丸子膏药到城外卖去。”巫师、新园不知他二人卸担子与他，便答道：“好情，好情。”把丸子膏药交付与本慧二人。二人接了丸子膏药，哪里城外去卖，走到楼前，便一个隐身法，他便见人，人却不见他。走进大门，直奔楼上。见两妾一貌如花，花不如貌。他二人饱看了一会，说道：“待看何用？不如耍她二人，回去房栊里再作计较。”乃取两丸泥丸，变做两个磕睡虫儿，飞入二妾鼻孔，两个即盹睡起来，便回衙去了。本慧、本定仍仗着隐身法，直跟入卧房。两妾是公子宠爱的，见他盹睡归衙，随跟入卧内。本慧二人只得隐身等候，怎敢戏弄！他为甚不敢戏

弄？岂无幻法算公子？只因同伴的能中有能，恐又被巫师们忌妒，知道了，又来算他，只这一个心肠，也是二妾不该点染。

却好本智在梵志面前忽然想起四个人，终日外游，做的何事。乃向师父说道：“本慧四人瞒师外游，闻知弄法骗钱，万一惹出事来，与师不便。徒弟去探访看来。”梵志道：“正是，你去看来。”本智出得园门，进入城内，四处探访，只见巫师与新园在热闹街市卖桃撮桶，赚哄人钱。却不见本慧、本定二人。他一壁厢怪巫师弄法，一壁厢找寻慧定二人。找寻不见，只得见了巫师，盘问详情。赛新园道：“我们作法，对面楼上有美貌妇女观看，本慧二人眼不住的睃看，莫不是动了春心，去弄巧术？”本智道：“这二人日前曾在花柳村店，若非我看破，几乎坏了门风。我与你到那美妇处探个消息。”当下巫师收了戏法，同本智、新园到得楼前，找问谁家妇女。有人说是公子衙内。本智与巫师计议；“门第深邃，如何寻访？”乃作起隐身法，径入内宅。会法的便看见本慧二人，在卧房伺候公子动身。公子坐久不出，他两个将膏药变做两个大蝴蝶，飞到房内，又飞出房外。那公子见蝶，心里喜爱，出房来看。蝴蝶飞飞引引，直出堂外。公子跟随出堂。他二人正要假变公子调弄美妾，却未防巫师。巫师把脸一抹，变出公子的正妻，带着丫环进房来。本定见了，却是巫师假变，大家一笑，即现出本像。这惊得两妇大叫起来：“有贼！”只见房外走了几个家婢来，慌得本智、本意、本定三人忙使隐身法，往外走了。只丢下赛新园，被婢妾们拿住。新园如何被捉？只因笑不休，便隐不着。众婢捉扯到公子处，问他来历，新园乃招出是梵志的徒弟，只因做戏法，误入衙内。公子听得是梵志徒弟，不便处治，乃带到园中。本智此时已回园与本慧三人方便，瞒过梵师。只有新园被公子带到园中。他想有何面目见师父，把身一抖，腾

空一路烟飞星驰去了。公子见没有对证，不如不言，只得饮忍回衙。后有夸众道徒弄法虚幻真乃妙术七言八句：

道有法兮真玄幻，人有灵兮神万变。
化羊跨鹤太史慈，笼鹅吐妇称阳羨。
长房骑竹化条龙，隐娘神剑飞双燕。
庄周梦蝶莫言虚，双凫化履人曾见。

按下梵志与徒弟在园中，只候左相一会，也知众徒生事，赛新园逃走，进退正在无计。却遇着东印度天气亢旱，人民望雨。一日，国王坐殿，执事官奏王，国中无雨。王问：“无雨当作何事？”左相奏道：“当竭诚祈祷。”王曰：“祈祷上在予，下在各臣修省。”左相奏道：“我王固要修省，还须着令僧道祈禳。”执事官道：“近日国中僧道有道行的少，往年旱涝，毕竟是我王虔诚，祈求得雨。”王曰：“一面予自修省，一面出令，不拘远近僧道：会祈祷的，令来求雨。”当下执事官朝散，写一张榜文，令有远近不论僧道：能祈求雨泽的，准来祈祷。榜文张持，却好巫师见了，到园与梵师说知。梵志大喜道：“大头脑檀越，可相会也。”乃令巫师揭下榜文，传入王内，执事官乃唤巫师，问其来历，合用坛场器物。巫师道：“俱各不用，只求我王，诚心朝天叩拜，焚一炷香，大雨随到。”执事官听得说道：“往日祈祷雨泽，僧人道士设坛行法，这个道人如何俱不用？”一时传到国城内外，都来看道人祈雨。公子却也到园中。看梵志师徒如何祈祷。只见巫师手执杨枝，口里念着经咒，从园门出去，遍走国城里外街坊，顷刻云霾蔽日，大雨淋漓。那雨随着巫师大下一日一夜。人民哪个不称好道人。国王大喜。因此，公子在左相面前举荐道：“赵一品荐

来道家，果是道行不凡。”左相听说，乃到园中相会梵志，请到衙内，大设斋供款待。因讲些修炼丹汞工夫，说些保和性命的道理。原来这梵志是个旁门外道：口能讲得天花乱坠，哪里有半分道行，专靠着些障眼幻法，引动到处人心。这左相只听得他讲的合道：遂留他衙内，终日谈论。后有讥外道惑人五言四句。

诗曰：

道原不可道，讲论何所稽。
只因愚不悟，多被外旁欺。

按下梵志在左相衙终日谈论内外事理不提。且说海岛玄隐道士丹鼎已成，将证真仙，偶出洞门观看，见白鹤形孤，青鸾影绝，乃想起道童久逃在外，心里却也知他误入旁门，乃又怜他邪迷归路。把慧眼一观，叹道：“这劣徒，原来在东印度国。我若不度他回岛，岂不叫他入了邪宗？”乃将仙丹一粒，先度了白鹤，只见白鹤得丹，抖一抖羽毛，一翅直入云端，顷刻把青鸾引归。玄隐正欲跨鹤来寻道童，只见毫光朗耀，一个童子从蓬莱仙境处来，坐于松荫下。玄隐道士看那童子，年纪不过十六七岁，头挽着个小髻儿，身穿件百衲衣，项上挂一串缨络，只疑是道童归来，近前却不是。乃问：“童子，何方来的？”童子便答道：“何方来的。”玄隐把慧眼一看，随稽首道：“童子往何方去？”童子便答道：“往何方去。”玄隐也不问，却把青鸾唤过来，道：“童子，我小道知你东方去，顺便青鸾奉骑。只是一事敢求。小徒弟道童得度，乞度他回岛，料童子慈悲，定然不拒。”童子只听了一声“慈悲”二字，也不问，也不辞，跨上青鸾，向东而去。玄隐依旧洞中高卧。

这童子跨鸾直到东印度国中，游行闾里，乞化斋供，昂昂气象，不同尘俗，行路如飞。人问他姓名，答道：“与汝同姓。”人问他：“你行何急。”答道：“你行何慢。”人见他语言随口而答，必要问他名姓。童子道：“何必苦苦询名问姓？只我这纓络，便是名姓。”人遂称叫做“纓络童子”。一日，梵志同着本智闲游城中，童子见了本智，笑道：“这道童迷痴在腹，怎怪他忘却旧境？”乃将手把本智脑后一打，说道：“玄隐道士寻汝。”本智听了，陡然唤醒，道：“呀！我如何忘却海岛，只管浪游在此？”也不问童子来历，把眼望空一看，只见一只青鸾从天飞下，本智即跨上青鸾，飞腾霄汉，望海岛而去。梵志见本智跨鸾飞去，知是日前光景，随手路旁取树叶化鸾，叫本定变做本智，依旧去赶。哪知纓络神通广大，把手一指，那海洋即现出一座海岛，也有一个本智，跨只青鸾。真假浑搅海岛空中。本定眼看海岛在前，越奔越远。梵志见本定去久不回，心内疑惑，把幻法收来，只指望本定与假鸾飞回，哪知本定被假树叶坠地，化作南柯一梦，脱胎换骨，又入了别姓人家去也。梵志见本定不回，闷闷不乐，回到左衙与巫师、本慧商议，说道：“新园走了，本智、本定无踪，左相道心未见坚固，如今不如远去名山，再作修行之计。”巫师道：“弟子祈了一场雨泽，功德及民，难道国王不加奖赏？”师徒正议，只见左相出得朝来，与梵志说：“国王要唤祈雨道人，想必有执事官来宣你。”梵志听得，忖道：“除非这个施主，方才算大。”果然执事官到了左衙，传国王令旨，着梵志进朝。

梵志领旨，次日换件道服，头垂半发，进朝国王。王见梵志，状貌却也昂扬，举止却也端庄。乃问道：“汝出家几载？”梵志奏道：“贫道出家五十载。”王曰：“汝年岁多少？”梵志答道：“贫道八十春秋。”王曰：“观汝面貌，不过四五

十岁，乃云八十，以何修如此？”梵志答道：“贫道性命双修。”王曰：“修性何如？”梵志答道：“天如赋，使常醒。”王曰：“修命如何？”梵志答道：“人所禀，使常保。”王曰：“汝当传予双修之术，予试学习。”梵志答道：“贫道欲传不能传，我王虽学不能学。”王曰：“何为不能传，不能学？”梵志答道：“贫道所修，即父不能传之子，子不能学之父。道家说得好：‘万两黄金买不得，十字街头送于人。’”

王听了梵志之言，乃笑道：“予不能解，汝还有他道么？”梵志答道：“贫道有三千八百种道，惟王意取。”左相在旁奏道：“王欲学道：不当空言，必须以师礼相待，然后道可授受。”王听左相之言，即令执事官，择日设坛郊外，拜梵志为师。一时鼓动大小臣工民庶，僧尼道俗，都来瞻仰敬礼。梵志洋洋得意遂愿。且莫说投教拜门的接踵，只说馈金献币的填门。后有夸梵志得时、又悲他未能证道七言四句。

诗曰：

论道非难体道难，得时正好证三三。

想因未谙玄玄理，空负当年郊外坛。

按下东印度王师事梵志不提。且说尊者度了家僧师徒，要趲路前行，家僧道：“前去三十里便是势里，这里中富贵之家不少。闻日前经过的僧道：俱到通神庙住几日，讲经论道：师父必须去随缘一遇。”尊者道：“出家人随路随缘，不当预设何处。”家僧口虽答应，心里只要往通神庙去。元通也只得随走。

到得势里村口，妙虚早已迎接，说道：“久已知这位师父同家僧老施主到来，小僧有失远接。”说罢，看着尊者不言，

暗想：“这个老师父从何处来，怎我便不先知？”乃问家僧：“这老师父从何处来？”家僧道：“同来的便是这位师尊。”妙虚疑道：“小僧因何不知？”进得庙中，再叙来历。妙虚一面献斋，一面恭敬家僧与尊者，礼貌甚隆，哪里简略。元通乃忖道：“人言此僧势利，僧岂势利？人有取世的势利，比如天地生物，载者培，倾者覆。即人之养嘉禾、去稂莠，理之自然。吾等庄严，不同凡俗体貌，自尔起人之敬。”元通私自忖度，尊者见了他思思想想，乃微笑道：“徒弟动了妄想，妙虚师远事且知，难道近事不知也。”妙虚听了，乃稽首问道：“老师父，弟子先知，何不知师来历？今乃知师天人佛也。元通师兄私议非妄，委实是天地间一派正理。”乃向家僧说道：“小僧向来原不以势利待人，实欲人自警省，把生人事业，努力向上做一番，莫要使人以势利加我，亦劝化世情耳。”家僧听了，乃向尊者问道：“妙虚之言，老师尊信其是否？”尊者答道：“出家人自有真知。”妙虚拜谢，方才认尊者天人，以师礼称拜。

正说间，只见妙虚忽然道：“弟子失陪，庙外一品、百万来也。”忙出迎接。家僧乃问尊者：“妙虚百事先知，如何师尊来便不知？”尊者道：“他亦知我，只是我在汝家，汝说他有先知，我便示他一个无始有的道理，他便不知也。”家僧听了不解。尊者道：“汝若不解。”便把几上香丁一把，不知其数，递与家僧，说：“妙虚进来时，汝将此得暗令他射猜。”家僧依言，只见妙虚迎接一品、百万入得堂来，与尊者各相叙礼华，家僧便把手中香丁与妙虚猜。妙虚笑道：“此香丁也。家僧道：“即是香丁，却有多少数？”妙虚不能猜，口中浑答。家僧乃向尊得拜谢道：“妙虚先知，弟子解也。”一品与百万听了，乃问家僧：“你解的却是甚理？家僧乃向他二老说道：

“解的是无始有的理。”却是怎么无始有，下回自晓。

第十七回

赛新园复修旧庙 东印度重礼真僧

却说尊者以无始有的道理，度明家僧。一品不解，问家僧，家僧既悟，乃向一品说道：“先神先鬼，先稽我智，我智乃我知。我知，即始有；我不知，乃无始有。无始有，天地也不知。妙虚不过一幻法，焉能知道？”一品听了，乃问元通：“家僧这议论可是？”元通答道：“是则是矣，恐未尽是。”家僧乃向尊得稽首请教，尊者不答，但说一偈。

偈曰：

未始有无始，无始犹然后。
尽此是仍非，知悟总皆谬。

尊者说偈毕，只见妙虚垂膝而坐，仰望尊者道：“师父，弟子此时五内若蒙，不复知来事矣。”尊者见他垂下一膝，乃答道：“妙师，你这会蒙然垂膝处，便得了无始有未始矣。”妙虚点首谢度。赵一品乃说出梵志在东印度，国王以师礼拜他，众徒弟法术高妙的一度话。百万也说是一品荐书、左相引进这一种的根由。尊者只是捻着指珠儿不答，一面辞谢众人，一面与元通往东印度国行来不提。

且说赛新园被公子捉住，怒他弄障眼法隐身入他妾室房

内，到园中来见梵志。新园心愧，使了一个脱壳金蝉法，一路烟飞星走了。他却走到灵通关，原住在岗前小庙儿里。乃收拾庙堂，打扫房屋，说道：“我久离庙内，你看这鼠穴蛛丝，把个房屋倾颓，可见要人居住。”乃叹了几句。后人遂为新园代作了古风一律，说道：

生来有房屋，居此屋者谁？
静省三更梦，安常四序时。
晨修明德庇，久辑太平基。
属耳休颓坏，明堂未可倚。
属耳休颓坏，明堂未可倚。
毋令鼠作穴，莫使蛛网丝。
勤勤时洒扫，刻刻莫轻离。
百年常固守，合宅得撑持。
奈何人好动，钻穴隙相窥。
伤却原来宅，仳离故迁移。
久去不复返，致令房屋亏。
墙垣颓乃塌，楼阁参且差。
及时忘葺辑，老大徒伤悲。
寄信知音者，克复莫教迟。
重整百年业，安居永不衰。

话说新园复归旧庙，意欲再寻雨里雾弟兄，据关隘处。忽然阴风惨惨，形影凄凄，一个人魂立于其前。新园喝道：“吾久未归庙，何处精灵，敢侵吾庙宇？旧主已归，尚敢白日现形？”这个魂渐渐显明，答道：“新园别来不复相识耶？”新园定睛一看，原来是本定，忙惊道：“师兄，我为遁法一时计拙，

几弄出丑。惶愧随那梵师，故不辞，逃复旧庙。你缘何不跟随梵师，来此何干？想是梵师不充我新园，或者公子不执我作对，使你来寻我？却如何藏藏躲躲，弄些凄惨阴风。”本定乃泣道：“青鸾假驭树叶不灵，跌落尘埃，南柯梦里，想梵师迷入外道：众徒误入，怎得超凡？我如今四大无收，想你为吾指个脱离，故此来寻契交。”新园笑道：“师兄，你当初如何投拜，却为的何事？既入梵师之门，做的却是何道？今日所欲脱离，何等方向，你自不明说，我如何指你个路境？”本定道：师兄我不说，果然你不知。你听我道：

当年生长岐岐路，未识人伦把自误。
拳打高山猛虎降，剑挥大海蛟龙怖。
只因戏法赛神通，要学修行拜师父。
三尖岭上救道人，花柳楼上原吃素。
巨鼋港里虞巫师，撮桶街前迷美妇。
树叶两扮假青鸾，前赶獐儿后失兔。
法收树叶复原来。一梦南柯本定数。

本定说毕，新园笑道：“师兄，原来苦苦为弄幻，误投门路，我新园自己尚错，今日方整理旧屋，有甚教诲指你？你莫若权安小庙，待有行教的，不拘僧道：指点你个方向可也。”本定听了，忽然不见。新园叹怪嗟异不提。

且说东印席国王名坚固，我国王爱民礼贤，素称有道。既为雨泽苍生，听左相荐引梵志，立坛瞻礼。一日坐朝，梵师上殿不趋，国王迎侍恐后，乃设玉团花宝座，尊梵志坐了。国王问道：“国师所谈的性命双修，予一时未便是就会。闻说你道法能指沧海变桑田，指高山成平地，予欲国师演试一二观看。

”梵志道：“我王畏修道之难，欲观法术。不知这法术，只可愚凡俗，未可使于王所。”国王不听，再三要观。梵志乃唤徒弟演法。徒弟只有本慧、巫师在旁侍立，乃问道：“师父叫弟子演个甚法？”梵志道：“就把王言沧海桑田、高山平地，试一法来。”只见本慧把手一指，阶前茫茫大海，汪洋邈阔。本慧却又一指，只见波浪凶涌，即时变阡陌井亩。那桑田中人民济济，分劳任苦。巫师也就把手一指，只见那桑田即时变成高山，巍峨形势，险峻岗峦。又把手一指，依旧桑田平壤。国王一见，说道：“国师且休作法，予闻桑田乃民生大事，预见此法，虽说是变幻虚设，却动了予怜悯人民分劳任苦。”乃即传命执事官，排齐鸾驾，出郊劝课农桑。执事官奏道：“桑田乃海变平壤，法术假托。”国王道：“汝道说假，予心却真。”乃命驾出郊，与梵志同车共辇。正行之际，只见城外白气漫漫，自南而东，贯于上下。王见了，问梵志：“此何祥瑞？”梵志早已知是尊者自南来，将入国境。恐怕国王改了念头，懈怠拜师的礼节，乃佯言答道：这白气蔽空，毫光直射，哪里是祥瑞，是魔王妖气耳。王可传谕各门城外，但有外来僧人，即是此妖魔来到，勿容其入。”王依梵志之言，即传谕四门，勿得纵放外来僧道。四门把守官役遵谕，但遇僧人，更加盘诘。

国王退朝入内。梵志乃归私寓，对巫师、本慧说道：“势妙虚曾遗四句偈语，说出白毫光事。今日与王出游，见南来白气，果应此偈。我想自岐歧路收你本慧，本定不知驾青鸾作何究竟，新园又愧心逃走，如今门徒寥若晨星，这般稀少，万一南来僧道应此白毫，我等事体必被他夺。汝二徒有何计策，能阻逐他去？”本慧道：“师父不必多虑，料小徒法术能驱逐他去，何足为患！”巫师道：“不然，往日有本智、本定、新园众弟子，今日五去其三，势孤力寡。万一来的妖魔力大，可不

徒劳了国王这一番顶礼！”巫师只这一句，便动了梵志疑心，说：“徒弟，你言越合妙虚之偈。如今之计，只得能中显能。你与本慧，多方延揽几个徒弟，演习些法里通法，阻遏南来的僧人道士，坚确王心，勿使更改。”巫师依梵师之言，便设方法延揽弟子。这城中只因巫师祈祷雨泽，哪一个不认得，且众见国王师事，往日要入门为弟子不可得，今见巫师明言广收博录，一时便动了那少年浪荡游闲、不顾父母之养的，或博奕饮酒、花费了家产的，或无计资身、有过欲逃罪躲避的，纷纷乱投。一时便动了纒络童子憫众之心，也随着这些投名拜门的众等，混入郊坛。

巫师正入坛场，端坐问道：“汝等欲拜师学道，心各不同。只是吾师以大道度入门的弟子，汝等以何智力进门？”众人哪里悟巫师的言语，各各面视不答。纒络童子便越次答道：“我等以正进门，以大求教。”巫师道：“何为而正？”童子道：“不外不旁便正。”巫师道：“何为而大？”童子道：“尽却生人，皈依无量。”巫师听了，忙下座来，一手扯着童子说道：“吾师得汝，传道有人矣。”扯衣要走。那众人见了，齐齐说道：“师父，你广收博揽门徒，缘何不容我等，只扯着一个童子？”巫师道：“汝等来意在上，我便知内，做不得吾师门徒，就是我也不收你等。惟这童子，可以收入门中，做个徒弟。”巫师正说毕，要起身，只见童子说道：“我非投师，实来收徒弟的。”巫师听了道：“童子如何说此妄言？你有什么能，敢夸大口！”童子道：“你便是妄收徒弟，徒夸大口！”巫师道：“汝敢比法较术么？”童子道：“比较便生嗔心，法术岂为正大？”巫师哪里觉悟，把手丢了童子衣袖，只一指，只见黑气漫空，对面莫见。少顷那黑洞洞处，青面朱发，山精水怪，无数见前，吓得众做徒弟的，走不敢走，站不敢站，只叫：“好

师父，怪道：祈雨顷刻就风云雷电，若像这样神通，便是真仙活佛。”童子见了，把手也一指，黑气即变做金光，青面朱发即变做善男信女，各引着宝盖长幡。乃唤众人道：“你们从哪门投入？”众人见了道：“爷爷呀，怎么巫师见的那等恶？童子见的这等善？恶的吓人，善的快意。罢，罢，罢！我等随童子去罢。”童子见众人要随去，乃飞走离坛，众人赶来，哪里得近！巫师也顾不得，喝一声：“疾风快云何在？”只见风从坛起，云自空生，巫师驾风云，直追南向，哪里见个童子！只见尊者师徒行来，将近国城之外，白毫光顶上腾腾，缁色袖风前摆摆。巫师忖道：“这光景，便是师父那桩儿事也。”他不赶童子，竟回梵志寓处，备将这事说出。梵志没奈何，只得静听。后有替扬惟天惟地乃正大功果五言四句：

诗曰：

玄黄正之色，洪荒大之形。
于此有功果，昭昭属圣人。

话说尊者与元通走近国城，只见宫墙黑气腾腾，乃对元通说：“弟子，你可见宫墙黑气么？”元通答道：“弟子目见，但不知主何兆？”尊者微微笑道：“妖孽计吾等小难耳，何足介意！”乃大踏步入城。把门人明明看见两个僧人入城，正欲拦阻，却又不见僧人，只见两个执事官员把僧人且迎接过去。尊者直至王所，国王忽然见了尊者庄严色相，也不疑怪，便问道：“师来何为？”尊者答曰：“将度众生。”王曰：“以何法度？”尊者答曰：“各以其类度之。”国王听了，方才叫执事官供具素斋在朝堂正殿。只见梵志进入朝堂，见了国王，却与尊者稽首，随问道：“僧人到此何事？”尊者也把答王的话

说王。梵志听了，不胜大怒，说道：“何方野僧，敢到此夸张大话！”便叫本慧徒弟：“何不以法压之！”只见本慧把手一指，顷刻化了一座大山现前。怎见得大山？但见：

巖峦接汉，岗阜齐云。高耸不说须弥，广阔过如泰岳。登峰岭，只讶天低；览形胜，偏嫌地小。飞汉倒影，宛似万丈悬崖压下；峭壁层峦，有如一天泰岳飞来。

尊者见这大山，渐渐从天压将下来，只把手一指，那山忽然皆从梵志师徒头上压去。梵志慌了，忙跪在地，道：“凡道不识圣僧，望赐指教。”尊者悯其愚感，再以手一指，那山随灭。国王见尊者开度梵志，便问道：“梵师诲予性命双修，此道非道么？”尊者合掌答道：“性命双修，他原未尝非道。只是有道修，要有道行。口能言，而心不能应，徒自远道耳。”王曰：“心何为应？”尊者答道：“王所为问，即是应己。”王明尊者之言，乃拜尊者为师，愿闻其法。尊者曰：“王欲问法，法有法要。”王曰：“愿闻法要。”尊者曰：“当趣真乘，即是要己。”国王信受回宫，着令执事官役修葺洁净寺院，延尊者师徒居住。后有僧名懒云，叹是法要，因赞一偈。

偈曰：

本无有为法，如何为有要？
如如何为哇，即是法要己。

却说梵志听了尊者法要，又见本慧、巫师幻法不能阻真，辞王从海岛而去。本慧与巫师，不忿尊者指破他化山，他却也不随梵师，各自怀忿散去不提。

且说本智，原是玄隐道真的道童，只因误入蜃氛，迷了原性，忘却旧师，跟随梵志为徒弟。梵志道术原来也正，只因他们类繁多，时演幻术，乱收徒弟，遂入旁门。道童随着他，起了法名本智，两次青鸾接引他回岛，只为蜃氛坚固，且以幻法迷留，今既为纓络童子度脱，复明原宗，遂跨着青鸾，回归洞里，谒见玄隐真师。玄隐见了道童回还，悯其误被蜃氛，妄宗外道，今感纓络度回，他却知纓络非凡，且令道童仍守丹炉，却往蓬莱赴会。后有妙夫道士赞叹五言四句。

诗曰：

妖气聚仍散，道童去复还。
不教仙圣引，迷昧怎超凡？

话说东印度国王重礼真僧，一日听尊者说法，要论真乘，心地了明。忽然左相朝王，说出城市中有纓络童子，游行闾里，庄严色相，若常不轻。市有人见他临水欲渡，弃履赤足，浮水而行，登高山岭，未见跋涉，突然行于巔上。闾里焚烧，能轻身入救不毁。见孤苦乞儿，乃哀怜说道：“汝如风刮杨花，入投糞秽，虽然是你遭遇，却也有一种恶孽因缘积来。”市人与的饭食即施与乞者。王听得左相之说，乃问尊道：“有此事么？”尊者答道：“此国中当有圣人继我，即是此婆罗门子也。”国王乃吩咐排列车辇，与尊者共辇而同出。正才到通衢大路，只见一人，直闯车前，左右哪里阻遏得住。却是何人，下回自晓。

第十八回

二十七祖传大法 达摩老祖度元通

尊者正与国王同车在道：忽然纓络童子立于车前，望着国王与尊者稽首。尊者一见，便问道：“汝忆往事否？”童子答曰：“我念远劫中与师同居。师演摩诃般若，我转甚深修多罗。今日之事，盖契前因。”尊者点首，乃顾谓王曰：“此童子非他人，即大势至菩萨是也。此圣人之后，复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缘在震旦。四五年内，却返此方。”国王听罢，随下车敬礼。童子复向尊者求度，尊者乃以昔因，遂呼童子名为般若多罗，说道：“吾为普度化缘特行到东，来来路路，世法纷纷，度不能尽。我于光中已知我国后有东度之人，能继我志，愿汝其留意。”随付法眼藏偈曰：

真性心地藏，无头亦无尾。

应缘而化物，方便呼为智。

尊者付法眼与般若多罗毕，乃辞王曰：“贫僧化缘已终，当归寂灭，愿王于最上一乘，毋忘外护。”王听了尊者之说，乃道：“师何遽然辞去？我方欲大建道场，奉师广演上乘，普度群生，以昌国运。”尊者道：“法器吾已付般若多罗，道场功果尚有元通。”元通听得，亦求终始度脱。尊者道：“汝尚

有东来一路因缘，返国须当收拾，莫遗因中之因，以造未完之度。”元通志记了。国王乃命车载般若多罗，同归国内。尊者到得国内，入得寓中，即还本座，跏趺而逝。国王之下无不悲泣。元通亦惨然落泪。惟有般若多罗说道：“我王不必悲泣，元通也未可哀号，俱是滞泥凡情，未曾烛照。吾师已返未始有始，到彼极乐世界。我王当以龕輿送出南郊，吾师自有神化。”国王乃造木龕送尊者郊外。元通等香花围绕，只见龕中尊者化火自焚。王乃收其舍利，造塔瘞之。后有僧名觉义赞叹一偈曰：

本来何处，既往何处。
未始有始，是往去住。

话说东印度王安瘞了密多尊者，乃建道场，崇修佛典，拜般若多罗尊者传度国中。多罗尊者辞谢王曰：“吾师原自南印度来，今彼度复有圣出，吾当行化彼度，这道场当付元通主之。”言罢，向王一稽首，如风行电掣而去。元通只得完了道场别王，王亦以礼送出东郊，辞谢方行，回归南印度。时德胜王已宾天，继国度后王，名香至，贤明好道：崇奉佛乘，尊重供养度越伦等众僧。一日查阅库藏，见有无价宝球，乃命臣工布施僧众，有此功德。国王先是生有二子，长名月净多罗，次名功德多罗。这日元通回朝，王问不如密多尊者东度事迹。元通一一启王。王听毕，合掌称赞。忽然后宫祥光绕殿，异香袭人。宫人来报，生产一子，国王大喜。当时起名菩提多罗。赏赐一领锦襴袈裟与元通，令其净刹养道不提。

且说香至王自生了三子，长大却与两子不同，颖悟非常，仁贤出众，一心只要出家为僧。父王及妃嫔屡劝不从。一日到

净刹中闲行，见元通闭关入定，乃问左右服侍行者，都说：“师尊自随二十六祖东度归来，多年闭关入定。”王子听了，把手指弹关门四下，不言而回。左右不敢启问。却说香至王喜舍宝珠，忽然一个僧人来乞宝珠，口称自东印度来，且求会三个殿下。国王随传谕三个王子，迎进僧人，入得朝堂，望上稽首。国王答礼赐座，问其法号。僧人答道：“贫僧法号般若多罗。”国王听了，合掌道：“原来就是吾国不如密多尊者法嗣。元通禅师回国，备称功德。”随奉宝珠，尊者接了宝珠。三位王子出得宫来，见了尊者。尊者欲试其所得，乃以所受宝珠，问三位王子：“此宝光有能及此否？”第一月净多罗与第二功德多罗同声答道：“此宝七宝中贵重无二，非尊者道光力，孰能受之？”惟第三菩提多罗答道：“此是世宝，未足为上；于众宝中法宝为上。此是世光，未足为上；于众光中智为上。师如有道：其宝自光；众生有道：心宝亦然。”尊者叹其辨慧，乃复问道：“于诸物中，何物无相？”答曰：“于诸物中不起无相。”尊者又问：“于诸物中何物最高？”答曰：“于诸物中人我最高。”又问：“于诸物中何物最大？”答曰：“于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以时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即以宝珠拜还王所，不受。稽首辞王并三位王子，出朝飞步而去。后有赞扬菩提多罗三殿下辨慧五言四句。

诗曰

莫载惟法性，人我皆具中。
天生菩提祖，独悟无上宗。

却说三王子，自与般若多罗尊者辨论法性，尊者知是法嗣，辞谢王去后，他却在宫朝夕只是打坐修道。一日，香至王厌世，

二王及诸妃嫔等号泣欲绝。惟独三王子在父王枢前入定七日七夜，出定来，对众说道：“汝等休要悲号太过，当尽事死事生的道理。我于定中已知父王贤圣，上登极乐。”众方安慰。三王子乃求出家，二王苦留不住。正才出得国门，忽遇般若多罗尊者，道：“汝来也。”三王子喜不自胜，乃拜尊者，从行到净刹中，受具戒。尊者告曰：“如来以正法眼付大迦叶，如是辗转，乃至于我。”我今嘱汝听吾偈曰：

心地生诸种，因事复生理。
果满菩提园，叶开世界起。

却说三王子菩提多罗，正名开士，非他凡等，乃是初祖达摩大师。般若多罗便是二十七祖。般若尊者既以大法付达摩祖师，祖师因问尊者说：“弟子得法后，宜化何国”？尊者答曰：“汝得法后，俟吾灭度六十余年，当往震旦国阐化。”祖师曰：“彼有法器，堪继吾宗，千载之下，有留难否？”尊者答曰：“汝所演化方，得菩提者，不可胜数。吾灭度后，彼有劫难。水中文部，善自降之。汝至时，南方不可久留。听吾偈曰：

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凄凄暗渡江。
日下可怜双象马，二株嫩挂久昌昌。

尊者说偈，一日呼达摩近前，复演八偈，皆预为讣言。即于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人目。踊身虚空高七多罗树，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当时众信收了舍利，建塔安瘞。达摩祖师自尊者示寂，乃于国中寻得一清宁观宇，在内面壁而坐，按下不提。却说元通自受了不如密多

尊者度语，回国闭关入定多年，被祖师弹关四下，不言而去。一日关内有声。左右行者忙启关，只见元能开眸问道：“谁到此动吾关门？”行者答道：“有三王殿下到此，手弹关门四下。”元通道：“曾说什么话？”行者道：“不言而去。”元通合掌道：“善哉！善哉！吾师昔日示寂，已尽言矣，吾岂忘失？”行者便问师尊：“这是何意？”元通答曰：“吾昔年远随吾师东行，化缘普度，一路根因缘识，尚有未尽变化。乃今闭关，非示寂忘却前因以遗后也。正为了明此缘，尚留世法。殿下之四弹关门者，教吾不忘四缘不了之因也。”行者听得，又问师尊哪四缘。元通答道：“汝等只知出家虽然是了生死大事，哪里知道是报四重大恩。”行者问道：“何谓四重大恩，我等不解。”元通答道：“人生在世，要知天地盖载之恩，日月照临之恩，皇王水土之恩，父母养育之恩。若不知报此四重大恩，出家何用？”行者道：“我等出家念佛修善，就是报恩。”元通道：“这虽是，未尽为是。”行者道：“如何方尽了是？”元通答道：“只要莫使人说我不忠君王，不孝父母，只要我等苦行实修，要完全了这‘忠孝’二字。”行者听了，合掌称赞。又问道：“师尊，殿下弹关，岂止这四重大恩一件，却还有他意否？”元通道：“四弹之意，四事之教我者颇多，非汝等所知。我自收拾于不言不知之境，所以殿下不言，正谓他不言之教耳。”元通言毕，依旧闭目入定。左右行者仍闭关门。

这元通哪里是入定为自己成就功行，却乃为东行完了未结之局。四弹之教，他却推广到“四里”身上，说：“我当初随师到灵通关，说破了那雨里雾四人。彼时虽开度了他，只恐他们尚未尽化，流荡着在不明人心地。我如今只得神行远近道路村落，把个寡欲廉静四德，变更这‘四里’心情，方为不渗漏的功德。”只这一片心性，假作闭关，乃神游道路，却来到昔

日惺惺里中，见卜渔父、卜公平已故。渔父之子，得了笑不老静定之方，弱体复壮。卜公平之子，只因他父刻薄，不明心地，虽得了静定功夫，却又时作时辍，那刻薄旧病儿尚然未改。既故了，留害其子，蒙然愚昧。况又是那奸巧海蜃轮回化生。元通神游到得里中，虽说是神游，他却不是凡人阴魂，乃是久修和尚，阳神显化有形。这愚昧之子虽然顽冥不灵，却因其父在日，得僧普度微力，偶发一念，与渔父之子说道：“往劫真僧将复至此，当修斋供以待。”渔父之子信其言，乃设斋供。次日，果有一僧到门。卜家大小都说：“呆子说话，今日如何奇中？”渔父之子见和尚进门，便把呆子话向元通和尚说道：“我家有一个愚昧之人，却说了一句奇中话，今日果验。”和尚问道：“何言奇中？”答曰：“他说道：‘往劫真僧，将复至此，当修斋供以待。’今日师父到来，想是前因。”和尚笑道：“果是前因。”渔父之子乃问道：“师父法号？从何方来？”和尚答道：“山僧无号，只以和尚称便是。若问我何方，也无定处。且问施主何姓何名？”渔父之子答道：“小子姓卜名垢，这是我族弟名净。曾闻先世有圣僧过，度脱父老辈。不知师父到此何事？”和尚答道：“山僧有未了之愿欲完，路过到此，因而化缘。”卜垢道：“已设下斋供，请师父少留一饭。”卜净见了，却又昏昧，问道：“和尚哪里来的？因何留他斋饭？”卜垢笑道：“真是愚顽！早时说的，此时如何便忘？”和尚道：“暗昧觉照反复，俱从未净根因。”卜垢问道：“师父，根因何在？”和尚乃合掌，口诵一声“弥陀佛”！那卜净也随着和尚，口念了一声，便破愚顽而启慧，开昏昧而成聪，乃向和尚稽首道：“小子生来黯昧，惟知饥索食、寒索衣，不知天高地厚，安识古往今来？今闻师父一声佛号，便似幽谷见天，寒霜遇日。往昔根因，从此识也。”和尚道：“你既识了根因，

能归净业，行行不昧，真如自成正觉，若忘弥陀正念，恐又复障碍。”卜净稽首礼谢。后有赞叹一声佛号顿开愚蒙小赞：

佛即是心，无心佛在何处？心即是佛，有心佛又非真。有有无无，何处是佛？只在那一块感应，便启愚还觉；又恐定静不常，昏愚复昧，所以千声万句，念念叫省。

卜垢见卜净礼谢和尚，说的言语合理，且是明白，便也合掌称诵功德，说道：“蒙然蠢陋，承师一言，大开觉悟。小子不知此大因缘自何感召，却是灵通垂庇，却是众生有缘，还是偶然奇中？”和尚道：“感召之因，为义最大，说之则小。凡惟慧照，自得其因。”和尚说毕，斋供已备。吃了斋饭，忽然屋里走出一个老妇人来，向和尚说道：“师父，我方才午困，见卜公平丈夫托梦与我说，只因他在日刻薄，自恃伶俐太过，当有此子，往劫就是师父点明他定静功夫，他不当时行止，这刻薄依旧未改。今承师父道力宏深，得度明了他子，叫他又不可复恃伶俐刻薄，又使他不能往生善地。”和尚道：“汝不梦不说，山僧已久知这段因果。只是静定功德，汝等到今尚复知否？”卜垢道：“小子深知。”卜净道：“小子却未深知。”和尚道：“往业未消，空费口传心授。”

这卜净勉强习学跏趺，妄演静定，方才闭目端坐，忽然似梦非梦，见两上赤发蓝面精怪，一个口称浑沌子，一个口称睿智生，两个在卜净面前，争闹不息。只听得浑沌子把睿智生骂道：“你这精细怪，怎么斫破我本来囟囟窍？”那睿智生也骂道：“你这愚蠢物，怎么蒙蔽我虚灵不昧真？”一个道：“你弛神耗精，聪明何用？”一个道：“你幽昧昏暗，蒙懂何知？”一个道：“我停恚自守，一任春秋来往，被你开发得知来知

往。”一个道：“我推测为用，颇知上下古今，被你蒙蔽得遗今忘古。”一个道：“操戈逐儒生，只因你提撕警觉。”一个道：“朽木比宰子，只为你寤寐晨昏。”一个道：“似我朴素浑坚，乃入道之质，比你浇漓成性，天真丧而寿算亏，岂能长生不老？”一个道：“似我灵通虚应，乃察理之姿，比你鲁钝痴呆，颖悟少而智识昏，怎能参玄了道？”混沌子大怒起来，骂道：“你夸圆活，乃是个鸡卵，外活泼而中混沌。”睿智生暴躁起来，骂道：“你逞坚确，乃是那翁仲，外人类总块石头。”混沌子道：“我是石头压卵，彼恶敢当我？”睿智生道：“我鸡卵样铁锤，把石头击成齏粉也。”和尚见卜净眼前现了这段情景，便看着卜垢，他却绵绵若存，寂然不动，便叫一声：“卜垢！清宁观宇，静刹关中，自有你功果！”把卜净也喝一声道：“蜃妖兀自留氛，你不九转弥陀，其如怎成净业？”和尚说毕，倏忽不见。他两个都坐地惊醒，却不见了和尚。卜垢于定中，明明听得和尚说：“清宁观宇，静刹关中，自有功果”，乃默记在心。这卜静被两怪争闹了一番，便复昏愤，恹恹成病，反恨和尚糊涂说坏，遂而一劫远投，按下不提。

且说卜垢得了和尚静定功果，一心想起净刹清宁去处。知国度中有，乃离家别业，走到国中，访入净刹。只见一个行者，守着个禅关，他便问行者：“关内师尊可得瞻仰否？”行者道：“师尊有戒，我不敢启关与你瞻仰。”卜垢只得在关门前稽首。方才礼毕，只见半空中一道毫光，自个观宇处飞腾而起。却是哪座观宇，下回自晓。

第十九回

清宁观道副投师 轮转司元通阅卷

却说达摩祖师在清宁观中，面壁而坐，忽然出定起来，向圣像前叫一声：“当仁样子。”乃想起四弹老和尚关门，却是教他不能完普度之局，当指引四个向道之人。元通和尚推原虽错，因缘却也自然凑成。祖师叫毕一声，只见圣像顶上放大毫光，腾腾如白练虚空。卜垢见到毫光，遂随光处找道而来，乃是清宁观内。入得观来，见祖师跏趺坐于蒲团之上。卜垢稽首师前。祖师便问：“汝自何来？”卜垢答道：“未明来处，止识惺惺。”祖师又问：“汝今何往？”卜垢道：“未知所往，志愿皈依。”祖师道：“时日尚早，汝且到厨房，吃常住斋饭去。”卜垢复稽首，求立法名。祖师乃与他起个法名“道副”。卜垢当时三稽首。祖师道：“汝三稽首，乃三皈依也。”道副拜求问道：“弟子止知今皈依我师也。”祖师曰：“佛法僧，汝今从此进步。”道副拜谢，方才到厨房吃斋，晨夕侍奉祖师之侧。后有称扬卜垢皈依正觉五言四句：

佛法僧三宝，总是一皈依。
一从何处入，岂南北东西。

按下祖师收了道副大弟子。且说人情本来清静中和，能知

恬澹自守，不汨于私欲，不迷于贪嗔。纲常伦理，是人性份中物，能不亏缺；富贵贫穷，是世间傥来的遇，一任有无。却也古怪，能尽了本来自然，便成个富贵延年注福，毫发不爽。有等贪恋私欲，凿丧本真，使尽心机，希图富贵，逞刚愎不仁动暴戾不忿。却又古怪，冥冥就有地狱，劫劫便入轮回，一入轮回，岂无主宰？这轮回的，比如有之理，就有这事；有这事，就有这事的根由。却说元通和尚神游十方世界，天堂地府一任他往来探视。他自指引了卜垢，警戒了卜净，逍遥云际，忽然俯观，见一座大第公厅。老和尚到得面前观看，只见那大第：

巍巍闾阅，耸耸门楣，鹿角分排八字，螭头高列两楹。白茫茫玉砌长阶，绿荫荫松连甬道。东西廊庑，列着许多青衣牙皂；南北坐向，俨然一个赤服郎官。案头堆集，山样公文；厅下轮旋，风车物件。

元通进得门来，见了这风车儿物件，心下不识，便大踏步直上厅来。只见赤服主者忙下厅迎接，各相举手。主者便问：“高僧来自何处？有何事故到我敝厅？”元通和尚答道：“老僧只因未完普度，偶尔神游到此，见贵厅傍列旋转车轮，从来不识，故此直趋台阶，唐突威灵，惭惧惶恐。”主者微笑答道：“此世间生人善恶轮转，高僧未见，难道不知？”元通道：“老僧久识在心，颇知其理，但未见其事，未观其物。今神游物接，愿明府把风车儿轮转几转，老僧一看。”主者笑道：“高僧久见性明心，宁不知这轮转一转，即是世人善善恶恶，一动死生。比如善心一转，自下而上，你看那金童玉女，长幡宝盖，在车轮顶上，这就是三十三天、王侯将相、富贵福寿的境界。比如恶念一转，自中而下，你看那牛头马面，长枪大戟，在车

轮底下，就是十八层地狱、疲癯暗哑、贫穷苦恼的行头。”老和尚听了主者之言，合掌称道：“善哉！善哉！一至于此。”便问道：“据明府所说，山僧所见，如是凛凛可畏，那世人愚昧的怎得晓？明府却不明明的与他说，乃暗暗的变化，这一件形象儿世人怎知怎见？”主者大笑起来，说道：“高僧，这何必要我细说！难道世间一个睁着眼，观尽色相，何等爽心！一个闭着目，不睹光明，何等苦闷！若想生前，宁无来历？”老和尚听了，又合掌道：“善哉！善哉！无病无灾，便无眼界，犹还是好。有一等饥寒困苦，又有一等遭刑受法，看起来，这分明说白了，叫他回头一看。再请问明府，可怜世人受此苦恼，可有个解救的方法？”主者道：“有个解救的方法，也只在他自己。我当初自他脱生人道时，便就与了他一个风车儿轮转样子随身，他如是能自家往上转，莫下转，自然下的往上，便离了苦恼。若是上的不回头，把那下的比并一比并，说他也是生来秉受，我也是秉受生来，他如何这愈趋愈下，我必定要越转越高，这便是我明明白白与他说了。”老和尚只是合掌道：“善哉！善哉！果然不是暗暗变化，真乃明明说知。只是老僧从东度，见了些善善恶恶之辈，不知可曾轮转？”主者笑道：“轮转一日，百千万亿，善恶各有其类。高僧既要知，却也不在你那东度，一时能有几件！”乃唤旁边吏役：“可将那善恶文卷，取过来看。”

老和尚展开来一视，乃合掌念了一声佛号，道：“世事人心，幽幽曲折，有如此琐琐细细开注在此。乃有一善至百千万善，小善大善的，有一恶至百千万恶，小恶大恶的。有一善解了百恶的，有一恶坏了千善的。有有心为善的，有无心作恶的。有他人善，在自己的；有自己善，在他人的；有他人恶，在自身的；有自己恶，在他人的。俱无富贵贫贱异等，却有尊卑大

小殊途。”老和尚见了，又念一声佛，乃去寻那南印度自东行的善恶人文卷。见那纷纷错错，四海九洲，昆虫鸟兽也载在上面，哪里去寻一个归知故识！便向主者又念了一声佛号，问道：“老僧阅卷，万国九州，广注善恶生人，如何不见一个知识？”主者道：“人有一声弥陀，改了一劫恶业，不曾往上往下，尚在五行中，未超三界外的。即就高僧这一声，看来文卷便注着惺惺里卜净的根因。中因他父刻薄，生他愚昧，又以一声佛号度脱原来，虽免恶道，他却未坚信心，又复障碍。”元通和尚阅得文卷根因，乃乞求与他轮转个善地，使他完了度脱之局。主者道：“高僧德力，便转他善地，却要他坚心修行，莫教怠惰前因。若是旧恶不改，孽障再新，纵是弥陀万句，怎得上通天界，必定下堕地狱。”老和尚合掌称谢，说道：“老僧也是神游奇遇，望明府把这百千万亿大善小善、大恶小恶赐教，何者为大，何者为小，何者一善解得百恶，何者一恶坏了千善，怎的叫做有心无心，怎的叫做他人自己，明分细剖，不独老僧受教，且利益众生。”主者笑道：“高僧要知大善，无如纲常伦理、子孝臣忠，小善便是安分守己、济人利物。能安分守己，何恶不消？不能济人利物，何善能称？有心求佛佛也灵，无心之过过即改。种种根因，高僧岂不久识，何须问我？”老和尚道：“他人自己，老僧却尚未知，望明府备赐教言。”主者听了，便往厅上把手一拱，道：“高僧，你明明知识，故意啾啾问我，你岂不知善积儿孙，恶辱宗祖？”说罢，把袖一拂，竟入厅去了。元通和尚心生观喜，喜的是出家，得证了慧觉；又动哀怜，哀的是愚昧，不种下善根。后有清溪道人发明善恶、轮转在心五言八句。

诗曰：

天堂问何在？在此灵明中。
地狱问何在？在此暗昧中。
灵明与暗昧，俱在转轮中。
惟有善知识，不堕恶趣中。

话说元通和尚识了风车儿轮转根因，俱是世间善恶轮回、百千万劫，他的慈悲心肠，怎得家传户晓？叫醒了凡愚，无奈天地辽阔，生人繁多。只这慈心却复到灵通关上，想起昔日度脱的“四里”因缘。只见赛新园仍居庙内，乃到庙相见。赛新园一见元通老和尚非复昔日，老和尚见新园也不似日前，两人俱熬过春秋。虽是出家道体，却也改变了些形容。话叙生平，便入玄论。新园乃问道：“师父你到何处化缘？见了些何方的光景？”元通和尚答道：“老僧实不相瞒，随师功行已满，只是愿未终消，东行道路光景，料师兄也游览过。只是善根恶孽，师兄恐未尽知。”新园道：“地方风景不殊，果是善恶根因，真未尽晓。”老和尚便把轮转司的话，备细说了一番。刚刚说到卜净的因果，只见卜净与本定两个站立庙庑之下，齐道了一声：“师父，你修道的阳神安逸快乐，我二人迷昧的阴魄苦恼凄惶，望乞慈仁，指明超脱。”老和尚见了，笑道：“谁教你一个误入旁门，一个佛心不固。苦知修省，还可度；终若不悟，只恐你再堕无明，便沉苦海。”两个听了，口应心却怀疑。顷刻只见阴云漠漠，黑气蒙蒙，两个辞别新园与和尚，道：“生方去也。”临行，和尚嘱他勿忘正念，他恍恍惚惚，化一阵业风而去。

元通和尚微笑了一笑，乃问新园：“四里形迹，尚在何方？”新园道：“这‘四里’弟兄辈，无形少迹，到处便安。他却哪里顾甚人情物理，只是要隐害生人。师兄若要满遂化缘，完

了师尊的普度，说不得借劳神力，广寻远找，莫使他昧了大道：阻了善心。我弟子也要探寻我师真并同门的道友，叫他要知风车儿轮转恶业，莫昧了大道善根。”老和尚道：“正是，正是。”说罢，倏忽阳神起在半空，庄严色相。赛新园道：“呀！原来是元通师父显灵尘世，想是本定师兄脱生人天去也。我在这庙中，徒老岁月，不如再探梵志师兄弟们下落。”说罢，锁了庙门，方才要走，只见云端里老和尚道：“新园哪里走！前已一误，安可再误？清宁观宇，胜似山岗小庙，何不往投正路？”说罢不见。新园一念警省，离了庙门，过了山岗，四下里找问清宁观宇。有人指说，国度中有座清宁观，新园乃飞奔前来。入得观内，见一僧侍立云堂之上，薄团上坐着一个禅师，闭目入定。新园乃向僧稽首，问：“打坐禅师是谁？”僧答道：“吾师入定，汝从何来？”新园道：“小道是从灵通关来。”僧问：“到此何事？”新园道：“有旧识僧人指引清宁观宇，来投正路。僧何法号？”答道：“小僧法名道副，入定禅师乃吾师，道号达摩大师。汝若要投拜，当俟出定。”新园将“元通指引”四字说出，道副方知是老和尚度来，乃道：“大师出定尚早。元通禅师在静刹闭关，汝当趋拜。”新园听了，便往净刹投来，只见老和尚紧闭关门，他两庑叩问，只得暂住净刹，寄食行者。见行者们晨夕课诵如来，新园偶生欢喜，随行者晨夕焚修。

一日，走到清宁观中，适遇祖师出定，新园上前稽首，备细说出来历。祖师道：“我岂不知汝来，但你一片尘情未化，不是你入净刹焚修，把念头归正，安可与语？只是吾教无言，汝当自悟。”新园想了一会，双膝跪地道：“祖师不言，弟子终是不悟。”祖师不言，依旧把壁手弹了四下，道：“汝在这里清宁了道：吾方纳汝。如不能了，终是不纳。”说罢，又复

入定。新园依旧不悟，苦苦哀求道副度脱。道副却也不解师言，新园只得暂住观中，又随着道副晨夕功课，晓夜思想祖师弹壁四下。忽然想起元通老和尚在庙讲到“四里”根因，乃发一念道：“是了，是了。祖师之意，叫我清宁了‘四里’因缘，方才收我归正。想这‘四里’弟兄，泛泛萍踪，何有定迹，何处寻他？怎生劝化？说不得还寻我往日梵师、同门旧友，求他们帮助劝化了他。”乃向祖师前稽着，辞别了道副，出了清宁观，走得力倦，坐在地下，猛然想道：“向来全仗些幻法飞空，只因要归正弃了，今到此劳倦，且要找寻旧日师友，只得重理法术。当时在地上练一个天马行空之法，气厉青云，便飞腾直上，来得疾，去得快，不劳刹那之间，便历山海之内。他抬头一望，只见个青鸾与白鹤盘桓松荫之下，乃想起昔日乘假鸾误跌情由，因知本智归岛事迹。乃按落云头，下临松岭，只见白鹤叫了一声，那洞里走出一个小道士，新园见他打扮整齐，玄巾道服，真乃神仙中人。听得那小道士口里唱几句道情，新园躲于松荫，听他唱的哪里是道情曲儿，原来是仙家道语。他唱道：

养气忘言字，降心为不为。
动静知宗祖，无事更寻谁？
真常须应物，应物要不迷。
不迷性自住，性住气自回。
气回丹自结，壶中配坎离。
阴阳生反复，普化一声雷。
白云朝顶上，甘露洒须弥。
自饮长生酒，逍遥谁得知？
坐听无弦曲，明通造化机。
都来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那小道士唱了念，念了唱，似歌非歌，似曲非曲。总是怡情养性，逍遥在洞口。新园听了，却走出松林，上前一看，原来那小道士不是别人。乃是那个，下回自晓。

第二十回

陶情逞能夸造酒 风魔设法警陶情

话说新园上前看那小道士，原来是本智。本智却也认得新园，两个笑叙别来多时。本智道：“师兄因何憔悴，不似往日？”新园道：“自弄法入公子衙被获，无颜见师，走回小庙，见本定阴灵，备知他被假鸾误坠而殒。今与一卜净堕入轮回。小弟得元通和尚指引清宁观，投归正觉，那祖师又不纳，教我几句法言，尚未明悉，细想莫非叫我劝化‘四里’旧交。我一人哪里去找寻这‘四里’，望师兄指教帮助。”本智道：“我只因妄投蜃腹，迷之道心，撇却旧师，误随旁门，今承师真度脱，复归岛随师，日守丹炉，怎得闲暇帮助？况那‘四里’，见了我等，远避不敢相亲，师兄既无投托，何不候我师真蓬莱会回，求赐收纳，做个徒弟。”新园大喜。正叙间，只见鸾鹤飞鸣，舞跳起来，彩云霏霏，果然玄隐道真回岛。本智接了，便引新园上前稽首。玄隐问是何人，小道士备言来历。玄隐听得，笑了一笑，说道：“这‘四里’行踪，我已洞晓。收服极难，劝化怎解？你不该设新园而弄幻，投左道而迷真，圣僧不纳，也为此一件。只是你有一点道缘，我且指汝个投向。我于八极普照见这‘四里’，各分境界，迷惑人情。汝一人力量，焉能开化？还当仗托老和尚高僧道力，方得度脱。”新园拜倒在地道：“师真，弟子也不愿去找寻这‘四里’，也不能开化这‘四里’

’良心。方才在前听得小师兄唱念的诗句儿，其实有味。望传授了弟子，且暂借这海岛闲洞，待弟子且做个闲散逍遥也罢。

”道真听了，笑道：“小徒自与汝等浑迹东行回来，想是学得我仙家些妙诀，闲吟歌唱，汝既要学，当叫他授你。只是我这海岛，汝在小庙正可暂居，只恐‘四里’未化，终是汝要勤劳一番。”新园拜谢，在海岛暂居。

且说这“四里”，自灵通关被和尚参破，各自离关，分头散去。那雨里雾走了些地方，没个资生道路，一日来到一国度乡村，他迷失路头，只见乡村人烟闹热，许多人丛杂生理，都是牛羊豆谷交易，往往来来。自思：“我远投到此，又无个知识投托，欲待要交易些市物，又少本钱。”四面看了一回，猛然想起，说道：“这个闹热村乡，人烟这等丛杂，却怎么没一个酒肆茶坊？我想我生平技艺，会造醇酒美酿，何不设法弄几斛豆谷，造成些春夏秋冬美味，滑辣香甜好酒，卖与这乡村人家受用？”雨里雾想了一会，恰好一个老汉子坐在那市上，手里拿着一杯水吃。雨里雾看见道：“这老汉子吃的不是茶，定然是酒。”乃上前问道：“老尊长吃的是茶还是酒？”老汉答道：“老兄说甚茶酒，我这地方，不长茶芽，无人吃酒。老汉杯中吃的是些白水。”雨里雾道：“地方无茶，也难怪你。豆谷颇多，为何不造些酒卖？”老汉道：“我这地方原不吃酒。”

雨里雾道：“酒乃世间一件美物，如何不吃？”老汉道：“这东西为何是世间美物？”雨里雾道：“老尊长不信，我有四句古诗说得好。”说道：

酒是人间禄，神仙祖代留。
三杯和万事，一醉解千愁。

老汉听了笑道：“你夸酒好，其如我这乡村不吃，奈何！”雨里雾道：“老尊长，你这乡村难道一个人也不吃？”老汉道：“不但不吃，还有闻名不知是甚物的。只我老汉晓得，不吃他。”雨里雾又道：“老尊长，你为甚不吃？”老汉道：“酒乃烂肠之物，伐性之斧，吃了它，颠狂放荡，助火伤神，好好的一个白面郎君，顷刻成一条赤脸汉子。荡着他些儿，不是踢脚抡拳，便是拿刀弄杖。”雨里雾笑道：“我闻糟物能久不坏，何云烂肠？散闷陶情，怎说伐性？佳人一朵，桃花上脸；好汉三杯，壮起威风。合欢、结盟，哪个不要他两相和好，却怎说踢脚抡拳、拿刀弄杖？”老汉道：“这还是小事，还有几件大事，都是它弄出来的。”雨里雾道：“甚大事，请老尊长说了罢。”老汉道：“干名犯义，都是它弄出来；争强斗勇，都是它使出来；伤灾害病，都是它生出来；倒街卧巷，都是它发出来。”雨里雾道：“倒街卧巷，小事小事，怎么也说大事？”老汉道：“你却原来不知，威仪济楚，倒街像甚模样？街头破面卧巷，成甚男子？”雨里雾听了道：“实不瞒老尊长，小子路过到此，见交易处这等热闹，如何不沽酿卖酒？小子却会造曲蘖，酿蜜淋，只少些本钱，老尊长若肯扶持，我逆旅穷途，有这造酒手段，假贷几贯，备办家伙，倩间房屋，开一个酒肆，得以资生，便是大恩大德。”老汉听得道：“老兄，莫怪莫怪，我这国度中，原禁吃酒，便是我这地方，个个莫说不吃，连酒字也不出口。其实安你不得，且要快快走去，莫教有道行的知了，把你指做酒头，不打逐你，便送了你性命。”雨里雾听了，涕泣起来，道：“老尊长，你可怜我穷途逆旅，怀抱不开，不肯借本经营，求指引个吃酒的地界。”老汉听了道：“邻我这国吃酒的，我还要劝化他，如何反指引你？快去，快去！莫要撞着天性不吃的来。”老汉说罢，忽然不见。雨里雾把眼四下

一望，只见半空里却是一个老和尚，云端现身。他定睛一看，却认得是灵通关被他说散的僧人，乃道：“走罢，走罢，莫要又惹他了。”后有土人说酒可饮不可饮的五言四句，说道：

漫道酒烂肠，伐性乱方寸。
能调五脏和，智者不为困。

雨里雾见这乡村不吃酒，却是元通老和尚化做老汉子，又与他辩驳这一番。乃想道：“我当初不该起这个雾字名姓，惹那和尚恶到底，走到这个地方，他又来拨嘴拨舌。不如改个名姓，过了这国度，到个吃酒的所在，或是自造，巧立个名色，写在招牌，引人来卖。或是零买治备些肴馔，引那馋嘴见菜来沽。”想了一会，乃自己起了一个名姓，叫做“陶情”。他一路走去，未过十余里，只见渐渐有醺酣之人，陶情乃上前，闻那人口内，喷出一团酒气，便扯他衣袖要问个路境，那人袖内却藏着一个酒瓶。陶情见了，怎肯放过他，说道：“你这村乡不吃酒，你如何酒气喷喷，袖里又笼着壶瓶？”那人慌了，答道：“老兄，你休怪我。我是没奈何，好吃一杯的。只因我村乡不吃酒，有戒，渐渐过来，便有偷着吃些的。再过百十余里，就通行大饮。此去十里，也有零沽藏卖，小子悄悄偷买些吃。不想撞着老兄，莫怪！莫怪！”陶情听得，满心欢喜道：“不吃酒村中尚有偷吃的，好通行大饮地方，不知吃得怎个样子？”乃忖道：“我一个孤身，又无资本，不如扯着这人，做个伙计生理。”乃问道：“老兄高姓大名？”那人道：“汉子问我名姓做甚？”陶情道：“小子会造酒，欲到前村去卖，实不相瞒，孤身无本。若老兄方便，做个伙计甚好。”那人听得，笑道：“小子姓吴名厌，平生好吃一杯，只因居住不吃酒村乡，

没奈何，袖着壶瓶做个小人计较。老兄既是高手，会造佳酿，正遂我心。愿出资本，伙计管生，落得终朝痛饮，早晚醺酣。强似在家里，躲躲拽拽，吃不快活！”陶情大喜，随到吴厌家里。吴厌收拾些本钱，与陶情出门，望前路走去。行到百里境界，却又是个国度地方，他二人辛苦道途，正思吃之几杯，却好树荫下一个牌坊，上写着两行字。陶情近前看那两行字，说道：

过客闻香驻马，游人知味停舟。

二人走入树荫深处，却好一个酒家。入得门来，吴厌道：“有好酒酺来！”店家忙酺暖酒，摆出些下酒肴馔，他二人轮杯把盏。只见陶情攒着两道眉，摸着一个胸，说道：“哎啊！蜚杀人也，胀坏人也！”吴厌问道：“老兄如何这等模样？”陶情道：“挂真牌，卖假酒，这壶中，精精是醋，活活是水，怎生叫我吃得？”店家听得，忙走到二人面前，说道：“二位，吃我这好酒，比众店不同，如何说是醋，是水？”陶情道：“比如你这酒，造作可有个旧方？”店家道：“怎无旧方？”陶情道：“我那敝地旧方，却是一斗糟。”店家道：“是一斗糟。”陶情道：“便是三担水。”店主道：“也是三担水。”陶情道：“却要一担谷。”店主道：“便是只少这一担物体。”吴厌笑道：“这等还喜得一斗糟不少，才有这些些酸味。”大家笑了一回。店家便问陶情来历。陶情才把会造酒，与吴厌做伙计的话说出。店主便道：“小店虽开，来沽的甚稀，想因造作不如法。陶兄如肯与小店代造几瓮，若是生意通行，却也不忘大德。我这国里，都却会吃，只要造得有些名头。名头若好，便是‘金生丽’，也要来买些尝尝。”陶情道：“我小子造出

来的，名头却也多。”店主问道：“请说几样一听。”陶情乃说道：

蜜淋淋，打辣酥，烧坛时细并麻姑。
薄桃酿，蕙苡香，金华苏寿各村乡。
惠泉白，状元红，茅柴中圣不相同。
珍珠露，琥珀浆，玉兰金橘果然香。

店主听了陶情这许多酒名，大喜道：“老兄有这手段，小子愿把店中家伙本钱，交村与你，大张起个门面，携带小子起个家业，衬个兴头。”陶情应允。当时就写立一纸券约，余谷造酒，开张发市。一时吃了陶情的美酒，大家小户，远乡近里，都来买酒，真是填门塞巷。吴厌把些本钱，也交付陶情，他只是终朝要吃，醉了便去，罗揽事端，却好逞醉在那街坊生事。只见一个风魔道士，似醉非醉，如痴非痴，手内拿着一个葫芦，口中叫卖几丸灵药。吴厌也不管个好歹，向前把葫芦中抢人手里，便倒那丸药。那道士笑了一笑，把拂尘一挥，只见那葫芦倒出许多大胡蜂，满头满脸，把吴厌蜇得手慌脚忙，那里赶得他去！那葫芦如火热，丢又不得脱手，只叫：“好道士，饶了我罢！”街市众人看见，齐来帮助吴厌，说道：“你这风魔道士，如何使障眼法儿，捉弄我们地方酒客？”陶情与店主知道：也来看吴厌，被道士的葫芦儿粘着手掌，火烧般痛。那吴厌始初还求饶，见烧的又痛，胡蜂蜇得又狠，越发怒骂起来。道士只是大笑道：“只蜇得你酒醒，荡得你住口，方才饶你。”众人与陶情都怒道：“这风魔道士好生无礼，不打他，怎生饶恕！”你一拳，我一脚，顿时把个道士打得直僵僵无气。

哪知国法不饶，那村乡却有官长，即时把吴厌拿去，供说

是陶情酒藥致醉，致生出一种事端。一时把陶情也捉将到官，五刑三拷。可怜陶情那里叫屈，系在狱中。他猛然想起，在灵通关赛新园与他结义，遇僧人一番议论，在前村中那老汉化出和尚的根因，便道了一声：“新园道兄，你如在此，可也与你道友说个方便，饶了胡蜂火葫芦，也不使吴厌醉狂，惹出这一番祸害。”正才说了，忽然市上来报官长，说风魔道士活了。官长乃押着陶情去看，只见那道士把脸一摸，叫一声：“雨里雾契兄，及早改业，访问高僧，莫叫堕落，作吴厌干连。”陶情一看，原来是赛新园道士。他乘此机会，只答应了一声，问也不问，一阵烟飞星去了，丢下个吴厌，到店家去住。风魔道士昂昂而去。后有叹逞醉生非弄出祸害，都是这陶情酿美酒五言四句说道：

万事无过酒，生非惹事端。
不饮从他美，安居天地宽。

却说元通老和尚，一心悟那弹关之教，只是运阳神寻那四种根因。见陶情国度乡村造酒，却有那新园得真仙妙诀，也能变化，去度他，可怪他迷尚不悟，得道士救了，便飞星逃走。恰好老和尚在云端遇见新园道士，说：“雨里雾更名陶情，这一番事迹。如今他不悟玄机道性，犯戒生非，不如罚他到轮转司，与他个异劫警省，这却又不是我僧家慈悲方便。”新园道：“师兄此言，也是成就他的方便。不似我们门中正法剿除。”元通老和尚听得，只念了一句梵语，顷刻陶情被神司捉到。陶情见是昔日辩论的僧人，便说道：“小子不曾违背了昔日之盟，虽然广造多方博名的饮，原教人薄薄酒胜茶汤，谁教那吴厌醉狂，惹出祸害。”老和尚道：“虽是你自作自造，未尝叫人生

事，怎教你造出醇醪，使那吴厌颠狂？我如今不教如来，只戒得沙门弟子，却也难禁世人。你且去轮转司，异变一劫，不饮人天。那时也注个无量功德。”陶情不敢作声，抱头窜耳，跟着神司，直到那轮转司。主者正在那里阅宝卷琼书，查世间有情无情、机缘脱化，乃查到卜垢信道不笃，本定幻法迷真，一个尚有一句弥陀救解，一个也有梵师双修的玄功。主者查到此有情，说：“叫转轮使者，且把他二人轮转中上，一个不离道岸，一个不出僧门。”使者方才要把那风车儿左转，只见级下神司押着陶情。主者见了，怒道：“你这业障，坑陷了多少风流浪荡，鼓动了无限暴戾颠狂，应付异劫漂沉。”陶情泣道：“信如官长之言，只是陶情却也有一个好阴功善果。”主者道：“汝有何功果？”陶情道：“散抑郁不伸之气，救好了无限灾屯，解吴越莫大之仇，合欢了两家世好。”主者听了，笑道：“也只因你有这一种功劳，便救了你万分的罪案。你既说有功，便查你的功罪。”叫吏役取过化卷来看，其中却也载着百千亿万，功是功，罪是罪。主者乃叫开注明白，自有处分。却是如何处分，下回自晓。

第二十一回 妄妇备细说衷肠 王范相逢谋道路

话说戒狄造酒、大禹恶之者，恐后世被它迷乱，乃酒固迷乱人性，却是世间一件要物。僧家戒它，正为乱性。世间又有一等豪放纵恣，哺糟啜酿，饮无晓夕，沉湎荒淫，不但迷乱，而且为害不小。惟有仲尼至圣，说“惟酒无量不及乱”，又曰“不为酒困”。大哉圣言！界于可饮不可纵之间矣，谁叫人纵饮，入于迷乱，造下这轮转之业！再说冥司主者处分陶情，将他功罪查勘。罪大则轮转自中而下，功大则轮转自中而上。司吏执卷，主者展开，从无始以至于今，世人被他迷乱，放肆邪侈，无所不为，却也盈盈满卷。主者怒目视着陶情，说道：“你造出这等恶业，罪如丘山，怎肯轻恕！”叫把陶情推入轮转而下。陶情哪里肯服，说道：“官长以罪加陶情，造此恶业，却也要说出何业。”主者便把文卷中记载的，念与他听。说某人酗乱逆亲，皆因陶情所造。主者只念了这一宗文卷，便恨了一声道：“罪何大于此！以下记载百千万宗，却也不小，左右可把陶情推入轮转！”陶情又辩道：“逆亲的，王法不赦。这一宗，却也消磨了。”主者道：“王法所诛的是故犯的，还有溺爱的、柔儒的，不曾犯出。幽有鬼神，怎肯轻恕！”

正叫牛头执叉，马面操戟，来推陶情，只见西边白毫光灿灿飞来，黄封册明明投下。主者忙恭礼仰视，见一个神司，说：

“陶情功可折罪。”主者拆开黄封，上注着：“孝子慈孙祭奠祖考，酹地献神，一种诚敬，都在陶情所造将出。”主者道：“他逆亲以下注的违法，百千万宗不小。”神司道：“他诚敬之外，解郁却病，和饵疗人，却也百千万宗不少。”主者听得，回嗔拱手，谢去神司，随把陶情放了，道：“诸事且看黄封赦你。只有你有‘四里’，俱系一党，在世弄人，惟有云里雨、胆里生，皆是你造出他迷人恶业。我如今且放你，速去改正了他们。这纲常伦理所关，保命护身所系，都在你就正他不小。若是他纵欲败度，好勇斗狠，不就你的规正，或你故违，有以使诈鼓舞他，罪却也在你不轻。”陶情口里连声答应，心里却有几分狐疑犹豫，忖道：“天生我这个招风惹草的情性，撞着我的，能有几个斯文典雅？入我门来，投了意气，便是斯文典雅，不觉的手舞足蹈。如今要脱离这轮转，只得且口应了主者而去。”方离了大第公厅，走未十里，陶情见一人踉踉跄跄走将近来，后边跟着四五个美貌妇女、清俊儿郎。陶情想道：“这人跟随许多男女，若是妻子，也该搀扶他。若是仆婢，便是富家，也该用个轿马。若是同行走路，怎么让他慢慢行走，却都退后？”正在疑猜，恰好那人远远望见陶情，叫道：“旧相契！人何处来也？”陶情方才睁眼看明，道：“原来是云里雨契兄，你如何这样瘦弱伶仃、行步踉跄？一向何处安身？”云里雨愁着眉，苦着脸，答道：“小弟自灵通关被那和尚琐琐碎碎说得没趣，离了关，走到甚么巫山地方，遇着高唐、孟礼两个男女，惹了些风月机关，撞着甚么冰人月老，把我勾引到一处，叫做甚么阳台地界。没奈何，只得跟随着这几个，在那地界做了几载伐柯生理。谁想这买卖顺利，便起了千百两家产，没来由自恃有几贯钱钞，动了那风月情怀，今朝娶一个美妾，明朝买一个侍儿，被他们朝也来寻云，暮也来寻雨，便惹了个

门户在身。这门户难当，弄得鼻塌嘴歪。裹了几两银子出外，别寻个事业，他们如今还跟着我不放。我再三苦苦哀求，饶了我罢，他们越不肯放，口里还说，要押解我到甚么超生地界。正在此嘘嘘气喘，恹恹要病，却喜幸逢旧契。没奈何，替小弟方便一声，到此地界饶了我罢。”陶情听得，笑道：“老兄原来有此苦情，何不当初紧咬牙关，强制欲火，莫做这超生的买卖，怎得到这个境界！你放心放心，待小弟与你说个方便，叫他们放松你些儿罢。”乃问跟随的妇女侍儿，方才要开口，但见那妇女侍儿果然生果美丽：

一个个，千娇百媚，多趣多情。乌云半垂双飞，粉黛淡妆浓抹。十指露纤纤春笋，两鞋尖寸寸金莲。一个个，藕丝嫩织罗裳，兰蕙香熏玉袖。不说萧娘风韵，真堪楚女标题。

陶情见了，上前唱了一个喏，说道：“众位娘子，为甚跟随我这契兄不放？”妇女道：“谁叫他狂荡不禁？”陶情道：“难道是他钻穴相窥？”妇女道：“他纵不是钻隙相窥，谁叫他房栊充栋？”陶情道：“齐人丐子，也有一妻一妾。”妇女道：“宋弘义，生平只个糟糠。”陶情道：“他居累千章，便多置几宠也无害。”妇女听得，把眉一攒，道：“你这引头夺脆的，都是烘动他淫心，勾惹他春兴，害得他如此。你哪里知道世间阴阳配合，男女婚姻，只该一夫一妇处室，谁叫他吃一看二。你怎知，他多占了我们一个，世上就有个鳏夫。”陶情道：“自古一妻三媵，原该有的，假如人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妾生子，理该情当。这难道不许他？”妇女道：“许便许，你却不知嫡妻生妒，能有几个得完全的？”陶情道：“这完全的道理，我陶情倒不知请说！请说！”妇女愁着眉说道：

“娶妾纳宠，你道世间最乐？殊不知其间伤害伦理处，十有七八，最苦最苦。嫡妻贤德，知自不育，为丈夫捐簪珥，纳妾生子，以继公姑之脉，以续丈夫之嗣。若是不贤德，悍妇不容娶，淫妇心不忿，妒妇生谋害，恶妇动鞭楚。可怜人生娇生娇养，也是父娘一块肉。或为官钱私债，没奈何嫁了人家做妾。且莫说这女子做了人妾，不能够一夫一妇，白头厮守，心肠里怨恨，只说遭逢嫡妇妒恶，百般样欺凌，千般样谋害，这其间说不尽的苦恼，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染病亡身，也不知多少。”

陶情笑道：“做男子的，只要自家风流，哪管妻妾相妒！还有一等嫡妻良善，宠妾恶狠，再加丈夫爱俏喜新，宠妾嫌妻，难道做妾的只是苦恼？”妇人道：“这越不好。男子宠妾，伤害了正嫡，夫妇伦亏，本当有子，只就这伦理亏处，便生了个绝灭根因。多妾必多欲，多欲便伤精耗神，身心失养，这叫做粉骷髅伴着死骷髅。”

妇女说罢，陶情又把眼看那侍儿，哪里是侍婢丫环，却是几个龙阳小子。陶情看着他，也装媚做娇，便向云里雨说道：“这却是老兄放荡礼法之外，损伤元气之根。怎怪他们齐齐押送你不放？”乃对妇女道：“小子听了众位娘子的言语，实是有理，千万只看他平日恩情，饶了他押解罢。看起来，为后嗣娶一个偏房，也是情理所该，比如一妾不生，再娶一个，也未为伤害伦理。”妇女道：“你此话差了！一个不生，再娶一个，便替他淫欲开门路。娶一个，可该打发那个生的出门，与他个门路。谁叫他三个五个都留在家？这期间许多不完全处。”陶情道：“又有甚不完全，请说完了罢。”妇女道：“老夫不能遍及少妾，间有调私，其中还有妾妾相妒不容，怎得完全？”陶情听了，方才点头。只见那妇女侍儿彼此乱打起来，你道是我不容你，我道是你不容我，你打我，我打你，先把侍儿打得

一阵风去了。妇女只剩了二个，看着云里雨说道：“我叫你寡欲养心，节欲生子，你不依劝，以至于此！”云里雨答道：“从今依我，只是免押解，就得生路。”那妇人又看着陶情说道：“十个九家，都是你使作的他淫心，助起他的春兴，以后他也该节，你也该戒。”说罢，那妇人把脸一抹，哪里是妇人，原来是赛新园道士。陶情见了，笑将起来道：“师兄，你活活骗杀人！我前开店被你把吴厌捉弄一番，带累我费了多少磨折。今日却又来捉弄云里雨契弟。”云里雨也说道：“娶妾近侍儿，虽也是小弟近日病根，只是妇女们哪里会多嘴饶舌，与陶情兄辩论这一番，却原来都是你。我想灵通关自被那和尚辩难了几句，便别了道兄，你如何今日有这等法术神通，能变妇女，说一派道理的话？”新园答道：“话长，话长。”陶情道：“便是长脚话，也请说来一听。”新园乃说道：

自从别却灵通关，投托梵师为徒弟。
巫师与我同入门，共师还有慧定智。
修行本欲证大罗，误入旁门终未济。
跨鸾几被假鸾伤。隐身法调佳人丽。
弄术迷人自着迷，左衙偶被公子系。
愧心怕见那梵师，一路烟走知回避。
小庙久离狐鼠倾，重新再整安居计。
因愆本定坠鸾亡，清宁观里求了义。
僧家不纳道缘深，海岛相逢旧结契。
歌吟指出大丹歌，暂居洞谷真师地。
元通和尚出阳神，将吾摩顶授四记。
普愿劝化“四里”身，寡欲廉静保精气。
假妇化身说尽情，特来度你无他意！

新园说罢，一阵风踪影不见。陶情也要走去，云里雨说道：“契兄，当初也是你作成，入这门路，虽然道士教诲这一番，只他个个离了我身，莫说免了押解，便是心肠也快活许多。但好言好语听了，也该三思省改。只是我生成骨格，长成心性，鳏寡难过，欲火又腾，说不得学老兄，也改个名姓，前途再更换个计较，完此一世事业。”陶情道：“事便是好，只是我改名换姓，做了一番事业，倒堕入轮转。主司责我劝化你等回心向善，方才饶我。今若依你，又随你计较个事业去做，万一再犯，如之奈何？”云里雨笑道：“料你事也只如此，有罪过，却也有功劳。只是我弄得小男幼女没颠没倒，毕竟要完全了一桩事业。”陶情道：“你正该在幼小时养精蓄力，莫要弄到老来精力衰朽，悔之晚矣。”云里雨只是不听。陶情道：“你且三思，我如今要去劝化浪里淘、胆里生两个去哩。”说罢飞走。云里雨乃改个名姓，叫做“王阳”，他只因妇女侍儿离了他身，心里又不愁这几个押解他超生的地界，一时便四体舒畅，大脉平和，哪再踉踉跄跄。他走步如飞，往前行去。后有说妇女侍儿离身、便康健善走两个叹世《西江月》说道：

可叹人生在世，遭逢美色无情。火坑明晓要邪行，多少因他成病。

智者远离保命，寡欲百体康宁。东山健步药虽灵，怎比这神药性！

话说云里雨不听陶情劝化，改名王阳，独自一个走在路途，想一世的事业。走了十余里，见一人独坐在路口小亭子上呻吟，若有所思。王阳也来亭子上坐。那人问道：“何处去的？”王

阳答道：“小子原离此处百里，一向伐柯生理，颇赚了几文，娶了几房家小，门户难当，裹得几贯出来，要寻些一世的事业。请问老兄何方人氏？独坐在此，若有所思何意？”那人答道：“小子名唤范俏，也为裹几贯钞，出外寻个事业。叵奈这地方近日事业难做，正在此思量。老兄若是有高见，小子倒与你计较个事儿去做。”王阳答道：“三百六十行，小子都会，只是劳碌辛苦，倒是当年做伐柯生理，见有等快活道路，思想这事倒做得。”范俏道：“甚快活道路？”王阳道：“如今不如买几个妇人女子，贩卖与江湖上做妓女为娼，尽有些利钱，还讨些好便宜。”范俏道：“有甚利钱便宜？”王阳道：“比如人家有好妇人女子，或是有丈夫的贫窘，养持妻子不能，央求伐柯，卖与外方客人，明说为妻作妾；或是女子父母欠了官钱，少了私债，也图几两银子，卖与远乡人氏，明说做妾为妻。买将过来，带到别地，卖与娼家，买一贩三，利钱颇多。那明说的意思，却是买过来，一日未转贩，权且一日做夫妻。这却是便宜几倍。”范俏听了，笑道：“原来老兄道路，就是小子道路。今日正在此想，一向这道路伤害天理，比如穷迫卖妻，贫窘鬻女，这个苦恼情景，莫说那骨肉两分异乡，生死莫得再面。只说这卖与娼家，老妈子要他接客，妇女非他亲生骨肉，若有不顺她心情，棒打鞭敲，苦情向谁说诉？”王阳道：“既接客，便有客人的情意，妓女可以说诉，计较逃走的，也是娼妓的常事。”范俏道：“老兄莫要说这计较逃走，娼家老妈儿心计逆料，却也周密。比如买得一个妇女，叫他接客，访他向来细说乡土姓名来历，乃叫伙中假装嫖客情厚，诈出妇女实言。老妈儿次日说破，痛打三番两次，便真客情实探问，妇女也不敢说。”王阳道：“我做了一生伐柯生理，便不知这情由。可怜，可怜！”范俏道：“老兄若怜她，这道路却真做不得。”王阳道：

“我想有个怜她的道路。”却是何道路，下回自晓。

第二十二回 咏月王阳招讽诮 载酒陶情说转轮

话说范俏、王阳他两个计较贩卖的事业，说出买良为娼妇女的苦情，老鸨儿的行径。王阳想了个怜妇女的道路，范俏听得，便问：“老兄怜她，有何道路？”王阳答道：“买良为娼，明王法，只要个清廉官府，搜奸剔弊。”范俏道：“哪个地方没有廉明执法？怎奈作奸犯科的智藏巧隐。”王阳笑道：“说起来，这个道路，不如不去谋他做到，也免伤天理。”范俏道：“正是。我见伤了这天理的，纵然逃了王法，却也逃不过幽谴鬼责。报应却也多有，不是官非，便是疾病。或者逃亡死故，把本钱都消折。”王阳听了，把头一摇，打了个寒噤，说道：“这生理做不得！便是我当年做伐柯生理，与他天理一般伤了多少！”范俏道：“正是，正是。我们做媒引头，比他贩的还大。”王阳笑道：“话便是这般讲，腰囊这几贯，怎生与老兄计较？”范俏道：“买几亩田地，耕种度日去罢。”王阳笑道：“这固是老兄本份事业，只是小子心性与他的情景妇女侍儿，种出来的根因。如今既无事业可做，老兄无事，地方可有勾栏院，不如去做个风流嫖客。”范俏答道：“老兄，这嫖客有甚好？且莫说他破财损钞，荡费家业，亲友笑耻，妻妾憎嫌，玷辱了门风伤坏了宗祖。只说他贪风流可意，爱美丽春情，涸髓枯脂，耗神丧智，受片时有限淫乐，讨一世无穷苦楚。我这地

方，既无勾栏，哪有行院，小子也不会做这引头经纪，伴客帮嫖。”王阳笑道：“地方既无勾栏，或者老兄相知相识，暗昧巢窝，得以了却小于这一腔春兴、半日情怀，便花费子这裹来囊囊，也无悔无怨。”范俏听了，把眉头一蹙，说道：“老兄，这事越做不得，耗财损神，事还是小，便生出一宗大祸害，伤天理，更甚更甚。”王明问道：“怎便伤天理，大祸害？”范俏道：“我小子有几句口号说与老兄一听。”说道：

世间男女原有别，男效材良女贞洁。
钻穴相窥天理伤，逾墙相从人伦灭。
男儿百行备于身，女子耽兮不可说。
闭户不纳诵贤良，坐怀不乱真清白。
断发剃鼻女丈夫，秉烛待旦真英杰。
清风万古正纲常，大节无亏上帝悦。
可怪夫妇愚不知，奸私邪淫大道绝。
搂其处子逾东墙，不惜身中精气血。
明有国宪幽有神，报应昭彰堕恶业。

范俏说罢，王阳听了笑道：“老兄也是一个买卖道路与小子同行，这会怎说出这许多道理文辞？”范俏道：“老兄实不瞒你，我小子名叫做富有，托名范俏，乃适早一人路往这村过，说后有一人，来寻事业做，只是腰裹几贯，平生酷爱风流，把老兄来历备细说出，托小子劝化你回心，莫要爱那风流，贻累他入了轮转。”王阳道：“原来老兄有人嘱托你。如今世上，能有几个清白贤良，不爱风流？便将地狱放在他眼前，推春磨磨，与他明看，他若是心地不明，怎知保守？我小子非不领教，只是这几贯在腰，少不得要往前途，再作计较。”

说罢，方欲辞富有，只见远远一人飞奔前来。见了王阳，大笑起来说道：“阿兄别来无恙？”王阳见了，便道：“原来是浪里淘阿弟，自灵通关别后，一向在何处？”浪里淘道：“小弟久已改了名姓，叫做艾多。这富有乃我近日结交的契弟。想我自那日别来，被一个相知留我在家，始初敬重，如胶似漆，终日不离，我替他引类呼朋，成了一个大家行止，谁料他刻薄寡恩，把我幽禁起来，锁在个库房之内数载，天日也不得见。”王明道：“阿弟，你却怎得出来？”艾多道：“只因他恃财倚富，生事凌人，惹出祸端，要我们解救，方才出得他库房门外，到得这乡村，结交富有契弟。日前闻知陶兄与阿兄劝解免押解等情，方才知你路过到此，故此他托这契弟假名托姓，劝化你少爱风流，节省精力。”王明听了道：“陶情大兄到此，阿弟却怎不留他，如何又放他去了？”艾多说：“他来时，我被那相知幽禁不得出，陶兄千方百计要我相会，送相知锡壶、银盏也不收，惠泉、金华也不受。”王阳道：“送的可谓精妙贵重，他如何不受？”艾多道：“他生平不饮，且不延客，所谓齐王好先竿，客来鼓瑟，礼物虽精，其如王之不好！故此陶兄未得相会。幸喜我这富契弟与陶兄相合、日日共饮，刻刻衔杯，却又引得这村乡典衣当物，花费衣算。陶兄自知，说道：‘莫叫又犯了甚么文卷？’打听胆里生契弟，在甚么分心寨做强人，他到彼处去了。既然阿兄到此，细想我们‘四里’弟兄，不可久抛各散，趁此囊中有余，且往分心寨探望一番。”王阳道：“有理，有理。”乃别了富有，与艾多找路行来。时当三五良宵，见一轮明月中天，他两个走到一村店人家，王阳只是想着偎红倚翠，艾多见他念念不绝于口，乃叫店家沽得一壶酒，说道：“阿兄，客邸无聊，你且收拾起春心，饮一杯解兴。小弟自离关，亏了这缘法，淘得多金，相处些山人墨客，学得几

句诗词。你看今夕明月，试题一个小词你下酒。”王阳道：“阿弟，你试题来。”艾多乃题出一个词儿，却是个《念奴娇》牌儿，名咏月。他题道：

今夕何夕？岂寻常三五，青空辽阔。看那云收星曜敛，何人玉盘推转。照我金樽，清香独满。有药得长生，炼起丹炉，万斛珠玑，黄金一点。

王阳听了艾多题咏，笑道：“阿弟，我虽不知词句，细玩你丹炉一点，明明的发你衷情，难道我的心情，可辜负这一天皓月？依经傍注，也学你韵一个。”乃吟道：

烟村静息，扶疏桂影满，素娥炼就。怎么箫鼓环佩远，教人单吹玉管。年少追欢，空忍缱绻。纵然满樽前，何处嫦娥，枉作云收，争如雾卷。

王阳吟罢，艾多笑道：“总是你一派心情有所出，只恐不能遂你衷肠。”二人正把杯，再欲歌吟，只见店家一个老汉走将出来，说道：“二位哪里来的？吃酒把杯，吟风咏月，人谁管你？只是这一位吟出来，句句都是淫风邪韵，我老汉听着何妨，小男妇女邻坊听了，岂不败坏他心肠？从古到今，淫词艳句，勾引出伤风败俗之事，为害不小。老汉愿二位守目前本份，饮一杯客邸清醪，莫要邪思乱想，胡歌野叫，非理言语，调引春心。”王阳笑道：“老人家七颠八倒，妄讥乱诮，责备行客。我们路逢，到你店中，偶酌两杯，见此明月歌几句小词，赏心乐事，有何勾引伤风败俗之事？况窈窕之句，明月之章，亦是古人寄吟豪兴，我们便歌唱侑酒，有何伤害？”老汉道：“古

人乐而不淫，歌吟何害！只是人口是心非，言端行违，尚然作罪。老兄你借拟嫦娥，寄情绩缱，不可！不可！”王阳被这老汉说得闭口藏舌。艾多乃问道：“老尊长，我动问你一声，分心寨在何处？离此坊有多少路程？”老汉答道：“二位客官，你问这分心寨做甚么？”艾多道：“我们要找寻个契弟。”老汉道：“分心寨，原是我这国度地方，叫做分中河，五处分界，只因河道淤塞，长起平滩，地界荒僻，不知何处来了几个人，为首的一个叫做胆里生，他在此剪径，自称做分心魔王，便立名叫分心寨。这魔王好刚使气，人有过路，遇着他的，一时激义，便和好相待，还给你路费银钱。若是遇着他一时心里不平，暴躁起来，却也厉害。”艾多道：“正是胆里生，便是我契弟。”老汉道：“老兄，我看你一貌堂堂，行端表正，却怎么与这魔王结为契弟？”艾多道：“老尊长，我不说你不知。我们弟兄四个，大兄叫做雨里雾，后改名陶情。第二叫做云里雨，便是这王阳二兄。第三就是小子，叫做浪里淘，因为改名艾多。这胆里生，便是四契弟。当年我四人在一处地方，叫做灵通关，也做些不要本钱的生理。后来遇着两个僧人，被他三言两语，把我们弟兄说散了，各寻头路。到如今东三西四，你无我不成，我无你不成。我想起来，相欢相聚，还须要我，何患不成！所以今日要找寻我这契兄弟，但不知分心寨离此处有多少路。”老汉道：“不远，不远，半路程。”说完，二人到客房宿歇。

那老汉犹自咕咕啾啾，自言自语，说道：“风骚人何苦吟风弄月，歌那邪词艳句，恼乱人肠，造下风流罪孽！”艾多听了，对王阳说道：“二兄，你听这老汉还不住口，只是在你身上发挥。我小弟想，你也该自悔生前不自好德，造下这风流罪孽。”王阳被说，使起性子，大叫道：“生来骨格，情性难改。阿弟，由我罢！”艾多笑道：“由便由你，只恐押解的又来，

陶情哥不在，无人说方便。”王阳道：“三弟睡罢，莫要饶舌。我如今又要想到高唐、孟礼处去也。”艾多不言而卧。后人有说淫词丧德五言四句：

丽句工词藻，德言养道心。
胡为风俗恶，邪语诲人淫。

按下王阳、艾多在殿过宿，次日找路前行。却说胆里生自被元通和尚说破了他，离了灵通关，四下里寻个道路。他哪里知道，为人到处俱要心地和平，度量宽厚，四海春风，何人不敬？哪个不容？这胆里生只因存心窄小，性度躁急，半步不能容物，一时难忍吞声，四下里交情触着他性，便怒从心上，恶向胆边，故此没个道路。偶然走到这分中河地方，招集了几个喽罗，立个寨栅，起名叫做分心寨魔王。在这道路把截，生事招非。过客有忍得他的，让他恶狠，献他些金宝。有不忿他的，与他抵敌，争闹一场，倒抢夺他些财钞。一日正坐在寨内，喽罗报道：“寨前有个贩酒的客人，推着一辆小车子，载着几十瓶打辣酥。”魔王听得，随叫喽罗报来。喽罗听令，走出寨门，方欲去抢，那客人道：“好汉莫要抢！便抢了去，也只是吃。若是魔王刻薄，你抢了去，他独自受用，一滴也不与你下小沾唇。不如待我开瓶，与你们吃些倒好。”喽罗听了，便问道：“这酒可是一样的？”客人道：“几等几样。”乃一瓶，道：“这一样是五香药烧酒。你们好汉吃了，许多好处。”喽罗问道：“怎见得许多好处？”客人说道：“有个夸头你听。”

造出五香美味，甘松官桂良姜。陈皮薄荷与饴糖，吃了浑身和畅。

喽罗听了，有的说，且拿去献魔王；有的说，依客人好言，且吃一瓶看。一时，四五个喽罗，吃了药酒，个个倒地，昏沉不醒。魔王见喽罗出寨无回信，差尽左右，都被酒醉倒。乃发起怒来，自出寨外。却原来客人乃是陶情。二人大笑起来，各相进寨，叙说别后衷情。陶情却把改名换姓的事，备细说来，说到轮转司叫他劝化几个的话，魔王听的大忿起来，说道：“人生在世，孰无个刚强不馁的情性？怎教我做个委靡不振的懦夫？谁来干犯我，难免扑簌簌怒填胸臆。”陶情道：“丈夫志意充满浩然，谁不夸你得所养！或腾青云，或冲牛斗，不缩不馁，为国家鼓出些英雄豪迈。你却不如如此，往往匹夫为谅，竟短争长，不忍一朝，徒生五内，为争名也是，为争利也是，小不忍也是，报不平也是。还有郁郁莫伸，恹恹成病，都是阿弟忍耐不住。仔细忖量，倒不如吃我陶情两杯，消磨了这衷肠闷损。”二人正在寨中讲论，那喽罗忽然醒觉，一个道：“误事，误事！贪这瓶中，忘了寨令。”一个道：“好酒，好酒！吃两杯，益寿延年。”一个道：“没情，没情！醉得我昏昏睡梦。”一个道：“有趣，有趣！能使我解闷消愁。”喽罗们你长我短，说笑不了。忽然寨前来了两上客人，问道：“这寨可是分心魔王住所？”喽罗见了两个客人，笑道：“自来衣食，往常过客闻风远离，这两个痴客反上门惹事。”几个喽罗扯拽两客，到得寨内。陶情一见，原来是王阳、艾多二人，一齐笑了起来，说道：“久别多载，幸喜今日此地相逢！”分心魔王便叫喽罗摆起筵席，大吹大擂，吃了一夜。次早相聚寨中，只见陶情开口说道：“列位弟兄，我有一句放话儿奉劝，若是肯听依从，不独免遭轮转，大众有益，不动无明。”王阳便答道：“大兄有何事见教，请说！”陶情乃抚掌高谈。却是何话，下回自晓。

第二十三回 贪嗔痴路过分心 清宁观僧投老祖

话说陶情抚掌高谈，说道：“我们四个弟兄，在人世间也是个好汉子，怎么心情都不一？好酒贪花，逐利逞忿，终日营营，在我们自己身上，只当原来不曾有也罢，怎么结构在世人心上，叫他生出许多祸害？我日前分明做我本等生理，苦被个吴厌伙计，朝夕酩酊，放肆颠狂，惹出莫大事来，连累我官司受拷，逃不过明有王法。却又被冥官较个功罪，几乎转推到地狱，受无限苦楚。幸亏神司黄封册籍解救，叫我劝化列位弟兄，各各心归于正，勿苦了自身，兼害了他人。列位契兄弟，若肯听我劝，小弟从今日守我本份，做些淡薄生理。王阳阿弟也寡欲养心，葆合太和，资些寿命。艾多阿弟量入为出，无吝无奢，一任天生，莫多克己。惟有阿弟，你这分心魔王做不得，做不得。大则性命不保，小则灾殃受苦，都是你忿忿不平，自家惹出。依我说，今后放个汪洋度量、阔大心情，自然人亲人爱，果是虚怀善柔。”王阳听了，拍手笑道：“阿兄，你可谓恕己责人，口是心非。我们三人个个都是你勾引。只说小弟日前在客店，偶见明月，只因沽得一壶，便惹动数句，扯出一段情词，受那老汉咕哝了半夜。”艾多道：“便是小弟，也只因你这三盏，想起那万斛。”魔王道：“不消讲，只方才喽罗被阿兄这瓶儿，弄得七颠八倒。”三个人把个陶情说得主意不定，

恍恍惚惚，说道：“是我勾引。我那车子上瓶堆瓶满，一发取来，我们弟兄尽醉方休，且在这分心寨盘桓几日，再作理会。”

正说间，只见喽罗来报，寨前又来了三个客人。魔王便叫：“拿了他来！”喽罗方才去拿，却被这三人打倒。魔王听得大怒，执了一根棒，走出寨门，大喝一声：“何处行人，不献金宝，反恃众生事！”这三个客人也大喝一声道：“我们也是世间好汉，去寻些买卖做的。你是何人，有金宝快早献些出来，与我过客做赆礼，便饶你这毛贼性命！”分心魔王听了，道：“哎呀！倒骗起我们来了。你是甚好汉，也留个名姓。”只见三个客人，一个开口说道：“你问我有名，说与你听。”

好汉名儿说你知，世间有我正当时。
利名场里称独好，富贵丛中肯让谁？
偏多那敢争吾少，计较谁能把我欺？
饮酒从来先我醉，逢财到处占便宜。
寻花问柳般般耍，美味珍馐件件齐。
喜我盈厢并满库，教人退让且差池。
弟兄三个人间世，一个真强一不痴。
你如问我名和姓，吴厌名儿说与伊。

魔王听了，笑道：“原来是一个害不足症候的客官，倒想我们的金宝。”吴厌也问道：“你是甚人，阻我行客？通个名姓来！”魔王道：“问我名姓也有，我说你听。”

我姓名儿天下晓，父娘生来出世早，
从来心性不和平，荡着些儿便作恼。

也曾仗剑斗牛冲，也曾冲锋山岳倒，
也曾浩然塞两间，也曾怒发安一扫。
夸我好刚使出来，说我逞忿动不了。
那知我是英雄豪，赫赫威风真不小。
灵通关上知我名，分心寨内要金宝。
结交四个契弟兄，名唤分心老太保。

两个通名道姓，正要动手动脚，争打起来，却好陶情在寨前看见，道：“休要动手！原来是吴厌老伙计。”吴厌见了陶情，笑道：“老伙计，你如何在这里剪径寨中？”陶情便把别他的事情说了一番，乃问道：“老兄，你别后在店家，还是开店？还是另寻生理？杯中物还是终日不离么？”吴厌道：“自别了老兄，终日醺醺，也还仍旧，把几贯本钱，也只为这些忍不住，都消磨了，无计资生，懊悔不及。因此前往远方外国，寻些生理，却遇着这两个朋友，也是无策度日，我三个遂结纳做个忘年友，离了家乡，投托个家过活也好。”陶情问道：“怎叫做忘年友？”吴厌道：“这一个朋友，说起来与你分心兄弟性格差不多。也只困他着怒好恼，少年心情惯了。这一个朋友秉性愚拙，站便站个呆，坐便坐个呆，他年纪老大，有几分直朴，故此不论老少结交，所以谓之忘年友。”陶情听罢，便请三人入寨，尚有余瓶，随排小宴。大家计较本分生理，却没本钱，都看着艾多，说道：“如今要生理，非艾多兄弟设处，断乎不能。”艾多道：“本钱不难，只是要寻个地方。”吴厌道：“小弟也访得有个国度中，尽好做生意。”陶情道：“哪个国度中？”吴厌道：“离此数百里，有个震旦国度，人民广众，三百六十行，件件可做。”陶情道：“便散了这寨中喽罗，守本分生理，是个千稳万稳上计。”分心魔王依从，一时散了众

喽罗，烧毁了寨栅，裹了些金宝本钱，前往国度中走。

他七个人正走上路头，便错了行境。恰好一个白须老汉走近前来，陶情便问道：“老翁，我们是往国度中寻生理的，错了路境，请问一声：这几条路从哪条走是正道大路？”老汉道：“从中走是大道，这几条是小路。近来地方人要近便，皆从小路，把个大道不走，他说大道迂远，殊不知大道坦坦，该走该走。小路儿虽近便，却邪僻险峻，天气清明，尚有高低难走，天阴雨雪泥泞，其实难行。你列位却是做甚生理的？”陶情便把本行说出。老汉听了，便骂道：“你这伤天理的，只图赚人钱钞，哪里管人损伤！且莫说你一心忠厚，把醇酿美味卖与人，那人贪你美味，多少倾家害病！只说你们，不忠厚的，把水搀和在內，吃了你的，淡薄可当，泄泻难忍，破人肠腹，致人疾病，罪过万千。可恨！可恼！”老汉说了，不顾而去。陶情笑道：“真正晦气，方才出门，便撞着这个拨嘴老汉。”吴厌道：“陶兄，倒是我与你做过伙计，知道搀水情弊，哪里就有百千罪过？世间做假搀水的生理甚多，难道都是罪过？”陶情道：“正是。莫说吹肉、灌鱼、挑葱、卖菜和水，就是贩绫鬻缎也用些水，何独责备酒家作罪？”王阳笑道：“这些和水不伤人，惟酒却渗入肠腹，罪过在此。”艾多道：“谁教吃它，又费了我？若知情不隐，便搀尽井泉，何有于我！”七人口说步乱，便不觉走入邪僻小路，按下不提。后人七言四句嘲饮水酒说道：

馋口流涎贪味美，图钱害理搀和水。
费财肠腹又遭伤，不饮免教醉后悔。

按下陶情众人行走僻路小道，前往国度中各相寻生理。他

其中却有生平不善经营，专一倚靠人身过活；学好本份，把主人件件做来合当；不学好挟邪，把主人种种行去逆理。按下众人在路不提。且说元通老和尚阳神广照，见“四里”改名换姓远投异乡去了，他四弹之教已明，普度之因既了，入定关中，一尘不扰。一日，在净刹中，偶然出静，吩咐行者：“是日当净扫焚香，只恐国王到来。”说罢，仍复入定。那行者偶然失记，地也未扫，香也未焚。却说国王，名号异见王，乃是达摩老祖之侄。王素不重释门，一日命执事官导引，到清宁观里看叔。老祖知其来意，乃命徒弟道副出观迎接。不意王先到净刹里来，看见刹中行者懈怠，不扫殿焚香，大怒，便问：“主刹僧道是谁？”行者答道：“只有老和尚闭关入定。”王走至关前，见关门封闭，乃叫左右启关。只见老和尚盘膝闭目，端坐关中。王一时怒起，叫左右打关，刹外用火焚烧。左右把关扛出刹外空地，行者泣哀求饶，王怒不解，方才叫左右举火，只见那关内，火腾腾焰起自焚。火光中一朵白莲现出，莲开，一个和尚望空而去。当时左右回报，异见王不信，喝令将报信执事官拿下拷罪。‘时便惊动了达摩老祖，正在观中，命徒弟道副接王，忽然叫一声；“徒弟，我侄王怀不信心，焚了元通和尚。他那里知正当和尚示寂，化火自焚，左右回报，王即将其欺，下执事于狱，汝能救否？”道副答道：“弟子虽有救心，却无救计，料王驾来，我师会面，自有方便。”

正说间，只见一个僧人走入门来，向老祖恭礼三拜。老祖见了，便问：“汝自何来？”僧人答道：“弟子自震旦国来，名唤波罗提，以夙因得投师门下，望赐收录，备弟子数。”老祖道：“夙因果是不虚，只是汝方来此，便有一事用汝。汝能正王不信三宝、救下报信官之拷么？”波罗提答道：“师命不敢违，愿往救正。”老祖问道：“汝以何计救正？”答曰：

“世人不信，总自怀疑。火里生莲，道本不谬，莲开见僧，理实不虚。只以未始有见，因以启疑。弟子微以神通力摄他归正。”

老祖点首道：“事成而返，当以功录。”当下波罗提即走至净刹。时王在刹中，正吩咐驾临清宁观，只见一个和尚立于阶前，望王稽首。左右都不知僧从何处来，王越发大怒，左右不报。僧即言曰：“臣僧能上不自天，下不自地，左右前后，四方不自。我王左右，怎得知而报？”王曰：“谁也？人不能有实立之地，怎生而来？汝见立阶前，何云下不自地？”婆罗提听得，即踊身而起，浮于空中，道：“我王见臣僧所从何处来否？”王一见，即举手招僧，说道：“予知僧神力矣，可下地相与一谈。”波罗提乃自空而下，问道：“我王疑和尚化火自焚，火里莲生，莲中僧见，下报事者于狱，有之乎？”王答曰：“予正谓其诳。”波罗提乃把手一指，只见空中大火炎炎，光内莲花百千万朵，朵朵上都现出僧人，盘膝而坐。王见了，笑道：“此空幻耳，岂为实有！”罗提答道：“世事未见，原属空幻；见后又岂为实有？比如王不焚关，空也；焚关，后空也；执事未报，空也；报而王疑，疑而拷，后空也。即王驾坐刹中为有，返驾而回，皆属空幻。”王笑曰：“此论可推广否？”波罗提曰：“可推而广。比如王前斋供，食毕放箸即空。只是怀不信而拷执事，虽说空而可怜，执事蒙不白疑冤，受诸苦恼，愿王发信心，开天宥，原属空来，著些实报耳。”王曰：“既属空幻，又何实报？”波罗提答道：“一慈著善，善自有种，种善得善，即是报也。”王笑起来，吩咐饶了报信之拷，驾临清宁观看叔，仍命僧众与元通和尚修斋，令波罗提主坛。后人谈万法皆空五言四句：

万法眼前实，过眼即皆空。

只有善因果，报应不空中。

却说达摩老祖令波罗提救正，国王不信，去后乃面壁入定。左右到观中，见老祖入定，随报王：“老祖入定。”王此时便信左右之言，回殿而去。波罗提主坛，斋事既毕，回观适遇老祖出静，波罗提上前参拜，老祖道：“我知汝微现神力，正王信心，他日演化功成，自见汝一臂之力。今日吾徒道副修持，当借汝切磋功果。”波罗提拜受。老祖又问：“汝自震旦国来，彼国秉教善良否？”答曰：“善良固多，作业时有，非师大阐化缘，只恐迷而不悟，众生染着，堕入无明，多生障碍。”老祖道：“一切恶业，不独异国众生，误造迷染，便是本国多有。予欲演化本国，赖汝首开方便之功。”波罗提听受谢退，老祖面壁而坐，二师各归静室。正才放参，只听得半空笙箫声响而来。道副听得，便问波罗提道：“师兄，你闻得乐音否？”波罗提道：“闻在师兄之间后，不闻在乐音之响先。”道副道：“既已闻音，响来何处？师兄能辨其音，作何凶吉？”答曰：“响自空来，其音多吉，近地必有喜庆之事。我以神力通闻，其乃送子于善门者乎？”道副问道：“人间育子，空动笙箫，何人吹送？”答曰：“积善应以和风，万籁自成佳韵。积恶应以厉气，一门必有怪征。寿夭贵贱，皆兆于此。”道副听得，合掌诵了一声：“祖师，积善降祥，积恶降殃，人可不知修积？我当于静定中，游观善因何在。”说罢，波罗提一笑而去。

却说道副发了这游观善因志愿，果于定中根寻笙箫音响之处。他缥缈缈缈在虚空中，果见祥云靄靄，一簇长幡空盖，踟踟人来。乃上前观看，见无数童男童女，摆列前行，后边一位神司押着。道副稽问道：“神司押这些童男童女何处去？”神司答道：“此皆善人所积，吾今送与他为子为孙。”道副道：

“僧闻世有善人，亡后自归善道。比如那善人，不论士农工商，富贵贫穷，却都是些长者，怎么俱是些童男童女？”神司答道：“此未始有劫也。比如善人尚存在世，只就他善功一造，善念一举，冥官注笔应有子孙，随降诞佳儿佳女。待他积善不倦，且莫说他长生注福，只说他百年回首。却是轮转后劫，前亡后化的司主。”道副又问道：“比如这童男童女，俱是一般形貌，其中宁无个大小高下、参差不等的？”神司道：“又在他善功大小，自成个高下。只要世人固守善在，莫教悔改。”道副合掌念了一声佛号，说道：“此是现在善功，僧知报应神速，如此不差。若是世间为恶的，却是怎样送子送孙与他？”神司听了道副这一句，便皱着双眉，却又怒恨了一声，说道：“我已说与你僧人，恶的自有转轮一劫，这其中条款却多，僧且静听吾说。”乃是几般条款，下回自晓。

第二十四回 神司善恶送投生 和尚风魔警破戒

神司乃说道：“作恶也有大小，冥间报应条款却也不少。有等应送几个子孙与他，只因恶减其少，或少灭其无，甚且夺其已有，或送几个顽劣的与他。若是送顽劣的与他，还是照他恶根顽劣，也还他个顽劣。此又冥报之小者。”道副又问道：“世间大恶小恶，想必有个条款？”神司道：“大小果是有条款。”道副问道：“大的何恶？”神司又恨了一声道：“不忠君王，不孝父母，不敬日月三光，不义昆弟，不和夫妇，如种种十恶不赦之大。”道副听了道：“善哉！善哉！信如神司之言，只说作恶之大，神必不肯送子孙与他。比如他已有多子多孙在先，却作了大恶在后，如何夺得了？”神司听了道：“僧何鲁钝至此！只就个不忠君王罪恶最大的，王法可饶他一个？”

道副听了，便稽首称谢，说道：“小僧知也。还有小恶条款，望神司说了罢。”神司道：“小恶多端，如何说得尽！只是世间，凡有逆理，便是过恶。”道副又问道：“大恶无可解救，小恶可有解救么？”神司道：“早知不做，便是大恶也可救。若是明知故为，便是小恶也莫解。”道副道：“大恶断乎莫救，除是不做。只是小恶，世人或有不知误做的，却如何解救？”神司道：“不知误为，知道即改，罪可消除，仍复无恶。”道

副连拜三首，道：“神司，请教个小恶能解的道理。”神司道：“僧人静听，我说解救的道理。”说道：

莫云恶小为，些小不可作。
种种自招尤，造罪无可活。
有等无心愆，良心须早觉，
改过不宜迟，旧污一旦濯。
嗟哉此冤缠，世或多染着。
惟愿我仁人，一恶一善夺。
比如念嗔痴，廉静能分豁；
比如骄傲奢，宁我安舒约；
比如奸狡私，须存正大乐。
种种众恶生，种种众善驳。
宁使一理明，莫教一欲泼。
神司最聪明，报应无担搁。
诸恶永消除，种子长生药。

神司说罢，道副道：“善恶大小，僧备知矣。善能解恶，僧知理矣。只是轮转这恶业与那转轮这善信，僧却未知。”神司把手一指道：“我要送善知识家孝子慈孙去，无暇工夫与僧谈也。你看那黑气漫漫在下，便是造恶业赴轮转；那白光烁烁在上，便是修善行赴转轮。”神司说罢，笙箫音响、幡盖飘摇半空而去。道副停住了脚头，定睛看那白光冉冉，随着神司也去了。只见那黑气悠悠不散，飞卷前来。把眼一看，黑气中无数的军械枷锁、男女哭泣，那苦恼情状，真是难观。道副方才合掌念佛，只见那黑气分开，那些男女分头往下方各处散去，

其后却也有位神司押着。道副见这神司，比前那一位形像大不相同。只见他：

赤发金冠顶束，皂袍铁甲身披。手持利器怒威威，专押心瞞己昧。

神司见了道副，怒容转变笑颜，道：“僧自何来，拦吾去路？”道副稽首答道：“小僧偶闻音乐之声，暂发游观之意，妄触云辇，罪过！罪过！请问神司，方才这些男女，情态十分凶恶，僧已知是轮转变化，但不知分头散去，何处脱生？作何究竟？”神司道：“此时世间作孽恶因，原该转转自下再下，入于六道未处。只因他尚有可原处，故此押他生方，还在人道。只待他悔过前非，一孽有一善解来，仍复还他个乐境。若是一误再误，便是吾神也不知他究竟也。”道副道：“这等说来，于众男女还是小恶，从他改行从善；若是大恶，久已入六道之未矣。”神司道：“正是，正是。”道副方欲再问何处去，那神司鞭风驾云，去如火速，便道了一声：“去的路境，僧师自识。”道副听罢，忽然出定，道：“哎呀！我只因笙箫音响根因，便入了尘情梦幻，染此一番境界，这却也显明。莫谓尘情梦幻，果是真实不虚的根因，吾已久历师门，怎还有这一番梦觉？”说罢，天明到得祖师座前，只见老祖出静，转过身来，见道副侍立在旁，乃对道副说道：“波罗提曾云震旦国度善恶根因，吾于此度中缘热，今欲与汝到彼演化，恐汝又多了一番尘扰。”道副答道：“恩师演化，正当携弟子们知识。”祖师德道：“汝于静中已自知识，又何必外游，把眼见反作空花？”道副听了祖师参明了静中知识，便跪倒说：“弟子随师外游，怎么眼见反做空花？”祖师德道：“徒弟，你眼见后何殊梦幻？”

”道副答道：“实理却在于斯。”道副这一句，祖师便知他觉悟，乃问道：“汝既知非梦幻，便知尘世真因。”道副答道：“弟子知也。师以何法令众生不染？”祖师道：“吾止有演化普度之愿。愿化本国一切有情，各发善心，成就无上菩提，共登彼岸，然后再化他国，以消灭恶业真因。”道副乃拜受而退，却得了波罗提指授许多道术，便欲随祖师演化本国不提。后人

有众生幸闻真因、愿复正觉五言四句。

诗曰：

菩提具妙法，万劫最难逢。

幸有闻见者，庄严与佛同。

话说东晋孝武帝改元宁康年间，有北魏拓跋氏国王名珪，一日坐朝，群臣见毕，王问道：“天时当夏，酷暑蒸人，予欲寻个清凉地界，避此炎热，汝等臣众有知何处清凉，可堪避暑？”当下一臣奏道：“近地有座名山，名曰五台。这山高出云表，广占方舆，上有石洞遮荫，松筠蔽日。王欲避暑，此地实便。”王听了，乃发驸从车舆，到得山间，设起锦幕，铺着绣墩，正才高坐，与臣下谈经邦正务，讲治国嘉猷。忽然一个梵僧来到王前，朝上稽首顶礼，乞化一坐具之地，以创修行之所。王听了道：“僧人，你要创个修行之所，须也要十余亩之山。一坐具不过一蒲团，宁有几许？便铺具自坐，何必来向予乞化？”梵僧答道：“寸山尺土，皆王所有。臣僧不明白乞化，是欺占也。”王遂允其化，说道：“一坐具之地，恁你自便。”梵僧乃谢王退去，把蒲团铺于山巅之上。次日只见那蒲团，头出星辰，尾摇日月，方圆五百余里。臣下见了，忙来奏王，说道：“梵僧铺坐具在山，甚是广大，周围丈量，不止五百余里。”

王听了，说道：“此必圣僧，予已允乞施地。但不知此僧何圣也。”乃下令，有识得此圣僧的说来。臣下哪有人知？只见一臣奏道：“我王要知圣僧来历，臣有一知识僧人，法名神元，见在山脚下，结丈余草屋修行。主可召他来问。”王依言，召神元来问。神元到得王前，说：“臣僧只闻得坐具铺山，却也未知梵僧何圣。”王曰：“汝既是僧，如何不识？必要汝去查来，勿使予心疑惑。”

正说间，只见半空中祥云霭霭，梵僧显化法身，庄严坐于狮子身上。众臣与王都见。神元忙下拜顶礼，少顷不见。神元乃奏王说道：“臣僧知是文殊菩萨化现也。”王乃令臣下焚香礼拜，即传令启建寺院，修演道场。王回朝称赞不已。寺院道场事故，皆付与神元料理。当时便有好善士民，发心捐金的，舍身披剃出家的。工程却也浩大，寺院却也不小。神元做了方丈住持，工完事毕，朝见国王，国王乃命神元与普通聘不提。

却说轮转司自放了陶情，叫做劝化“四里”，便查卷内有情无情、应转因缘，有六道四生，上自天人道，下至畜生道，各有个去向。也有一念善解诸恶化的，也有一念恶仍悔了善因的。分项各投生在人间，仍看他造作更改。却有卜净、本定一类的，冥词说他信道不坚，发他阳世，若再造作恶化，便堕入恶道；若改修善行，还复他福缘。卜净领着百千一类，却脱生在晋、魏二国之间。这些性灵，那里知识本来善行固有，恶念不无。晋国中就有一所庵寺，名唤湛虚院。院内有一僧，名犹然，他便是卜净后身。只因他屢化迷真，后有一声弥陀之解，仍还他这一善根因。谁想他妖氛犹未净荡，名在院出家，依旧不守僧戒，外示人斋戒，暗实茹荤，贪财好色，不说俗人。

一日，正在院门外立，只见一个僧人，跟随一个行者，近前稽首，说道：“老师父，我弟子是外国而来，朝聘帝主的，

欲借上刹，暂住旬日。”犹然见这僧自远来，行囊富丽，又听得是朝聘僧人，便邀入方丈，彼此通问法号。僧人乃答道：“弟子系魏主遣来上国通聘，法名神元。请问师父，上刹何名？道号何称？”犹然答道：“小庵名‘湛虚’，犹然便是弟子法名也。”当下备斋相留神元，次早报名朝见考武帝。帝问僧人：“汝国有多少寺院？”神元答道：“臣僧国内无有寺院。”帝问：“如何无寺院？”神元答道：“臣国自来未闻佛，止臣僧一人，原系南朝，游行北地。只因国王避暑五台，感动菩萨，乞化山地。创建寺院，实始臣僧。今特通聘修好。”武帝听了，令臣下赐宴管侍，给与来文。神元拜谢辞朝，回到院中，犹然接着。两僧正讲菩萨化现、道场功果，只见院门外走进一个风魔和尚来化斋。犹然便将款待神元的素斋与他。这风魔和尚将素斋倾落在地，说道：“我不吃素，有荤食，快将些出来。”犹然变色，说道：“我院中皆斋僧，哪有荤食？”和尚笑道：“明斋暗荤，瞒着他人，怎欺得我？只说你吃荤一罪，欺瞒二罪，堕此恶孽，还不省改？轮转卷上分明，不净因中怎解？”犹然听了，哪里肯认，便怒起来，说道：“何处颠僧，破我清行！”神元也说道：“和尚，你要荤吃，这明是犯戒，且又冤人。我在此客寓，如何有劳你吃？”风魔笑道：“你是胎素，我自知你。你是口斋，我岂冤他！”乃叫一声：“黄犬何不衔出骨来！”只见一只狗子从门外飞走入犹然卧内，衔出几块肉骨。神元见了心疑，犹然赧颜觉愧，便发起怒来：“这颠和尚，不知是哪家狗子，从外衔了肉骨，却来此处冤我！”和尚笑道：“你自作孽，何人冤你？”犹然师徒不忿，便把和尚推打。和尚乃问神元：“汝那方可有这明斋暗荤的僧人？”神元道：“我处无僧。便是有，也只是我寺几个初入禅门弟子。”和尚笑了一声道：“休推休打，我去也！”忽然化一道毫光而去，吓

得犹然跪在地下，只是磕头，口称，“弟子再也不敢也。”神元方才说道：“犹然师父，这分明显化，不是你藏肉在内，必是你徒弟如葷。急早回心，莫造恶孽！”犹然信服谢教。一时坊中僧俗，便就知风魔点化，犹然明吃素、暗茹葷，把他行止传坏，立身不住，乃候神元出境三五里遥，他便同着三两个徒弟赶上前来，道：“师父，我弟子们要到贵地一游，望乞携带携带。”神元知他来意，却也不辞。

众僧往前行走，天色黄昏，看看月起，犹然便问神元说：“师父，天色已晚，怎无个住头旅店？”神元答道：“我来时算定地方，有个住宿村店，却怎不见？莫非往来人稀，我与你错走了路头？”方才说讲，只见前面现出村落人家，神元道：“此是住处了。”乃趑步上前，越走越远，月色明而复晦，不觉黑暗难行。走到一个店家门首，那店外点着一盏灯笼，上写着“安歇客商”。众僧进得店门，方才打点了宿歇之处，摆出些素食馍馍。犹然忽叫腹痛，要寻地方便，乃出店家后门，只见门后两个男女，哼哼唧唧，若有苦楚情状，向前跪倒，叫一声：“师父，救我二人性命！”犹然问道：“你二人何事求救于我？”男女道：“实不相瞒，我二人往年负欠店主些钱债，好意今岁来还，已算偿不少，他却幽闭我二人，要害性命。师父出家人，若肯救生，决然报德！”犹然听了，问道：“你往年欠店家甚债？今岁如何还他？既已算偿不少，却怎要害你性命？”男女道：“实不瞒师父说，我二人当年路过到此，借寓一宵，吃了他两次馍馍饭食，只因他客众人多，浑骗了一宵钱钞。偶然今复过此，被他拿住，我二人产了几个小男女，被店主算了个利上起利，尽被他卖了，如今还要计害。”犹然方才答应。忽然，门旁一个黑汉子出来，把男女骂了一声道：“你这作怪的，骗了他饭钱事小，你却骗食了他二卵情深。比如我

不欠他债，在此吃了他些无功之食，也遭他一日之害。”说罢，把眼看了犹然一眼，便上前来扯衣，说道：“你这和尚，是我仇人，如何到此？你可记得你口食甚美，不念我死者甚苦，你方且要填还我命，尚能与人救生。”犹然听了，吓得把手将那黑汉一推，往前边飞走，便把这情节说与神元。神元听得，忖道：“这店家必是个不良善之家，谋害过客的。”乃秉烛往后门去看，哪里有甚男女，也无个黑汉，只见一个罩内两只肥鸡，半堵土墙，一猪倒卧。神元看了道：“是也，是也！犹然道行不备，遇此种因，求救是僧人形貌，说仇乃衔骨根因。”随出得堂前，把二鸡一豕事情，说与犹然师徒。他半信半疑，全未有个慈悲之念；一惊一怕，都存着个畏惧之心，巴不得天明起身，离店前去。此时却动了神元向道心肠，乃向店家说道：“小僧有件事儿，欲与店主商量。”店主问道：“何事商量？”神元道：“今已暮夜，待明日说罢。”却是何事，下回自晓。

第二十五回

神元捐金救鸡豕 道士设法试尼僧

众僧宿了一夜，次早起来，神元乃向店主说道：“世上有一种往因，店主可信？”店主道：“师父，甚么往因？”神元道：“比如骗挟人财物，负欠人债垛，当世不还，劫后须偿。”店主笑道：“人欠人财，人还人债，世上有的，小子如何不信？只是当世不曾还，劫后怎生偿，这却难信。即如我被人骗，安知非劫前我欠他未偿？师父，你且说劫后偿还的当作何状？”神元道：“俗世说得好，‘欠债变驴变马填还’。譬如店主人家有驴马，甚至犬豕鸡鸭，应与你卖钱食用，都是负欠不还根因业障。”店主道：“师父，你僧家议论太迂，信定了个往劫，那里知财宝为世资有无通义，若负欠了不还，便变人畜生道。这等果报，是个陷人机阱，不太刻薄至此！”神元笑道：“店主人，你只知有无通义，那里知骗挟机深，变畜填还，不在那不还债负，却在这害人的机心。人心善良，无奸无狡，便是佛祖。人心奸狡，有债有负，便入轮回。我小僧在你后屋，见鸡豕在圈，偶动慈心，只恐是来还你夙债，我愿代还，免它杀害。”店主道：“师父，我今日正要杀鸡宰猪延客，且后池尚有鱼虾千百，你能尽免得他今日之网否？”神元道：“小僧愿捐金救免。”店主道：“我这地方鸡猪少有，鱼虾无多，便受你金也要寻买，万一无得，何以延客？这难从命。”神元见他坚执

不从，只得念了一声“弥陀”，出店门前行去了。这店主果是延客，尽将鸡豕宰杀，又网尽池内鱼虾，只希图弃满食前杯盘，哪知根因果报。这果报根因，却有不同，岂是食一牲物就有一牲根因，乃是杀一性命便有一命果报。这根因果报，后有知其义的老衲，说了几句偈，道：

论根因，有果报，老僧说与人知道。那里是：食他肉便就还他，那里是：杀他性命他也要，总是怜他一气生，也是阴阳成铸造。把猪圈，将鸡罩，他也识忧愁并安乐。人因故杀害慈仁，人因特杀供心好，杀机一动血淋漓，物岂无人之灵窍。求不饶，苦谁告？仇恨冤愆终报效。一还一报总关心，是以仁人远厨灶。

却说神元意欲捐金免鸡豕生命，店主坚决不允，一念慈心，无处能用，只得同犹然师徒并随侍行者，趲路前行。在路却才与犹然讲论吃斋不茹荤这一片善心。犹然道：“师父，你说得固是，只是世间豪门富屋，珍馐百味，杀牲宰豕，充满五齐，谁不说天生物以养人！比如禽兽昆虫，大食小，强食弱，俱随口豢。”神元道：“天地生物之心，岂不愿人物各安其生。你说大食小，强食弱，不过以力胜。猛虎食人，岂是天生人以养虎？人力不能胜虎，便为虎食耳。”犹然又道：“不生不灭，不灭不生，生生灭灭，如四时迭运，二气流行。只生不灭，万年贤圣犹存。只灭不生，一去阴阳顿息。不几于把化机窒了？”神元道：“圣贤有这仁物之心，虽万劫不灭。凡俗无这慈祥之念，便沉沦不返。我释门专以果报根因劝人，毕竟是为法门开个方便。”犹然的徒弟也多嘴饶舌，说道：“师父，小灵物蠢，见刀杖何知死具，说精魄也不甚多，岂比得生人性命？”

神元笑道，“你等浅识，安知大义？独不见伤弓之鸟高飞，漏网之鱼远逝，鼯鼠五技何心，狡兔三穴何意。物既有性命所关，人岂无慈仁共视？”神元说了这一番，犹然师徒也有点头的，也有口应的。

众人走了一日，看看天晚，到得一村店人家，神元进得店门，只见一个老汉迎着，叫了几声：“好师父！请入内上房住宿。”便说道：“老汉合家是吃素的，敬僧的，今日遇着师父们，好，好。”神元道：“客店来往，岂皆必其食素？”老汉道：“正是。吃荤的客到此，见小店无荤，多是外市买来。昨日几个客人买来一只活鸡要杀，老汉见鸡有悲鸣之状，不忍，劝客莫杀，宁可以饭食准算求换，可喜客有慈心肯换，此鸡得免杀戮。师父，你听五更鸡鸣求晓，也是个活泼泼的性命。”神元合掌称善。正说间，只见一人敲门求宿，老汉开了店门，那人入得门来，看见上房宿的是僧人，各屋寻了一番，道：“善根！善根！”往门外走去。犹然见这人光景，便跟出门来看。只见那人前走，后边跟着几个黑汉，无数男女往前飞去，口里尚说道：“善根！善根！便少这一个也罢。”犹然疑惧，进得屋来，与老汉说了，又与神元说。神元听得，乃向老汉说道：“这一鸡善根，不知救了老店主家中甚么性命。”老汉答道：“一鸡怎么救了小店性命。”神元道：“老店主方才说，昨日救得客人一鸡性命。方才这人进门，各房寻看说：‘善根！善根！’犹然出门，见他跟着许多黑汉男女，便是昨店后门一类根因。犹然师父，你两次警戒，我见你师徒心荤未化。老店主，你一鸡之善，宁无家中事故可征？”老汉道：“师父，你不说，我不知。自昨日救了这鸡，我一女久疾，昨忽少安”神元道：“此即是征。”老汉笑道：“师父，难道一只鸡，便救了一女？”神元道：“还不止，还不止。”老汉道：“怎么不止？”神

元道：“一女尚不足报你一念慈仁。”犹然道：“师父说的，无乃太甚？”神元道：“犹然，你独不知干城弃于二卵？”老汉道：“这却何解？”神元道：“古有干城大将，吃了人二鸡子，便使主疑见杀；救了一鸡，其功大矣。”神元说罢，老汉善心越坚。

众人住宿，次早辞店前行。旬日，神元却早到了国中，朝见了国王。国王备问通聘事实，神元一一奏称，却好说到风魔和尚警戒犹然僧吃荤之话，国王大异。便敬信沙门，一时兴建寺院，就有三万余所；远近人民被削缁发，不止二百余万；译经律论一千九百余卷。自古佛塔之盛，无出于此。后人有说道：“为僧超九祖”；又说道：“为僧病四民”。独有九九老人五言四句说道：

予不劝人僧，亦不于僧妒。
惟愿僧人心，无忘君与父。

话说长爪梵志得不如密多尊者度化，离了东印度国，从海岛远去寻访高真了道去乞，遗下本慧、巫师二人，也各自寻路。只因这二人弄幻出拙，误入旁门，少不得轮回劫转，却又记恨尊者指破化山，灭了他手段，这一种恚忿根因，便思想个报复的究竟，他二人物化一灵，向方复归人道。却说拓跋氏传至太武焘，即位年间，嵩山有一道士姓寇，名谦之，字辅真，却是本慧更生。他早年心慕仙道，术修张鲁，服食饵药，历年无效。他在雍州市上卖药济人，尤善祝由科，与人骗病。但凡有疾病的，吃他药不效，便行祝由科，画一道灵符，吞了便愈。或是人家有邪魅搅扰，便求他灵符驱逐。一日，正在街市卖符，却遇一个汉子，近前道：“师们，你这符可驱得白日抛砖掷瓦精

怪么？”谦之道：“我的灵符专一治此。”汉子买了一张回家，帖在堂中。次日到谦之处，说道：“师父，你的符不灵，精怪更甚。”谦之不信，亲自到汉子家来看，进得门，方才开口，只见屋内大砖大瓦抛打出来。谦之忙念咒步罡，哪里治得！砖瓦越打得紧，几被打伤。急出来，叫汉子闭门方止。谦之心里疑惧，忖道：“我的符法怎么不验？”正在思想，只见一个道人在街市上化缘。谦之见那道人打扮却也整齐，相貌却也古怪。怎见得？但见：

青厢白道服，蜜褐黄丝绦。
沉香冠笼发，棕草履悬腰。
葫芦拴竹杖，符药裹绵包。
为何双足赤？好去捉精妖！

谦之见了这道人生得古怪，便上前稽首道：“师父何处来的？要往何方去？弟子也是在道的，望乞垂教。”道人道：“观子一貌清奇，是个修真人物，为何面貌清奇中却带些惊惧颜色？且问你名姓何称？一向做的何事？”谦之答道：“弟子姓寇，谦之名也。幼慕仙道，未遇直师，日以符药资生。今日正为了一件异事不能驱除，所以心情见面。请问道师名号。”道人答道：“吾名唤成公兴，修真年久，颇有呼风唤雨手段，驱邪缚魅神通，惊人法术也说不尽。吾观子貌，可喜为徒弟子。且问你今日有甚异事，不能驱除？”谦之便把汉子家打砖掷瓦精怪说了一番。成公兴笑道：“谅此小事，何足介意！”便在那绵包内取了一张符，递与汉子。汉子接了符，方才开门，那大砖一下打出来，把张符都打破。汉子飞走过来，看着两个道人，说道：“越发不济，不济。砖瓦连符打破了！”成公兴听了，

把竹杖变做一杆长枪，左手执着葫芦，右手执枪，赤着双足，飞走入汉子之门。那砖依旧打出，被道人把葫芦迎着，块块砖瓦，都收入葫芦，只收得砖瓦打尽。道人两个打进房里，哪里有个妖怪！却原来是个奸盗贼头，见人往房上去了。公兴见了这个情景，已知其故，乃将符焚了一张，只见那屋内黑漫漫，若似个妖怪模样，被符驱逐，行空走了。便向汉子道：“汝妇被邪，吾已驱去，只是速把妇移他所，以防复来。吾自有法与汝，驱逐其后。”汉子与邻人都知屋内妖气逐去，盛称感谢成公兴。只有谦之背说：“师父法术，葫芦收砖神妙；明见奸贼，怎么指做妖氛？却又与妇人掩护？”成公兴道：“我等修行人，心地要好，便就是常俗人心，也要为人掩垢隐患。我方才若明出奸贼，不但坏了妇行，且是伤了汉子名声。汝遇这样事情，当存方便。”谦之道：“师父说的固是，无奈妇不守节，奸又复来，却不虚负这一番法术？”成公兴道：“妇不守节，自有恶报，万万不差。奸贼得来，只是要费吾一妙法术，永绝其根。”乃将葫芦内砖瓦尽倒出来，叫一声：“变！”那砖瓦尽变做狼牙鹿角尖刺，叫汉子辅在房檐卧内，道：“此物防妖，偏能捉怪。”汉子拜谢。

成公兴与谦之离了他们，望着路行走，到得一座庵前，谦之叩开大门，内走出一个比丘尼来，道：“我这是个尼庵，师父们请山门少坐，不敢留入庵内。”成公兴见那尼生得青年貌美，乃忖道：“谦之道貌虽近，道心未知。”乃把自己面一摸，却又把谦之面也一抹，顷刻二人妖滴滴、如花似朵起来，对尼说道：“我二人也是两个道姑，今有公子衙内夫人外游，唤我们陪伴，迷失了路头，望尼师容留少住。”尼僧茫然忽略，便邀入庵内。众尼齐相见了，叙其来历，成公却也伶俐，对答不差。尼僧即具素食，他二人却也不辞。吃了，看看天晚，两个

只是不出庵，说道：“路远，怎衙内不见人找寻而来？没奈何，求尼师借宿一宵。”尼僧慨然留宿，公兴却又把谦之吹了一口气，只见谦之顷刻灯下变了一个俊俏道士。那少年尼僧见了，都走入房去，道：“怪哉！怎么道姑这会却是道士也？男女有别，况我等即已离父母，不慕丈夫，入了空门，皈依三宝，当谨守禅规，牢持节介，莫教男女混杂，玷辱清修。”真好贞洁尼姑，个个躲入卧内，只剩了老小两个，在外支应。公兴待谦之打坐，他却变那青年尼僧，执着一枝灯烛，走近谦之前，问道：“师父，老师父前堂打坐，你却在此。若是嫌僻静寒冷，我屋内可以避寒。”谦之听得，正襟端坐，作色道：“优婆尼，你说的何话？小道因天晚借宿，彼此都为何事出家，既已绝欲修道，不但不可发此言，当不可举此意，须要端正了身心，勿要犯了暮夜四知，入了奸淫十恶。”尼僧道：“我见师兄是个道姑，你却是个道士。我只晓得春心一点，哪晓得甚么暮夜四知？”谦之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伤风败俗的事，做不得！”谦之越辞，那尼姑越娇娇媚媚起来。谦之心不觉也动，忽然想道：“成师父会弄假装幻，万一他假尼试我，岂不自坏家风？”乃真作怒容，坚心辞绝。成公兴见他正气，乃把脸一抹，现了本来面目。谦之忙起身投拜，道：“师父捉弄弟子，实是度脱弟子。”公兴笑道：“我观汝貌，今见汝心。”乃各相打坐，天明辞尼出庵。那尼姑见是两个道士，懊悔在心，却又见他们变化多端，疑神疑怪，不敢怠慢，送出庵门，紧闭入内。成公兴乃称道：“好贞洁尼僧！”谦之道：“师父，果然这庵尼贞吉。世可有一等不贞洁的。”公兴道：“有贞洁二字，原对着没贞洁一恶，这恶，作罪不小，比那在家没贞洁更大。”谦之道：“总是一般过恶，如何更大？”公兴道：“他污秽禅门，比玷辱夫纲更过，所以不小。”谦之道：“师言至

教。”公兴道：“汝听我言，不但戒尼，亦且自戒。我于那试你之际，也曾见你到了个把持不住的境界。那时亏你一转念返正，如今才生出这一番随缘论道的功果。只要你从今以后，更要荡涤个纯一不乱的境界，便入了修行正宗。”谦之唯唯听教。后有说：“色欲迷人，人若能咬定牙关，只在那相逢一刻之时正了念头，便过后无灾罪恶。”有八句诗说得好：

人情多爱色，淫欲总皆痴。
念恋成灾罪，清贞免祸危。
牙关牢咬定，心地紧修持。
不独僧和道，还戒比丘尼。

第二十六回 公兴五试寇谦之 正乙一科真福国

话说成公兴道士与寇谦之离了尼庵，一路讲论一番道理。谦之问道：“师父，弟子投拜入门，只为往年慕道无功。今日愿求个不老生方法。”成公兴答道：“弟子你既要求长生不老方法，须是到个山中静室，修炼服食药饵，方得不老长生。我闻华山僻静，当与汝到延缓处藏修。”谦之拜谢，当时随着成公兴师父取道而行，到了华山脚下。只见那山：

巍巍顶接碧天齐，松桧森森路境迷。
鹤唳猿啼禽鸟噪，雪深石峻洞幽凄。

成公兴与谦之到了山下，公兴想道：“谦之虽然投拜我为弟子，他道心真实，尚未深知，不三番五试，这道术万一妄授匪人，彼此罪过不小。”公兴乃把手一指，只见那山脚下，隐藏着一座茅草小屋，门外立着一个老婆子。成公兴到得面前，向那婆子问道：“老婆婆，借问你一声，这山上可有狼虫虎豹么？”婆子道：“有的。”又问道：“可有寺观么？”婆子答道：“没有寺观，只有仙人留下的石室。”又问道：“石室可有人住么？”婆子道：“无人住。”又问道：“上山到石室有多少路？”婆子道：“二三十里近路，只是过两条岭阜。”公

兴听了，便叫谦之：“你可上山，看石室可洁净幽僻，堪以居住？我因走来倦怠，且借茅屋暂歇。”谦之听从，乃登岩涉岭，上得山来，越走越远，腹中又饥，思量进前力倦，退后不能。他正在嗟怨之时，只见一个山猿，在那石磴之上蹲着，见了谦之，攀援松桧枝上，望着谦之，唧唧啾啾。松下顷刻一只白鹤，蹁跹跳舞。谦之也坐于石磴之上，观听那猿啼鹤舞，不觉脱了双履，盘膝磴间。方闭目，不知那猿跳下树来，悄悄把双履拿去。谦之开眼见了，不觉怒从心起，道：“山猴孽畜！你拿了履去，我却如何走这山岭石径？”乃去赶猿，这猴子赶便走，不赶又住，只把双履穿上又脱，脱了又穿，乃至谦之走近，他又往那峻石险崖飞越蹲着。谦之急得红汗交流，乃怨道：“师父要我上山，他却在婆子茅屋安坐，这回吃茶吃饭，叫我忍饿受苦。却又被这孽畜偷了履去，如何走路！”

正怨间，只见公兴走近前来，说道：“徒弟，为何不寻石室，却在这里闲坐？教我茅屋久等。”谦之道：“师父，我弟子只因山岭险峻又远，力倦腹饥，坐此石上少歇，苦被猴子窃去双履，在此没计奈何。”公兴笑道：“出家人时时谨戒，刻刻提防，双履是身外之物，你未免不因它动了身内之火。如今你双履在何处？”谦之乃指道：“那猴子在那里穿穿脱脱的便是。”公兴见了，便把自己的双履脱将下来，望平坦岭傍一掷，那猴子见了，也把双履脱下来，望岭傍一掷。公兴乃叫谦之取履，谦之方才取得双履，师徒穿上，过得岭来。谦之问道：“师父，以你的道法幻术，谅一个猴子如何难治！为何把双履设个狡计算它？”公兴笑道：“弟子，你既知狡计何异幻法，总属欺诈。目前不是个正大修行，人有个自然道理，你时尚未至，心地未坚，且自安常取顺。”谦之拜谢，乃道：“师父，弟子走了许多远岭，腹中饥饿。”公兴把手一指，只见岭下青茸茸

细草，公兴先拔了一束自啖，却叫道：“徒弟，此草可以充饥。”谦之依言，采而食下，即时腹饱，虽膏粱不美过草。师徒正行，只见峭壁悬崖处一个洞门，公兴道：“此石室也。”乃与谦之入得洞来，只见洞里幽僻洁净，却似个仙家屋室。怎见得？有《西江月》二律说道：

石室幽深净洁，石床石磴依台。仙人居处有谁来？洞卷白云自在。帘挂珍珠滴漏，棋分青白安排。丹成潇洒任徘徊，都是仙家境界。

却说海岛真仙玄隐道士，一日赴蓬莱会去，吩咐道童徒弟谨守洞门，叫新园收服这些邪魔外道，不得浑乱正大真机。新园道：“弟子心愿收服邪魔，只是道力微小，望师真传授几般微妙正法。”玄隐道：“仙机高妙正法，轻易难闻，汝非修立药饵丹炉、九转纯一，何由得道？”又对道童说：“自汝复归正乙，已自了明大道，尚差片步未登，将也有授受因缘。只是勿传下土。”玄隐说罢，驾鹤凌空赴会。道童却与新园思想，也要招个门下徒子徒孙。新园忽然一想，与道童说道：“本智师兄，我于往昔会中，见‘四里’远投异度，扰乱人心情性，都叫人迷了这酒色财气。近又附合了贪嗔痴，败坏禅门，我力不能驱逐，想昔本定转劫，卜净投生，或可点化归真，当图共力。”道童道：“非人莫传，师有明戒。师兄须要慎重。”新园点首。

却说谦之得了公兴指的青草，采食不饥。一日向公兴说道：“师父，弟子久随师父，每患肚饥，即得草食，止可因饥得饱，不能长饱无饥。”公兴笑曰：“汝欲长饱不饥，亦非此草。”乃将手望松树下一指，只见那松下长出许多茯苓药草，叫谦之

服食。谦之道：“师父，这物徒弟常卖市间，岂足以服了不饥！还求些异味。”公兴道：“饱腹岂独茯苓，长生还须柏叶。便是柏叶，也堪服食。”谦之不信，还求师异味饱腹。公兴道：“我姑试汝，却也不甚差讹，奈汝不信。也罢，吾昔有一师修行海岛，能修药饵，若得他传授，修炼服食。可以延年无算。”谦之欣然，求师访海岛真仙。一时二人离了华山石室，望海岛趋来，渡海盘山，也不记时日。二人到得海岛，依崖而上，只见洞门深锁，道童本智门外兀坐。公兴道：“吾昔有赛师，法号新园，久未会晤，闻他近在海岛，故此来投。”本智道：“新园亦吾师。令吾暂留此地，责令收服邪魔归正。他因想也要寻个门徒弟子，向在此间，今往别山去也。二位当于他处找寻。”公兴便把谦之饥饿求饱的情由说出。道童道：“吾门谋道，自有饵药，若为饥饿求谋，便是诚心未至。吾师回洞无期，便是我也不授这般弟子。当速寻新园，他只恐也不收为饥饱的弟子。”道童说罢，把衫袖一拂，顷刻那海岛洞谷形迹连道童均不见，只见悬崖峭壁，密树丛林，没有路径人迹。二人只得望洋四顾。公兴看着谦之道：“到此光景，只得驾个幻云，回华山石室。”乃作起法术，驾云起在半空，公兴低头一看，说道：“吾师在此山。”谦之也低头一看，果见一座大山在海，二人停云落阜，依旧住足山脚下。谦之道：“师父，腹饿了，此地无那草，便是柏叶也无，如之奈何？”公兴把手一指，地间忽然长出那青草，叫谦之采吃。谦之不肯去采，道：“弟了吃此，日久厌心。且问师父：这山是何处？远近可有人家化缘卖药，可以充腹？”公兴道：“此嵩山也。我与汝登高峰，寻石洞，恐新园赛师在此，未可知也。”

二人上得高峰，果见石洞里坐着一个全真。公兴上前拜倒，说道：“弟子有失瞻依，为罪万千。”全真曰：“与汝别久，

正你悬想。”乃顾谦之曰：“此为谁？”公兴答曰：“弟子招来徒弟。”全真曰：“既是新招徒弟，乃吾徒孙，只是以孙名汝，失了劫前相共患难之义。汝今来意，却是为何？”公兴又说谦之腹饥欲饱之意。全真道：“汝既为此，当以长生不饥药饵之。”公兴曰：“正惟师望。”全真乃具药食。谦之一见，吓得魂飞天外，胆颤心惊，向公兴说道：“师父，怎么是些毒虫恶物？臭秽不堪，看着吓人，还要入口！”自忖此非全真，必是山妖石怪，乃往外就走。全真见谦之要走，把口吹了一口气，只见石洞就有几十层，全真与公兴都不见了。谦之哪里出得洞来，心慌跪地，叫：“成师父救我！”只见公兴在石洞之外，远远声应洞中，说道：“徒弟，你未可成仙，止可为国王卿师相。”言毕，公兴也不见。谦之独自在石洞中，只得打坐修炼，想道：“公兴师父三番五次试我，我不能专心致志，只在个饥饿。今在这洞中，如何得食？”正然心虑，只见那柏叶青草，蒙蒙茸茸，长入洞来。他采而食之，得以不饥。

一日，正在洞中修心养性，忽然那洞开峻石，谦之走将出来，见一大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集于山顶，自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白天师道陵升遐以来，地上旷职，汝文身真理，吾故授汝王师之位，赐汝云中新科二十卷。自开辟以来，不传于世，汝宣吾新科，重整道教，除为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子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宁有斯事！专以正大礼度为首务，加之以服食闭炼。”使玉女九疑十二人，授谦之导引口诀。谦之拜受。忽然大神不见。谦之乃奉法辟谷，不复言饥。年余，在石洞中，精神色泽大异昔时。一日，自想居些山中无事，乃出洞闲步，忽然见山岭之上，又有一个神人端坐，旁有童子，执着许多经文册籍。谦之投拜岭下，请问：“上圣何神，显化弟子？”神人答曰：“吾乃老子之孙，名号李谱文，因见子有仙

风道骨，特赉图箒真经、天宫静轮之法与汝，汝若能敬奉正教，恪守真科，福国利民，永持善道，吾当与上界天仙导引汝超凡成圣。若或离经叛道，不但夺汝之禄，且有降罚于汝。”乃以经文六十卷赐谦之，谦之既拜受了图箒真经，随离了嵩山，望魏地而来。到得一座寺院门前，只见几个僧人，在山门之下立地闲谈。谦之近前，听那僧人讲谈的不是别话，乃是迎接官府。谦之乃问道：“列位禅师讲接官府，却是哪位官府？”僧人见是个道流羽士，衣衫却因久在洞谷不甚整齐，便轻易答：“接官府是个官府。”谦之一时便忍耐不住，说道：“世俗炎凉，只敬衣衫，不敬人品，且是势利。官府管得他着，便伺候迎接。我无干碍，便答应，也没好言。”乃弄个幻法，猛然换了一个整齐全真。那众僧见他：

仙冠道服，白拂黄绦，两道眉清分八行，一双手长尖十指。体貌如蓬莱道众，丰神似大罗真仙。小童儿捧着经文，大体面妆采圈套。

众僧一时忽略，见道士人物整齐，衣衫新丽，便起敬起畏，躬身上前问道：“老师真何处降临？请入方丈随喜。”谦之答道：“吾乃官府相邀到来，僧人迎接的便是。”一面说，一面往山门，摇摇摆摆进来，后便跟随两个和尚，一个说到小房少坐，一个说到山居奉茶。谦之到得方丈，只见一个行者捧着一杯茶来。谦之接茶在手，不觉笑了一笑。行者疯疯颠颠的问道：“老师父笑谁？”谦之道：“世态炎凉，后恭前倨。”行者也笑了一笑，道：“谁教狡作？病则一般。”谦之听了惊异，方欲再问，那行者听得山门外清道声传，往外飞走，说：“官府来也！”只见众僧凛凛排班迎接，那官府昂昂直进方丈而来。

众僧只道是官府邀请来的全真，不敢叫谦之回避，哪知是谦之诈言！这官府却是魏朝官长，姓崔名皓，进得方丈，见个道士坐在堂中，那谦之却又弄个法儿，依旧是洞中出来的破服。崔皓见了怒起，便叫左右，一边捉拿道士，一边睬过僧人。方才开口，谦之听得，便叫：“官长休得罗唆！贫道不是与你捉拿的。”崔皓问道：“你是哪里来的？”谦之道：“官长若问我贫道，听我说来。”说道：

家住嵩山石洞里，清净幽深无可比，
饥餐洞口万年松，渴饮山头一涧水。
我师公兴本姓成，传教谱文名说李，
炼就金丹得九还，能延寿算成千纪。
赐我图策与真经，扫除伪法租钱米，
云中新科二十宗，开辟以来不传起。
谦之道士是吾名，特到尘凡来度你。

崔皓听得，随叫左右备车马，把谦之请到府中，盘问他三药三火之微妙，六时百日之深功。谦之随问随答。当时崔皓大喜，纳头便拜，请谦之的科仪图策、真经等卷看阅。谦之答道：“官长要看贫道这科仪等项，却不是轻易看的。”怎生样看，下回自晓。

第二十七回 行者点化崔夫人 魏王约束中军令

却说崔皓要看科仪等项，谦之道：“官长要看，须是斋戒沐浴，拜入道门为个弟子，方才看得。”崔皓哪里肯依谦之之言，只是要看。谦之见不肯依言，乃使法术，只见空中黄巾力士，拥护着焚香童子，捧着许多经卷，只是在云端现出，却不下来。崔皓见了，方才下拜，愿意尊谦之为师。谦之乃招手，叫童子捧经卷下来。那空中童子，方才落下彩云。崔皓一一看阅科仪等项，称赞礼谢。后有说道法真伪总在道者之心五言四句：

大道原非假，清虚果是真。
但问修行者，可是道真心？

却说拓跋氏太武焘临朝，执事官奏道：“今有臣下崔皓上书，陈启嵩山道士寇谦之道法灵异，图篆经卷非世所有，且辟谷轻身，若欲修仙学道，非此人导引不可。”太武准奏，即令臣下召谦之入朝。崔皓又启道：“这道士高傲自重，非可呼召而至，望王以礼待他。”太武依言，随令谒者、执事官厚币延来。只见执事官与谒者领了王命，备齐金缎表礼，两员官私自一个说道：“王听崔官长书荐一个山野道士，如何不召而礼请

子若是礼请，这道士必是个公相，有经国安邦之略，治众牧民之才，我们也安心上门去敦请。”一个道：“不然，贤能之士，养高抱道，厚币延请固是。若是有道的全真，他能呼吸阴阳，旋转造化，运神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便是以礼延请，要学他长生不老，这也说不得奉令莫辞劳苦。只是如今有道的，他不在深山穷谷完他的修行，来你这尘凡作甚？”一个说：“修仙之人也有寻外户的。只是这一件外户之事，便就生出多少奸狡，坏了教门宗旨，那知道些法术，晓得些内养。他便装体面，立崖岸，做模做样。若是不知道的，与他相亲，便就化缘，是布施。”两个执事官，说一回，笑一回。只见左右捧表礼的一个随从人听了，说道：“小的知这道士有道行，有法术，不肯轻易见人，便面也难会。”执事官听了，乃问道：“你如何知这道士有法术？”从人答道：“这道士能驱邪缚魅，降怪除妖。”执事官听了道：“我正有一怪事，他若能除，也不枉了奉令礼请。”谒者便问道：“先生有何怪事？”执事官答道：“山妻近日怀孕，临盆之日，梦有四个汉子，领着无数孩童，口里说道：‘分门散户与人家鞠养。’这无数孩童，都是丑陋恶像，并无一个清秀容颜。山妻检得一个，生下来，却是精怪一般，不吃乳，不食饭，如今只要荤酒吃，便止啼哭。若是道士有法术，也要问他个原来情节。”

当下执事官与谒者到得崔皓府中，通知谦之说：“国王表礼延请师真赴朝。”谦之哪里肯行，说道：“吾未别谢嵩山，安可轻造王朝？”乃出府门，说道：“且回山去也。”执事官只得回奏。国王问崔皓，说道：“予以礼请道士，如何不来？”崔皓道：“道士曾说，未辞谢嵩山石洞，未便入朝。”国王乃命执事官同崔皓奉玉帛牲牢，往祭嵩岳，仍命礼官鼓吹，迎谦之于平城之南，起建天师道场重台五级。一时招集道徒众盛，

国王遂改称太平真君，亲至道坛受箓。崔皓既荐寇谦之，大得宠于国王，晋封官秩。二人得国王宠幸，终日讲谈法术。国王一日问谦之：“道场法事这等齐备诚敬，天神可来享受？”谦之道：“不来享受是臣道与王徒修虚设也。”国王道：“既是来享受，凡人可见得么？”谦之道：“见得，见得。”国王道：“既是见得，道师何不施一法术，使予与那天神交接见面，这才见费了许多醮事，不虚设逐日功果。”谦之答道：“王欲交接天神，必须要起建个宫殿在半空里，鸡犬音声不闻，凡俗法气不犯，天神方肯下降，王方得交接。”国王听了大喜，随命崔皓督工，以国城东南之地，建座道院，起名靓轮天宫，令极高，不闻鸡犬之音，勿近凡浊之气。当下兴工。土木之费，工力之作，不说千百万计，小民力竭，百姓愁怨，道路兴嗟。却有个疯颠行者走到崔皓府前，口里说的是疯颠话，手里捧的是一卷《金刚经》，要见崔皓。却遇着崔皓公出，夫人郭氏偶在堂前，这疯行者一直走近堂前，左右把门人役哪里阻拦得住！夫人见了行者，问道：“行者何处来的？”行者道：“我道人有处来，只恐夫人没处去。”夫人怪怨起来，道：“这道人说疯话，我一封诰夫人，官长又是当朝显秩，怎么没处去？”行者道：“夫人，你听我道人说几句疯话。”

说疯话，不是疯，却是几句正道宗。执笏当朝官长事，脱簪直诛你家风。骂汝夫，理不通，荐寇道，建天宫，民力繁伤怨气冲。福国安民有正乙，一诚感格在心中。哪有一天神来接见，徒高台殿在虚空。没处去，你夫翁，急早回头乘至公。我有弥陀经一卷，能保夫人得所终。

郭夫人听了，方才叫侍婢接得行者手中经卷，行者化一阵

风，影迹不见。夫人望空下拜，取经一看，乃是一卷《金刚经》，便供奉家堂，时时看诵。却说这疯颠行者是何人？便是那寺中捧茶，说谦之狡诈的行者，呼犬衔骨的疯魔，总是随密多尊者、未了普度的元通。他虽被印度国王焚化，阳神却也周游世间，他见国王宠幸崔、寇二人，那执事官说的许多分门散户孩童，都是那轮转的贪嗔痴等一派，吴厌、陶情等众脱生，恐引坏了这方僧人吃荤酒，破戒行，做出堕地狱的根因，故此屡屡显化度人。

却说崔、寇二人得国王宠幸，一个专恃威权，一个矜骄傲慢，朝臣大小无不怨怼。一日，二人正在靛轮天宫下来，到得府中，私说宫殿这等高广，科仪这般诚敬，却不见神人交接，恐王说道不灵。二人正议，忽然阴风晦昼，目不见人，只听得空中若忽声言说：“汝等当竭忠事主，正道安民。吾奉正教仙戒汝等以正，则顺而获祥，以邪则逆而受祸。赫赫正气，岂容汝等怙宠骄恣！”崔皓见了这光景，往内堂抹壁飞去。寇谦之听得这音声，把案一拍道：“吾自有法！”只见声止风息，依然白昼。崔皓进得内堂，见夫人在堂中讽诵经文，听得却是释门品第，乃问此经卷何自而来。夫人便将疯颠行者说话备道一番。崔皓哪里肯信，随把经文焚毁，叫投诸厕内。只见那火焰飞空，化作祥云西去。孰氏无奈，只得退归闺闼。后有说崔皓焚经、获罪根因果报不小五言数句，说道：

佛开方便门，演此直经宝。
见闻得受持，消灾增寿考。
奈何崔皓愚，偏邪信妖狡。
焚毁投厕中，造孽非轻小，
一朝宠幸衰，王怒槛车讨。

按罪投厕坑，道涂以溺搅。
自悔溺经因，伤心已迟了。

却说崔皓毁溺经文，造下无边罪孽不知，乃与廉之专寻僧家过失。一日，正相谈论在府内，忽左右传禀，有执事官王炫要见寇师。崔皓令其入。王炫参谒了崔皓，便以常礼相见寇谦之。谦之恃宠骄傲，心中不快，便问道：“先生顾我，有甚事情？”王炫道：“久闻师真除妖降怪，小官家有一怪事，只因山妻怀孕，临盆之日，夜梦四个汉子领着无数孩童，口里说道：‘把这孩子分门散户，都与人家鞠养。’便把一个丑恶的与山妻。山妻嫌其陋，再四拣择，哪有一个可观，不得已受了一个。生出来，果是丑陋恶像，如精似怪。如今却不吃饭食，专要荤酒。如无，啼哭不止。为此求师真鉴别何因，可有个法术惩治？”谦之听了，答道：“这事情必有根因，吾有道法，只是不轻易为人驱除。先生须是费百千金宝，建一个九转大大道场，方能知这详细，解救汝子荤酒啼泣。”王炫听了，说：“小官职卑俸薄，哪有百千金宝，望师直从简行事，也是莫大恩功。”谦之面允，王炫退去。谦之乃向崔皓说道：“执事官卑，傲慢见我，我以厚费难他，仍要查他家门产子果是何怪。”随画了一道符焚去，只见符使唤得四个汉子到来。谦之乃问王炫孩子事情。四汉齐齐答道：“我等皆前劫‘四里’，轮转未了根因。能乱正而却畏正，能导邪而复陷邪。”谦之听了，说道：“汝等我已知矣。只是昔日寺僧炎凉，今日王炫傲慢，行者两次弄疯作颠，来侵吾教，吾今本当用剿，只得留汝，报复那骄傲、炎凉。”四汉道：“我等也只因浑乱人情，重罚轮回异劫。今道师正当存正大光明，以修真教。不当以些微小忿，希图报复，甚失出家修行之体。”谦之不听，乃复问王炫孩子如何不吃饭

食，专以葷酒免啼。四汉道：“师真既已知我等情由，只因王炫妻平日妒泼，他生产临盆，恶气上升，邪氛入念，梦寐不自悔改，产育自是怪妖。”廉之道：“吾且不治汝以邪投他，且令汝去把他邪陷。”四汉唯唯退去。却早王炫复来，泣拜谦之前，说：“小官无礼，望师真开宥。”谦之回嗔作喜，说道：“先生，莫非孩子有说么？”王炫泣道：“孩子连葷酒不吃，只啼不止。”谦之笑道：“无虑，我有一符，可执回宅，焚之自安。”乃以符与王炫。王炫依言焚符，其孩不啼，吃饭。因此，国人皆曰：“寇道师不可轻慢，国王且师事，况臣下乎？”“一符除怪，止却孩啼，真好道法！”纷纷嚷嚷，遍满国城内外。

哪知元通和尚屡屡显化阳神，一则为普度之已完、未结，已完的，是密多尊者前度化缘；未完的，乃达摩老祖四弹之教。四弹乃无言之秘，叫和尚一灵，作不了之因。却不知谦之道名虽大，而心地欠明，附和着一个偏僻挟邪的崔皓。元通和尚阳神虽遍彻有情，只可惜不能操轮转劫夺，挽回那狡诈心肠。这和尚苦了神魂，那邪的恣其心性。元通长者悯他异劫漂沉，有生居释流，不明禅戒；有长在道品，不谙仙宗。又见谦之、崔皓挟偏树党，仇怗空门，并那行者规讽，搅乱阍中，只这一种深仇，便成矛盾。无奈海岛真仙与正道蓬莱赴会，达摩老祖又面壁多时，那轮转冥司止据阴阳往返、善恶轮回，一死一生，不虚时刻。这“四里”哪管甚九流三教，六道四生，沾着有情，便迷其性。此时若不是圣人道治、仙佛阴功，妖魔怎生荡定！

却说长安之西，山野之僻，有贼叛名唤盖吴。这伙人不知父母生身，当保首领为孝，王法严，宜安本份为良，苦被四孽转劫得这一派恶迷，导引得称兵为乱。可怜涸辙鲋鱼，自取糜烂，只是有道仁心，于兹甚悯。却说神元聘晋回还之日，魏地

创寺之多，有道真僧不遭三途之陷，却也有万万千千。那更与“四里”为契的，却也有千千万万。这崔皓既师拜谦之，敬尊他法，便与释僧有如仇敌。神元是一个过世僧灵，怎敌见生官贵！且是被迷尘情之众，一灵难挽。如是因缘结构人世，便有一种么魔小丑。这盖吴称乱山野，魏主兴师亲伐，当日传令三帅，统驭五兵，果是整肃的弓刀，犀利的剑戟，堂堂阵拥旌旗，烈烈炮轰天地。左列着崔、寇，僭拟军师；右摆着孙、吴，尽皆赞画。当下魏主传令中军，兵将静听约束。却传的何令？他传道：

兵战场中止尸地，王师所诛为不义。
勿恣掳掠劫民财，勿肆伤残将人毙。
可怜兵火到村乡，夫妻子母惊逃避。
割恩割爱哭啼啼，死别生离无解计。
家园田产且丢开，宝贝金珠难带去。
奔逃漫说贵为官，号泣难夸势与利。
愿尔枕席过王师，凯歌此去先得意。

却说魏主兴兵亲伐盖吴，传令五兵免恣屠戮，兵到叛贼即除。真也是义师所指，反侧自安。不想兵师住扎在一座大寺院相近，这寺院方丈却是神元通晋带来的茹葷长者。风魔戒谕不改，店肆警省不悛，留下业障，积出冤愆，却遇着统兵来的官员，叫方丈设席会客。方丈辞禀说：“僧房长素，不便治葷。”这统兵官有甚忌讳，便铺设酒馔，酒酣，推入方丈小门，逼近僧卧房密地，见有兵器陈设。再通小屋，一石磬傍悬，兵官击了一下，只见小屋门开，一个丫鬟出来，见是官员，即闭门入内，随把僧人扭到崔皓军前。僧人口口申冤。怎禁谦之在旁，

指唆成案，启知魏王。魏王大怒，说道：“丫鬟之事，虽称冤，白诬犹可。陈设兵器，此明明与盖吴同谋为乱。”随命有司按诛寺众，执事官抄没僧人财产。见家家俱有酿具酒器，及州郡富家大户寄顿财物，不说万计，又为窟室藏匿妇人，又使崔皓之逸得以信王。乃进说王曰：“佛法虚诞，为世道害。况此沙门藏匿兵器，犯此大戮，宜悉除之。”魏王信崔皓之言，乃尽毁经像，芟夷长安沙门，回宫敕台下四方，命一依长安法，诏曰：

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尝有此。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考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化不行，礼义大坏，九服之内，掬为丘墟。朕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余一切荡除。有司宜告征镇将军刺史，诸有浮图形像及一切经卷，悉皆破毁；沙门无少长，悉坑除之。

魏王将颁诏，只见寇谦之谏王诏且莫要下颁。却是何意，下回自晓。

第二十八回 崔寇恶报遭磨灭 忠孝投师入法门

话说魏王将颁诏灭僧，寇谦之上前谏曰：“臣蒙主公信重，感崔官长荐引，敢不奉诏！但西方实有圣僧，即臣教实有道祖。重此轻彼，恐非立教之意。”崔皓在旁说道：“寇师差矣！仗吾正，应合祛邪。不当互操两可。”寇谦之向崔皓私说：“司徒不可偏执太甚，安僧实所以固道，”崔皓只是劝王莫听。只见阶下跪着一人涕泣。魏王问是何人，左右奏说是太子晃见王。王问：“有何事奏？”晃曰：“臣闻西方圣人果是慈悲，救度众生，宣扬正教，供奉犹恐未尽一诚之感，况可灭乎？我王不可听信崔皓，有伤释教。”魏主只是不听。太子见谏不从，乃退与近臣计议，将诏书缓宣迟发，使远近寺院僧人预先知道，躲避为计。沙门因此多获救免，收藏经像，只是塔庙在魏地者残毁殆尽。后人诗说道：

佛法原无厄，惟僧自召灾。
不因藏妇窟，怎惹祸根来？

清溪道人叹盛衰八句，说神元聘晋，僧寺太盛，乃有此衰。说道：

世事有盛衰，阴阳成反复。
倏尔春冬寒，忽然夏秋酷。
忧乐自何常，有余生不足。
惟有这光明，正大长生福。

却说太子晃谏王莫听奸臣崔皓之言，伤灭释教。这惹恼了崔皓，他乘着太子缓宣迟发，向魏主说道：“太子违诏，私与沙门交结。”魏主大怒，把太子幽禁起来，将欲赐死。太子果师事一人法名玄高，这僧却也非凡，能知过去未来善行妙法。太子事急，求救玄高。玄高曰：“王信崔皓之谗，祸及太子，皆因沙门被酒色，起衅非小。吾有忏法，能解救其难。”太子道：“忏法如何解难？”玄高曰：“吾忏名金光明法，能使王回心转意，自是谗言不入，其罪得免。”乃咒水献花，礼佛作忏，果然魏主夜至三更，梦其先祖责魏主曰：“太子仁孝，汝何听信谗言，疑害太子？若太子有差，吾当祸汝。”魏王惊醒，随唤群臣，说梦中先祖之言。群臣皆称太子无过。魏王乃释放太子，待之更厚。太子得免于罪，乃谢玄高。玄高曰：“太子罪解，只恐奸佞谗及吾僧，吾其不免！”果然，崔皓在府中与寇谦之讲论道法，崔皓问谦之说道：“师真，你的道法，吾见其外，未见其内。”谦之道：“信如官长之言，科仪经皆外也，修性立命却是在内真功。”崔皓道：“这真功如何修立？”谦之道：“此功非静养深山僻谷、炼精化气成神，如何能得？若是司徒，营营禄位，便见了也无用。”

二人正讲论之间，家仆忽来报太子免罪，崔皓听得京问道：“他缓宣迟发，是我奏王，怒他违诏幽禁着他，为何赦免？”家仆道：“闻说太子师事一个僧人，这僧道法甚高，能使王夜梦警戒，故此太子得免于罪。”崔皓听得，随差左右打听太子

与哪个和尚谋免。左右探听的确，把玄高礼忏情由，魏王做梦事实，一一报与崔皓。崔皓大怒，随白知魏主曰：“前违诏书，私与和尚交结，暗行妖术，致令先祖托梦恐吓我王。若不早除，恐为大害。”王听崔皓之言，乃命执法官收玄高。玄高早已知觉，恰遇着太子到来，乃叫一声：“殿下，吾数当不寂，只是吾徒弟玄畅居于云中，离此六百余里，半晌如何得到？”正说间，执法官奉王命将玄高拿去。玄高到了法台，却踟躇而坐，那些刑具毫不沾身，闭目示寂。忽然一个和尚走至面前，泣曰：“和尚神力，当为我起。”忽然，玄高开眸，说道：“大法应化，随缘盛衰，盛衰在迹，理恒亘然。但惜汝等行如我耳，或恐过之矣。惟玄畅南渡，汝等死后，法当更兴，善自修心，毋令中悔。”言讫即化。众徒弟哀泣号呼曰：“圣僧去世，我等何用生为？”只见玄高现形云中，说道：“吾不忘一切，宁独弃汝？”众徒曰：“和尚当生何所？”玄高曰：“我往恶处救护众生。”言旋不见。崔皓既谗害了玄高，乃劝王尽释氏经像。王听其言，可怜沙门大遭屠戮。

却说元通老和尚神游八极，见沙门在远近寺院持斋修行的，被茹荤破戒的连累，都是那陶情等一班勾引坏教。他已知盛时如彼，衰时乃此，虽然都是不守戒的做出，却难道不动慈悲！云间见这戮僧光景，乃显神通，附灵于一个沙门，法号元会，名昙，振锡到魏宫门。魏主见了，即传武士斩之。武士奉令，刀斫不入。王乃自抽佩剑去斫，毫不能伤，剑微有痕如线。随令武士收捕，投入虎槛中，投入虎槛中，虎皆怖伏，不敢瞬目。左右请以谦之试之。王准奏，随召寇谦之入虎槛，虎即咆哮起来。魏主始大惊，延元会上殿，再拜谢过，送元会于近城寺中。元通老和尚阳神仍返清虚极乐，不提。

却说崔皓专恃威权，魏主太武以皓为监秘书郎官。一日，

其僚属姓闵名湛，劝皓刊刻所撰国史于石，以彰直笔。皓从之，乃令工人刊石，立于郊坛，书魏先世事迹详实。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国人无不忿恨，相与谗皓于魏主太武，以为暴扬国恶。太武大怒，使执法按皓罪状，崔皓惶惑不能对。乃执皓槛车，置于城南道厕，使卫士路人行溺其面，呼声嗷嗷，彻于道路。皓乃叹曰：“此吾投经溺像之报也。”尽法以处，仍坐收僚属百余人，寇谦之并坐。其党正要弄幻法逃生，忽然云端里见隐道真带着道童本智多人，道：“吾奉正乙驱除邪恶。”谦之求饶，说道：“小道也曾受图篆、崇正教。”玄隐道：“正为你假正入邪，坏吾道教。”道真说毕不见。谦之遂罹于崔党之害。后人有所谓报应善恶、祸福不差五言八句：

崔皓兴谗日，沙门被害时。
善有福善应，恶有恶神知。
经像何冤溺，科仪空受持。
寇崔遭业报，糜溃不收尸。

话说达摩老祖在清宁观，一心只要普度有情，演化本国。一日，却与弟子道副说道：“我本天竺南印度王子，出家修继多罗大法，今吾师已灭度六十余年，闻知震旦国众生，若被邪魔扰正，以及东土诸有情破戒毁教，吾欲自西而东，随缘度化，须是择吉日良时，辞别侄王，然后启行。”道副唯唯奉教。忽然见一人自外而入，见了老祖，哀哀泣跪于地。老祖悯其情景，乃问道：“善男子何为哀泣，卑礼师前？”这人说道：“小子幼失怙恃，长又无能撑达，欲报父母深恩，无由可报。千思万想，惟有投拜佛门，做个和尚，报答生身养育。”老祖听了，说道：“一子出家，九祖超脱，固是善功。只是你父母望你生

生继后，一入佛门，便守戒行，恐于继续有碍，反称不孝之大。”这人说道：“小子家有弟兄，或可为继，望祖师怜情收录。”老祖听他言辞正大，来意真诚，便欲收做弟子，但不知他意向可专不变，乃令道副以法试其心志。

道副领了老祖法旨，随向这人说道：“出家不难守戒难，你既要投托佛门，须先在厨房供行者之役。”这人听了，随走入厨房，劈柴运水，便问道：“师兄，你说出家不难守戒难。我想出家，是我一心要报父娘恩。发了这愿，就离了家园，到此观中，做个行者。挑水也不难，劈柴也不难，便是敲梆念佛也不难。却不知守戒难，守的何戒？怎便叫难？”道副说道：“出家人既入佛门，便要遵守禅规，坚持戒行，不饮酒，不茹荤，不淫欲，不偷盗，不妄念，不贪嗔。虽说五戒八戒，却也种种甚多。你若能持守，不犯这戒，便是真心出家。若是不能持守，一犯了这戒，比那在家罪孽更大。人心变幻，见了这种种淫欲易乱，所以说守戒难。”行者道：“我只是把报父娘恩的心肠，时时警省，说为何出家，为何又犯戒。师兄，你说这个可难？”道副道：“是，这却不难。比如劈柴挑水，还要费力。这持守戒行，只在这心一主定不乱，不费工夫，不劳力气，何难之有！”行者道：“师兄，我从今以后，只是存着这个心罢了。”当时道副把行者这话向老祖说明。老祖道：“万法千缘总在这一点。彼既说言相合，可唤他来，收为弟子。”道副乃唤行者至老祖前，老祖道：“汝为父母出家，只这一念与那为生死出家的，公私略异。但由此入彼，进步更顺。今起汝法名尼总持，披剃随时，汝既知戒，当无变乱。”总持拜受，退与道副静室悟坐禅之理，习入定之功。后有赞总持出家念正五言四句说道：

出家为生死，谁为报亲恩？
知得身从出，总持一念真。

话说尼总持拜受老祖教戒，择个吉日，披剃为僧。清宁观僧众及地方善男子善女人，得闻喜舍，都来庆贺。观僧诸众遂建道场佛会。只见善男子中一人，向道副问道：“尼总持师父为父娘恩出家，我小子也有一种恩未报，不知老祖可收留做个徒弟？”道副答道，“善男子有何恩未报？”善男子道：“我家自祖到今，历过十余世，都在这村宗族同居，耕种的国王田地，代代不绝衣食、供纳钱粮。若遇着荒旱，便赦了免征。算计到今，田产日增，人口益众。只说我父母弟兄，享庄家丰年富足之乐，却也不知是哪个赐汝。往日有几个贼盗来村搅扰，一村性命几乎伤害。感得官长发仓给廩，招集兵马驱除，一时把些贼盗平服，我村得以安堵，大家小舍得保守了田园性命。这都是国王的深恩。我想受了这恩，要尽个忠心报国，我却又无官职，不如削发为僧，做一个报君恩的和尚。师祖若是肯收留，我小子情愿入佛门为弟子。”道副听了，说道：“你可谓不忘根本，真乃善良，待我转达祖师，与你说个方便。”乃向祖师把这善男子的话禀知祖师。祖师笑道：“遵守王法，勤耕田地，莫拖官府钱粮，孝顺见在父母，便是报答国恩。何必削发为僧乃为报答？”祖师正才与道副讲说，只见这男子双膝脆于老祖之前，说道：“祖师所言至教，只是弟子心坚于此，望乞收留。”祖师笑道：“也罢，汝心既坚，汝愿颇正，由此正愿入门，坚心向道，彼岸何难登到！”乃唤道副：“乘此道场功果，与总持一同披剃，起法名道育。”当日众心无不欢悦。后有赞道育出家心坚五言四句说道：

佛法无难入，端在一心坚。
师言皆至教，帝德实无边。

按下祖师收得二徒弟子在观，欲要辞王演化别国不提。且说西竺胜地，原是佛祖成道国度圣境。一日，佛在祇园聚集菩萨圣众，演说无上甚深微妙法宝，天花缤纷，异香缭绕，旁列着十八位阿罗尊者，得以听闻。偶然世尊发一句慈悲功德，说道：“吾于未来世已知窃名逃俗、七情染惹、六欲交攻、因邪害正、作诸恶业之众，谁能解救，度脱这苦等等？”只见十八位尊者齐发弘深正愿，合掌长脆，向世尊作礼说道：“诸弟子于慧光中已知魏法灭僧，非魏之过，乃奸皓之谗，实逃俗窃名、有伤释教的和尚自作孽耳。今有达摩演化，收录忠孝入门这一种正大光明，正好乘他有东度之愿，与他解救可也。”世尊道：“他一人素闻缄默，欲伸无言之教，怎肯尽纷纭辨析之劳？”尊者齐道：“彼有三大弟子，皆明正道，颇通妙法，纵有纷纭析辨、水火文部之难，善自降伏。”世尊道：“虽然这三大弟子有能，只恐他法力尚微，道心未固，汝等当为一试，用助其普行东度之功。”当下众尊者拜谢世尊，愿遵法旨，各于鹫岭显灵，乘云驾雾，到得下方，互相计议说道：“世尊以慈悲方便，念诸有情，自取罪业，令我等协力助成高僧演化之功。但崔寇已灭，释教复兴，其兴吾等自知有神国只是三僧演化东度之愿当令助成。但恐他随行道心力尚浅，未入精微，道路迂远，邪魔颇多，万一被迷，演化功阻，而东度之愿何能成就？我等当随方以试，三弟子果且神通力，能降众邪魔，便助他演化前行。”从尊者各发无上圣心齐声道：“善哉！善哉！”当时众尊者，随问第一位尊者以何法试。却如何答，下回自晓。

第二十九回 扶演化阿罗说偈 尼总持扰静赴斋

话说众举第一位尊者，问以何法试，只见尊者趺跏正坐，旁有一蛮奴侍立，有鬼使者稽顙于前，侍者取其书通之。尊者乃说一偈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书所通。
魔邪呈色相，牵扰静定中。

第一位尊者说偈毕，便问第二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合掌趺坐，有蛮奴捧牒于前，老人发之，中有琉璃器，贮舍利十数。尊者亦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舍利宝。
光中生觉悟，因以度诸老。

第二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三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扶乌木养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献果，侍者执盘受之。尊者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献果中。

辞廉知供养，顿教地狱通。

第三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四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侧坐，屈三指，答胡人之问，下有蛮奴捧函、童子戏捕龟者。尊者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三指答。
明指在指端，大道从兹发。

第四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五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临渊涛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蛮奴受其书。尊者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神女出。
两处试掸心，道心无言触。

第五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六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右手支颐，左手拊稚狮子，顾视侍者，择瓜而剖之。尊者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献瓜因。
昆弟既和合，总归爱敬心。

第六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七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临水侧坐，有龙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锡杖，蛮奴捧钵而立。尊者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法器内。

衣钵不相争，清廉出智慧。

第七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八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并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过前，有神人涌出于地，捧盘献宝。尊者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献宝盘。
清流供祖饮，不受望外贪。

第八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九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食已扑钵，持数珠诵咒而坐。下有童子构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莲池中者。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沙老僧。
赠以宝瓶茗，灭却怪犴狰。

第九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执经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执经地。
仙人侍女香，诵经解不义。

第十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一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见世因。
数珠作舍利，助化恶心人。

第十一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二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有神腾出于上，有大蟒出其下。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前世定。
枯木有神腾，大蟒亦云性。

第十二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三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倚杖，垂足侧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过前，有童子怖匿而窃视之。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度猛兽。
性善能皈依，人天可成就。

第十三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四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持铃杵，正坐诵咒，侍者整衣于右，胡人横短锡，跪坐于左，有虬一角，若仰诉者。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云端内。
多保诵如来，免致伤物类。

第十四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五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须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前，蛮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吾以一法试，于诸静定因。为解诸冤业，指明浅与深。

吾以一法，于诸静定因。

为解诸冤业，指明浅与深。

第十五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六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横如意趺坐，下有童子发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供花心。
童子发香篆，指明果报因。

第十六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七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临水侧坐，仰观飞鹤，其一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篮，取果实投水中。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静中觅。
无言胜有言，为上乘第一。

第十七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八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植拂支颐，瞪目而坐。下有二童，破石榴以献。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佛会中。
荒沙流墨迹，福善助成功。

众尊者说偈毕，慧光遍照万方，神力永扶九有。照万方，众生仰福；扶九有，万寿无疆。各生欢喜之心，以成东度之愿，专视达摩老祖演化、三弟子随师功果。按下不提。

且说祖师在清宁观宇，一日出定，对三弟子说道：“吾观

国度众生因缘情识，多被众欲交功，致使罪孽牵缠，吾心甚悯。今欲辞诸侄王群臣，往彼震旦国中，随缘而化。汝等当白王吾行之日。”三弟子唯命，白知异见王。王于老祖行日，枉驾来临，老祖因与王说道：“王当勤修福行，护持三宝。吾去非晚，一九即回。”异见王听了，涕泣挥泪曰：“叔既有缘，在震旦国非吾所留，惟愿不忘父母之国，演化事毕，早早回旋，免悬吾望。”老祖点首，当时辞别侄王及众宰职，离了清宁观宇，前出城郭，望东大路而行。王又具大舟，实以众宝，泊于海滨，听老祖泛海而驾。后人有五言八句赞扬祖师东行普度。诗曰：

佛子何因缘，而为众生度。
慈悲具提撕，有情生觉悟。
一觉悔前非，一悟知来路。
万劫不沉沦，人天一转步。

话说祖师法驾一动，人天欢喜无穷，邪魔乱性有正，尽在这慈悲普度之行，演化众生之愿。师徒出得郭内，到了一处郊外地界，只见一座寺院。道副上前观看，见那座寺门上悬一匾，大书“万圣禅林”。祖师进得寺内，参谒圣像，方丈众僧迎接师徒堂中坐下。尚有远送众等辞别回去。按下师徒在万圣寺住下。且说红尘扰扰，人心凿去本来；世事纷纷，邪魔偏来乱正。人若不坚持正大光明，以完生人大道，谁不被那邪魔引惹，丧了本来，迷了天性？小则灾疾相缠，大则性命不保。这邪魔岂能乱人？都是世人持守不固。

却说陶情、吴厌这些七情六欲，劫劫轮转，不分等等。世人投入心胸，便乱人智虑，引邪了崔、寇诸人，迷害了不明僧众。当时守戒的得缓宣逃救，犯戒的遭业障亡身。这些业障纷

纷乱窜，仍要迷人。却闻得普度演化真僧东来，乃生计阻，哪知邪不胜正，魔岂敌真？邪正相并，如红炉燎毛，沸汤化雪，自取灭耳。祖师师徒驻足万圣禅林，傍晚各自习静。乃有一魔扰道副静中，道副见其人生得怪形异貌，手持书简，向道副说道：“我城外官长，为父母建延生大会，礼请十方僧众享三昼之斋，备一缣之赠。闻知师众道高德重，特遣小人持书礼请。”道副于静定功久，哪里听闻！这人书如电光一掣，他却端坐不动。魔见道副不理，即去祖师身前，但见祖师端坐，如太阳正照，阴霾哪敢近侵！却又去尼总持身前，持书也照前说了遍，只见尼总持虽是为孝出家，但未久入菩提门路，道心尚未坚真，只因请者为父母延生一句，便答了一声：“我等初出郭门，焉敢妄叨斋供？”魔道：“逢道场随喜，是僧家因缘；我官长以书简奉请，乃是敬礼真僧圣众。还有一等僧人，闻风赴会，，远路找来，受享斋供，饱上求饱，虽然似馋口饿眼，总是成就檀越善功。”尼总持一接了书简，动了赴会根因，那目中不见在堂端坐身形，惟有去赴斋的这一番情景，随这人行走，便问：“吾师父、师兄何在？”魔随答道：“已前行。”总持飞走上前，果见师与两个师兄先走。到得城外官长府前，只见一大衙门，威严整肃，左右列着长幡宝盖，正中摆着门对榜文。虽然是官府衙门，却乃道场佛会。

尼总持进得府来，官长接着，周旋曲折礼仪，都是师徒们平昔交接。忽然摆出斋供，尼总持方才要举箸，只见那经堂上一位老僧，貌似阍黎，说道：“那弟子，怎不参谒圣像，又不念句祝食咒文？你独不闻见腥风秽气，怎便唐突举箸？”总持忽然惊觉，依然端坐堂中。只见琉璃灯焰辉煌，照着满堂圣像。总持睁睛一看，左列罗汉尊者，第一位圣像，宛然阍黎，庄严色相。当下总持铭刻在心，想道：“这一番静中尘扰，万一后

遇道场斋供，不当唐突举箸，须要参圣咒食，以防魔业不净之扰。”总持颖悟在心。却又见第一位阿罗尊者面前稽颡的鬼形使，形怪貌异，宛似持书之人，乃乘在堂众僧早起功课回向之时，他便向尊者前俯身作礼，赞叹不尽。到得天明，众僧参礼祖师，俱各复位，惟有尼总持向祖师长跪，把夜来事因说出，求祖师度脱。祖师半句不答，也向第一位尊者前，合掌稽首，道了“慈悲”二字，复位而坐。正才坐下，果有使人持书，来请祖师师徒赴斋。祖师辞以匆匆东行，不得荷爱。这使人哪里肯退，苦苦哀求说道：“主人诚意具斋相请。”祖师方才启函，书中说道：“草舍茅檐，凡夫俗子，得闻圣僧东度，一则素斋奉献，一则异事相闻。倘驾下临化解，不胜幸遇。”祖师拆书，见说“异事求解”，便动了慈悲演化之心，慨然允去赴斋。道副乃问使人：“汝主何事怪异，求我师尊化解？”道育也问使人：“汝主何姓何名，却是何等职业？”使人答道：“我主人姓向名尚正，曾为国度中执戟郎官，解组多年，生有二子，长子名唤向古，次子名唤向今，二子生来极孝极弟，娶有二妻，又极贤极和。只因主人娶了个继室，忽然变异，如今二子二妻，狠的狠，恶的恶，全然没个道理，把个老主人气恼成病，求医罔效，符忏不灵。今闻师父们东行演化，特来启请。”道副二人听了，乃向尼总持说道：“夜来日师兄有扰静根因，今此须应这段功果，莫要劳我师尊。当借你神力，解脱这老郎官灾病冤缠。”总持口中答应，心里却疑：“莫非又是非静之扰？”

正讲说间，祖师问三弟子到得向尚正家门，使人已先报知向老。向老出门迎接祖师，师徒入得门来，只闻得胜风一阵，祖师把智光大照，已知怪情异事，端在主人一念所招。自不发言，一任徒弟们驱除芟解。那向老迎祖师徒到得堂中，纳头便拜，说道：“病体不恭，望师真恕慢。”祖师徒徒各相答礼。

茶罢，即摆出素斋，上首一席，安了祖师坐；旁边三席，三位徒弟坐；老者一席，斜对着。祖师便问：“老大人，郎君如何不设席一会？”向老听得祖师之言，便把双眉一蹙，道：“师父且请用斋。心腹事情，一言难尽。”祖师便不举箸，一毫不沾。三个徒弟也看着祖师不箸吃斋，便也不动。总持欲动箸，他却亏了静里一番警戒提撕而起。向老只是举箸请斋，祖师只是要添郎君一席相会。向老无奈，只得备细把衷肠异事说出，道：“师父在上，听我老拙一言。我当年生得两个儿子，娶了两房媳妇，个个孝顺，只因近日续了一弦之故，一个狠似一个，都变了孝心，成为忤逆。老拙为此气恼成病。”祖师听得，只是合掌，道了一声：“善哉！善哉！这冤愆有自，道副徒弟当为发明。”道副方领师旨，只见屏风后一个汉子嚷骂出来，说道：“和尚吃斋只吃斋，管人家闲事，问人家门风作甚？”把上席一桌斋，一手掀倒在地。尼总持便说道：“善人莫要躁性，这也与僧辈无干。”言未毕，屋内又走出一个汉子来，看着这汉说道：“大哥何必与他讲理，打了罢！”这汉子也把几桌斋都掀倒，举手就打道副。道副只把手一推去，那两汉子便似有绳索缚定手足一般，动也难动，口里只叫“救人”。屋内又走出两个人，手里拿着大棒，恶狠狠骂出。却是何人，下回自晓。

第三十回

道副论忤逆根因 祖师度续弦说偈

却说屋内走出两个妇人，手执大棒，口里乱骂道：“和尚家吃甚斋！方才素食内，是我们着了些荤油，你都吃了，仍要管人家闲事。却又弄甚手段，打我的丈夫？”向老口里便骂道：“恶妇无知，怎么毁僧谤佛，破人斋戒？幸喜长老都未曾动箸，天使你们掀倒了。”那两妇听得向老怒骂，便执棒要打，被道副念了一声：“善哉！”只见两妇棒随手落地，二妇目瞪口呆。向老见了，只叫：“好圣僧！好圣僧！”祖师乃向徒弟们说：“这事原不异怪，自有根由。我等且回寺。”尼总持说道：“不是静中阿罗尊者先有警悟，方才弟子举箸，被他欺也。师父，他家既有不孝之子、不良之妇，我等回寺，收拾东行去罢。”祖师只是不言，辞谢向老道：“老檀越当洗心自思平日冤愆，以至于此。我等回寺，再与你持诵焚修化解。”向老见斋已掀倒，几个凶恶悻悻乱嚷，好生惶愧，只得送祖师出门。道副乃对向老说道：“小僧见你这二子二妇恶生有因。方才见他行凶，没奈何聊施道术，定住他身，却难造次开豁他心。若不解了这术，便是终年他身也不得动一步。”向老道：“这等忤逆子媳，便送了他也当。”道副笑道：“我师尊以演化为心，度脱众生为事，怎肯行霸道剿灭不善之人？你进屋叫他回心转意，便活得心，动得足。”乃在向老手心中，用指画了一个“

顺”字，叫向老莫开拳，只叫他可恭敬二亲，皈依三宝，他如应允，把拳一开，包他定身即解。

向老依言，送师徒出路回寺，他却进门，只见二子尚立地不能展足，二妇犹然痴呆似醉。向老乃问道：“你们今后回心转意，不作凶恶了么？我请高僧吃斋，你却破他戒，又行凶打出堂屋，是何道理？你哪知高僧有道能法，定住汝等身体。方才说看我面情，不遣阴兵剿你。你如回心，还有法救；若是不转意，便定住你只到终身。”二子听得，慌惧答道：“依你回心转意。”向老听了他这一句，也不再问他如何回心，如何转意，把平日凶恶事情如何改省，便把拳头一开，只见二子二妇即时活动，依旧嚷骂起来，且说道：“好了，这几个和尚去了。”正闹吵间，只见屋外走进一个人来，却是二子母舅，见向尚正一家闹吵，他却不解劝，也帮着向古、向今二子毁骂向老，气得个老者往门外走去。后有人说：“人家遇着这忤逆冤愆，当察其根由。有根由自父母使来的，能有几个似大舜圣人，孝顺瞽瞍。说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身从何处生来，虽父母偏心，故意难我，到了个拊之流血，更要起敬孝，只等父母悔心。若是那不明白道理的，或为钱财，伤侮父母；或溺爱妻子，不敬父母；或好勇斗狠，以累父母；或因偏心弟兄姊妹，怨怼父母；或为自身口腹，欺骗父母；或为酒色邪非，不听父母教训，违背父母；或起坐颜色，傲慢父母。天下的道理古怪跷蹊，这等恶业便生出无端的祸害。那为钱财伤侮父母的，贫苦断然在后；溺爱妻子、不敬父母的，不作鼓盆髀夫，定招责离逆子；那好斗与怨怼父母偏心的，越使父母嫌恶，致入法网，蹈罪不赦；为口腹欺瞒父母的，多生病，食不下咽；那下听父母教训的，为非多犯，王法不饶。还有一等，过于和睦，父立子坐，为他事迁怒，见佞母颜色尤厉，不即改容和悦。这一件道理不

明，使父母心情不快。一或致父母不快中生出灾疾来。这段根因，为恶不小。这皆是为人的，爱己身不孝养的过恶。”后有劝人警省，如清溪道人五言四句诗说得好：

父母我前身，我身父母后。
欲肥我后身，安把前身瘦。

却说祖师同三个徒弟，回到万圣寺中，众僧接着，道副把请斋未吃，向家子妇凶恶的事，说与方丈僧人，甚责二子不孝之罪。众僧说道：“向古弟兄不孝，理法难容。只是其父有以使然，事无足怪。”道副道：“其父何以使他孝？”僧人答道：“向尚正这二子，乃前妻所生。只因前妻弃世，续娶后室。婆媳不睦，生出这一种冤孽。”道副道：“此情果是其责在父，为子的也当委曲和顺。”僧人道：“二子两妇，当后母未娶之先，却也极孝。如今凶恶异常，亲邻劝解，官法警戒，都反做仇。”道副道：“我师尊以度化前行，见此逆理乱常，必须要降伏了他凶恶根因，消除了这忤逆业障。”僧人道：“比如师父要劝解他父子，还当在哪个身上究正。”道副道：“于理法只当究子正媳。”僧人道：“有何理法究正？”道副道：“子不顺亲，法所不赦。何必论父母有不是使然？只就他不得亲心，便该罪死。若论以理究正，便是生母弃世，父续后母，人子有父母之义，安可不循义孝敬？纵遇着妒恶不贤，专在这为子的感格。若是子有一片孝敬真诚，蹈汤赴火不辞，那为父的娶了后妻，难道忘前，不顾其子？子再孝敬不违，这其中便积出无量福祉，家门自生吉庆。若是子不明理，怨父继娶，再加继娶妒恶，或生有己子溺爱，或唆使子父不和，或姑媳不相亲爱，再加不贤媳妇怼公怨婆，丈夫易听，或带前夫之子，侵克后夫

财产，为子的正当合忍逊顺，更加和颜喜色，亲爱过于平常。乃若理法不明，多起忤逆，子媳无钤治长上之权，却有干犯违拂之事。人伦既逆，家道岂昌？、所以还当究正于子。”

道副与僧人正讲论一派道理，只见向尚正老官长来到方丈，先稽首圣像，随稽首祖师，后谢罪三位高僧，说道：“老拙正为家门不幸，出了这顽子恶媳，冲撞列位师父，罪过万千，求圣师慈悲开赦，仍求度脱。但不知这种冤愆可得消释？”祖师只是不言，合掌道一句“善哉”。向老再三哀求，祖师但云：“问吾弟子。”向老只得请求道副师解化。道副乃对向老说道：“老檀越，你这事情莫怪其异。实有根因。当初你先室弃世，身既有二子佳媳，正当因其孝以正其伦，谁教你断弦再续？世间断弦再继的，第一无有子嗣，只得娶一继妻为传代计。或中馈乏人，房栊缺侍，不得已寻个铺床叠被之妇。你岂不知续娶情苦，补房事难，守义贤夫良妇，宁甘鳏寡。”向老答道：“师父，你出家人哪知我俗家闺闾中情苦！当初前妻在，中馈有人，衾枕有伴，裳衣饮食有条。前妻弃去，百事关心，虽有子媳之贤，却少闺闾之助。没奈何寻一继室，谁知生出这番怪异！”道副道：“老檀越，你说怪异，小僧却说是平常事理。比如娶得继室是个女子，你以老年纳个幼妇，纵贤也知半世孤孀，不贤便生嫌忌。只这嫌忌中情节，或与老夫不合，或与子媳为仇。孝子顺孙，能有几个爱敬！人伦多从此坏。若娶个再醮，他两夫较量，其中爱憎偏多，一旦拂意，就里机关难测。再加前妻子媳，少有不顺其心，嫌隙易生争竞。世间多少佳儿佳妇，为此更变了孝顺初心，做了个不明道理匹妇匹夫，以造下逆天犯法之罪。其初原为闺闾有助，到底反成了不幸家门。愚哉，莫此为甚！”向老听了道副之言，合掌道：“师真说的，真是慈悲方便，法门至道。老拙句句明心，言言合我。只是事已到

此，悔交迟矣。求示一个解救功德，把子媳仍复善良，不再凶恶。便是这继娶的，也叫她安常处顺，使老拙免得气恼，除去病根。”道副乃向祖师合掌长跪，道：“望乞吾师大垂侧隐。

”祖师闭目坐久，闻得徒弟侧隐之言，开眸又见向老亦拜求度脱。乃说了四言四句偈语。说道：

续弦续弦，勿听其言。

无伤子妇，亲友宜贤。

向老听了祖师偈语，如镜照衡平，陡然心地朗彻，气宇和平，忧容变作喜色，病体顿复精强，谢了祖师师徒，辞别众僧，到得家内。只见二子二媳与那外来的人，气尚不平，恶狠狠的问道：“老没正经与和尚议论我等不孝，那和尚不是执法官府，诉冤究罪我等。”向老嘻嘻笑道：“这和尚却不是平常僧众，乃是国叔圣僧，有缘震旦国中，欲东行演化，度脱有情众生。方才我受不过你等气恼，寻他求个解救，他师徒如此如彼讲论了一番，总说是我不明道理，做了个听信继娶之言，伤害了前妻子媳。我想那高僧四句偈语更是明切，他道一末句‘亲友宜贤’。我想人家亲友贤德，也劝解几分。比如继娶的有人唆使，致生嫌隙。再加丈夫听信谗言，果是把孝顺子媳多有变作忤逆儿郎。我如今听了高僧之言，便解了我平日之忿。”向老说罢，往屋内飞走。只听得在内声声叫继娶妻室：“好生和睦人家父子，安静老幼家门。”这二子听得，乃对舅氏说道：“这等看来，方才是我二人无礼，也不曾听那和尚们说些甚话，便造次打出来。若据我父方才言语，果是高僧。我二人合当去寺中探望，也求个方便解脱。”舅氏也道：“我既是亲戚，须问个如何是贤。”只见两妇说道：“我方才不当暗置荤腥，破了僧戒，

罪孽怎消？也当去忏悔。”一时各生欢喜，到得万圣寺来。

却说寺中众僧，见祖师师徒演化普度有情，不讲禅机微妙梵语，专讲人伦善恶根因。也有向道的，执经问难，祖师句句开发其疑。也有随喜的，就事论事，徒众宗宗指明善恶。这方丈众僧便设个道场，请祖师登座演说上乘法宝。祖师道：“何必费此一番唇舌劳扰，满眼空花。鉴悬堂庑，往来任缘，照人无私，彼此随觉。”祖师说罢，众僧依言静听。当时四方善男信女，却也随喜甚众。只见向古、向今同着舅金氏，入得寺门，见了祖师跏趺坐于殿侧，众弟子侍立两旁，他三人便稽首师前，拜谢前非。祖师只是袖手，笑容不答。向古又参礼三位高僧，彼此各各相答。只见向古开口说道：“师父，我方早轻妄触犯，罪过万千。师父们有所不知，只因我父丧了前母，继娶这后母，甚不是贤，搬唆是非，惑乱我父，计害子，凌贱二媳，还有说不尽的不仁不义之处。以致我二子气忿不过，也顾不得违了些人伦道理。”道副答道：“善人，莫要伤害了纲常伦理，造下了逆天罪孽。三父八母之义要知，五伦一孝居先为重。岂不知舜帝事亲，呼号大位泣；文王大圣，视膳问安。二位善人，你当尽子道，莫要伤了二亲。若是伤了亲心，王法自是不容，幽冥岂无鬼责！”向今便说道：“师父，你出家人只晓得说现成美语，那舜帝文王，都是圣人天心。我们凡夫俗子，度量窄狭，父母既偏心，不念我等是他前妻遗爱，我等难道甘受这后娶的欺凌！一时冲撞些儿，他便百般唆害。其实含忍不过，以致如此。”尼总持听了道：“善人，你二位为亲某蹈不孝，小僧为报恩出家，只说如今事势到此，你要一家和睦、昌盛为好，还是要一家吵闹祸害为好？”向今道：“我等岂不愿一家和睦昌盛，只是他为父母的心肠偏狭不好。”尼总持笑道：“善人差矣！不必论如今彼此成隙，只说你母弃世之后，子媳若孝，仿

那问安视膳的心情，莫使你父忧中馈之无人，房闱食息之无托，他便也不思续娶，以忘前姻之好。只因子无问视心情，便起了续弦之意。”向今又说道：“不欺师父，我弟兄从来也孝，谁叫他娶了这继母不贤，唆使一家不睦？”尼总持道：“且问善人，你父继娶她入门时，难道她便起了个不贤的心肠，唆使你父子？她初见你二子二媳，何等爱厚，必是你们存了一个晚继心肠，不使出个孝敬实意。古人说得好：“亲娘为儿搔秃，血流满面，人见了说爱之也。若是晚娘，人便说妒。看这根因，还是善人弟兄不看她始初入你们待子媳之意，嫌以生嫌，隙以生隙，浸淫以至于此。依小僧之言，回家乘你老父悔心，急行顺母孝道，你母若不回心转意，报应却又在她也。”向古、向今听了拜谢。

尼总持只见那舅氏在旁笑道：“师父我说甥，叫他尽却子道是矣，你却不知这妇心情恶毒，连我也欺。”道副乃问：“善人是谁？”其人答道：“吾向古舅也。”道副笑道：“我师偈语未句，正为善人发，说‘亲友宜贤’。人家遇此事，消祸起祸，都在这一种根因。若是亲友贤，自劝解中生许多方便，方便不独一家安期阴功，于亲友亦不小。若是亲友不贤，唆使成仇，不独一家受害，他自身也难必善后。万一被唆使的看破，这仇恨又不了。”舅氏听了，便点首道：“师父真是度脱我等。”三人赞叹出寺而去。方出寺门，只见许多妇女，口念着阿弥，手内捧着香帛，见了他二人，乃立着问道：“东度圣僧可容妇女瞻拜？”向古答道：“瞻拜得。”却是哪方妇女，下回自晓。

第三十一回 度向氏一门复孝 化郁全五子邪心

话说向古三人得了圣僧度脱，不独反逆为孝，心情便正大起来。出了寺门遇见许多妇女，老的、小的，丑的、俏的，那小的执扇遮面，这老的捧烛拈香，可怜那丑的无人顾视，独嫌那俏的偏惹人观。他三人便道：“是谁家没礼义男子，放纵闺门妇女外游？有这等不知羞妇女，借口烧香，庵观混杂。虽然是释门，清净慈悲，普度善男信女，只恐藏奸导欲，引惹市井无赖顽心。女菩萨有这善心，何不守妇道，不出闺门，在家堂焚香拜圣；何必瞒丈夫，信僧尼，入寺观，出身露面，见像焚修！清白世家说无，恐有村乡小户，传引偏多。”他三人正说，只见这些妇女中有两个乃是向古弟兄妻小。妯娌二人，见了丈夫，便问道：“演化高僧在何处？”向古答道：“在殿上。为何你二人到此？”其妻答道：“昨见公公回家，回心转意，说了一篇好言好语，都是这东度师父劝化他的。我想这僧人定是高贤圣众，我们前怪公公请和尚来家，说我们不孝，故此把素斋内放了荤腥。谁知他不举箸，天使给你们掀倒了。今日乡村奶奶、大娘，传说万圣寺有高僧演化，故此我们来瞻拜烧香。”向古三人听了，说道：“你为何不同婆婆来？这便还是你等不孝。”二妇道：“我们与婆说，反被她说了几句没好气的言语。”三人道：“圣僧在殿上，你们既有村邻伴来，我们且回

家劝母，也来随喜。”舅氏道：“你我方才讲妇女不可出闺门，却怎不叫二媳回家，任她们进寺，还要回家劝母来随喜？”向古笑道：“二妇即回心信佛，已来寺内，且就她这好意。万一高僧再有开度她们好言语，从前罪孽或可消除。我们回家劝母，他系老人家，便出了闺门，也无甚大过。”向今笑道：“千载难逢高僧圣道，只要我们父子们跟从出来，以免嫌疑。”三人回去，两妇同着众女人到了正殿，瞻拜圣像，便走到殿旁。见几多男女，来来往往，观看祖师师徒。二妇上前合掌深深拜倒，口内念佛，忏悔前愆。道副却认得是向在于家执棒打出屋来的二妇，便对尼总持说道：“化转二妇之心，便是他一家之幸。”尼总持道：“这理真当，人家每每忤逆公姑，唆使不明的汉子。若是汉子贤孝，不听长舌妇言，世间哪有说公道婆，背前面后搬是非，唆男子，还是个良妇。为丈夫的，只是一味不听，把那偏心溺爱私情，做个光明正大道理。”道育在旁也说道：“人家三代五代积出富贵儿孙，都从此造。”尼总持道：“哪里等三代五代之后，只说眼前，一门欢庆，灾害不生，妇女孕育无难，丈夫家道兴隆，皆出于此。”祖师听得，开眼说道：“徒弟言，太迫切了。”当下二妇只是磕头，众妇个个称道好言语，起身出殿门而去。后有赞扬汉子莫听长舌一篇道：

切莫听，切莫听，是非都是妇争竞。
说长道短汉遮拦，枕边耳内何时静；
数公道婆骂小姑，吵邻聒噪亲姻听。
败家门，夫不幸，听了是非乱了性。
多少不孝出此门，多少不义由斯径。
听了不辨惹官非，听了果是生灾病。
身家苦是行得正，除却忠言俱莫听。

话说二妇听了师徒言语，个个自思，悔想己身不是。回家把这好言，你劝我，我劝你。就有邻家妈妈娘子，说向嫂不当才悔公婆。这二妇省悟，便去孝敬晚婆。却说这晚娶婆子，果然初嫁入门，见前妻子媳虽也贤顺，只因此小拂意，当自想不守前夫之节，失身再醮鳏夫，百事含容忍耐，以图过个平安日子。乃有心情强狠的，说我是母，我是婆便欺凌子媳；遇着那道理不明的，道他是晚，他是继，不忿生嫌。后夫忘了前妻遗爱，只要后娶心欢，偏听成隙，日长岁增，真乃家门不幸。贤的做了不贤，顺的成了不顺。妇人家水性积了些，无处解散闷气，多少染了些没来由的疾病灾危。向家晚婆子正是这宗根因孽障，自揣不明，积忿成病。却得向老闻知祖师东行普度，请斋解救这怪异，谁想子妇又不明，闹吵这一番。费了师徒唇吻，化解得一家复旧欢好。这婆子见了向老，来说些好话，二子一舅又来问安，两个媳妇双双悔过前非，都借着和尚的良言，圣僧的劝解。这婆子一时也悔过更新，心和意快，疾病安愈，梳洗起来，也去会两个尼姑道婆，往寺里忏罪保安。向老好生欢喜，忙备，香烛帛，跟随婆子到万圣寺来。哪知向老平日一家父慈子孝，只因他既有子媳，又复续弦，除了这淫欲根因，便惹了那王阳辈阴中搅扰。他这辈怕圣僧东度，人人崇信正道，不得遂他迷乱人心，乃遇着事机暗生魔阻。却说向老同着婆子入得寺来，她不便上前谒圣，乃叫尼姑引着婆子，近师前瞻拜。祖师知基为向老续娶，酿成这一种根因，乘她悔悟前来，乃说一偈道：

前节既失，后悻作祸。
自不忍心，于人何过。

婆子听了偈语，哪里知道？只是合掌望着祖师拜礼。同着尼姑道婆出得殿门，把偈语念与向老听。向老却明白说道：“高僧偈语，只要你忍耐免灾，把你与二子、两媳从前以后是非过恶俱消释了。只照你初到我家看待子媳的心肠，便无气无恼，那疾病也不生。”婆子满口答应。向老一心欢喜到家，一门仍旧和好。却说人生五体，有个“三尸”魔孽。这三尸不喜人镇静长远，专一鼓弄人作孽为非，凿丧天真，所以修真悟道之家，屏却三尸之魔。世间好事，他使的人不去做，便是那七情六欲，种种邪魔，都依附人心，弄得人七颠八倒，他才遂意。却说王阳辈混迹世间，分门逐类，结构在那不明道理人心。这向家一户，都也是他。今被圣僧点化了，他这些业障，计议道：“世间有正原无邪，有善原无恶，只因人心不古，已生出我等，既有我们，怎肯容他？这僧人一念要演化度脱人心，从了正道善行，必然福寿资生。我辈怎得容留，把世人愚弄？”这些业障，乃就乘着国度中寺院远近，不明道理的愚夫愚妇，使作的那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养；使作的那博奕好饮酒，不听父母训；使作的好勇斗狠、惹祸生非，连累父母伤；使作的那作恶犯法，把父母身体发肤毁；使作的那违和迁怒，不把父母柔声悦色待；使作的那为利为名、争忿轻生，为父母忧。种种愚夫，不孝之罪滔天。还有一等愚妇，被他使作的偏爱子女，应孝公姑；使作的妒夫纳妾，老至无儿；使作的咒公诅姑，中馈不洁；使作的偷馋抹嘴、暗地藏荤；使作的在家不奉母仪，出嫁不听婆教，般般恶孽。虽说是“三尸”鼓噪，总是这七情六欲吴厌辈附和。因向尚正父子婆媳复旧孝顺欢好，一门兴旺，六畜滋生。这种种男女，有闻知度化的，恶念不悔，反生讥诮；也有误遭邪惑，一念省悟的，到寺超脱，望求释前非。

祖师于静室中，慧光普照，洞知这不齐情由，乃向尼总持道：“徒弟，汝为父母出家，不当完一身之孝。若能弃此善行，普及一切众生，同归正道，功德无量。”尼总持领了师旨，乃向道副问道：“师兄，这善行如何弃满？”道副答道：“可度化的，须要言说；不可言说的，须要法力。师弟自揣近来道心善行，积成法力何如？若尚浅，当仗佛祖慈心方便，赞成功果。”总持道：“我知师兄道力弘深，仰仗扶持。”

二人正说间，只见许多善男信女，到殿中瞻拜祖师，纷纷杂杂。一个老汉说道：“闻知师父度化向老官长，父子婆媳悖逆复孝，老汉却也遇着这宗怪事。老汉夫妻两口，生了五子二女，也无一个孝顺。若是师父慈悲，救正他们，也似向家一般改悔，老汉夫妇定然厚备金帛酬谢。”总持答道：“老善人，世间凡事有因，譬如地中布种，种豆出豆，种瓜出瓜。你前辈祖父，恐有失了孝顺的，后代定然生出不孝不顺子孙。”老汉答道：“先世无有这样祖父，便是老汉也不敢夸口。”总持道：“为何不敢夸口？”老汉道：不是夸口，我老汉为子时，父母在堂，师父听我说：

父母在，不远游，戏彩斑衣解忧愁。
饱食暖衣供早夕，不气和颜声更柔。
这孝敬，在心留，少有违拂独自尤。
只愿双亲心喜悦，福寿康宁到白头。

老汉说了笑道：“师父莫怪老汉夸口，其实祖代传来并无不孝的。”尼总持道：“世间怪事，多从积恶中来。只恐老善人祖父积来过恶。”老汉道：这也不敢欺瞒，我祖父——

都积善，不行恶，代代务本不逐末。
无有奸盗与邪业，宽厚居家常守约。
不趋势利与炎凉，安分守己为生活。

老汉说罢，尼总持道：“据老善人说来，祖父都行善，无有过恶，宜子孙代代孝顺。今五子二女无一个行孝，想是老善人溺爱不明，未得孝子之方，纵放他的良心。你莫知他恶，这却难劝化。教训已迟，其实在老善人，修省也无用。”老汉道：“师父，如今仰仗道力，与老汉做个功德，使他们悔过前非，也见佛法无边。”尼总持道：“善功德力固可感化，将来只是转变得你五子良心发现。我佛力不设怪诞，不行成令，顺善心自然，成就菩提已耳。”道副听得，乃对尼总持道：“师弟你答老汉之言，虽是一团至理，却只是收拾已坏之人心，不得不行个激浊扬清之术。比如雷霆惩恶，天道无私；五刑禁奸，王法不赦。若只拘于我释门慈悲方法，一听其白化，只恐那幼失教训，执恶坚意不回的，却怎生觉悟他悔改？”尼总持听了，哪里有个主意！两只眼只看着老汉。老汉乃自袖中取出宝珠十数颗，奉尼总持说道：“师父，你定是能教诲我子女转心改意，有道法的。愿以此珠奉献。”尼总持见老汉手捧着宝珠，却又把眼看那右庑，见第二位阿罗尊者合掌笑着，傍有琉璃舍利之光，乃生觉悟，便向老汉说道：“小僧们为生死出家，一切世法金珠宝贝俱以尘土视之，受此无用。老善人何不把这些宝珠分给你子女，世间父子分颜生出那违拂情状，多系财帛爱多竞少。”祖师听得总持说出这两句，便睁眼看着那老汉，道了四句偈语说道：

种惠生爱，种施生因。

为失爱施，何不反惠？

祖师说偈毕，依旧闭目端坐。老汉哪里知解？只求师父超脱他子女回头转意。道副说道：“老善人，我师尊说偈之意，也叫你回家分布些金宝与你子女，他自然孝顺敬爱你。”老汉道：“实不瞒师父说，老汉庄田地土也不少，金银财宝也略充，每每分给子女，反惹得他们怨怼，毫无逊顺，每每干犯我老汉。”道育在旁听得笑道：“老善人，此情易测，人心无有厌足，易起争端，只恐你分布不均，偏多偏少，得少便僧。若是有教训，知道理，安分受惠，方且感父母之遗爱。若是失教诲，不明理，争多嫌少，便生起不均之怨恨。”老汉道：“我从来公平，哪有偏多偏少。师父总是你说得好，人心无厌足。又且少年失了教训，他个个不明白道理，如今酿成了个忤逆的性情。欲要呈明官府，只恐王法不宥。他却反说我老汉不慈。”道副说道：“老善人，你请回家，我小僧亲来拜探我五位善人。”老汉大喜道：“老汉姓郁名全，家住地方，就呼做郁全村。师父若肯降临，当齐相候。”老汉说罢回家。只见五子已有人说与他道：“你父在寺与僧人备细讲你弟兄不孝事情，却也一问一答，都有道理。”五子听了，个个生嗔，说道：“我等有何有孝之事？与和尚家讲甚道理？”他这五人，心胸都是那邪魅鼓弄，三尸魔倡，一个个忿恨起来，直奔到寺。只见殿上：

香烟云绕，钟鼓声敲，圣像庄严，高坐莲花宝座；僧凛肃，分诵海会经文。‘傍列着一十八尊阿罗汉，位位金身；背坐着五十三参观世音，活活菩萨。两庑廊塑十殿阎罗，一山门排四金刚圣像。护法执杵降魔，弥勒开颜笑世。笑的是，忙忙愚俗堕红尘；降的是，昧昧邪心沉苦海。

话说这五人忿恨，走到寺来，见无数善男信女，烧香礼忏，又见了许多佛像菩萨，心里便有几分敬畏。及至到得祖师前，见众人瞻拜，只得也合掌敬礼。便向祖师前说道：“我等五人，即是郁家老父之子。闻老父在师父这里备细讲说我等不是，不知有何不是？故此特来请问。”祖师闭目只是不答。尼总持便问道：“列位善人名号？”五人齐声答应。却是何名，下回自晓。

第三十二回 执迷不悟堕豐都 忤逆妖魔降正法

只见为首的一个答道：“我们弟兄五人都是郁家老父所生，第一名富，次名贵，三名福，四名禄，五名寿。”尼总持听了，便合掌道：“善哉！善哉美名！都是轰轰烈烈奇男子，怎么使老尊不得全享五位之爱？”只见郁富开口问道：“师父何故发此言？想必说我等不是。便是这寺内，你哪知我父母一般生出我五人，内中又无一个乞养外来不明之子，每每偏心不均。比如有几许金宝，你多我少，说几句言语，你是我非。又不是老人家颠倒，又没有甚谗佞刁唆。我弟兄家常或有一句两言冲撞他老人家，便说我们不孝。”尼总持听了道：“下列位犯了逆天大罪，却怎生解救？当即向佛前诚心忏悔，归家孝顺父母，只恐从前罪孽还解救不得。若再迟时日，便堕入一十八层地狱，受诸苦恼。”只见郁贵听得笑道：“师父，你僧家专说没对证、费思想的话，地狱何处？苦恼何罪？只讲个眼见的，方才可信。”尼总持道：“见在的便是王法，你若忤逆了父母，一字入公门，五刑凭受用。这便是眼见的苦恼，有据的地狱。”郁贵笑道：“不瞒长老说，我郁贵，也有个小小前程，我父母便怪我不是，却也不送入公门；便是入了公门，五刑却也免加。”尼总持听了道：“先生既是有前程，难道不求前程进一步？这个方寸被这不孝坏了。又恐不能前进，挨时

日过了。倒退几步，那时公门也入得，五刑也加得，悔是迟了。”郁寿在未坐听了，笑道：“长老，你说挨过时日，到了前程退步，那时人已老迈，公门五刑也入不得了。”尼总持听了，把眼看着郁寿道：“善人，你可知仁者寿？你心术既为干名犯义，伤坏了这仁，安知可能到那老迈？”五个人，你一言，我半语，空费尼总持讲说，都是那邪魅盘据在心。道副见这光景，深知难以口舌化。乃向十殿阎罗圣像前把手合掌，道了几句梵语，这五人见众僧顾左右，言他事，乃笑语离了寺门回家。时天色已暮，五人越走越远，迷失路境，不觉来到一所大衙门前，他五人抬头一看，但见：

门楼高耸逼云霄，阶砌坦平铺玉石。
户拥金钉和兽环，槛横铁段如蛇直。
兽头飞瓦出千条，鹿角横木围三尺。
牛头左列做公差，马面右边为皂隶。
寒风冷冷似人号，阴气霾霾不见日。

他五人心下慌疑，进前不敢，退后不能。回头一看，那里是原来之路，左右又皆大水汪洋，只得坐地，彼此商议。郁富向郁贵说道：“兄弟，都是你向僧家，不信公门，这却明明公门，只是我等如何到此？”郁福也说道：“阿兄，都是你说地狱何处，这莫非是地狱？”郁禄也说道：“阿弟，都是你说老迈，这却是老迈的行境。”五人正说，只见十余个青脸獠牙鬼使赶将前来。一个喝道：“你们要老迈不走这行境，何不早念救苦慈悲世尊。”一个道：“家中也有两个救苦世尊，便是肯恭敬念他一声，也不得到这境界。”郁富乃问道：“列位，此是何处？你们却是何人？”鬼使道：“此是阴司，即名地狱。

谁叫你干犯双亲，蹈了逆天罪过？我们奉勘问冥司，特来提你。”说罢，两个押一个，绳索牢拴，扯拽前走。郁富乃泣道：“鬼使哥，我平日虽有一两句冲犯父母，却也无甚大过。”鬼使怒道：“人子见父母面上略带些不和柔气色，便入了不孝之罪，还说一句两句冲犯言语。”郁贵也泣道：“鬼使哥，纵我有一时误犯，却也念微末前程，放松些绳索。”鬼使怒道：“若说愚俗凡夫，不知误犯，还可哀悯；你有前程，故作误犯，该罪加一等。”那绳索越扯得紧。郁福也泣道：“望赐宽些，多奉些金宝。”鬼使大怒道：“汝等正为心地不明，父母弟兄分上，重利不顾义，被这金宝陷害，却又来愚弄我等。你哪里知道，我这冥司，金宝无用。”郁禄问道：“鬼使哥，怎么说金宝无用？世间烧钱化纸，却在哪个项下？”鬼使道：“这都是生入耳目，敬祖心赐，代代不忘。先世借冥资表这敬念。若是冥司有用，富家到底是富，贫鬼到底是贫。且要这金宝买值何物？为人子的生不肯舍金宝供养生身父母，死后焚纸，金钱何用？反造了恶孽。那佛祖要你这金宝也无用处。”郁富道：“依鬼使你说来，这金宝冥司无用，世人便不当焚修。”鬼使道：“汝愚不明至此，世人敬天祀祖，只看你心，不问你宝。你心无宝，不将出敬，故存你金宝玉帛。”

五人听了，心里略明。被鬼使扯拽，入了大门，走到一所官厅去处。抬头看厅上，有大粉匾，上写着“勘问冥司”。五人伺候一刻，冥司掌勘问主者登堂，鬼使押了五人，阶下跪着。司主取文簿一看，大怒起来道：“扶持乾坤，振扬世教，专在五伦。这正大光明道理，你等如何背乱？当押入十八层地狱，与他备受孽因，轮转到畜生之道，历劫不饶。”主者一面叫左右，押他五人下地狱，一面却把簿子点名，叫一声：“郁富，你为何只念货财，不舍养亲？粉骨碎身，不足以消这恶孽。”

郁富答道：“小人念货财是真，却也未不养亲，朝鱼暮肉，也曾供父母，如何不舍？”主者道：“你供亲，实为自供。虽比那不供的罪稍减，但曾款客，以剩残之食食亲，致父母少有不豫之色。此与不舍养亲何异？”叫左右押去。郁富又辩道：“处家之常，即以款客之余养亲，胜如不养。”主者喝道：“你非贫子，安效家常？不敬之罪难恕！”叫左右押他入酆都地狱。却又点郁贵，说道：“你为何只知求名，不知荣亲？馘首刳心，不足以偿这恶孽。”郁贵答道：“小子求名是实，名尚未就，如何荣亲？”主者道：“你求名之念，一派要高官厚禄、治产荫子心肠，何尝念及荣封父母、尽忠君主？”郁贵又辩道：“小子虽是有此心，却也未尝到此地。比如到此地，荣封父母自是有的。便是尽忠君王，也须成了名位。难道名位未成，便责我不忠？”主者喝道：“人世遗孝于忠，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你立心未入孝道，自知你扬名，不入忠公。这罪也难饶。”叫左右押入酆都地狱。却又点郁福名，主者怒道：“你欲安逸，劳苦二亲。”又点郁禄名，主者怒色道：“你欲肥甘，不行视食具膳。”又点郁寿名，主者犹色未解愠道：“你欲免三灾九厄，为何不行问安侍疾？你这一行人，只图为己，不念生身。殊不知你爱富得贫，要荣反辱，只因不孝所招。不但利未得，名难就，这罪孽，倒天河难洗。”叫左右把这五人押入酆都，再察轻重，分派地狱。左右正才把五人绳索捆起来，只见吴厌、陶情这一种冤缠，齐齐跳跃出来，欢天喜地说道：“送了他们下地狱，我们又去世间，另寻别项。”正说间，只见半空中来了一个僧人。众人看这僧人，如何色相：

头戴着一顶毗卢帽，身穿着一领锦襴衫，
脚踏着一双棕油履，手捧着一只椰子瓢，

口念着一声弥陀佛，眼看着一起作孽人。

这僧人看着押解的，叫一声：“且慢！”众押解只得暂停。僧人向主者稽首，主者立起身来，拱手道：“圣僧何因到此？”僧人道：“小僧从师东行普度，暂寓万圣禅林，前化向氏一门为孝，今度郁宅诸子回心。只因他偏执不信阳因，故此陷入阴果，但念未离正觉之门，且恕他尚昏之业，与他个自新正路。”主者道：“阳造恶因，阴陷恶道，毫不差忒，救所难癥。可恨他一种恶根。正在此押解他酆都，遍历阴山背后一十八层地狱，圣僧何得来说方便？”僧人道：“司主固乃阴间执法，但吾门以慈悲为主。即如司主仲尼，不为已甚，有过许令自新。郁氏五子虽犯弥天大罪，其实也因其父未行教训，当年溺爱不明，故纵其恶莫知。他哪里晓得人间世为父母的，未曾临盆，其子尚在七八月间，便有胎教。为父的或歌诗诵书，向妻说些五伦道理，那子在腹，母听他也听，气备混沌中，便生出一点灵觉，所以生育出来，十有八九聪明秀丽。若是为夫的葷酒终朝，淫欲彻夜，腹内黯黯不明，一团血肉生出来，多是顽钝愚蠢。及生出来，三六九岁，不令他从师习礼，终日与他放荡嬉游。义礼不明，谁为孝子？或有孝子顺孙，必是他父祖积德，冥冥善功所召。若无积德善功，万万无有好子。还有那不肖的生将出来，连累祖父灾殃气恼。”主者听了，拱手说道：“高僧之言，真如金石，且请问好子如何？何为不肖？”僧人答道：“勤俭攻四民之业，荣亲耀祖，便是好子。博弈为非，倾家荡产，便是不肖。这不肖，便是不孝。”主者拱手：“善哉！善哉！信如高僧之言，今看佛面，且免他押解地狱。这地狱中，都是不明那正大光明道理的，我阴司也不愿设此以待不肖，只是他自作自投。圣僧若肯一概慈悲，方便他们，超生出世。”

僧人道：“慈悲方便，是我门中宗旨。只是司主这地狱中，都乃已结证发觉，情无可矜，法所不赦，难以一概度脱。”僧人说罢，只见陶情这一班业障，齐吆喝起来，道：“和尚家，不去自己修持个见性明心、历劫不毁的大法，即来这里说人的孽根，管人的闲事，把我们弄送的冤孽、结构的窝巢提明说破，长你家志气，灭我们威风，是何道理？早早脱卸僧帽禅衣，入我伙来，受用些荤和酒色。你那清门淡饭，有甚好处？”僧人听了，大喝一声道：“孽障，你是何方鬼怪？哪里妖魔？在这地狱门前，不知觉悟，早早修省，尚敢毁我僧人，乱人正觉！”只见陶情这一班队里，走出一个邪魔来，看着僧人道：“你是哪寺和尚？何庙闍黎？法名何叫？甚处生人？”僧人道：你这业障，问我来历，我且说与你听：

我身南印度中降，早年父母齐齐丧。
士农工商总不为，不思出将并入相。
一心只要入禅林，为报亲恩做和尚。
清宁观宇披剃时，投拜师真有名望。
教我出入静定中，传我心神不可放。
久久炼得悟禅机，世法尽教无碍障。
一心不欲在家门，随师普度朝东向。
出得国城暂止栖，万圣禅林参佛像。
阿罗尊者显慈仁，试我扶持驱魔障。
执戟郎官延我斋，荤油搀入素食饷。
我师老祖识腥风，道力除却妖和妄。
度脱父子妇和妻，孝道仍还一门向。
相传指引郁全村，五子不明仍放荡。
祖师慈悲度脱他，设此地狱将他放。

我今见闻怜却愚，指引回头超若浪。
你若问我姓和名，总持法号多名望！

尼总持僧人见这个邪魔生得：

红头发，蓝面脸，两只金睛灯盏眼。
一双肉角插天庭，十个指头青靛染。
一嘴尖，两耳卷，鼻子朝天额下掩。
獠牙露出两腮前，叫了一声如呐喊。

尼总持看了他，乃大喝一声：“邪魔，你也生长何地？唤甚名谁？”邪魔道：长老你要识我来历，我说你听：

问我姓名原有向，不是无根没声望。
自从盘古天地分，那时便有我色相。
只因人皆直朴纯，孝顺父母忠君上。
大舜大孝贯古今，空劳斯时身附象。
文王视膳问安康，伯鱼当年哀泣杖。
郭巨埋儿天赐金，丁兰刻木为娘像。
董永佣工葬父亲，感得嫦娥从天降。
世间都是这般人，与我魔王全没帐。
分心寨里遇陶情，惹出我等多魔障。
本来只要附人心，落得一身称豪放。
送了一个入幽冥，又送一个地狱上。
我名忤逆有名邪，不怕道尼与和尚。
无父无君说你们，荡着些儿叫你丧。

尼总持听了喝道：“原来是你这邪魔。我想，天地间除了正人君子你不敢乱他些毫志意，再除了我等出家僧道你不敢侵犯色身，世上被你陷害了多少愚夫愚妇堕这十八层。堕这十八层，还是逃得王法的，若是逃不得王法的——”尼总持说到这一句，便攒眉泣涕起来。那魔笑道：“和尚是个哭脓包，怎么说一句逃不得王法的，便哭起来？”却是为何，下回自晓。

第三十三回

试掸心白猿献果 堕恶业和尚忘经

尼总持泣道：“世上被你这邪魔陷入天罗，万种苦恼，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身体发肤受的是父母的，被你弄得毁伤万状。可怜他在公厅，受那五刑三拷。有一等恶狠父母，仇视其子，恨不得食其肉。有一等动了天性恩的，哀怜已迟。为父母的，哪里知道刑罚的是自己身体？为子的，哪里知道刑罚的是父母发肤？此处愚夫，至死还有不悔不反自己过恶，甚且仇恨无端。可怜他怎知不尽的王法，还有地狱在后。”邪魔听了，大笑起来，道：“我生就反常背道，专要逞弄着这等。世上愚夫送一个，再换一个，才有些精神滋养。”尼总持便厉色起来说道：“我僧家不迷入真境，如今遇着你这邪魔，只得哀求正法除你。”乃合掌望着空中赞了一声：“护法大力尊者！”

只见空中现出一尊神将，手执降魔法器，专击忤逆邪魔。邪魔见了尊神，匍匐在地，口称：“远离红尘，再不向人间鼓弄。”尊神怒道：“汝等变幻不常，隐显叵测，何足为信？”乃叫鬼使押入黑暗地狱，这邪魔涕泣求饶，尊神怒目不解。只见他党中陶情辈低声嘱道：“何不皈依僧人，还求他方便。”邪魔乃叫一声：“总持师父，方便方便。”总持道：“你自方便，谁能与你方便！”乃向神将说道：“驱此邪魔，仰仗神力。如此斩草除根，免其再发。世间凡夫俗子，不明纲常伦理，被他

鼓惑迷弄，今日费神力之剿荡，劳圣僧之唇吻，皆此邪魔猖獗。”神将道：“若以吾神力职掌，专剿灭此魔，但既属僧门，聊存方便。即此地狱昭然见在，借劳僧步，一一押赴，便他日见被陷之人受诸苦恼，自生悔心。须是大借神威押赴，不然此妖邪又复逃避支吾。”又道：“吾要护持三宝，日赴千坛，鉴观大地逆理乱常之辈，以伸吾剿灭驱除之权，不暇留此。吾僧若随师演化，再有便化众生，不得已而用吾神，当称扬梵语，吾即来临扶助。”神将说罢，飞空而去。

尼总持乃向主者说道：“郁氏五子，小僧本欲乞求免押阴曹，令其自悔。乃其实是被忤逆邪魔鼓弄，今押此辈遍游地狱，使他目击被陷凡愚，不得不连他顺带，使他也经目警省。”主者拱手，随唤鬼使去押邪魔。鬼使方才去扯那邪魔，陶情辈等邪一阵烟走了，只剩得一个邪魔被鬼使押着。郁氏五子也被鬼使锁押。尼总持见了，乃复向主者求宽，说道：“望司主垂念他未离禅林寸地，尚在慈悲我师光照之中，免其锁押，容小僧保领，遍游示戒可也。”主者道：“既是僧以方便为解，姑领其教。”乃喝退押解鬼使。五人见总持与他方便锁押，又且身边无一恶狠狠解人，乃低头拜谢，说道：“昨日在寺中承师父教诲，只是我等固执不明。今陷于此，乃承救拔，得免押解，不知前途何处去所？这押解的何等邪魔？”总持道：“汝等便是这邪魔迷惑，镇日朝昏不舍，你等如何不认？可喜他离了你身，你且前去，看那被他坑陷之辈受苦。”当下总持辞别主者，叫鬼使押着忤逆邪魔前行。这郁氏五人随后，走不多时，只见前面寻座大城，拦着去路。怎见得大城，但见：

石砌堞高百雉，金钉门掩三开。东连西接海天宽，上逼青霄不断。黑雾漫天笼罩，寒风侵首无端。城门外设许多般，刀

戟精灵无算。

鬼使押着邪魔，手执着一面押解牌儿，那精灵看了，便放他进城，却拦着郁富等不放其进。总持向精灵说道：“小僧保此恶孽，欲遍游地狱，以示警戒，汝等不必阻拦。”精灵道：“人间自有地狱，僧人何不指与他看？”总持道：“人间犯法者众，牢狱习以为常。上官三令五申，耳提面命，详细在那申明亭内，惩创在那军械枷中。善者自善，恶者不畏，所以小僧乞求前司主者，保得这辈观游，乞赐容放，不致差池。”正说间，只见一个白猿手执一桃，献与总持，说道：“僧食此可免入此城。”总持暗思：“庑殿有阿罗三位尊者受白沐猴献果，我何人斯，敢当受献？”只这一念，那白猿飞空而去。城门洞开，精灵拱手，听僧人带五人入城。总持入了城门，径直走去。只见一座大门楼，上写着“酆都地狱”。傍墙上贴有许多告示，上写着“一禁欺误君国、忤逆父母、不忠不孝众生。”总持看了，便叫郁富等：“你等观看。”那邪魔便欲挣脱绳索，说道：“鬼使哥，此处禁止我类名色，理不当入，乞放了我罢。”鬼使怒道：“此正是送你万劫不超生的境界。”只见郁富等说道：“人间欺君误国，忤逆父母，也有个重轻，怎么一般示禁？就没个等第？”鬼使怒道：“狱里禁着的，自有等第，你怎得知？要知，须待狱主升厅，僧人禀白过，方才现形与你见知。”正说间，果听得云板三声，狱主升厅。众人在门外观见那狱主：

头戴金冠黑翅，身穿绛色红袍，白玉带上系青绦，足下双靴染皂。左列着文书掌判，右列着善恶功曹。阶下摆着戟和刀，专候罪人拷较。

狱主升厅，鬼使押着邪魔到了阶下。门上哪里肯放总持入去。总持方才合掌，念了一声佛号。只见厅上主者见了门外僧人，便问左右，鬼使乃答应前情。主者听得，忙叫左右延入总持，以礼相待。乃问：“高僧自何而来？到此何事？”总持便把前情说出。主者道：“僧不言，吾已备知。但你要观看，只是色相难观，垢秽难近。又恐你僧家慈悲不忍，发出一个方便来，破了迷情，走了这恶孽。”总持道：“即如司主说，我僧家原除了俗情烦恼，不忍观看恶业自作自受，只是为吾师有度化情因，不欲叨叨口耳，每欲缄默中示人一种道理，令使自化。苦奈群情不慧，众生迷昧者多。故此我徒弟辈，随师演化，发师未发之旨，以开众生有情之路。望乞见原，把狱中不忠不孝恶孽，与此郁富等一观，涤虑洗心，或者在此警省。”狱主听了，笑道：“据僧所言，当放出纵观，但已结证、未结证、已发觉、未发觉，轻重不等，刑罚亦异。那重的，已结证的，或发在畜生道，或发在饿鬼道；那轻的，未发觉的，或使他活受灾害，或使他见刑世间；那已发觉，尚未结证的，乃幽囚地狱中。此地狱中，虽似世狱一般拘系，却与尘世不同。尘世人情多为利诱，禁卒与主者公私不同，受贿徇情，容有把罪犯安罪闲散之处，苦了那贫苦的，禁押他在那瓮隘湫底之间。若我这冥司，不逐利贿，不受私情，贫苦愚氓，还怜他个少训失教；富贵奸顽，反恨他逞凶肆恶，总是一般幽囚，无分彼此。”狱主说毕，乃叫左右把狱中忤逆罪犯，不分轻重，放出狱门之外。左右奉令去放罪犯，主者乃拱手延僧厅上侧坐，把郁富等五人并押的妖魔，分布两阶。只见那虎头狂狴之中，军械枷锁，烂腿折脚，愁眉苦脸，哼疼叫痛，一个个挨挨擦擦，哭哭啼啼，走将出来。

尼总持见了叹息，向罪犯说道：“人生世间，乾父坤母，

乾即是天，坤即是地。天地盖载之恩，高厚无极，所以父母配合，天地一样罔极恩深。有此父母，就有此孝顺人子，职份当为，一毫之外不可加，一毫之内不可少。要加添无处加添，若少了一毫，便入罪犯。可怜你这众中也有不明故凶的，也有明知故为的，受这苦恼。可恨你自作自为，不自觉悟，不畏王法，不怕冥谴。”众犯听着点首，郁富等见了寒心。只见众犯把眼往阶下一看，向主者诉说道：“我等生前岂不知父母生身？只因一时酒色财气、贪嗔所染，却被那阶下押来的忤逆邪魔，坑陷了我等好好心肠，清清世界，都被他鼓惑弄坏到此。”邪魔见了众犯，已自惊愧，却又听了众言，乃答道：“你们自心无主，与我何干？想我那来鼓弄你之时，你父母也曾把好恩情言语与你说；那好亲戚邻里，也曾把甜言美语与你劝；那知道义的好朋友，也曾把纲常伦理与你讲；那贤惠妻妾，也曾把忠言苦口与你谏。谁叫你执邪罔化，不听良言？自作非为，与我何干？”众犯听了，只是咬牙切齿道：“分明是你鼓弄我等，迷了本家，送在这苦恼去处，还要多嘴饶舌。”主者听了，大喝一声道：“这些业障，到此还行强辩，你岂不知俗语说，‘门里君子，门外君子至。’又古语说得好，‘贞女在室，狂夫禁焉。’你众犯苦便正大光明，那邪魔敢无端勾引？”喝叫左右仍押入狱。却叫把那忤逆邪魔押赴阴山背后，永远莫使他出世。这邪魔听了，苦屈皇天，叫：“高僧方便。”尼总持道：“我僧人无法可治，还有何法方便于你？”狱主乃吩咐鬼使写了一道牒文，把忤逆邪魔押去。乃唤郁富等过来，说道：“汝等不孝之罪虽未发觉，然已迹著，特勘问司主未结证定罪。圣僧为汝等贤执罔化，故设报应因缘，为汝等警戒。你可知逆理犯顺，无边罪孽，皆从你不孝中积出。今我这地狱中，第一禁欺君误国不忠的，忤逆父母不孝的，汝等犯了不孝之条，故押出这党

罪犯，欲使汝等各知悔悟。若复执迷不改，须置汝等生王法，死地狱，汝无后悔。”乃向总持拱手，道：“高僧不便久留，诸狱总皆罪恶幽系，睹一自知。若必欲遍令此辈游观，恐见了这许多罪案光景，动了你释氏慈悲，显得吾执法不存忠厚。但保助你祖师演化，此行水陆国度，苦有见闻善恶苦恼，有情等众应得度脱，解罪消灾，但诵梵音，吾自显应。”狱主说罢，尼总持合掌称谢起身。只见狱主复留住总持，说道：“我亦有一事，在勘问司尚未勘明发过，须与圣僧有三分瓜葛，少留待发过来，当仗方便。”尼总持乃问道：“司主有何事要小僧方便？”狱主道：“吾在阳世一门行孝，故此百年得袭此职。今闻吾子不改先志，为父母持斋，延请僧人持诵诸品经咒。有寺僧法名轻尘，得受经资，弃置不诵，已入恶孽勘问，只是未完此件公案。敢烦顺寄僧徒，续完此功德。”

正说间，只见两个公差押着一个和尚，手执着公文，呈上狱主。狱主拆览公文，乃叫推过那和尚来，便是轻尘不诵经文，妄受赏财这宗公案。尼总持见是僧家，不待狱主清审，便开口请饶。狱主笑道：“地狱无私，安行嘱托？想是免死狐悲，物伤其类。”总持道：“僧家方便存心，见俗且救，况一门同宗，安忍坐视？”一面求饶，一面看那和尚满身都是铁钉钉着，无一皮肤好处，苦楚万状。总持不忍，哀求狱主释放，去了铁钉。狱主道：“事关于我，我正也踌躇；若要去他铁钉，还须叫他徒子若孙补定经咒。”总持道：“小僧既认他做一门同宗，便是代他持诵经咒诸品，也是小僧披剃到今习熟。”乃随口诵出诸经一过，只见那轻尘身上铁钉根根自脱。狱主乃谢总持，叫左右且放了和尚，在那壁间发落。一面喝郁富等，说道：“汝等信阴阳一理，报应不差么？”郁富五人磕头，满口答道：“深信，深信。”狱主道：“且饶你一十八层之解，幸喜你尚未

离足佛门。”说罢，把袍袖一拂，顷刻公厅不见，他五人原来出了寺门，见天色昏暗，朦朦胧胧，复走入寺廊，在那左庑下就宿。寺僧见他五入睡卧，只当借宿，也不惊动他。尼总持打坐殿上，又复入了这种根因。祖师见总持出定，乃笑道：“徒弟虽把持不定，却也于度化有功。”乃说一偈道：

自种有因，因以成众。
受魔却魔，为静之动。

尼总持起身，先拜了左右阿罗尊者，随向祖师稽首，却信步走到十殿阎罗圣像庑下，见郁富五人方才睁眼起身，一个道：“诧异，怪异，怪异！”一个道：“在此对像前，便做这景像梦？”一个道：“做梦只一人知觉，哪有五个通同？”一个道：“明明化我等。”一个道：“只看那长老可知？”五人正说，只见总持走向跟前道：“小僧如何不知？若不是我小僧方便，押解一十八层。”五人听了道：“爷爷，地狱昭然，我等罪恶何解？须是到殿上求告祖师。”总持道：“这才解得。”五人乃走上殿来。却是何等求解，下回自晓。

第三十四回 求课诵报本回心 说忠欺灾祥果报

话说祖师跌坐在大雄宝殿之上，旁左两楹之间来往善信瞻仰不断。寺僧焚香忏，借师演化，因而交揽檀越施主，也有许愿酬恩的，也有斋僧结缘的，也有问道求度的，也有悔过消愆的，也有为自身祈禳疾病痊愈的，也有为妻子保安修醮的，那祝延圣寿牌位设在正中，和尚只持科文，晨夕诵念一遍。那曾见为父母的来叩大慈，恩光普照，又见那僧众奉承势利，忙忙碌碌，道人行者奔走，踉踉跄跄。祖师大展智光，乃向三个徒弟道：“世态人情百千变幻，我等欲行度脱，只管得目前。即此目前尚漏，如何普及万方，永垂历劫？”道副答道：“师尽师心，一随万变。”尼总持答道：“只据现在，任其去来。”道育答道：“有我有人，无人无我。”祖师听得道：“汝三人意见虽别，现实不殊。只是于三世慈尊原意少异。”尼总持便合掌稽首，拜问三世原意。祖师道：“为父母出家，今已披剃在佛门，那些地狱中有情，宁忘了演化？”尼总持当下颖悟，乃两眼看着郁富五人，上殿来瞻礼。祖师却又一心里想着轻尘的课诵根因，只见郁富五人上得殿来，跪拜在祖师面前，也不言语，只是磕头。祖师大放光明，备知来意，但口诵一偈。说道：

知心便问心，云何堕此狱？
反此不正经，消愆在慎独。

郁富等不知偈意，惟郁贵叩首师前道：“小子知也。”乃起身向寺僧告许经愿，祈保双亲康健，灾难无侵。当时就有一个僧人近前道：“施主要建一会经愿道场，还是健一藏课诵功德？”郁贵道：“一会怎么说？一藏怎么解？”僧人道：“一会乃是一时修个法会，一藏是课诵经文五千四百八十卷为一藏。一时法会灯烛香花斋仪，与一藏课诵的功德费用多寡不同。”郁贵说道：“只要功德广大，我祈求得益。”僧人道：“如此，须是与施主课诵一藏经文。”尼总持听了僧人课诵之言，乃向僧人道：“莫要似轻尘的课诵。”郁贵笑道：“师父不言，小子也忘了，但不知可有此事？”那僧人听得，吃了一惊，忙向尼总持问道：“师父如何说轻尘的课诵？轻尘乃吾师也。见今疾病在房，师父这言说得有些古怪跷蹊，请毕其说。”总持但合掌不言。郁富便说道：“我等为不明孝道，误犯双亲，被阴司冥谴，已堕成狱。幸未离善地，得圣僧救度，于冥冥中见狱主惩治一僧，说他为人课诵得贿，不完经功，把周身铁打遍钉，得圣僧救解。我们影响之间，尚记得他名号轻尘，叫他徒子若孙速补完经文，以释前罪。”僧人听得，问道：“施主，此言却从何处见闻？”郁富道：“便是夜来山门庑廊处，明显化。”僧人道：“果是吾师为人课诵经文未完，偶患恶疮，遍身疼痛，将已垂亡。昨夜忽然疮口合愈，住痛得生。细思冥冥报应不差，我等为师续经忏罪，自顾不暇，尚敢又揽施主经文，重复造孽？”僧人乃稽首尼总持，说道：“师父既解救我师于冥冥，这郁施主经文一藏，借道力与他成就了功德罢。”总持道：“我等随师东行，功夫不能久留。”僧又向道育前稽

首说道：“望三师父与他课诵罢。”道育答道：“此系吾总持师兄揽来的功果，小僧未敢承揽。”时在堂尚有众僧，齐道：“我等不必推让，何不稽首祖师前，听教何人课诵？”众意乃定，齐到祖师前合掌启知祖师。祖师与道副正闭目端坐，众侍左右。忽然祖师开眼道：“得四句四偈语。”说道：

诵经本孝，为诵则忠。
失却忠孝，须归仁者。

祖师说偈毕，乃看着道育说道：“徒弟，汝当推广本来善愿。”道育道：“祖师为东普度，法驾将行，弟子为人课诵，恐坐日迟延，未为事便。”祖师道：“吾虽为东行度，但与本国夙昔有缘，顺道演化，只要成就众善，何忌迟延？”当下道育向师礼谢，遂承应课诵经文。只见众僧知轻尘果报，又见郁氏五子回转孝心，为亲修建功果报本，郁老夫妻得知，遍传引得远村近里僧尼道俗、善信男女，各出金粟，建一个祝延圣寿报本的道场。众信僧人都拜请祖师登座，为众说法。祖师道：“既令吾徒弟承行课诵，一切科仪悉听他行持，吾暂移静室打坐。”乃令道副随身，按下不提。

且说阿罗三位尊者见尼总持以口舌化郁富等五人不回，动了嗔念，向十殿圣前念了几句梵语，现出真实不虚地狱，警戒他五人。又为出家高僧，安可令他遨游地狱？那犯法罪恶，污秽僧身，只为救度众生，说不得广施方便，乃以白沐猴献果试他禅心。尼总持那时若见了白猿桃果，说吃了免入地狱，一时吃得，便入念痴。只就他一心自忖，不敢僭受圣真之献，便成就了他这一件功德。也是郁氏五人幸，又得道育高僧与他课诵经文，修建法会，阿罗三位尊者乃向四位尊者道：“尼总持

以孝化忤，以顺愆逆，吾故试以法，以扶其教。今道育课诵，虽为郁氏五子报本根因，实为轻尘和尚消愆。尊者慈悲，曾云法试，毋使他禅心不力，又被邪魔乱正。”第四位尊者生欢喜心，允首答道：“俟彼诵持演化，吾自有法以试。”

却说轻尘和尚为受贿课经不完遭谴，被圣僧救度。这一端情由，往来寺中无一个不知。他自己也省悟悔改，一时疮痛已痊，入堂参拜圣像，忤悔罪逆。乃谢尼总持毕，随上道育法座前合诵经咒。恍恍惚惚，只见一个蛮使手捧二函，上写着一行字：一函开着“经资三金”；一函开着经仪七金”。七金者，置于道育座前，三金者，置在轻尘前面。那轻尘看了又看，道育端诵不顾。少顷蛮使与函不见。道育经文诵毕，乃向郁氏及众信说道：“小僧奉师旨承揽经功，此心惟恐心与经文不一，或生慢心，或生忘心，或生利欲等等邪心，或生育我种种私心。口虽诵念，眼实外观，经随眼去，孽随诵入。自保不暇，焉能与人度脱？诸善信当鉴小僧真诚，切莫惠布金钱，不但受领入了念邪，只一入眼，恐起了无明之忘。”道育说罢，只见众信中一男子开口问道：“圣僧之言，果是真诚。为十方众生，课诵功德实行。且请问：我等布施金珠，供养三宝，圣僧课诵经文，代消灾罪，与受原属至情正道。祇园长者也曾布施，我佛慈尊也曾受纳，延缓此利益，不背人天。圣僧方才说入贪起妄，不知堕入哪项孽因？”道育道：“小僧出家，原为感皇王水土之恩，无有个职名之报，愿以一忠披剃。今只就这忠之一字，为诸善信开陈。人生世间，这个方寸，无形无声，敛之至微，发之至大，百千样变幻，皆从此出。只就这忠道，对着个欺罔，这忠有百千样福祥，欺有百千桩业障，福祥多少荣，业障无限苦，总在这方寸。人何为自苦！”男子听了，合掌称谢道：“愿圣僧把这忠字，为何有百千样？这福祥却是何等样受？这欺

字为何有百千桩？那业障却是怎几桩苦？”道育道：忠有第一样，众善信，你听小僧说来：

第一为臣子，愿得称为良。
上事尧舜主，仁义佐赞襄。
登庸贤哲士，绥猷及万方。
惟知道事上，那念家门昌？
入相或出将，雄名著边疆。
每念身殉国，不问家与乡。
为牧及为尹，万民命所当。
廉静普慈仁，不贪酷与赃。
莫云民易虐，微疵若自伤。
抱此一赤节，名传万载香。

善男子听了，心生欢喜，说道：“圣僧说的一团道理，果然正大。我这寺中往往有高僧来讲经说法，有一等只讲些禅机梵语，愚昧的听了打盹瞌睡起来，那有敢轻藐释教的，只是磕头念佛，哪里明白？虽说禅机深奥，有缘的自悟入道，不肯轻泄匪人。世人一登善地，一闻梵音，便超凡界。只是不如圣僧明明白白教道。且再请问第一样忠道之下还有多少？”道育答道：“忠道多端，比如为人，谋事尽自己一个实心，把他人事如己事故，便就是忠。一存个为利的心肠，或无终始，或反伤坏，或畏嫌忌，或贪酬报，便是不忠矣。比如小僧们为人课诵，那善信一种求佛的志诚，何等厚望你完成，你却念利，不尽实心，这罪孽怎生忏悔？”道育说到此处，只见轻尘与徒弟子，俱各合掌瞻拜谢过。男子听了，便恳求圣僧备细把尽忠福祥与欺罔的罪孽苦恼一一教道。道育道：“众善信既要备细听闻，

小僧也说不得刻薄，攻人之短，有碍慈仁。但存忠是世人自己享福免苦，小僧便喋喋啾啾，宁甘罪过。你听我说来。”

说忠良，护厚福，百代金紫何须卜。
好名万古永流芳，为圣为神为仙佛。
想高官，贪厚福，功名富贵何时足。
一心只顾保身家，那念公庭与民物。
肆贪财，逞暴酷，不恤黎元遭荼毒。
一朝天网说恢恢，难保身家无刑戮。
纵然漏网在生前，身后宁逃灾病促！

道育说罢，男子合掌称善。只见一个士人，名姓唤做昌远，向这男子叫一声：“钱定兄，你今备问，高僧备答，固然阴阳报应，善恶不爽。只就你方才说的，忠良与欺罔，福祥罪孽，如今却有一宗不明白，请教请教。比如我小子三世善良，一心忠悫，告诸天地不悖，质诸鬼神无疑，怎么累世贫寒，前程阻隘？我这隔海沙村，一富厚世家，说起他积恶，真是挽西江之水，罄南山之竹，也写不尽。你看他代代拖金衣紫，个个荫子荣妻。看这报应，却又何在？”道育听了，问道：“先生有怨心否？有妒意么？”昌远答道：“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小子何怨？彼或固有这富贵，于我何与？又何妒？只是就高僧言事论事，这一件不得明白。”钱定说道：“五行秉受，世远变幻，或者侥幸苟免。”道育笑道：“若如此说，造化又私，阴阳报应复舛矣。先生但固守君子之行，不入怨尤之地，安心静听，终有见闻。纵不在一时之因，自有百年之应。”昌远也笑道：“高僧见教，一团正理。只是小子刻间不明白，难免日后不生疑，看来报应还在个有无之间矣。”道育听得，乃看着轻尘说

道：“师兄，你的一宗公案未消，这宗事必须借重昌先生明早心胸，定然明白。”道育说罢，乃续课诵。在堂僧众也有听了这一番说话的，道忠良奸欺、福祥罪孽，真真不爽。也有听了昌远说的，尚怀不信心。还有私议法座，被士人参驳倒了，又不知何事借重轻尘，莫是答应不出，把轻尘甚么公案推托也。当下天晚，众各散归。

却说道育退下座来，进入静室，稽首了祖师，复入蒲团坐位。却想起昌远之一宗问答，乃端坐默念了一声梵语，只见一尊神将立前，说道：“吾僧有何委托？”道育道：“前所临狱主一宗公案，乃寺僧轻尘灾罪未决，今已为他度脱，便是这种根因。但又生出一宗，使众生不明因果。敢借神力押那轻尘和尚往前狱，消了这宗公案。仍复查明一个昌远士人不明白的因果，以伸了吾师演化之愿，成了我等扶助东度之功。”神将便问：“何事士人疑惑辨问？”道育说道：“据这士人自称，三世善良，一生忠恇，怎么累代受贫，前程不利？海村富贵，积恶多端，如何代代金紫？这报应差殊，他心地颖惑。”神将听得，随化了一道金光，直到轻尘和尚房中。只见那和尚自在堂中课诵了经文，吃了晚斋归到僧房，不肯调摄方愈的身体，乃便碌碌查收割的稻谷帐目，叫那徒子若孙揽张施主家的经，送李施主家的疏，骂行者不扫地，嚷道人不烧茶。徒弟好的，不作声，让他聒聒噪噪。不耐烦的，说道：“老师父，疮才好了，痛才止了，早早安息罢。”和尚方才收拾欲卧，朦胧闭眼，只见金甲神人近前，把他阳魂摄去，复问他昌远士人何处。和尚指说：“近寺不远。”神人押着和尚到了昌远家门。只见那士人那书房中：

青灯独守，黄卷自温。寒毡坐破，了无愠戚之容；石砚磨

穿，那有忧贫之色。展采错落，文房四宝；呻吟吁叹，义理千篇。只见他：玉漏频催残夜，金猊已冷香烟。那士人，犹挑尽寒灯不辍；这神将，但唤那障眼来魔。

神人见了这士人穷居陋室，破壁寒窗，对着圣贤经传，不忘诵读功夫。一念慈悲，不忍他这勤心贫困。但受了高僧之托，只得摄引他魂，忙叫睡魔把他精神疲倦。昌远不觉打了一个呵欠，于梦寐中便随着神人来到一座公廨去处。只见一位主者，正在那厅上拷问许多善恶情由，左右报称神将降临。那主者忙出阶恭接，道：“上界尊神，何事降临？”神将道：“一为高僧代诵经咒，押这和尚消了罪孽；一为士人昌远不明忠欺报应，稽查这种根因。”主者听得，延神将上坐，随唤过轻尘和尚到阶下，戒谕他一番，说道：“你受人之托，当忠人之事，经文咒语，三宝真言，登善信于天堂，救罪人于地狱。可是你贪金钱，便是卖钱焚香礼圣可也，怎教你指经不诵？分明贪诈人财。那托你焚修课诵之人，心念一举，你岂知冥冥中随注笔立卷。你不诵，怎销功果？今幸东度高僧与你消释，你当苦守禅规，勿效凡愚鬻利。”主者说罢，便叫左右取出一簿子，注上一个“销”字，喝一声：“纵放你回，再看你后！”却是如何，下回自晓。

第三十五回

轻尘和尚消罪案 伯髻奸魂被铁鞭

昌远听得主者戒谕和尚说课诵功果，心念一举，冥必注笔，便自裁度：“怎么经卷，世人立心课诵，便注笔立卷，要销了这功果，看来皆是纸上陈言，岂有此理！”昌远方自裁怀，那主者便知。乃问神将，带此土人何故。神将便把他不明忠欺报应的事说了一遍。主者乃唤土人到阶前，说道：“汝执迷不明，皆由执理太迂。汝岂知经者，心也。世人诵经，即是诵心。经者，善也。世人诵心，即是行善。吾冥冥岂取其经，盖取其心之向善。”昌远又道：“恶心善心，作受在人。冥冥何必谆谆与他计较？”主者笑道：“汝不敏慧，亦至于此。世间善恶两心，关系甚大。怎知一善感发多少生机，一恶念萌多少杀机。比如，见一胎卵湿化众生，或陷于水火、刀砧，性命危亡；人心发一慈悲不忍，救度了他，便合了上天好生至德。若是见危不救，且生杀害他的心肠，这段恶因，便拂了圣神慈悲正念。推广这个善心，不但存个杀害心，便是存个不救心，就入了忍心害理。这忍字在心，欺魔邪妄，就猖狂作横，把个正道昏昧。所以圣神扶持世道，注作经文，与人课诵。那上智之士，会至理，得悟上乘，超凡入圣；中智之士，借经功，端正念，体慈悲，行善果，长生获福；就是那下愚之人，得闻人课诵，也不知经意浅深，只闻现在功果，捻土焚香，见像作佛。他这一片

真心，便成善道。善道充满乾坤，众生安福无量。天地成物，至意不亏，圣神参赞，化机不息，孰谓经功无补？若是不明经文，违背旨意，忍心害理，报应不差。即如轻尘和尚，受贿不诵，入了不忠，自当欺诈之报。只因圣僧度脱他罪，尚要他扶助善门，故此且从权释放。”昌远听了道：“既是忠欺，冥冥必报，因何若海村世家，代代作恶，见今富贵接踵，金紫盈门？若小子三世善良，一心忠直，贫寒每至，捉襟露肘，饥馁多见，枵腹枯肠，莫不是幽有炎凉，阿谀势利？不然，报应何此不均？未免使寒士有偏畴之叹。”主者听了笑道：“报应冥冥岂差？世人昧昧未觉，汝自不知，何怪增叹！”乃叫左边案吏，把沙海世家与昌远历代所行善恶文簿，查过来看。只见案吏查了一宗文卷过来，众目展开一看。只见：

簿籍陈陈已久，条开款款如新。分明善恶注根因，都是奸欺忠信。前代忠奸贻后，后代善恶观心。增增减减不差分，好似执图索印。

案吏取过簿籍，当着众面展开，一行行注着：某人行某善，应否贻子若孙荣富；某人行某恶，应否贻子若孙祸害。昌远见了说道：“祖父积了善恶，难道自身不承受，乃贻于子孙。若子孙再行了善恶，却怎么报应？”主者道：“世人积了善恶，一观他善恶大小。若小，在自身承受；若大，乃余及子孙。子孙若是行善，以继祖父之善，这荣富增长何须疑说？若是行恶，伤了祖父之善，难免灾危。若祖父以恶贻，子孙以善改，却也要稽察他个重轻大小。这其间有个增减报应。”昌远听了，便求个增减公案一看。主者乃在那簿子上翻前揭后，却寻出昌远的祖父积过的事实一看，乃皱着双眉说道：“可恼，可恼。”

便把簿子指与昌远道：“汝看，汝看。这一派名姓，可是汝祖汝宗的？”昌远忙看，果是祖宗名讳。一行上注着：“昌国不忠，以才能杀害兵众，不行安抚，流祸后代，应报以殄灭。”昌远一看，汗流浹背，惊惶无地，却逐行看到他祖父下面注着，有为人谋事尽心事，有为友以忠告谏言者。又看到自己名下，注着“安贫守志，笃实不欺”。主者乃转过悦色，道：“幸也，幸也。汝果三世良善，只是没有大善功，准折了前代百万生灵命脉。汝若能于善良外，再积个大大功德，即使汝富贵荣华，乃继祖公门第也。”昌远听了，忙拜倒，请问个大善功。主者道：“善功何可预说名状？总在汝一念救百万仁心。”昌远道：“百万岂是易得的？”主者笑道：“一个慈仁，若是一命能救，志量便就充满。人心岂有一物慈，不慈万物的？细观汝家报应，应以恶增。今因三代善良，合当减矣。减尽再积汝善，善报自然不小。”昌远拜谢，乃求世家所注一看。

主者依言，乃检阅到世家文卷，说道：“善哉，善哉。他祖忠公，曾安抚穷民，救荒济饥，一疏活了百万生灵，当代代金紫，世世荣华之报。乃看他一行行列后，只因积恶减小，有请求嘱托，得贿不效，以失人望的；有见父行为过恶不行谏阻的；有自逞豪势、凌辱贫寒、占夺人产业的，种种多端，难以尽述，报应当减，犹不失衣冠荣富。若现今不改行从善，灾祸之来不轻也。”昌远道：“观他豪恶，就当绝灭，如何慢慢消减？”主者道：“他公祖活人阴功重大，后世虽有小不忠，幸未伤害了一人性命。若是逞势凌人，伤了一人，便坏了百万根因也。此文卷汝当信记，乃冥司不爽分毫道理。”昌远拜谢道：“小子心地明白了。”只见神将坐在殿上道：“汝既明白，汝遵依狱主，好去抱忠存赤，以自取荣名。”神将说罢，化一道金光不见。主者乃叫鬼使指引和尚与土人从旧境回去。昌远醒

了，乃是一场梦中警戒。天早到寺，礼圣像，拜僧人，明白这增减报应之理，一心存忠心，抱赤意。果然后来成名荣显。后有说不忠良的人心，俱是那欺罔邪魔作横，若论忠良正气，充塞宇宙，何物邪魔敢于作横？但忠良近在浑厚，一边欺罔的心伪，奸狡百出，世法人情不古，忠直者少，敌他不过。所以圣贤治世要剿灭邪魔，以扶正气。清溪道人为此五言四句说道：

人心嗟不古，忠良被邪魁。
能伸至大刚，么魔自远退。

话说崔皓不忠，已正王法。其毁经溺像罪孽，自堕酆都。他岂无血心在世，只因历古来的奸邪魑魅流害于后人，他这邪魔，便自坑陷了伯喆。为人不忠的，被吴厌、分心魔等交结入了他肠，送了他性命。他这精灵复又东闯西投，却遇着伍相国忠神，正执着钢鞭，追捉伯喆形魂，陡然遇着。却说人死形魂，善者上登天堂，生极乐国；恶者堕入地狱，受诸罪孽，怎么又复在冥间，西投东闯？不知人有三魂，堕地狱者，一魂；守尸骸者，一魂；那一魂，却遇着分心魔等正结聚思量，又去鼓惑世人，乃遇着相国忠魂。这伯喆精灵见了就要逃躲，被相国手执钢鞭，搥倒在地。旁边却恼了分心魔等，大惊小怪起来，见相国捉住伯喆，齐计议夺救他。这邪魔哪有器械？却也会腾挪，走到万圣寺内，把祖师众僧徒的降魔锡杖、戒尺等器械，偷了出来抵敌。相国见这众魔汹涌出来，抖擞神威，摇身变化，众魔齐齐看见。只见相国：

头戴幞头光闪耀，身穿金甲红袍罩。
腰间宝带虎狮蛮，脚下双靴貔虎套。

手执长鞭节节钢，口喝一声星火暴。
一心只要捉奸回，那顾青红与白皂！

相国见了众魔，执杵的执杵，拿锡杖的拿锡杖，还有双舞着戒尺的，跳趯趯一似山猴子，也来逞弄精怪。乃笑道：“佛门无此辈，是何处诈冒来禅林家伙？若说是僧，却又有须发，若说是俗，却又有须没发，有发没须，想是佛门广大。”这些邪妖影射在里，相国见了，乃以一脚，把伯嚭形魂踢倒在地，却执着鞭，挝得无影踪。少顷，孽风一阵，又复聚出个伯嚭的形像，被相国抓翻，用索子捆绑在地。却来向众魔说道：“我为奸佞不忠坑陷报仇，汝等何魔，敢来放肆？”只见分心魔道：“我等各有姓名，你当初为甚被他坑陷，还是你坑陷了他？”相国怒道：“他不忠吴王，谗邪害我，如何是我坑陷了这贼？”分心魔道：“他不忠吴王，与你何干，满国多人，偏你与他相拗，自取灾危，如何嗔他坑陷？就是坑陷你，你在世既忠良，吴亡你也亡，你生为忠义，亡为正神，受帝封于万劫，享忠名于百世，倒是他成就了你这美名盛德。为你这忠义，倒陷得他人亡家也亡：受的美女死了，得的金珠散了，治下的富贵荣华，子孙不能长久。坑陷得他万劫漂流地狱，轮回畜生道，苦楚不尽，遗臭万年。这如今还受了你鞭打脚踢，却不是你坑陷了他？”相国听了怒道：“我为吴臣，恨不得捐躯报吴，成就他国社万年有道。被这贼得越复灭吴，恨不得食他肉，寝他皮。你倒说他成就我这万年美名，这美名岂是我臣子所喜所愿？正是荣我百世，恨他百世，岂独我恨，便是百世有一点良心的，无有不恨。”

相国说罢，举鞭就向分心魔打来。分心魔侧身躲过，乃向崔皓的形魂说道：“来打伯大夫的，乃是忠良正气神道，却是

你反常逆了他。你当为伯大夫出力，与他抵敌。”崔皓道：“我固与伯大夫一体，究根找源，却是你们勾引，还是你们上前，敌那神道。”分心魔与陶情辈计议道：“崔司徒也说的是。”乃举起禅杖去迎。哪知禅杖是真正僧人械器，这魔哪里能使？被相国鞭打得无影无踪，一鞭一个。都弃了家伙，化了一阵怪风走了，只剩了一个崔皓孤魂，犹执着两柄戒尺，正要挡抵钢鞭。忽然阴风飏飏，只见许多僧尼、和尚魂灵近前来，把崔皓的戒尺夺去，骂道：“你这奸贼，生前毁我们经典，此时又借我们戒尺何用？”崔皓手内没了戒尺，那相国的鞭便及他的身。这夺戒尺的和尚，反将戒尺乱打。可怜崔皓打得如泥，，顷刻孽风一阵，又复了身形，被相国用鞭挑了崔、伯两个，说道：“且送他地狱受罪去也。”

相国既去，这些僧尼和尚冤魂，却是崔、寇陷害的僧众，有情无情因果。无情的，是在当时出家，当守五戒八戒，谁叫他吃荤酒，藏妇女，犯了大恶，与崔、寇何干？有情的，是因不守戒的和尚，连累学好的含冤。这些精灵，也是东飞西越，恰好来到国度，遇着这一宗因由，见了那些分心魔等。陶情邪辈，却也知是他这一种鼓感了他心。方才要扯打魔等，却被相国鞭走，弃下了僧家杖戒等器，各执在手中，没个来历，不知头向。正疑思间，却好万圣寺中钟声敲响。众灵飞越寺前，欲进山门，只见两位把守山门大神喝道：“何处精灵，妄来福地？”众灵看大寺齐整，山门洁净，把守的大力神王却也威猛。怎见得？但见：

射目金光冠勒明，缠腰玉带锦袍成。
手中宝杵降妖孽，足下云帛压怪形。
坐列严严生杀气，守山凛凛不容情。

若问尊神何上将，禅关把守大灵神。

众僧灵齐上跪地，说道：“僧等不幸，遭崔、寇谗捏被屠，飞越到此。不知这寺何处禅林，谁家香火，住持何僧？若肯容留挂单，愿上圣俯容进寺，瞻仰金容。倘沾法露，也是恩及宗门。”神王听得怒道：“寺中大众被妖邪窃去戒尺，禅杖等器，只因吾两位西参佛祖，一时不在，被妖盗去，正在此稽查何方妖孽，却原来是你等邪魔。”神王举起宝杵便欲就打，众灵乃泣道：“上圣且息雷霆，我等实不曾来盗众器，只为在前途偶遇吴国伍相国追捉伯嚭，瓜藤蔓引扯出许多邪魔，各执着这些器械抵敌相国不住，各自逃形，丢下这器械。我等不知来历，执着寻个头项，不想就是上刹中众师的器械，如何被他们窃去？我想出家人惺惺不寐，便就是入定，这随身械器也不当被邪魔窃夺。”神王道：“汝等不知，上等高僧不用械器，便是械器也不用，可有可无。若入静定，与魔争器，便入痴因。惟中等僧人，用此戒尺、禅杖。有等外像示人，专用心在这械器上，装体面。你不知寺里高僧，在内演化本国，又欲东土度人。你等衷情，吾神已烛照不虚。若要怀冤度脱，须是投诚，另作计较。我这门中，一概魑魅魍魉难以轻入。”众灵道：“吾门慈悲，摄孤施食，专为普度魑魅，便容其入，何为不可？”神王道：“摄孤施食，须也要看那法主有无道德，若是有道德的，念动真言咒语，万里孤魂，顷刻到坛。一粒法食，遍满十方。若是无道德的，摄自摄，孤自孤，谁来食他那没手眼的法食？便是对面也不能摄他。”

众听了道：“上圣，据你这般，寺里既是高僧演化，东土度人，我等正是东土被崔、寇的冤僧，合当求度生方，乞放入山门，以瞻高僧法像。”神王道：“不须乱讲。若要进吾山门，

须是看你众灵缘法。”却是甚样缘法，下回自晓。

第三十六回 神女化妇试真僧 冤孽逢魔谋报怨

话说万圣寺山门神将，不容众和尚阴灵入寺。众灵哀苦求告。神王道：“须是看你们缘法，这寺内一个轻尘和尚，受贿卖经，堕了罪孽，被高僧开度救解。事必醮谢道场圆满，定然摄孤。乘此机会，汝等仰仗道力，方得入门。”众灵大喜。

却说道育为郁氏五人课诵经功，上通三界，感动诸佛圣众。第五位阿罗尊者，正在洋洋大海观涛，抱膝而坐。只见波中现出一位神女，向着尊者拜舞。尊者问道：“法身何自，色相何为？”神女不答，但袖出一书。尊者令侍侧蛮使受其书，看了亦不语。良久，只见蛮使说道：“尊者问女而不答，女出书看而不语，何以示侍使？”尊者乃说一偈道：

法身色相，即道之在。
海洋神女，隐显何碍？

阿罗尊者说偈毕，把手向寺前一指，说道：“试法座课诵之禅心，济山门有情之冤孽。”那神女听得，忽然出波飞空到得寺门，分身显化，变了一个妇女。但见他：

国色妖娆，形容窈窕。蛾眉横翠黛，粉脸映红桃。额上花

钿，妆出多娇多媚；风前绣带，飘挂倾国倾城。颤巍巍斜插凤头钗，轻盈盈缓动金莲步。宛然月里嫦娥，恰似广寒仙女。

却说阿罗尊者神光照察，山门外有情冤孽，未得高僧度脱，终是阻隔在一种魑魅孤魂之内。护教威灵，监门严肃，又何敢妄进山门，受领高僧法食？但他在世，披剃入教，尚尔有情，所以还动了阿罗大慈悲意，指示神女到寺，正为有情一节。神女原属道体法身，不言觉悟，化身径到寺中。天龙八部，位位都知这神女奉尊者道旨，只见她杂在众信男女中，等候众僧香帐幡导引，道育上殿。道育出了静室，缓步中行，上得殿来。先参礼世尊金容，便合掌两庑圣众，然后端坐法座，朗诵经文。众僧敲钲击鼓，齐诵诸品。这神女越出众善信男女班中，爽爽朗朗上前，扭扭捏捏出众，合掌跪拜，把一点秋波左右四顾。此时只有捧茶侍众的行者眼睜，随喜的男女偷看道：“谁家这等个妇人也来听经？”这神女听闻经毕，只见众僧中一个首座和尚，起身走近道育座前，说道：“道场圆满，众信欲要施一堂法食，以超度孤魂魑魅。”道育道：“我为报本者课诵诸品经咒，心愿既酬，这法食功果，众师自有道法兼全的一凭胜举。”此时轻尘和尚受过警戒，自投诚向道，乃出一班答道：“弟子愿施法食。”神女乘空儿上前说道：“我为丈夫客外，保佑公婆，愿施一堂法食。”众僧方才抬头一看，道育在法座上，只如不曾见闻。轻尘忙说：“女善信，我这道场俱是僧房，共凑功果，不受外方分文钱钞。你若为公婆保佑，便是孝；为丈夫立心许愿，便是忠。只须道个姓，通个名，我们法会中，自与你通称保佑。女善信，且请回家，不必在寺中伺候。”神女听了，一面称谢，一面把神力普照。见那众僧班中，上等信受佛祖修持，自然不动色欲心性；中等见道育高僧对境两忘，他

也禁止邪私，就是有一等顾盼色相的，畏宗教禁戒，不敢萌一毫淫念。神女遍照中情，单单暗夸道育：“真是西方有手眼的长老，那见众等禅心不乱！”乃走出山门。果然见许多长老沙弥，冤魂罪孽，乃问道：“汝等既是削发出家，宜归善道，何以狼狈到此？”众灵泣道：“某等俱是遭崔、寇谗诛，乱窜至此，伏望女菩萨携带进寺门，瞻仰胜会。”神女道：“汝等生前皆是释门弟子，出入寺刹，本无障碍，为甚汝不守禅规，谨持戒行？生负释教遭诛，死后尤难入宝殿。你且静听，俟施法食。若及汝等有情，那高僧自有慈沾一类。”

神女戒谕他们一番，飞空仍复归海。见了阿罗尊者，方开言说道：“尊者大慈，令我试僧禅心，度脱冤孽。果然守真的，自守其事，毫发不乱；冤业的，自取冤业，当有度脱道场。只是命我试僧，这一番色相，反设出幻化不情，非道心所有。”尊者笑道：“将欲匡助其功，必先探试其德。功由德著，试乃德因。世尊以慈悲演教，爱人无已，盛心正见于此。”阿罗尊者说罢，那神女散去，阿罗仍复归圣位不提。

却说道育经功圆满，众僧议施法食。乃虔诚入静室，拜请祖师登座，摄孤施食。祖师方出静，问三弟子：“这两朝上殿作何功德？”众僧便把课诵功德备说一番，仍乞祖师登座。祖师微微笑道：“施摄科仪，吾从前未演；经文诸品，吾能诵未专，吾于慧眼中见汝等见色相把持不乱，即此一念，浑忘人天两合，有情无情皆从此度。本不当又生别法，只是可怜那冤愆愚昧魍魉，尚守山门外地。尽汝众心，自去修建。我当令徒弟子，助一时之力。”众僧听了，唯唯退出静室，各相计议修建圆满施食道场。向、郁二氏父子及远近村乡善男信女，喜舍功德，众僧却也不辞，也不募化，当下就尊轻尘为班首，上法座摄孤施食。经文咒语，这轻尘和尚果是精熟。但见他：

毗卢帽顶戴庄严，锦袈裟身穿齐整。
口里诵咒语梵间，手上结牟尼心印。

却说轻尘和尚向来心性不明，堕了罪孽，被尼总持救脱，祖师演化，自悔前因，顿修净业，在施食坛上显设法力，开度孤魂等众。那山门外这些冤孽，有当初在世学好的，只因被那不学好的连累坑害，虽然是限数莫逃，劫难适值，到底好的有情，精灵未投六道，偶逢道场胜会，还得神力慈悲，沾及佛门法食，免沉饿鬼道中。那在世不学好的，已违戒犯规，堕入不明罪孽，却被正气神王，不容他浑扰道场，阻拦不放他进。这冤孽，见内中生前好的，个个容入山门；拦着的，都是那吃荤饮酒、邪淫犯戒、避王法、躲差徭。他道释门广大，岂知冥冥鉴察，更是个恶业。这一种恶业不得进山门，闹闹吵吵，在神王前哀求道：“上圣可怜我也是无主孤魂，放进山门，瞻仰胜会。”神王道：“你生前不自怜，此际谁怜你？”众孽答道：“我愚，不知生前何不自怜。”神王道：“这怜字，乃慈悲方便第一个正大道理；这自字，乃是你心中一点独闻独见。比如那既受戒行，切不可吃荤肆杀，减却了慈怜，不念那众生受诸苦恼，只要快口充肠。中心既忍不怜，到此又谁怜你？”神王一面说，一面把降魔宝器打逐这些冤孽，这孽中就有一种惫赖的说道：“方便门口摄孤普度，原不论有情无情，一概超度。他既不放我等，难道没处去走？世语说得好，‘此处不留人，更有留人处。’”几多冤孽被神王打逐的，没远没近跳窜。

且说那陶情辈这些邪魔不服，押解地狱，乘空飞越，到得一座边海极处，冷落空山相聚，自羞自愧，各各说一番，笑一会，恼一场，哭一顿。那陶情说道：

笑我陶情，昏沉日行。
只贪解闷，不惜损神。
今朝把盏，明日提瓶。
厚结曲蘖，结契醪醕。
滔滔皆是，陶令同盟。
正喜交欢，遂欲逞淫。
谁知薄幸，遇着僧人。
直拒不染，使我孤怜。
还押地狱，灭我令名。
这宗仇恨，心实不平。

王阳对着众魔也说道：

哭我王阳，不听人劝。
终日邪思，奸淫眷恋。
别室专房，后庭充院。
喜的青楼，亲的粉面。
龙阳西施，枕席日荐。
刮髓枯精，是吾之愿。
谁料寡情，遭僧下贱。
不近分毫，反取僧厌。
押赴冥司，威生慧剑。
恩爱成仇，一挥两断。

艾多对着众魔也说道：

怪我艾多，为世奔波。
囊厢充裕，有笑有呵。
生涯寂寞，受辱受磨。
有馀父母，夫妻以和。
交朋搭友，爱弟敬哥。
我因恃此，为世所呵。
谁知命蹇，遇此秃魔。
不贪为念，绝我奈何。
似欲示清，廉静无苛。
可笑可恨，想有刁唆。

分心魔对众人也说道：

说我分心，刚暴结婚。
好使忿戾，怒把仇侵。
三皇伊始，盘古到今。
干犯吾浅，报复要深。
些微不耐，动辄生嗔。
好勇斗狠，不顾辱亲。
谁知自馁，和尚根因。
绵绵火性，不起半分。
还要灭我，押出迷津。
太和静定，敛息存真。

分心魔说毕，看着贪嗔痴众邪魔许多种类，却也会说笑，会嗟叹，个个也要说一番。他便禁止众魔，说道：“你等也该容你诉说心中抑郁情节。只是你们久与和尚隔别，纵有一等与

你们沾染的，却是自上门的生意，他来寻你，不是我等到人门上寻人。”陶情们正讲说，怪恨和尚绝灭他，一心里偏要寻，趁和尚过恶，报复仇恨。却遇着神王打逐的这些冤孽，飞空到得这海山冷处，听得陶情等咕咕啾啾，笑笑恼恼，说的一篇情话，乃见形与众相见。陶情却认的是往日鼓弄他们旧主顾，夺了他们搪铁鞭，偷得戒尺等器的一班熟脚。乃问道：“自往日相别，今朝乃会，一向的风声，闻知你们得以类度。何事又到此来？”冤孽泣道：“我等只因与列位交纳，虽快一时心情，却堕落无边罪孽。昨在万圣寺山门，把守神将不肯放入。他道我等污秽道场。”陶情道：“山门出入，莫说你等，便是我们若回心向善，也得入方便之路。”冤孽道：“莫要讲他，正是说我们知法犯法，比列位又加一等，不肯放入。如今事已到此，所谓一不做，二不休，想当时不受戒行，吃荤饮酒，与列位相亲，倒不致如此。如今反被戒行误了。我闻他师徒演化震旦国度，因欲东行，不免附搭着列位，阻挠他东行去路，教他们难行演化。”陶情道：“你们叫做当坊欺压当坊。世语说得好，‘若要佛法兴，除非僧赞僧。’你自家要害自家，只恐行不得。”冤孽道：“如今既到列位此处，万乞见，仍同旧好。”只见王阳说道：“我等混迹红尘，恣情清世，往年历一劫，起一名，改一姓，想在那灵通关，被远通和尚嘴嘴舌舌，讲他不过，躲离了他。闻知他随师行教，善功已满。却又悟了上乘，腾云驾雾，找寻我等找寻不着，如今往西方去了。”艾多听了笑道：“那和尚若是悟了上乘，何劳找寻我等？我等自有神王押解与他。”分心魔问道：“艾多哥，你如何知他不曾悟得上乘？”艾多道：“上乘就是达摩四弹禅关之旨，当时便是叫他把我等四个会意。”陶情道：“闻知元通和尚也悟得廉静寡欲，四个我们对头。”王阳道：“悟便悟

了，还未悟彻。闻知如今这达摩老祖，随有三个弟子得了四弹家教，所以誓愿演化。”

众冤孽问道：“四弹之教，果有何意？”王阳道：“高僧尚未觉悟，我等何知？但只闻得他师弟子，往往开发世人正大光明，莫不就是这四弹道理？”冤孽又问道：“正大光明却是何等道理？”王阳道：“就是世人孝弟忠信这一派道理。”冤孽笑道：“和尚家，为生死事大，自有修行先天最上一乘。不去度脱凡愚，却在这后天人道上劳心。可惜我等生前被列位蒙蔽，迷而不悟，失却了先天道理。如今悟又迟了。”只见贪嗔痴等邪魔听了，也说道：“你们生前连人也不悟，还讲甚么先天。你那里知他师徒着意后天人道，演化世人，正是培植世教，格正人心，积累后天之理，以超上乘之基。”众冤孽听了道：“你们如何知之明？”贪魔道，“我等也只因他们守之固，与我等相谬。”冤孽道：“我等正在此不得入门，说不得甚么知之明，守之固，借一位与我等报个冤仇。”只见嗔痴邪魔道：“小子帮你报个怨罢，好歹鼓弄几个不正大光明的，阻拦着他师徒演化。”分心魔道：“如今也难阻拦他了。”怎么难阻，下回自晓。

第三十七回 公道老叟看妖魔 献身行者陈来历

却说众冤孽，只因神将打逐他，不容入山门，受领高僧法食，抱怨在念，来到海山，与陶情等相逢，得嗔魔扶助他，阻拦高僧演化。分心魔道：“如今难阻了。当时我等，有那件逆邪魔，欺罔妖魅，正犯着这几个和尚戒头，今被他押解到酆都受罪，鞭打到阴山灭踪。我们空有移山倒海之能，怎奈世无干名犯义之辈，忤逆被他化为孝顺，欺罔被他化为忠良，大道坦坦，如何阻碍？”众冤孽道：“一事与列位计议，你等冷落海山，我辈又不容入善地，世纵无不孝之人心，或者尚有不信不悌等情性，好歹使作几个，劳他师父口吻，费他徒弟精神，阻拦他东行，延宕他时日，叫他西来没兴，东度无缘，也遂了分心嗔魔一念。就是列位也不被他四个字儿赶逐得躲躲拽拽。”陶情等听了，道：“也说得是。”乃各弄精细，一阵风大家散了，按下不提。

却说向尚正有前妻二子，家业又有二媳能支。一官既解，王福当安，难道房栊天伏侍之奴，早晚无呼唤之婢？毕竟被王阳领了个妖娆入梦，使了个欲火迷心，却又被那媒妁甜言美语诱哄，引动春心，续弦了这个拨嘴拔舌的后婚妇女，耗精损神，把个元阳枯竭，一命归阴。留下金珠财玉，理当向今、向古均分。他二人孝道，被高僧点化，虽名美让，却也几分未谖。哪

里是未读圣传贤书，不知义理；哪里是忘却同气连枝，罔念父母情分。都是那不悌邪迷与那个逊妖魔，盘据在二人心内。却说这两个邪魔各据着一个，乘那向古、向今分产之际，向古要占东园，向今偏夺不让；向今要占西圃，向古偏争不逊。家私，兄说弟多；田舍，弟说兄广。他两个心气方平些儿，却又被那邪魔斗狠。一日正分析之夜，只见他弟兄卧房上，两个邪魔在空中，狰狞面目十分恶状。但见他：

一个光亮亮灯盏两只圆眼，一个蓬松松刺猬样一个毛头。一个查耳朵，似蒲扇扬风；一个窍鼻梁，如冬瓜倒地。一个蓝脸，靛染何差；一个红发，朱砂无异。一个齜着獠牙，只叫我要多些；一个挟着尖嘴，骂道你如何占我。

他两个邪魔都是艾多之党，迷乱你弟兄二人心内，被亲友劝解不开，官法惩治不怕，只嚷出他脏腑之外，蹲在那房屋之高，你骂我，我嚷你，你揭我平日心间违法的事，我扬你暗地亏心短行的非。吵闹得鸦雀儿也不敢往他房上歇，猫儿也不敢他家瓦上行。却有邻家一个公道老叟起早到寺来烧香，只看见这两个邪魔大嚷大骂。老叟躲在门里，悄悄听他骂到兴头，一个往屋下，执了一把大杆刀，跳在屋檐上，左舞右旋，要去厮杀；一个到房内，拿了一柄长枪，钻出天窗外，前戳后刺，只要争锋。老叟看了一会，听了多时，想道：“原来他弟兄争夺产财，岁无宁日。我只道是他父在，偏心不均，他弟兄全无义气，忍心害理。原来却是这两个妖魔在他身上作变。我想向尚正老儿在日，也忠直积善，冥冥不当有这家鬼弄家神。缘何这邪魔猖獗，必然是他存日瞒心昧己，占人骍邑，死后有这冤孽作横。他弟兄怎怪得终朝争竟，劝解不省。”这老叟，一则起

得天早，一则看这二魔怎生解散。他把门儿半掩，身子躲着，只露着一只眼耳听劝。这二魔骂了一番，各显手段，一个把刀斫去，明晃晃有如电掣；一个把枪戳来，光闪闪宛似星飞。两个七也斜斜，却不是个久惯将家子，使出那十八般武艺，又不是个积年老教习，卖弄那各家的枪法神通。挽住弓，你扯我拽，真似小鬼夺索；搪着枪，我争你推，如同饿虎扑食。

他二怪争斗了一会，彼此气力渐衰。只见分心几个妖魔来相解劝，道：“你二妖何故自相鱼肉，当家子相害？我等原叫你盘据在那分财产的心胸，迷乱他争闹，扰那演化的和尚向方。谁叫你两虎相斗，终有一伤，倒放还了那争长竞短的人。”乃分开两下，带着不悌邪魔往空飞去，说道：“前村又有几家不敬长、有爱弟的，在那里梗化，须率去也。”却只丢了一个不逊妖魔，坐在那屋檐上呻呻吟吟，自思自想道：“我当初原与不悌同出一门，为何反与他相竞？如今不悌邪魔既被分心魔带去，撇却我一个，如今且投入向古身上，搬弄一番去罢。”乃往屋下去了。这公道老叟听了邪魔说的是不逊话，又见邪魔行状这等恶，乃一面叹息道：“人家昆弟忘义争财，我只道他是不读诗书，不明道理，把金宝产业当做生命，把昆弟看做路人。也不想金宝失去可挣得来，昆弟伤了怎能再得？却原来都是不逊邪魔在他心胸鼓弄。我早起欲往寺中参礼高僧，如今既见闻这样古怪事情，邻里情分，且往向家劝解他二人一番。”

公道老叟走到向家，只见家仆传入，向今出屋来相见老叟。老叟便开口问道：“昆五连日家事何处？”向今听了，叹一口气答道：“老尊邻莫要提起，我想先父存日，这些家私原该二均分。如今我兄恃长占强，侵匿父遗的财宝，且又捡肥饶田产，侵夺了去。我屈无伸，如今说不得要告官司，与他分理。”老叟道：“事果是你兄没理，但家事让长，你做弟的让他几分罢。

”向今答道：“尊邻见教，敢不听从。只是我兄侵占了我家财也罢，又明欺我懦，把上腴田地又夺了肥己。这如何甘忍？”邻叟道：“父母份上，只当尊翁原前不曾有这家产，你如今将何以争？他将何以占？”向今又道：“便是占了去也罢，他且恶狠狠，恃长凌幼，殴辱小子。”邻叟又劝道：“长兄为父，长嫂为母，便是打了你几下，忍一口气，也不是外人。”向今被老叟劝了一番，他心胸那不悌邪魔，被分心魔带去别处成精，他便信理，听邻叟之劝。往屋里吩咐家眷治一杯酒，留邻叟。却好向古从内屋出来，见了邻叟，没好没气，说道：“老官儿与我那不才兄弟讲甚么话？”老叟道：“正是为你昆玉和睦些，看父母份上，把家私田产从公均分，莫要争多角少，惹人耻笑。”向古听了，便动了嗔气，却不是那不逊邪魔在他腹内，说道：“家私原都有分派单帐，哪个肯让？有一宗田产，却是我当年帮着老父挣的，他却年小，没有功劳，难道如今让他？”老叟道：“便是同居无异财，就让一半与弟，也见你长兄的义气仁心。只看令尊份上。”老叟方说出“看令尊份上”，向古才动了高僧日前劝化的孝心，口正欲答句好话，却被那不逊邪魔在他肚内，又使作他起来，便道：“老官儿，我知你为我弟作说客，听他在家杀鸡为黍，款待你也。”说罢，往屋内进去。老叟没奈他何，自家没趣要走。向今却忙走出屋来，苦苦留住。

却说那不逊邪魔在向古腹中搬弄，猛然想到：向古被老叟劝化，几动了孝父心肠，随口欲让，被我使作的忿忿进屋，如今不免再到向今腹内使作他一番。乃乘向古昏昏要睡，便出他腹，得到堂前，见向今与老叟对酌，难入他腹。却是怎难？只因他被邻老一番“看父母份上”正大光明的道理，把住了咽喉关，不容他邪入内。这魔正在无计，却好半空来了陶情。这

邪魅，他与分心魔在别地迷人，见分心魔来，便说道：“使他两个搬弄向氏二人，尚恐力弱。为何带一个来，叫那一个孤立无援。非计也。”乃飞空来探不逊邪魔作何情景，却遇着不逊魔正在向今席前，想入肚计。陶情见了，问道：“不逊魔，如何不在他肚搬弄，却乃立在席前，想是图些哺啜。”不逊道：“当初两魔不同一气，反相争斗，被分心魔带了一个去，叫我两下里做魔难。向今被这老儿劝化得将次回心，我要入他腹却难入。你有何计？”陶情道：要进何难？我有一计授你，你听我道：

曲蘖从来乱性，莫教渗入柔肠。饶君懦弱性偏刚，乘着中直向。

不逊魔听了，笑道：“好计！好计！”只见向今满斟一杯酒敬邻叟说道：“动劳尊邻劝解。小子怎敢不听从？便就是克让也是个美事。”邻叟也回斟一杯与向今，说道：“老拙直言，莫非要昆玉和睦。”向今接过杯酒，方饮入肚，那不逊邪魔乘着酒力，一直飞滚入腹，便在向今心里，就比那刁唆两家是非的还狠，戳嘴弄舌的更凶。向今被酒作引子，便动了不逊心情，问邻叟：“我家兄方才却如何说？”老叟吃了他一杯儿，乃直言说出田产，当年他帮助有功，今日便占两亩肥腴也应得的。向今只听了这一句，乃发怒起来，说道：“甚么有功！这明明欺我幼弱。”便跳起身，要进屋去嚷。老叟见他恶凶凶的，忙扯住他，说道：“老拙好言劝你，终无恶意。”向今哪里依从？往门外飞走，说道：“不申明官府，终不得出这口屈气。”只见向古从屋内走出来，说道：“我小子在内，听得老尊长善处人昆弟，句句说的忠言直语。叵奈恶弟悻悻的要去申明官府。

敢烦尊长，劝他莫要使这不明道理的心性。便是田产，凭老尊长亲邻公处，小子让他些也罢。”向古这几句好言，却是那邪魔钻出来了。老者听了向古之言，口中答应，心里裁度，说道：“他弟兄难劝，一个顺从，一个又拗，多是那屋梁上两个精怪作横。我如何降服得他？且到寺中与高僧计较，再作道理。”乃到万圣寺来，参礼圣像烧香。

却说祖师在静室端坐，道副上前说道：“师尊为演化本国，寺中这两日善信往往来来颇众，闻知向、郁二家子弟改心行孝。虽亏了两个师弟度脱，也是师尊功德甚深。但人心非古，这远近村乡人民且众，难道一概良善？若知向、郁报答改行这些根因，家家孝顺之子，忠义之子，也不枉了演化这一功德。

”祖师笑道：“演化在我等，改行在人心。却如何强得必得？只是我等原意向前演化，久在寺中，费他常住，引劝方人，生一方骚扰，非吾本意。你三人可打点行李，往前途去，顺风赴大舟可也。”三弟子正要收拾行李，只见一个老僧，同着一行者，手捧着两个大西瓜，走入静室，向祖师前说道：“天气酷暑，剖瓜而食，以荐高僧师父。”道副便问老僧：“此瓜何自而来？”老僧答道：“乃行者得来的。”尼总持便问行者：“此瓜何处买来？”行者答道：“我于市上见一人持此二瓜，故买来敬师。师不敢自食，故持以献高僧。”道育道：“昨日瓜园有骂偷瓜之贼，只恐偷来，卖与行者。我等不食嗟来之食，况窃来者乎？”行者乃道：“我自捐价以买，何必问瓜窃来？况偷的未必是此瓜。”道育道：“已蒙疑念，终不吃疑在腹。

”行者道：“必如何来的方食？”道育乃把手指着六位尊者圣前，道：“你看必如这尊者，方受侍者剖瓜之献。”

道育说罢，那老僧与行者持瓜退出静室。只见祖师向三弟子说道：“汝等见道矣，得驱魔矣。”道副听了，便拜叩见道

驱魔之旨。祖师道：“我于静中，已早识其故。汝等方才若不审瓜之所从来，但据其敬献一言，欣欣剖而食之，便入了许多业障。”道副又问道：“祖师静中何见？”祖师道：“此瓜果系市人偷卖，行者贪其贱债而买。这老僧哪里是敬献我等好心？却是一种邪魔，使作他来迷弄我等。这期间若不问破他来历，不指那六位尊者，庄严色相，爱那正大法食，哪里驱逐得这邪魔退去？”道副又问：“这邪魔怎生来迷弄人？”祖师道：“室外有公道老叟，抱邪魔之疑，又要费汝等驱除力也。但汝等得阿罗尊者道庇，可出庠榭，便知公道人来。”道育听了，忙出殿上，向六位尊者俯首作礼。正拜间，只见一个老叟上前问道：“师父，你可是东行演化的？”道育见那老叟：

身穿着白色道袍多褶，腰系着黄丝绦子拴结。头顶着毡绒帽儿齐眉，鬓插着剔牙棒儿歪塞。

老叟见了道育，近前问知，乃随着道育进了静室，望着祖师礼佛的一般，合掌三拜。祖师答他，却只合掌高拱，道：“善信安福。”这老叟便开口说道：“闻知高僧度脱向氏父子一门孝顺，这功德甚深，只是孝顺之家，便当生出余庆。怎么向老物故，遗下二子，便各相争竞起来？兄不逊弟，弟不让兄。如今不至讼至官府，不肯甘休。若是经官动府，不是伤了弟兄和气，便是破了产业。高僧以普度存心，这宗功德若行得使他不致争竞，却也真见方便门开。”祖师不答，闭目端坐半个时辰，乃开眼看着道副，说了四句偈语，道：

邪魔梗化，展转人心。
询此献瓜，因消不悌。

老叟听了不知何意，乃问道副说：“师父，你老祖禅机，我下愚不悟。”道副也不答，乃看着尼总持道：“此事当师弟劳一番心意。”尼总持点头允意。却是何意，下回自晓。

第三十八回 圣僧不食疑心物 神将能降不逊魔

话说尼总持点头允意，他是了明祖师偈意，乃向公道老叟说道：“我师偈意，乃是说向氏弟兄心地不明争产，入了不悌不逊邪魔，以致如此。”老叟听了，便笑道：“是了，是了。我今起得早夜，开了大门，见向家房屋上两个凶恶狠怪。我始惊为盗贼，细观窃听，乃是两个精灵相争互骂，拿刀弄枪，却又不会厮杀。一会却去了一个，只见这一个口称不逊魔王，往他屋下去了。你老祖神僧想先知道，故发此偈。只不知询及献瓜，这是何意？”尼总持道：“方才正为寺中一老僧同一行者，来送瓜与我师解暑，我师未受其献。”老叟道：“人来献瓜，乃是恭敬，况出僧心，如何拒却？”总持答道：“只因我弟子们盘问行者，恐其来历不明，故此未受其献。今我师偈意，说‘因消不悌’，当询问献瓜。我与老善人去问行者。”当时总持乃同老叟走出殿来，左廊下恰好一人在那里与献瓜的行者争嚷，说道：“你如何偷我的两个瓜？”老叟乃近前问那人：“你如何说他偷瓜？”那人说道：“老尊长，我不说你如何知道？你晓是今年村乡家家不结瓜，只我这地上结了两个西瓜。我这地却也是有来历的，也不是等闲人家。我家主人，当年父祖居宦，挣有多过，惟此瓜田最良。生有二子，一心偏爱少子，私把这瓜田给与少子，就是我的主人。我主人心极忠厚，

不肯偏多受分，每年收熟，把瓜暗分，送与长兄。今长兄不在世，他却念旧不忘，见今年结了两瓜，叫小人下一个去奠兄，乃今不知何人盗去？昨有人说，寺中行者摘了来，故此与他争嚷。”行者说：“我是用价市上买来的。”尼总持乃问道：“瓜值几贯？”行者道：“二十贯买来的。”尼总持乃向老者身边借得二十贯钞，付与行者赎瓜。行者道：“瓜已吃了一个，尚存一个。”那人乃说道：“有贼证便是贼。”行者道：“市上卖瓜人见在。”便扯着这人，往市上寻那卖瓜人。

老叟与尼总持也只得随着走。他两个意念，一则是祖师偈意，要明了献瓜行者情由；一则是见他二人争嚷，要与他方便解纷。只见行者同这人走到市上，那卖瓜的在一个药店取药。行者一见，忙拽住道：“偷的人瓜，如何诈我钞，又连累于我？”这人见了，满口认过，说：“是我一时见瓜，陡起了盗心，望恕了我罢。我卖的瓜钞二十贯，已取了药也。”尼总持笑道：“世人心地不仁，偷人瓜、诈人钞，乃赎了药。若是药不能医病，得了人钞，又不知作何项用矣。”医药者听了道：“你这长老，如何说这话？此人偷瓜卖钞，事虽违法，情有可矜。他有兄病在家，无钞取药医治，都是盗瓜卖钞，此二十贯，吾不取，当还他作瓜价赔偿罢。”那瓜主人见有了贼，扯着往他家里去。众人齐劝解，他哪里肯放？说道：“我主人说我匿了瓜，又说我不小心看守，如何放得？”众人一齐随着，到得瓜主人家，只见一个土人入门来，见了众人，彼此把这些情由说出。瓜主土人笑了一声，教放了偷瓜的罢，乃对众说道：“我为土人，因先君爱我，分此瓜田与我。我有长兄，理当让长，我兄不肯拂了先君意，且说把这瓜田让了我不会灌溉的书生。我当年要辞，恐反负了先人好意；受了，又欺了兄长。只得每年瓜熟，分敬长兄。今兄不在，遇着瓜少，只结了两个，我留一以祭先

兄，如何被你盗去！今众人来劝，说你为兄病，盗吾瓜赎药救兄，宁甘不义之名，而全大节之实。吾又岂忍责你！还当赠汝以钞。”老叟听了此言，便叫行者把那一瓜送来还主。土人道：“瓜既是行者用钞买得，且既入寺门，已作僧家之享，就当祭度吾兄，作福田罢也。”

众人谢辞了土人，归到寺中。行者把瓜献与尼总持，道：“早时高僧们不吃我瓜，果疑者当。今已明白，且出自土人敬僧，当得受了。”尼总持道：“此义瓜也，老尊长可体想吾祖师偈意，携回向家，备说此瓜情由，或者向氏弟兄悔念不争，未可知也。”老叟依言，携了一瓜回家，正遇着向今恶凶凶的要寻代书，兴词讼理，天气暑热，坐在那一座避暑亭子上，气哼哼的。见了老叟，恐怕他又多言说劝，起身要走，被老叟一手拉住，道：“天气炎热，有甚要紧事忙忙碌碌，且吃我一块解暑瓜。”乃把瓜剖开，递一半与向今。向今只是接在手中，叫一声“多谢”，甜蜜蜜般吃下肚去。

却说这瓜结时，不过一种生物，有命无性之仁根结来，只因世有忠肝义胆精灵，便有倚草附木神异。这瓜为敬让昆弟这一种根因，其中便附着一个瓜精正气。始初卖与寺中，行者吃了，倒安静。只是不明来的饮食，人若不存在正念吃他，便入了不正之食，终有个口腹身灾。只因高僧怀疑，正是这个念头之正。又逢着六位尊者显化试僧，再遇着老叟这一派劝化向家的忠心义气，这瓜中便生一个瓜精。这精灵显神，专攻那不悌不逊邪妖。却说不逊邪魔正盘踞在向今腹中，使作的堕入欺兄地狱。只管他词讼一入公门，便遂妖魔心志。不防瓜精在瓜内附着，趁向今一口吞下，邪正相逢，不容并立。他两个在向今腹中，你执枪，我舞棍，直斗出空中。

一个骂道，你这干犯兄长，罪比常人加等；一个骂道，你这无知妖孽，躲在囫囵葫芦；一个骂道，你这不逊弟的，该杖你孤拐；一个骂道，你这皮焦里不熟的，该啐嚼你身尸；一个骂道，你这背理乱伦的，把你送入油锅；一个骂道，你这熟过顶的，叫你烂作蛆包；一个骂道，你这避兄离母的，叫你吃了倒吐；一个骂道，你这夸名的，叫你首阳之饿；一个骂道，你这杀舜的，放你有瘠之方。

他两个战一番，到底邪不胜正。不逊邪魔被瓜精正气骂败，便望四方叫救人。只见分心魔、陶情等辈，带着不悌邪魔，各持器械，都来助阵。瓜精见了笑道：“你这些堕阿鼻的，不明长劝正道，不知逊让美德，鼓惑世上弟兄，不念同胞共乳，一气连枝，苦苦为产业相争，忘了父娘情分；为妻子恩情，失了弟兄天伦大义；为酒肉朋友相交，把嫡亲手足不顾；为歌儿舞女、婢妾侍儿交欢，忘了并蒂莲芳、一脉共派的昆仲。我瓜神秉天地正气，直叫你堕入阴山，使世间都是知礼男子。你尚敢操锋执刃，抵敌我威灵？”不逊、不悌两魔原虽一气，却是各附在向氏分争，到此只得合心共力，听了瓜精这一番戒骂，乃说道：“你夸你正气，你且说来，从来和睦弟兄的有何好处？”瓜精道：你要问我从来好处，便把几位古人说与你听：

圣舜遭逢傲象，谗言肆害亲君。完廩浚井计谋兄，夺却诸般何用？一朝舜为天子，忘仇把象荣封。圣人德重处心公，天地鬼神钦重。

不逊邪魔听了，笑道：“世间能有几个圣人？你却把小民

下愚来比，可笑，可笑！”瓜精道：“如你说伯夷、叔齐兄弟让国，也是圣贤，不必说了。长枕大被，弟兄共卧，也是贤主，不必讲也。只说庾袞抚二兄之柩，病疫不避。杨椿弟兄和睦，旦暮问安。立心仁厚，报应非小，后来俱各昌荣。真是家和万事兴，哪见弟兄不和睦和得久长富贵？”只见分心魔听了，说道：“不悌、不逊两魔，何苦与瓜精舌战。我等天性生来只要图自己顺心遂意，哪管什么今人古人！既已被你呼来助阵，好歹鏖战一场，定个输赢胜负，再作道理。”这些妖孽一齐举起器械，把个瓜精围在核心。瓜精却也不慌不忙，叫一声：“众子何在？”只见顷刻一阵小瓜精，红的似血泼身躯，黑的似乌油肢体，各执着两扇大斧，好似板门，一齐拥簇上前，把个陶情骇倒，说道：“这些小冤家，曾在人家筵前相会，每每吃他送个瓮尽杯空，他的手段大着哩。走了罢，也助不得甚阵，也使作不得甚弟兄。”王阳听得陶情要走，说战不过瓜精众小子，连忙扯着说道：“陶情哥，你却只说众小精人家筵上送你，却不知还是你我送他。我那风流辈中送他的，也不知千千万万。他送你不过三杯两盏，那耍榔头的、吃下波的，他便稀少；不似我送他的妖娆浪荡，看灯走桥，大把满袖，只叫他舌敝齿酸，还要搜他个寸草不留。如今既来助阵，莫要长他们威风，灭俺们锐气！”陶情听了，只得立住脚跟，把骇倒要走志念牢拴，便酸心蜇肝也说不得。只见那瓜精与众子齐攻过来，这不逊等邪魔各举兵刃迎战上去，都在那向今头上半空里赌斗。好赌斗，怎见得：

瓜精正气似天神，不逊邪魔真鬼怪。这个喷出火焰赛霞飞，那个吐出金光过电掣。使长枪晃晃蛇矛，用板斧片片雪刃。刀来蛇龙伸瓜。棍去鸾凤穿花。一边只叫：我迷人管你甚事？一

边大喝：你这贼害了同胞！

诸魔与众精搅做一团儿厮杀。始初邪魔不能胜正气，嗣后正气不能胜邪魔。瓜精看看败阵，那众魔个个逞强。这向今同老叟坐在亭子上，犹忿忿不平，恰好瓜精与众子正要逃走，说道：“这纪纲扶持不成了。”只见空中两位红袍神人经过，各执着双舞剑，看他们厮杀。见瓜精将次败阵，乃问道：“汝等何事交锋？有何仇隙？何姓何名？”瓜精便说道：“这一派不逊、不悌邪魔，我以正气剿他，勿使他鼓弄得手足争竞，以坏天伦。乃今众寡不敌，奸狡难灭。说不得，只率鏖战一场。”那神人怒将起来，说道：“原来是这党长而无述、幼而不逊。我二神非他，乃齐楚管仲、鲍叔。生前以异姓弟兄相爱，如胶似漆。亡后，这一种义气成神。最恨这一党邪魔使作的同胞各视。”乃舞剑直奔众魔。只见艾多执棍，架住双剑，问道：“来将何人？”二神答道：“吾乃春秋战国有名管鲍。”艾多听了笑道：“晦你的气，你说你异姓契如手足，你只好在朋友中逞能，如何到摘弟兄内争胜？我想老管与鲍子，分金占多，且三战三北，有甚奇能，敢来助阵？”鲍叔道：“管兄纵占金，却也亏我能让。”艾多笑道：“你才能自揣不及，故意退让成名；若是才能高出管仲，你岂不会争吵？”鲍叔道：“我故知他才能，一匡齐伯，所以让他。”艾多又笑道：“益见你趋炎敬势。若是不知他后有大权，我当时肯与交好，让金不较？”二神被艾多一番讥贬，手虽舞剑，心却自惶，也要寻空而走。忽然紫袍玉带一位尊神到前。管、鲍却认得是伍相国，便叫一声：“相国，乞借威灵扫荡。”相国乃挥鞭大喝道：“邪魔休得无礼，且看吾鞭！”只见分心魔笑道：“相国，你莫怪。我说你这鞭，只好鞭那伯豁不忠，却鞭不得弟兄不睦。”

相国喝道：“我如何鞭不得？”艾多道：“伍尚一弟不能保全，如何鞭得？”相国喝道：“吾能为手足鞭楚报仇，这鞭忠义有夙，专鞭你这妖魔。”乃舞鞭直打。这些邪魔却也狰狞耐战，饶着相国名将，却也被他缠绕多时。众魔正熬不得众神正气，只见西方来了一位金甲神将，威风凛烈。邪魔见了，先有几分惧怕。众人共看那神将，怎样威风？但见：

万道金光出顶上，一团杀气涌身前。
手持七宝降妖剑，口喝一声天地旋。

神将在空中，看见相国与管鲍帮助瓜精众小子战那些邪魔，乃大喝一声道：“邪魔休得无礼，看吾剑来！”不逊等魔乃停住手中器械，颤兢兢的问道：“冤家，这些小子，倒有这许多神将来帮助厮杀。”神将听了，喝道：“你这邪魔，莫藐视了众小子，他身形虽小，在母腹中次第分排，各各相让，不相僭越，个个都有仁心，长大各生枝叶，不似汝等邪魔，各存崖岸，彼此好争。”邪魔道：“便是他好处，也与你无干。你如何来帮助？”神将怒道：“吾监观八极，巡游万方，专察人善恶。似你这不逊、不悌邪魔，乃吾神痛恨不容一刻在人心者。”说罢挥剑斫来，众相国等一齐拥上。陶情辈慌了，道：“向古无此魔，都是向今出不逊来的，与我等不相干。走罢走罢。”一阵烟走了。瓜精与众子却把不逊、不悌二魔捉住。神将道：“好了，那几个邪妖逃走也罢，这两魔原系正犯，吾神虽职掌灭邪，但勘问原有地狱，借重相国去处治也罢。”相国答道：“吾乃专司不忠之辈，借重管、鲍二位处治他罢。”管、鲍答道：“吾乃亦专司朋友之伦，况冥中未受灭邪之柄，借重瓜精众子辈处治他罢。原系你们有干涉来的，还当你们完结。”瓜

精答道：“我等原与他不空并立，只因势寡力弱，以致魔等猖獗。今既蒙尊神助力捉住，伏乞借威解下束甲绦子，把魔捆绑送到一个地方处治罢。”神将等问：“何处地方处治他？”瓜精道：“有个不怒而威，不劳刑罚而严如刀斧的地方，叫他远离人心，一归荡尽。”却是何处地方，下回自晓。

第三十九回 师兄师弟争衣钵 秉教神王护法

世间最难得，兄弟出同胞。
休生伤弟剑，莫动害兄刀。
财产世未易，妻孥人合交。
怎知天合义，兄爱弟恭高。

神将听得瓜精之言，笑道：“看你一个青皮夯货、烂肚东西，说什么不劳刑罚剿灭他的地方，能使他远离人心，一归荡尽。”瓜精答道：“上圣莫轻觑了我等，虽然外貌青皮，内抱赤胆，在世间专与人解烦消渴，口蜜舌甜，何尝与世相侮，不分个青白？就是我众子，个个出世，遇着那泼嘴泼舌的，紧斗牙关，不饶让他分毫，他也只是把一点仁心相对。只因有这一点谦逊仁心，便是伤害了他生出枝叶，他也不计仇，不抱怨。我众子为甚不计仇抱怨？他说道，我同父同母一胞胎流来血脉，弟兄甚多，千百之中，若留得一个兄或是一个弟，生出枝叶来，兄弟生的子便是己之子，一般都是同胞胎来的血脉。只因众子存了这一点仁心，你看他代代相传，劫劫不灭，子孙充满世间。高门大户，富贵屋阶，哪里不是他积德？”神将听了笑道：“这精灵语句虽支离怪诞，倒也有几分合理。吾神日游万方，要去监察这不逊让的弟兄，轻则灾殃，重则祸害，不暇

在此混扰。汝既有处治这魔的地方，可将邪魔叫你众子押去。

”瓜精道：“愿借神力捆缚住他，莫教逃走。”神

将乃就瓜精身上摘了两根藤儿，吹口神气，变了两条索子，把二魔拴缚，交付与众子，乃化一道金光去了。伍相与管、鲍也各相拱手辞去。众子精把两个邪魔押着，乃问瓜精道：“多事的老子，费了许多功夫气力，亏神圣们降服了这魔，你便随他们剿灭处治，却又讨他这差，押甚么地方。倘拴缚不紧，遇着那逃走了的一党来救他们，却不又费精力？”瓜精笑道：“汝等小子只知说今日现成言语，哪里知道前辈事实来历，却有个缘故。”众人道：“有甚缘故，我等不知。请说请说。”瓜精乃说道：

自小生来原有种，长在富家膏腴陇。
只因兄弟两谦和，把吾宝重如古董。
可恨贼人揪断藤，双双偷去将人哄。
哄了人钞二十贯，赎药医兄情亦勇。
万圣寺内有高僧，行者买去祈恩宠。
高僧不吃疑与嗟，这段根因说惶恐。
公道老叟解纷争，把吾剖来暗讥讽。
不想正气遇邪魔，大众交锋各逞猛。
金甲神将显威灵，助我擒邪扶道统。
根因原自出僧人，高僧断不留他种。

众人精听了，道：“原来前情这般委曲。如今押他寺中，凭高僧处分罢了。”

却说公道老叟在亭子上扯着向今，递了一半甜瓜与他。他吃得心中凉爽，那老叟见了他意思转过些好颜色，乃乘着天气

炎热，说道：“与弟兄争财夺产，且莫说曲直，只说这炎天酷暑有甚要紧，忙忙碌碌？万一伤兄，这罪怎当？家私、性命不保，万一自己受了暑热成病，却也真真有甚要紧。”向今一则是邪魔被瓜精逐出在外，一则是凉瓜逼去烦心，听了老叟公道一语，便省悟起来，向老叟说道：“承尊邻教诲，小子何苦执迷不悟？只是既已与兄争竞一番，彼此言语成仇，怎便甘休了？老邻尊，再教诲小子一个和睦方法。”老叟道：“实不瞒你说，你弟兄当年都是孝顺的，后转变了不孝不顺情节。虽说是你令尊在日娶继一宗自错，却也有些古怪。我昨日起得天早，见你家屋上有一桩古怪，不必说破。但寺中高僧深知，如今佛门广大慈悲，须知到寺中请教他们，自有度脱的功德。”当下向今如梦方醒，随着老叟到得寺来。却好祖师与三弟子正收拾行李，要离寺前行，却遇着老叟与向今到来。向今向祖师前稽首，自行忏悔。祖师把慧光一照，已知向今改心转意的根因，却又知瓜精押着邪魔来寺的情节，总是方便慈悲度化，便侧着道眼之眸不言，过了半晌，乃说一偈道：

无情有情，邪魔妄行。
谦光合德，大道乃明。

向今听了，拜谢道：“小子回家，只一味做个有情，谦让吾兄便了。”说罢，扯着公道老叟，拜辞祖师众僧，往山门外去了。

瓜精押着邪魔，专听高僧处治，却遇着祖师说偈，乃悟道：“即如偈意，便是处分。”乃指着二魔问道：“汝所僧偈，知悟了么？如不悟，说不得押你赴冥司；若是悟得，当速改正。”二魔泣道：“禅语明明说邪魔生妄，不明大道，以致有情作

了无情。我今悔却，愿归谦让也。”瓜精听了，叫二魔发个咒誓。邪魔道：“我已改悔，出自本心。若不出自本心，便发誓何用？古语说得好，信不由衷，质无益也。”瓜精听了，不觉心生欢喜，把二魔放了捆绑。那藤子原是自己身上的，复还了己身。那邪魔飞空走了，说道：“骗了他去也。”瓜为见他骗走了，却不敢冲犯高僧阳神正气，乃与众子埋怨说道：“都是我包揽了押邪魔到寺中，与僧人们处治他。谁料高僧说偈，只度脱了生人向今，却不能把这邪魔度化。”众子精说道：“人心得度复明，惟有这魔心奸狡，非神将威灵，怎治得他？”瓜精听了，随向空中祷告，呼动神将来临，见了瓜精，便问：“你押的邪魔，地方怎生处治？”瓜精道：“实不敢欺瞒上圣，原系寺中东度高僧师徒生出。如今解与他们处治，一则知佛门广大，能度化邪魔，一劳斧钺，一则我等根因，得以超脱。谁叫高僧说了一偈，只度了生人弟兄心意，这邪魔却使个骗法儿走了。”神将道：“南方有一派儒门大理，专度生人，西方有这派禅机，专消魔孽。这邪如何不悟？”众子精道：“悟也悟了，他因叫解了绳捆，我们因叫他发誓。他道：出正本心，咒誓何用？当初只该叫他发了誓，后放绳索。不想放了绳索，他却骗走也。”神将听了笑道：“谁叫你以疑招疑，动了他个不信志念？”瓜精问道：“何谓以疑招疑？”神将道：“世有一语说得好，‘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先疑，而后谗人。你叫他发誓，是先疑也。他奸狡不情，就生出疑来，便骗走了。但这等狡骗魔能骗得你，怎能骗得吾虚空往来、监察善恶神将？汝等且不必疑虑了，当抱着吃，心中凉，济度世人烦渴，将要熟明正理，莫要与生人吃口白舌。”瓜精等听了神谕，退散去了。

这神将神目如电，便照见二魔脱了索，走在半空，四下里

寻头路。他看见四海之内，不爱不敬的弟兄颇多，不逊不悌的男女甚众。莫说俗人，便是出家的僧道，借名师兄师弟，本是异姓同门，有等好的胜如骨肉，有等不好的，争夺不让，更俗人。他这一等在道叛道，也都是这邪魔鼓弄。却好二魔四方观看，只见万圣寺中，就是那买瓜行者的主僧，只因他不审瓜之来历，妄献老祖师徒。老祖不受他的，回去剖开，徒子徒孙吃了。哪知这瓜却是那义气之弟敬祭兄的。妄自吃了，便惹出一种不义不敬的根因。这老僧有三四个徒弟，为分衣钵不均，大家正在那里争争讲讲。却说神将照见二魔在半空，随驾云追之，大喝一声：“邪魔行骗逃走，往哪里去！”二魔见了，魂里生魂，飞越天外之外，寻地方要走。却好老僧家徒弟，正吵吵闹闹，他却一直下投，忙躲入众徒弟之腹。神将见了，笑道：“这业障入生门，你怎知高僧住处毫发不容？我且饶他，谅自有释门秉教。”神将一道金光去了。

这二魔潜形在僧徒腹内。后有说出家争衣钵的邪魔更炽五言四句说道：

既已入空门，当思离世法。
贪嗔何更凶，堕入恶罗刹。

却说祖师师徒正要辞别寺僧前行，只听得僧房嚷闹。道副乃问方丈主僧：“何事僧房这等嚷闹？”主僧道：“师兄不问，我却也不敢说。想师父们在寺中开讲的是孝悌道理，度化的是不逊让人心，成就功德，隐显神通，谁不称赞？怎么往来善信听闻目见，感化的不少，却偏是本寺中师兄师弟，为分析衣钵，倒争竟异常？”道副听得，乃合掌向着祖师说道：“这种孽障，说不得还要惊动我师，借重道力。”祖师把慧光一照，笑道：

“孽障果是又要费片言觉语。事在汝等，只恐非一时能化。汝等且把行囊放下，静室再借一宵。”主僧道：“正欲师尊留驾，多住几日，把这争端与他们息了。”这方丈主僧一面说，一面叫行者去换了争衣钵的众和尚来。不移时，只见那献瓜的老僧带着几个小和尚，走到静室门外，伺候进参祖师。祖师乃向道副说道：“我曾云，献瓜妖孽是那一等使他来迷弄我等，不可令人吾静室，使他犯吾秉教执法，汝当令他出方丈之外。除了他们这等邪魔，自然各还个异姓同居的敬爱。”道副听了，乃问道：“师尊，弟子一向也不曾闻得，静室中怎么他们进入便犯了秉教执法？”祖师道：“吾静室便是不扰执法秉教。我等既奉教居中，岂容纷纷外魔来扰？此魔一入，自是执法，以法灭其魔，岂不于他有损？”尼总持听了，在旁问道：“师尊，此等邪魔扰乱这不明道理与不知爱敬的和尚，正要剿灭其形，如何倒留其迹，以成其恶？”祖师笑道：“汝哪里知，正是吾门方便，令其自悟，成就和尚功德，安比世俗驱魔，直灭其党？”尼总持听了，便觉悟了，乃出静室向僧徒说：“吾师尊方才入定，众位可到方丈外少候。”众僧依从，出得方丈，到得大殿上来，各各议论。及有说“祖师师徒谈禅论道，微妙无穷”的；也有说“祖师师徒正伦明理，演化不孝不忠”的；也有说“祖师不言，但只叫徒弟高谈阔论度人”的。众僧没有那邪魔在腹的，和容悦色，相亲相爱，讲一回“祖师未尝吝教，就是不言，也有授人至妙道理之处。”却又说一回“那个施主家有经醮，那个师父到甚施主家去募缘”，你道“师兄师弟不可争竞衣钵，分散了门徒”。我道“师父那老和尚，不该暗有偏心”。纷纷讲论，都不关心。只有邪魔躲入腹中的两个徒弟，狠狠的心胸，忿忿的气色，你嗔我，我怪你。他既听方丈主僧唤来，又听得尼总持吩咐，只得在殿上等候下落。

却说尼总持与道副、道育三个，领了祖师旨意，方才出静室，到外堂无人处所。只见一个行者捧着一个钵盂，持着一根锡杖，向三师说道：“闻知师父们出殿公评，我家师父们分析衣钵，这钵仗是我太师父叫我送上，千万公评，说几句向他的话。”道副见了，笑而不言。尼总持摇手道：“人来僧家无此事理。”道育摇头道：“这邪魔来迷弄我等。”乃扯那行者出殿，说道：“你看看左右两边坐着的是甚尊者？那对看殿门的是甚么神将？出家僧人不但无此事，亦且无此心。”那行者一面走，一面说：“钵杖皆是师父们用的，便受了何妨？”三师只是不顾。走到殿上，只见道副向圣像前三拜，再向护法稽首，只说了几句道：“谁叫那老和尚招了一班徒弟，立出个俗，叫弟兄有俗名，更有俗累；有俗累，便有俗争。若要争，除非异俗。”尼总持道：“师兄，如何为异俗？”道副道：“只叫他代代接下，莫非弟兄，衣钵便世世相传。”道育道：“今已排定，谁甘退让？”道副道：“吾门原属空俗，名原乃暇，今争空假之衣钵，留与后来之异姓。这邪魔，你盘据在无人无我，无眼、耳、鼻、舌之家，逞甚精灵？徒招孽报。”道副只说了这几句，吓得二魔出了僧腹，往空就要飞走，却被护法神王打下，道：“此是何门，你敢来浑扰？”二魔被打，泣道：“爷爷呀，是他们先有争竞不让之心，我们方敢乘机投入。”神王道：“吾神居此，所司正为严肃禅门。谁敢违法，同污类俗？如有此类，吾自不饶。你这孽障当押入地狱。”二魔泣道：“上圣开言，吾等地狱自堕，又何要解押？”说罢抱头窜耳而去。这殿上众僧方才迎着三师，拱手说道：“不守禅规，妄争衣钵，何劳三师评论？我等正在此议说不公，都是他师父多出来这宗孽障。”三师不答，只见两三个争竞的小和尚齐齐退出。你说道：“不是我父娘挣的家财，少些也罢。”我说道：

“既是出了家，入了空门，便这衣钵有也罢，无也罢，何必苦苦相争？各各自去，都是那邪魔造事。”众僧等见了，都笑起来说道：“早若回心，也不劳这几日争闹。”有的说：“好师父，一上殿来不言不语，只在菩萨前咕咕啾啾，想是有甚降魔咒语，劝解的法儿，不劳多口饶舌，自家觉悟去了。”三师见争竞的和尚自行退去，便回转殿庑，见七位阿罗尊者前，有胡僧持短锡杖，蛮奴捧钵而立，乃警悟于心，上前稽首礼拜，说道：“尊者以道示法，弟子辈守法护教，于自心不愧，尊者不作。”三师正说罢，只见天色黄昏，忽然一阵狂风大作。却是何故发这一阵狂风，下回自晓。

第四十回

贞节妇力拒狐妖 反目魔形逃女将

道副师等度脱争竞衣钵的和尚，转回殿庑，稽首阿罗尊者，是高僧与佛心一体。忽然起了这一阵狂风，怎见得风狂，但见：

黄昏天色暗，忽地一声来。穿窗入户响如雷，折树飞沙狼似箭。炎天六月冷飕飕，宝殿三层开扇扇。红日刮西沉，星斗摧昏乱，行见灯烛影摇红，一刹满堂灭去掐。惊得敲钟长老闭双眸，打鼓沙弥遮着面。头上吹去瓢帽儿，个个光光明月现。

狂风刮处，众僧人个个惊魂丧胆，惟有三师心和意平，色相如旧，毫厘不变。三师进得静室，见了祖师，把僧人争竞回心的事情说了一遍。祖师道：“我于光照中已知其事，只是大风刮处，我等前行，恐于海舟不便。还有一端有情怪事，未免又要我等演化一番。”道副乃问：“有何怪事干犯师尊？”祖师道：“风虽天地吹嘘，大块噫气，但清和曰风，狂烈曰暴，有暴风便有妖怪。汝等道力，谅能降伏其妖，驱除其怪，且自静听。”祖师说罢，师徒各于室中入定。

却说近寺山门，有一姬年近六旬，止有一子，担柴为业，名唤力生，娶了远村一女为妻，却也贤德，事夫敬姑，无半点儿过失。一日，力生担了柴到远村去卖，遇着一个朋友，两相

叙情，遂到一个酒肆，吃了些投菜的寡酒，不觉醉倒在深林静处。天色黄昏，其妻不见夫回，乃走到远村寻找。不知这深林静处原有一个妖狐，只因变了个妇女，引诱了村间一个流荡子弟，吸了他那风流精血，遂作妖弄怪。有时变女子迷人，有时变男子迷妇。力生倒在深林夜静，其妻入林，看见丈夫卧地，醉叫不醒。正在那里独自一个力不能支，口叫无人，只得坐地，等夫醉醒。看看月上柳梢，忽然一阵大风，风过处，月朗星稀。忽然一个青年汉子走近妇前。他打扮得风流俊俏，怎见得，但见：

眉清目秀，五短身材，色嫩颜娇，一腔丰韵。戴一顶苏吴小帽，尽是风流；穿一领绮罗轻裳，果是标致。说句甜甜美美话儿，卖上斯斯文文腔子。

这汉子上得前来问道：“娘子，这夜静林深，人家离远，却守着一个不省的汉子做甚？”妇人见了也不答，站起身来往林外立着，道：“男女自有分别，且各守嫌，何必问我来历？”汉子道：“我好意问你，只恐这卧着的是你丈夫或兄妹醉倒在此。你孤孀无力，不能扶架他去。便是问知住处，帮你扶他，也是个与人方便。你为何说拒人千里之话？”妇人见汉子说的话近情理，乃说道：“我丈夫担柴卖，想是贪多酒醉，倒卧在此。我妇女力弱不能扶去。望乞替我扶出林间，待少醒走罢。”汉子听着，把他丈夫推了几推，打了几下，力生哪里得醒？这汉子却走近妇前，卖乖使俏，说道：“娘子，夜静林深，无人知觉，你丈夫不醒。不瞒你说，我家资颇富，前边高楼大屋就是我家。我若肯与我谐个伉俪，成个欢好，大则瞒了丈夫，躲藏我家。小则结个长久，早晚到你家行走，赠你些金珠财宝。

就是你丈夫知道，也强如担柴营生。”妇人听得，暴躁起来，说道：“汉子差矣。你道夜静林深无人知觉，无形无声的是鬼神，有眼无知的是天地。你道不醒的丈夫可瞞，不道睁眼的男子可愧。你奈富有家赏，我守妇女节操。”汉子听了，笑道：“娘子莫要错过风流，你看你这等妖娆美貌，嫁了这个丑陋柴夫，怎如我少年才调。若成就个姻缘，却也是个佳会。”妇人怒起，连叫了几声丈夫，却又指着汉子骂道：“是哪里无知恶少，不明道理村夫，不畏神明的痴汉，怎么清平世界淫乱纲常。快走出林，莫讨祸害。倘我丈夫醒来，断不饶你！”汉子道：“你丈夫断然不醒。”妇人道：“你若不去，定有祸害。”汉子道：“风流事儿，有甚祸害？”妇人道：“我拼一命，你祸害即生。”妇人言词真是个贤良，哪里知道这汉子却是妖狐变化。他见妇人坚决不允，便生出恶狠心肠，地下抓了一把土泥，把力生满眼鼻涂了，却又取力生捆柴一根索子，往妇人身上一丢，看看妇人被妖缚倒。

岂料世事邪正，都有个神灵感应。人若心地歪斜，一时起了个奸心、盗心、邪心、淫心、杀心、害心、骗心、骄心、傲心、谄心、媚心，种种歹心，这冥冥中就有一个神灵管着，真是厉害。就如那奸心一样，偏有一个管奸心的神灵。这神灵却怎样管他？是上天赐与他的几桩宝贝。却是甚么宝贝？乃是一条索子，专捆世上奸夫；一把锋芒利刀，专杀不义男子；一个长枷，枷那和奸两个男女；一款转变条儿，却是淫人妻子，妻子淫人。一面手牌，上写道：“押送奸心，堕那抽筋地狱。”一座转轮，转轮那奸淫的人畜生道。这狐妖假借人形，迷乱贤妇。哪知贤妇操了一个贞洁正心，这冥冥中也就有一位神灵管着，真是威严。妇人坚意一点正气，这神灵随执着几件宝贝，乃是一座贞节牌坊，上写着“贤孝”二字；乃是两件珠冠霞帔，

叫她好受荣封；乃是一个葫芦，盛着几丸长生灵药，叫她享寿百二；乃是一对长幡宝盖，引她到极乐天宫；乃是一片铁石心肠，叫她死不怕，生不转，专击那狐妖乱怪。这狐妖方才使出妖法，把妇人捆倒，便惊动那正气神灵，刮起一阵狂风。林间跳出一只白额猛虎咆哮，直奔狐妖。狐妖心慌，现出原身，飞奔出林而去。此乃神虎，妇人哪曾看见？

只见林间来了一个老叟，见了妇人道：“娘子夜静林深，因何守着一个醉汉在此？”妇人答道：“老翁，这是我丈夫，醉倒不醒。我妇人力弱扶他不去，故此看守在此。”妇人也只道汉子去，老叟来，一心欢喜。却又想道：“倒是守我妇道，一力拒人；若是邪了一时，撞着这老叟来，可不羞杀了人，伤坏了丈夫行止。”老叟听了妇人之言，乃上前把力生面上土泥去了，说：“怪道你叫他不醒，哪里是酒醉，原来是鬼迷。”却去推了一推，叫了一声，力生顿然酒醒，翻身跳起，抹一抹脸，啐了一口，拿起柴担索子，方才看见娘子与老叟在前。娘子把因由说出，力生谢了老叟，与妻道咱回家。正走到一僻路口，只见月已西沉，远寺钟声初响。却说狐妖怕的是虎，正才迷弄妇人，哪曾防神灵放虎来救贤妇？他惧怕起来，正走在这僻路，想起调弄妇人情节，却好月影儿下，夫妇二人走来。他却曾迷过个邪妇，吸了他精髓，遂变了个妇人。在这路口，见了他夫妇，乃上前叫一声：“大哥大嫂，没奈何，带我一带，前途家去。”力生便问大嫂：“你到哪家去？”妇人道：“前村张家去。”却说男子心肠，多少不如妇女的，妇女心肠却也有多少歪乱的。力生见了静夜一个妇人，要带前走。他看妇人妖妖娆娆，便就动了淫心，乃哄自己妻道：“你先家去，恐婆婆记挂。我送这娘子张家去来。”其妻信然，先到家去。老姬见了方才放心，问道：“你丈夫为何不归？”妇人却也真

个贤德，恐老婆婆怪子酒醉卧林，乃说道：“丈夫因买柴主顾人家，烦他送个家小到娘家去了。”婆婆道：“媳妇如何也去这半夜？”妇人道：“我也是那人家相留，与他家小作伴。丈夫不时就回。”那老妪听了，方才去睡。

却说狐妖变妇，力生领着她，哪里甚么张家去，却来到近寺前一个静僻小庵倒塌房子处所。这庵中虽供有神像，一向只因在庵住的没有个正经僧道。神像都是泥塑木雕，哪里灵应？有像只当无像。乃今高僧师徒们住在寺中，诸圣卫护，便是破庙颓庵，都有圣灵在内。这狐妖只当平常迷人，把柴夫力生引来。柴夫也只当破庵中每常依栖着些过往乞化闲人，动起欲心。谁知柴夫之妻贤守妇道，他这一点良心不独自家感动，神明保佑，便是丈夫起了淫心，亦通能解得冤愆业障。力生同着狐妇一路走到庵前破房子内，他两个正要调情，只见庵中走出一个黄巾力士，手执大斧，喝道：“无知孽畜！何处地方，敢来迷弄汉子，污秽善堂？”一面把柴夫骂道：“无知痴汉！如何妄起淫心？本当杀汝，但念你妻贤德，能守妇道，姑且饶你。快走快走，莫要污秽了山门。”一面举斧就斫狐妖。

狐妖翻转面前，夺了柴夫扁担，变了一个凶恶大汉，两个战斗起来。柴夫吓得飞走道：“惶恐！惶恐！”力士与狐妖两个交斗半会，不见胜负。只见庵门外忽然来了一个邪魔，自称反目魔王，手里拿着一把两面三刀，也不问个来历，帮着狐妖来战力士。力士看看力弱，往空中便走。妖魔也飞空赶上，却好一位女将手执宝剑，上前大喝一声：“妖魔，休得无礼！堂堂力士，你怎敢大胆与他争锋？”妖魔停着刀，住着担，问道：“来的女将，通个姓名。”女将道：“妖魔要知我姓名，我说你听：

我家传来本姓孟，清白家声为世重。
父娘起我叫名光，三十婚姻犹未动。
只因我貌生不扬，张门不娶李不用。
当时有士号梁鸿，贤能声名真迈众。
我心情愿入他门，与他百年相守共。
夫妻相爱敬如宾，馈食举案齐眉奉。
裘褐相配布衣交，百年老后神司颂。
颂我真是梁鸿妻，封我为神妻显重。
世间反目乱纲常，宝剑光芒岂放纵？

反目魔王与狐妖听了道：“原来是孟光女将。不是你贤，还是梁鸿高节。想你貌丑粉饰，恐怕人厌，举案齐眉，遮了尊容，岂是恭敬？”女将大喝一声道：“你这孽障，你哪里知道，夫即天也，妇人以夫为天，岂有人不敬天之理？只因世有你这反目邪魔，鼓惑得那为夫的不义，为妻的不贤，两作冤家，乖了好合。最可恨把个三纲五常坏了，生出许多冤愆祸害，叫世人愚夫愚妇不知多少误入在你圈套。”女将说了，便把宝剑看着邪魔砍来。那力士也把大斧照着狐妖劈头砍去。妖魔哪里敌得女将，脱个空儿走了。反目魔王临去说道：“我也错上了坟，这狐妖迷人，专一假相亲爱，故作欢好，嚼迷人脑髓，啃男子筋骨。与我何干，来帮助他？”狐妖临走也说道：“我真错放了箭。这反目邪魔，他常使一个撒娇撒赖，自恃容颜，说道：便恼了这瘟老公，他自然要来哄我。使得一个恶心歹心歹意，拳大力粗，说道：便打杀这臭婆娘，也值不得甚。他与两个男女有情，与我何亲，管他作甚？”妖魔说了飞走。笑坏了个力士，却恼坏了个孟光女将，说道：“业障，你走到哪里去！我专管人世不敬夫的妾妇，不顾爱妻的丈夫，定要拨

正了正大光明，如何肯轻恕了你？你便走上焰摩天，我也会腾云追赶。”说罢，驾云来赶这反目邪魔。这邪魔，当不过女将威灵，虚架一枪，往空走了，在那空中，寻一个躲女将的处所，做本等事的地方。

却好那远近之处有几家人家夫妻不睦。第一等是夫不义，娶妾多宠，以致结发有如冰炭；又一等是妻妾不贤，妒恶作大，以致犯了七出条款；又一条溺爱己子，作践前妻子女，以致丈夫私怀怨恨；又一等淫赌为非，不顾妻孥，以致家室矛盾；又一等夫嫌妻丑，妻憎夫陋，两不为欢，以致各相吴越；又一等抛妻弃子的，家室咒骂，背夫逃走的。败坏纲常，都是不明正道理。这几等人家，正在那里有父有母的说儿子的不是；有公有婆的说媳妇的理非；有朋有友的劝他和睦；有妯有娉的教他欢好；有好岳翁岳母的只叫女儿敬女婿；有好郎好舅的只要姐妹重夫君；有好亲好邻的只劝夫妻们相敬相爱。反目邪魔把这几等人家都看在眼里，说道：“你这些劝解的，都是些善人君子，积阴鹭、存方便，你便招吉祥、积福寿。却叫我被女将赶捉将来，何处一躲？”正四下里观看，却只见一个人家夫妻两口，在那里争嫌咒骂。邪魔忙奔到他屋檐上蹲着，看他屋内却有两个亲友在堂中讲话。邪魔道：“且休忙下去，只恐是好亲良友，劝解得他们正气起来，却不教我依栖失所？”乃侧着耳朵听那亲友，却不是说劝解夫妻和睦的，乃是两个狐朋狗党，游手好闲，引诱世间良家子弟，搬弄人家夫妇是非。那男子在堂中恶言恶语，骂妻咒妾，那妻妾在房内咬牙切齿，恨友詈夫。却有两个妇女在那妻妾旁添言谤语，全没句好言劝解。

邪魔听得大喜道：“这家是我主顾，且躲在他家，避女将之锋。”乃从屋檐往下，直入那男子之腹，不想那男子腹中却先有个邪魔在内。见了反目邪魔入来，陡然不让，两下里争竞

起来。却是甚样邪魔先在腹内，下回自晓。

第四十一回 扶头百辆论风流 改正狐妖谈古董

话说反目邪魔投入这男子之腹，不想王阳无处依栖，偶逢着两个引诱良家子弟的汉子，一个叫做扶闲，一个叫做衬里。这两个人全无生活，全靠扶头，正扶着良家。这男子名唤金百辆，这百辆家颇殷富，只因娶了个妻室，却是个名门之女。虽说是容貌娇美，只是性气刚强，又逞着父兄有些势头，每每与丈夫不相欢好。这丈夫又恃着家富，怪妻不知妇随夫唱，常常不入房中，因此顿生嫌隙。男子被扶闲引诱到那花柳丛中，不分昼夜欢乐嫖风。哪里是百辆贪爱风流，却是王阳邪魔被扶闲、衬里两个引入百辆心腹。这王阳入了百辆腹中，弄得他春心飘荡，不倦无归。这日在堂上正与扶闲两个谈的是：

青楼美人那个妖娆可意，行院妓女那个窈窕多情。那个轻盈杨柳腰，那个娇媚芙蓉面。那个笑语喷香人买笑，那个身躯袅娜客追欢。那个步步金莲，那个纤纤玉笋。那个罗裳着体轻，那个翠细堆眉梢俏。那个金凤钗斜插乌云，那个痴虎姐双围鸳颈。那个不施胭粉懒梳妆，那个为爱风流频卖俏。

金百辆正与扶闲两个讲论嫖风，却遇着反目邪魔撞入腹内。王阳见了便骂道：“你这祸根到这里来何干？”反目邪魔

见了，也骂道：“你这冤孽据着这里何为？”王阳道：“我为梗化的不知寡欲，因此容留在腹。”反目魔道：“我为女将威灵，战败逃来。”王阳道：“此败家腹中损钞肚内，耗精伤性身里，你躲甚难？”反目魔笑道：“即是这破败去处，你却如何存住？”王阳道：“你还说都是你不效好合，我方到他处来。但我初入来时，却甚完全的家当，只因有你这根因，再加我播弄，怕他百辆也被我们播弄得七零八落，委实容留不得你。”反目魔听了说道：“老兄你既难容我，乞教我个容留的地方。”王阳道：“房内那个娘子却容留得你。”反目魔听了，便出了百辆腹中，入得房内，果见一个妇人生得娇娆美体，貌态轻盈。不知为何因由，只见他：

两目愁眉双锁，一面脂粉懒搽。没情没绪咬银牙，只把秀才咒骂。

反目魔见了这个景象，却也不敢直入，且听这妇人可有甚话说。却又见旁边坐着两个长舌婆子，他两个一会家说你老公的不是，怎么嫖风；一会家说你娘子也怪不得你恼；一会家说抛着你孤衾独枕，真情可恨；一会家说全没个知疼着热的恩爱，委实可嫌。这妇人听了两个婆子言语，咬牙滴泪，骂声不止。反目魔听了笑道：“快哉！快哉！我魔王情性喜的是两口子冤家一般，怕的是夫妻一心一意。往往躲在妇人身内使作的夫妇不和，却被旁边劝解，我便不遂心意。今遇这两个婆子戳火弄烟，使她长长怀怨，便是我魔王躲难的安家。”说罢，一直入了妇人心内，使人的这妇人气一回，骂一回，恹恹成病，倒在床上去睡，反目邪魔存躲不提。

却说狐妖被黄巾力士抖擞神威。孟光女将显灵赶杀他，却

与反目邪魔不相干涉。他在僻路之处想道：“我只因林中调那柴夫妇人，可爱他贞洁不变。这样的妇女生在世间清白，死在阴中成神。你看那孟光女子，阴中只为他敬夫主、守节操，上天封他个女神，神通广大，专管世间夫妻不和的。他如今既赶杀反目邪魔，我不免变化那夫妻相爱的，他定然不来害我。”这狐妖乃跳到半空观看，那家夫妻相和睦的不可去搅扰他；那家夫爱妻的不可去吵闹他；那家妻敬夫的不可去缠惹他。却看到金百辆家夫妻反目，意欲到他家弄个手段。却看见反目邪魔躲在那百辆的妻身内，狐妖又想到这邪魔躲处，只恐倒惹女将来寻。如今且到那夫妻和睦的人家走走。狐妖乃变了一个卖花儿的婆子，手提着一个花匣儿，走到这人家来，入得堂前，只见一个小妇人迎着，叫一声：“花婆，你卖的甚花？”狐妖只因这个妇问了一声，便动了他那淫恶念，说道，我卖的是：

通天花天桃活似，盘线花红杏无差。
纸剪花荷莲染色，皮金花梅菊堆黄。
铺绒花石榴喷火，剪采花兰蕙拖青。
翠毛花金凤生成，珠石花玉兰做就。

这婆子花匣哪里有这许多名色？只因见这妇女娇娆，又动了坏心肠、伤天理的淫性。他只待妇女开口，说要称心美意的花儿，他便显手段，变化妇心爱的名色。这妇女听了花婆口说的各样花名，便道：“我正想两朵珠翠花儿插鬓，盘线花儿簪头，倒好，倒好。”狐妖即时拨下身上两根毫毛，变了几枝盘线花与珠翠花朵，开了匣盖。那妇女一见，喜上心来，便把那花儿捻在手指，笑道：“婆婆，这两样花要多少贯钞？”婆子道：“盘线花要五贯，珠翠花要三百贯。”妇人道：“不多不

多。只是珠翠价重，我买无钞。”花婆笑道“闻知娘子与官人和好，官人多钞，便开口要他买花，他自是顺你心意。”妇人道：“婆婆，你不知我官人吃辛受苦，挣的钱钞养赡妻子，快活茶饭也消受不起，怎么还要他费钞买花？我若开口，他不应承，又恐佛了我的意；应承了，我心又不安。这两个心情，人家夫妻们不和都从此起。”婆子道：“虽说一宗买不买小事，便连个夫妻不和。”妇女笑道：“婆婆你哪里知道，人家事大从小起。”婆子又道：“娘子，闻你官人钱钞甚多，难道你便不私聚他几贯？”妇人道：“人家妻室好的，恨不得做女工、省柴米，帮补丈夫挣家业。乃起这不良的心肠，私匿他一贯，便伤了他一贯贵本。”婆子笑盈盈说道：“娘子却也真真贤德，只是婆子有一句话儿不好说。若说出来，珠翠花儿白送与娘子戴，不要一贯钞；便是金银首饰绫罗彩缎，也不要钞，都是白送。”妇人笑道：“哪有这样事情？”婆子知道：“却有这事情，实不瞒你。我与金百辆家中往来，他如夫妻两个不和，这金百辆只因妻子在家，恃着娘家贵倨势力，早晚一些丈夫不是，便就使嘴变脸，狠言恶语不理丈夫；百辆又恃着财多，被扶头的引到青楼行院人家，那小娘儿见他豪富，款待奉承，比他妻子十分敬爱，故此百辆怪妻，终日晓夜不归。前日与我婆子说行院人家是个无底坑，多少子弟富贵的邪了正念，破坏了家业。他烦我与他寻一个私窝巢，有那家贤德标致的叫我做媒，与他相交一个。便是费几百贯钱钞，也情愿。婆子为此，昨日也走东家、说西家，看了几个娘子，贤德的不少，容颜标致的又不贤德。我看娘子容颜标致，人又贤德，若是肯容我婆子说这一宗私情儿，便是这珠翠白送，还有许多在后。”妇女听了，即时大怒起来，骂道：“你这老贱货，原来假做买卖，诱引人家妇女。难怪道有规矩诗礼人家说得好，道婆、尼婆、花婆、卖

婆、媒婆，有嫌有疑的，不是那亲切有来历的，不可与她上门，穿房入屋行走。我方才也未审你个来历，便容你进门卖花。你却原来是这等老婆子。”说罢，妇人举起大巴掌劈面打来。哪知这妖狐是个邪魅，虽动色心，却又正气，暗夸人家有这样妻小怎不兴旺家门？他被妇女正气的巴掌，一下便打出原身，现出一个狐狸往外飞跑。不防遇这人家的家神，正在万圣寺内保护高僧回来，见了妖狐跑将出来，大喝一声，道：“邪魅如何大胆，闯入善门，调弄人家贤妇？”妖狐见了，他哪里怕，但夸道：“家神，果如你言，真是善门贤妇，你好生与她把守门庭，我老狐不怕你，却也爱敬她。你若好好小心，莫离她门户，莫说火盗双消，不侵她善门，便是她家灾病邪魔也不敢犯，官司口舌也消除，孩提娃子也平安无恙。”狐妖说罢，往外飞走去了。家神听得狐言，乃叹道：“这精怪说的倒也中听。”后有说这几样婆子，邪正不同，不禁绝往来，恐为奸藪；一概禁绝，恐有正气的往来，总在家主提防。非有瓜葛周亲，不无引奸贻害。因此赋五言八句说道：

正气不可绝，有道尼与婆。
若非正气者，其奈妒妇何？
不容家主禁，且听恶婆唆。
诗礼传家法，禁忌不为苛。

却说反目邪魔躲在金百辆妻的腹内，这魔使作的他怨气冲天。孟光女将正赶邪魔无处踪迹，却好神目如电，见邪魔在这妇腹不出头来，无计可施。忽然狐妖走过，女将却认得是对敌过的妖精，见了道：“原来是这孽畜。他虽居兽类，不似人形，只因年久山林受了日精月华之气，遂能多般变幻，常为妇人、

男子之形。如今剿灭反目邪魔无计，且哄他过来，帮衬帮衬。

”女将乃叫一声：“那狐狸过来听讲！”妖狐听得半空叫，抬起头来看道：“原来是女将。”乃答道：“女将军，你是好合正气，理当扫灭反目邪魔，我老狐与你无干。前日与力士鏖战，也只因邪入正庵，生出许多矛盾。今日你剿庵，我归林谷，叫我则甚？”女将道：“你现居畜类，假托人形，当思六道轮回，何不实修个上等，把那变男子、调戏妇女邪心，求佛门超度，做一个往生正果；把那变妇女、引诱男子歪念，拜神明慈佑，转一处人道法轮。你若执迷生奸弄幻，莫说吾神正气不容，便是你自身难保。”狐妖道：“你赶你的邪魔，我走我的路境，没相干，休多讲。”分开丛刺就要飞走。女将笑道：“料你这些些小兽，何难治你。乃望西喝一声：“白额何在？”只见远远山中，跳出一只金睛白额虎来，十分凶猛。但见它：

眼如两盏明灯，瓜似四钢利锯，斑斓花满一身，尖利刺分双颊。吼一声如电掣雷轰，跳几步似越山跃海。百兽见了潜形，哪个敢狰狞相抗？一时听得神喝，便奋迅咆哮而来。

这虎到得神前，跳跃了一回，把鼻子嗅了几嗅，闻得那草刺丛中腥气，几爪子扒出个狐来。那狐见虎现形，却向着女将哀求救命。女将喝退白额金睛，乃叫一声：“狐狸，你如今归正了么？”狐妖道：“归正了。”女将道：“你既归正，我有用你之处。只因反目邪魔藏于妇腹，使作的他夫妻恩情离异。我以神通大力，追逐不出他来。想你善变有情男女，若是引诱得他离了妇腹，不伤了天伦正气，不阻滞了东行的高僧，仗此善功，叫你也脱离兽道。”狐妖听了答道：“谨领神旨，且请回威灵，待我狐从容定计赚他出来，那时再听上神发落。只是

这邪魔也有一分本事，必须得个降他的宝贝。那金百辆夫妻两个离异已久，也须得个和事亲邻，伏望上神作个计较。”女将道：“我赐你个当年过眉的物件，我夫君在日的书文，有此两物，不须亲邻宝贝。”狐妖忙忙接了一看，却是他生前举的案，梁鸿诵的诗。那诗上载的是周文王匹配后妃，只因后妃生有圣德，求之未得，寤寐思之。既而娶之，亲迎于渭，雍雍肃肃，和而有别。那后妃的贤德，真是勤俭孝敬，见于《葛覃》之章；贞一端庄，见于《卷耳》之句；慈惠逮下，见于《谬木》之篇；众妾称颂，见于《螽斯》之咏。狐妖接了在手，展开入目，说道：“这女将夫妇原来看诵了这诗章。虽说是后妃贞静幽闲之德，却也是文王刑于家邦之化。周家百世昌隆，实本于此。我今既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狐妖想了一计，乃摇身一变，却变了个卖古董的汉子，走入金百辆家。只听得百辆在厅堂上说老婆的不是，夸妓者的多情。见子卖古董的汉子，一时眼错，乃叫道：“张大哥，久不见，你携些古董到我家里来卖？”狐妖便随着口答道：“正是，久不曾到老财主家。”百辆问道：“可有甚好古董？拿来我看。”狐妖道：“有古董，乃是一本《毛诗》，一件吃饭的木碗。百辆见了笑了又笑。却是何因，下回自晓。

第四十二回

诵毛诗男子知书 付酒案邪魔离妇

百辆见狐妖取出一本《毛诗》、一只木碗，称道：“有好古董在此。”乃大笑起来，说道，“你这个没时的，怎么把一本书、一只碗说是古董？这本书，哪个教书先生没有？便是这只碗，我家喂猫儿饭的也是。”狐妖道：“我把财主当个识货的，原来是个不识古董的。这《毛诗》不是如今教书先生的，却是汉时梁鸿读的书；这木碗，你家纵有千万，却怎比得它？它乃孟光馈食举的案。只因他夫妻相敬如宾，当时显扬大名，亡后声称不泯。莫说仿效他的成佛作祖，说揭了他这书，念他两句儿，便福寿康宁，夫妻百年无异。把他这碗儿盛了一次饭吃，便灾疾不生，男女终世和好。”百辆道：“没对证，没查考，我却不信，且把书拿来我看。”狐妖把书递与百辆一看，百辆方展开，只见那诗内载着“刑于寡妻，御于家邦”，他方才念了这两句，便想道：“关雎乐而不用。”只想了“不淫”两字，那腹中王阳邪魔便存留不住，往鼻子里一个喷嚏打出来，飞空走了。百辆一则王阳邪魔离身，一则《毛诗》正念，便悔却从前，说道：“一夫一妻，乃男女人伦，怎以我一时不念妻言，便听信扶闲、衬里嫖风弄月，有伤风化？这古董倒也是个真正的，只是我便明白《毛诗》所载，晓得梁孟事迹。我妻尚在偏性执拗，便去赔个小心，说个不是，越长她骄。”百辆跨

踏了一会，乃对狐妖说道：“卖古董大哥，我把这本古董书留下，这木碗却没用处。”狐妖听得，便知他因书转意，乃随口说道：“我闻大娘子也要买古董，望乞吩咐侍儿，携入后堂，卖与大娘子吃饭罢。”百辆已是回心，听得这话，便叫侍儿把木碗携入绣房。娘子正在那床上气哼哼的害病。侍儿携着只木碗走入房来道：“娘子，官人说有个卖古董的，在堂上说这木碗是件古董，乃汉时梁鸿配孟光吃饭的碗，叫侍儿送与娘子买。”娘子听着，方有个回心的意，叵奈反目邪魔牢据在内，哪里畏惧！娘子因此冷笑道：“甚么古董？要它何用？我闻孟光举的案，乃是个酒器，哪里是只木碗？不要它，不要它。”侍儿只得携到堂前，付与狐妖。

狐妖见百辆丈夫读了两句诗书，便回心转意。那扶闲、衬里见百辆买古书、念诗意，却又把妓家风流事情说出来，倒被百辆抢白了几句，说道：“老兄，我一向因山妻无礼，恃势欺夫，偶与你去散心消闲，谁知这家门路难走，连日有些不耐烦。二位可到别处利市市罢。”扶闲道“金兄如何说这话？小子见兄纳闷着恼，却不是争田夺地，受亲邻朋友的气，乃是与令正娘子反目，故此劝兄到青楼美人之处散心。此时对症下药。俗语说得好，‘病酒还得酒来医’，你如何不把钱去耍乐，却买甚古董？便就是买古董，我们也识得几件周炉汉眉，如何买这本残书？”衬里也帮着说：“青楼美人家，琴棋书画却也不少，还有笙箫弦管，比这古董更是散心。我晓得金兄是俗语说的‘厌常喜新’。若是这家门路不好走，不耐烦，我却另有一家美貌无双、风情出众的，留着这买古董的钱钞，且去耍乐散心。”狐妖听了，只恐百辆心情又被他二人言言语语说转了，乃向扶闲说道：“我进屋来卖古董，见二位只道是官人的良友，劝官人莫要夫妻不和。男儿汉齐家治国，修身乃能齐家。劝他

去嫖风耍乐，身便不修，怎能齐家？莫说夫妻是敌体的，不顺从你了，便是仆婢家人，也不服你拘管使唤。二位既非良友，却又破人生意。”衬里笑道：“你这人，说我们破你生意，却不自知破了别人生意。”扶闲道：“正是，他只一人生意，却破了两家生意。”狐妖道：“分明你破我卖古董生意，叫金官人留钞去嫖。”扶闲道：“金官人依你买了古董，便不去嫖，我们坐在此何用？那妓家候着客不来，却不是破了两家生意？”狐妖听了，乃忖道：“这二人原来劝嫖为利。我不免捉弄他一番。”乃随口答应道：“是小子不该破妓家生意，二位也不该劝村里家乡子弟去嫖。他这门儿，原为远方孤客，离家日久，思家心忧，暂寄情怀，却也不是个久恋的门户。久恋失了资本，多少流落他乡，苦了那父母妻子悬望。若是二位坐在此，为要些用，小子昨日卖古董，遇着一个远方官客，钱钞充囊，要寻一个青楼美妓；若是二位肯望他，倒有些用处，小子情愿领二位去。”扶闲听了，便扯出狐妖到堂外，说道：“大哥，你若领我去望那客官，我今作成金官人买你的古董。”狐妖说：“领去，领去，”衬里见他二人堂外说话，却也扯狐妖背后说道：“大哥，你若是领我望客官，倘有用处，厚厚谢你。”狐妖道：“领去，领去。”他二人却不向百辆讲嫖风事，只讲古董倒是汉物，有钞该买。笑坏了一个狐妖，忖道：“世间有这等人心，本当捉弄他一番；但我奉女将叫我引出反目邪魔来，怎奈他倒议古董，牢据在妇人心，且把木碗回复了女将，再作道理。”

却说孟光女将正在空中等狐妖引出邪魔来，只见狐妖走到面前，把买古董劝省了百辆事情说出，却又把妇人不要木碗的事也说道：“女将军，闻你当初举的案是酒杯，为何今日却与我一只木碗？那邪魔在妇女腹中盘据着，却也识货，声声不要，怎肯出来？为甚女将军不把酒杯与我，却把一只木碗与我？”

女将笑道：“你哪里知我当时举案齐眉，也不止一酒杯。总是敬丈夫，不敢仰视之意。今劝丈夫当以诗书，安可用酒器以劝娘子？”狐妖道：“如何劝娘子不用酒器？”女将道：“妇女家贤德的多不饮酒。”他说：“这酒乃男子汉散闷陶情之物，却又是败家伐性之浆，妇女家如何吃它？我恐百辆妻小是个贤德的，用它不着，反惹她怪丈夫劝之以酒，益坚邪魔之意。”狐妖又问道：“妇女家若吃了便何如？”女将道：“酒能乱性导淫。男子吃了，到乱性之处，也看不入君子之眼；若是妇人吃多，到那醉乡深处，你可看得？我故不与你当年齐眉的酒器，所以说它是散闷陶情之物。”女将只说了一句陶情之物，却好王阳离了百辆腹中，正探访众弟兄下落，听得“陶情”二字，便去寻着陶情说：“女将点着你名。”这陶情听得，也不问个来历，一阵风却来到半空，听着女将与狐妖讲吃酒酒器。他才伺候个着落，只听得狐妖要女将的举案酒器。女将道：“也只得与你去当古董去卖。”便将一只酒杯付与狐妖，说道：“这件古董，若是劝解得夫妻好合，降伏得反目邪魔，便是汝功，却也免劳我寸弦一矢。”

狐妖接了酒器在手，辞了女将，往百辆家来，依旧变个卖古董的，却不是张大哥，乃是李大嫂了。陶情备知其情，随跟着李大嫂到得堂中，只见百辆独坐在堂，一见了狐妖，便问道：“李大嫂到此，想是有甚花粉儿卖？你不知我家娘子近日与我割气，推病卧床，脂粉不沾？你来，他也不买。”李大嫂道：“老身近日不卖花粉，却卖些古董。”百辆道：“甚么古董？”狐妖自想前日木碗他既不要，如今却说是酒杯，只恐他又不要，乃说道：“是个梳头的油盏儿。”百辆道：“这件古董，我男子汉用不着，女娘家才用的，你且取来我看。”狐妖乃自袖中取出，百辆见了笑道：“这分明是只酒杯，却也非古董。”

”狐妖道：“古董，古董。”百辆道：“是哪处来历？”狐妖见前说梁鸿的书，孟光的案，如今又说是举的案，恐怕又不要，乃说道：“这古董来历可久远了，乃是夷狄造酒、禹饮而甘之的酒杯。只因他恶旨酒，连这杯儿也弃置不用。后来姐已用它做油盏儿，只因圣王金口玉言，说酒不好，连酒杯儿也就不好；姐已用了他，便也不好。虽然不好，却来历久远，可不是个真正古董。”百辆听了笑道：“这婆子乱说，便说是个汉窑古器也罢了，扯这样谎话。”狐妖便随着口说道：“汉窑，汉窑。”百辆道：“我也不管你甚窑，只是我娘子与我不睦，你可到她房中劝得她和好，便是不买古董，我也谢你。”乃叫侍儿领着李大嫂，进房内见娘子去。

狐妖此时方进得房内，那陶情紧随狐妖的酒杯儿。狐妖进到房中，看那娘子被反目邪魔使作的牢拴心意，只是恨骂丈夫。狐妖一见了，便开口说道：“娘子安福。”娘子道：“甚么安福，我被丈夫气得恹恹成病。”狐妖道：“娘子富家大户，要穿有绸缎绫罗，要戴有金珠首饰，要吃有珍馐美味。你官人又淳良忠厚、亲热多情，要甚气着你？”娘子道：“大嫂，你不知，我丈夫只因我从来心性不会阿哄人，他嗔我性子不好，便听信两个扶头的，终日青楼饮酒，妓女追欢，气得我病恹恹，他也不管分毫。”狐妖道：“娘子，你莫怪我说，这还是你作成了官人到妓家去嫖，却不是两个扶头的引诱。”娘子道：“如何是我作成？”狐妖道：“我前日在一个去处，见一个好嫖的官人，当初家私颇富，只因嫖妓弄得精一无二，褴褛异常，懊悔手内无钱，妻子埋怨，父母不理，亲友耻笑，邻里轻骂，却在那背地里自解自叹，唱个曲儿。我婆子听得，暗笑他到此还有这个心肠。娘子不厌听，我记得，唱与你听。”娘子道：“愿闻，愿闻。”狐妖乃唱道：

论青楼美人可意，买笑心恨我当时。只因妒恶不贤的，使作我费家私。到如今懊悔时迟矣，怎得叫糟糠贤德妻，她回心喜，回心喜，我岂肯恋野雉撇却家鸡！

狐妖唱罢，娘子道：“大嫂这是个甚曲儿？”狐妖道：“我听得这好嫖客人唱了，旁边有人说道，好一个《解三醒》牌儿名曲子，你当初如何不唱？今日唱来，不自怨你贪淫败德，却怪你妻室妒恶。那官人却也说得好，当初妻室不贤，终日使嘴变脸，便是美貌也难近，被朋友引入烟花。那小娘儿爱钞，阿哄奉承，便是丑也欢心。因此妓日益亲，妻日益疏，到如今无钞无钱。那小娘儿做的是这家生意，也不怪他慢我辞我，只是依旧还是妻子，守着贫乏。若是当年妻子和好，我怎肯去嫖风荡产，乐妓抛妻？我婆子今日看来，还是大娘子任性气，使作官人去嫖。”金百辆娘子听了，心里便有几分转意，却奈反目邪魔牢据在内。狐妖知道机关，急急向娘子说道：“依我婆子劝，还要娘子回过笑脸儿来，好好敬官人杯酒儿，他自然与你好合。娘子道：“这事却难。”狐妖乃走出房门，叫一声：“金官人，你须来赔个小心罢。”百辆听得，入得房来。那邪魔还使作的妇人把被蒙着面，狐妖便把酒杯儿递与官人，叫他斟杯酒儿解和。百辆依言，斟了一杯酒在手，揭被去灌娘子。娘子不饮手推，泼了些在被上，那酒气薰入妇鼻。这陶情乘着空儿，直入妇腹，却好反目邪魔被陶情看见，大喝一声骂道：“我当初与他夫妇交个合盃杯儿，今日两忘其好。原来都是你这邪魔使作的他两个无情。”反目魔笑道：“你说与你有情，骂我与他无情，怎知我无情却有情？你有情却无情？”陶情道：“你怎有情？若是有情，便相敬相爱，不致反目相离。”

邪魔道：“两夫妻不和，一日两日，就是半年一月，也有和时。和时日月长远，可不是我无情中有情？”陶情听了，大骂道：“你这巧嘴，你离间他夫妻，恨不得终身不会面，才是你本性。若不是我与两相好合，岂不遂了你心？莫说是夫妻原该恩爱，一时不睦，喜我劝解，便是吴越仇人，也喜我解忿息争。你如何说我无情？”邪魔笑道：“你骂我巧嘴，我骂你饶舌，你不知道男子备百行于身，便与你有些过多放肆处还怨得，若是妇女惟守一节，若与你多情，便生出许多恶来。可不是有情中没情？”陶情又问道：“妇女因我生出许多甚恶？”邪魔道：“世上糟糠贤德的，不与你近；便近你，他却也有节防邪，不被你误。若是不贤德的，亲近了你，豪纵了你，便小则生妒，大则生淫。妇人到个淫妒之处，我不敢说，可不是你有情做了没情？”

陶情与邪魔相争不息，俱难存住，直嚷出娘子身外，却被狐妖见了，忙拔下两根毛，变了索子，去拿他两个。二魔见了笑道：“狐妖，你如何也不分个有情无情，一概来拿，我等哪里怕你！”三个不分皂白，乱争乱嚷，只嚷到半空，却不防孟光女将在空久等，见狐妖引出邪魔，便使兵器来杀，狐妖又助阵空中。二魔慌了，只见陶情口称道：“我是助老狐引出反目邪魔来的，有功人役。”把眼一看，只见万圣禅林相近。陶情说道：“此地曾熟，且去躲躲。”一阵风跑走。那反目魔见陶情跑，他也跑。后边女将带着狐妖赶来。二魔到得山门口，只见神将把守山门，问道：“何物么魔，敢闯佛地？”二魔求道：“我们是被难的，知佛门广大，佛心慈悲，特来求超脱救难。”神将道：“你有甚难？”二魔把衷肠事情说出，神将道：“佛门果是慈悲，却慈悲的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你这邪魔入不得我山门，与我禅林毫无相干。你且看圣僧在内，千真

拥护，大大小小，多少远庵近庙，神司普集。你如何容得？”举起钢鞭要打，却说陶情是个久惯会跑的妖魔，荡着些空儿就走了。他说道：“反目邪魔恼了女将，原与我无干。只因误听名色，自取多事，跑了别处去罢。”陶情跑了。这狐妖随后也赶去，丢下反目邪魔。却好女将赶上，与出门神将两下夹攻，把邪魔拿住。却怎生处治，下回自晓。

第四十三回

授女将威扶惧内 结狐妖义说朋情

世间家道欲兴隆，切莫夫妻两不容。
果是妻贤夫祸少，须知内妒外遭穷。
长城哭倒称姜女，贵主辞开义宋弘。
自古几闻梁孟德，声名天地永长同。

却说女将与山门神将拿住反目邪魔，叫手下用索子捆了。女将骂道：“你这孽障过恶多端，为甚的使作男子汉无情无义，不念妻室是人伦所重，父母求媒妁，择门当户对，行财下礼，何等心肠，巴不得姻缘凑合，成就了秦晋婚媾，与你生下一男半女，后代荣昌！你却昏迷了他心志，使作的那男子失了夫纲。便有一等妒恶不贤的妇女，也不想丈夫是一身之主，三从四德罔闻，愿为有家不念，或是心意不遂，或是穿戴不齐，或是家道贫乏，种种说不尽的不贤。还有不念丈夫无后，不容娶妾，绝了他的香烟。最可恨此一等！都是你使作出来，使她失了妇道。如今既已捆住，宜予重罚。”反目邪魔听了，捣蒜似磕头哀求，只叫：“不是我一人，却是他夫妻两个你使性子，我变嘴脸，再遇着那平日恼妇女的唆使丈夫，平日恼丈夫的谗谤妇女，使他两个不和。我魔不过就中撺掇撺掇。”女将听了，叫手下重加刑拷，那邪魔冤苦喊叫异常。却遇着寺中轻尘师徒到

施主家去做善事，起得早了，在山门下歇息。猛然，轻尘一梦非梦，不但目见其形，且耳听其实，上前来看，只见索子捆着一个邪魔在地，云端里一位女将显神。这邪魔见山门外来了一个和尚，便吆喝求救，说道：“老师父望你慈悲，开个方便，救苦救难。”轻尘乃问来历，邪魔备诉苦恼。轻尘道：“你这件事情与我僧家毫无干碍，管不得你。”邪魔道：“你僧家摄孤放食，怎么说+切有情无主都沾法会？”只这一句便动了轻尘善念。况他道场施摄专门，乃向女将求个方便。女将道：“方便虽听僧家，只是这孽障作如何方便？”轻尘和尚想了一会，说道：“我施摄法会，虽能普及有情，却不能度脱得这一种大恶。吾寺静室中有东度圣僧居内，待我天晓求他个方便罢。”轻尘说了，女将随把邪魔发付与山门神将。她化一二道金光去了。后有夸孟光之贤，因何授她女将之职，只因世有悍妇恶过罗刹，故授她个武勇专制一方欺降男子之妇，因成五言四句说道：

最恶是妻悍，而为男子降。
因授孟女将，威扶惧内郎。

却说轻尘和尚到人家做法事，一心只疑山门外反目邪魔这一宗异事，回到寺中，仍到静室，只见祖师徒闲坐讲论最上一乘道法，因说普度超生功果。忽然轻尘进得室来，把夜间山门外反目邪魔事情说出，便问道：“此等世事，亦于度化有情否？”祖师微笑不答。轻尘再三求度，祖师乃说一句“此魔所关最大”，便看着总持道：“度此魔当借于汝。”轻尘便向尼师合掌说道：“师兄，此事须求道力。”总持道：“此事无难度化，只是老师先到金百辆家，看他夫妇何如。或是和好如初，便纲常已正；或是仍复相争，这断根因自有方便。”轻尘听了这话，

随访到百辆家来问邻询里。人人都说他夫妻和好如初，便到寺回复尼师。又问道：“祖师一句说所关最大。请乞师兄教明。”尼师道：“此事易晓，吾师开度甚明。盖为夫妇乃人道至上，上继宗祖，下传子孙。不但关血脉之流演，实系家道之污隆。若是两相爱敬如宾，夫不纵欲伤元，妇不妒淫损德，自然冥送个麒麟之子，五男二女，七子团圆，桂兰并馨，家门昌盛。若是两不相和，冤家债主这情节，不是你我出家人说得，所以老祖说所关最大。”轻尘听了，合掌赞叹，复向尼师问道：“师兄，反目根因我备知也。只是山门神将尚收管着反目邪魔，既不容他入污佛地，又不放他败坏人伦，愿求方便法门，度他远离尘世。”尼师道：“此事何难！我小僧曾入静功，遍游地府，目见不忠不孝之臣子，不爱不敬之夫妻，个个有应堕之狱，当受之罪。师兄既精摄孤，当借人家道场法合，关召这反目邪魔，备审他历来几家反目，却是为甚不和。我这里也备开应堕的罪狱，叫他永远不入反目之门，莫使作人世夫妻不明这一种报应。”轻尘听了，便求总持开出地狱罪名。总持道：“地狱在心，何劳纸笔？我说与师兄谛听。”乃说道：

夫不爱妻堕地狱，当审何因行此毒。
或嫌貌陋妇家贫，或娶宠妾将妻辱。
或贪嫖赌拒妻言，或肆骄奢费产屋。
奸盗邪淫总是非，致与妻儿成反目。
此等地狱有酆都，罪下油锅炙皮骨。
若是妻妾不循良，欺妯辱娼骂小叔。
偷馋抹嘴败家常，邻里街坊多不睦。
致使丈夫生厌嫌，因成仇隙犯七出。
此等地狱有刀山，罪入火坑烧肌肉。

当下尼师一一说出，轻尘宗宗记了，二师却又附耳与轻尘说一句话。轻尘到道场等法事完毕，摄孤施食时，把尼师这些说的地狱罪案开读了一遍，又炷香关召反目邪魔。只见山门神将押着邪魔，于灯烛光摇之下，隐隐见邪魔畏避，飞空而去，临去说道：“师父，我也说两句度脱的话儿，只说些地狱罪孽。”轻尘乃把总持附耳的一言说道：“世间有夫妇，如天道有阴阳。阴阳和，雨泽降；夫妇和，家道成。”只说了这一句，那邪魔方才灭迹。轻尘斋事圆满，回寺备细把这事与尼师说了。只见老祖向轻尘说道：“我等只为演化本国，因愿东度，久留寺中。虽然行所住处，随缘而安，但非本愿。”乃叫徒弟收拾，辞别方丈寺众，拜谢圣像，出山门大路，往东海前行。时值初秋，地方虽异，风景不殊。但见：

梧桐飘一叶，时序已初秋。
残暑收微雨，流萤绕远洲。
寒蝉鸣树底，野鹭宿沙头。
老僧随节令，日与道优游。

话表离了万圣禅林数十里，却有个远村，地名新沙，边邻东海。这村人烟辐辏，有座海潮庵，安宿往来僧众。只因客僧中有一等不为生死出家，却为衣食落发。梆子不知怎敲，经文哪知半句，披着一件缁衣，只会一声佛号。这一日化斋不得，倦饿在庵，叹气生恼。却有两个知道些戒行的和尚，见他这嗟嗟叹叹，乃说道：“这和尚化斋不得，入了贪嗔痴孽。”这客僧气哼哼道：“甚么贪嗔痴孽！化斋不出，腹饥难熬。你们吃得饱饱的，还得了人家赠斋钱钞，却来说现成话。”只因这客

僧不知戒行，动了这种无名火性，遂惹出一宗烦恼。却说陶情在山门前怕女将威武，一阵风走了。狐妖见他走，随后赶来，却好赶上陶情，被狐妖一把揪住，说道：“你这妖魔，如何脱空而走？早早受降，待我老狐索子捆了去见女将。”陶情笑道：“你这忘情的妖狐，想我老陶帮你诱出反目邪魔，与你献功。我若是该捆的，那女将也不饶我走了。你得了功，反来赶我，还要绳索来捆。”狐妖听了笑道：“你原来是帮功人役，你叫做甚名何姓？却是哪项来历？”陶情道：若要问我名姓、来历，我说你听：

祖上传流是外苗，只因情性甚雄豪。
有田收得多升斗，采药锅中水火熬。
熬成春夏秋冬酿，世上交欢要我曹。
只因不中高僧意，灵通关上把身逃。
四海九州都走遍，多情偏遇没情交。
相逢不饮空回去，枉费心机四处跑。
相交几个兄和弟，胜似亲生共一胞。
一心只为僧怀念，四下谋为要阻挠。
昨朝误听名儿点，助你降魔一盞醪。
你今问我名和姓，一字名情本隆陶。

狐妖虽然一时帮助女将捉拿邪魔，却是畏那金睛白额，不得不行出个正气。他听见陶情这一篇话说，便动了他原来的妖心。乃问道：“陶情哥，你为何要阻演化的僧人？却相交几个甚弟兄？”陶情道：“只为当初受了僧家三言两语之气，他又禁绝，不与我们交好，故此知他演化东度，往往又说长道短，把我们弟兄生疏了，东一个，西一个。如今说不得将错就错，

因机生机，与他做一场。”狐妖道：“陶情哥，你们错了念头了。我闻圣僧高道，第一等见性明心，第二等慈悲方便，第三等坚持戒行。僧家既持守戒行，不与你有情，却也是他本等，你如何反生机变，鼓惑人心，越犯了他演化的真念？逢一个当方便他，便发一个慈悲。是你以度脱的事阻他，反是以方便的事叫他行也。”陶情道：“依老狐，作何主意？”狐妖道：“我一人不得两人智，你这几个弟兄如今在何处？必须得他们来计较计较。”陶情道：“我们弟兄一个叫做王阳，闻他在前村，依附着一个好游荡的败家子；一个叫做艾多，他依附着一个吝啬奸鄙夫；一个叫做分心魔，他依附着一个好勇斗狠儿郎。当初灵通关上，我们都有个别号，只因各自生心，怕轮转这劫，都改了名姓。前相聚在万圣寺山门，指望与那僧人们讲个道理。一次把门神将不容，这次又不容，如今寻他们也没用。”狐妖听了道：“你们要阻演化的和尚，却也合了我老狐心意。我老狐昨日助女将降魔，也只因畏虎。今日老陶既帮助了我降魔之功，我难道不助你阻僧之力？如今我与你同心合义，便拜个管鲍之交，陈雷之契。”陶情大喜。

当下二妖正结拜个朋友，只听前村海潮庵中木鱼儿声响，有和尚在里念经。那狐妖侧耳顺风一听，只听得梆子乱敲，经文乱念。他便向陶情说道：“是了，是了。这庵中多是演化的和尚，他都是禅和子，连毛僧也不会应教，胡乱敲梆化缘。我与陶情哥去探个光景，若是可以与他讲个道理，倒也免得彼此生嫌。”陶情依言，乃与狐妖摇身一变，却变了两个士人，一年青年不上二十多岁，一个老者六十余春。他两个摇摇摆摆，直入庵来。却只见几个和尚在这庵前几间空屋里，坐着的、站着的、卧着的、盘膝打坐的，也有笑和尚，笑的是有斋吃，有衬钱；有也愁和尚，愁的是没饭吃，没缘化；也有带笑不笑，

带愁不愁的。带笑不笑，是见了性，尚未尽明了心；带愁不愁，是化饭不着便饿了，这不有身何达！狐妖变的是个青年士人，只得伶伶俐俐上前说话。他不向那笑和尚开口，专向那愁容苦脸的问道：“师父莫非是东行演化的么？”那愁和尚没心没绪，见二士又不似个打斋布施的，便随口答应道：“东行东行，演化演化。”狐妖又问：“在万圣寺中，闻知度脱了向家父子、郁氏儿男，是列位师父么？”愁和尚随口应道：“正是，正是。”狐妖乃问道：“闻知师父们七情已断，六欲已除。如今却愁眉不展，面带忧容，有何未断未除？”愁和尚只是随口答应。狐妖乃向陶情说道：“人言高僧不言东度，果然不虚，只他这一任外来转变，只以无心答应，便果是高僧。”陶情道：“真假难测，如今装样的不少。已观其貌，当试其心。内外若一，便是真实。”狐妖道：“也说得是。”乃向众和尚说道：“小子二人住居不远，却是父子相交，忘年为友。只因今岁多收了几斛麦，想起人生在世，满目皆是空花，惟有善事，乃为实地。善事不越广种福田，我想种福田，只有斋僧布施，是一宗实事。今特到庵要斋些僧众。”那众客僧听了，笑的也不笑，愁的也不愁，一齐问道：“二位施主原来是要斋僧布施的，却也是作福无量，享福无穷。且请方才说父子之交，忘年为友，小僧们只道二们长幼不等，乃今说是交情朋友，怎么叫做父子之交、记年为友？”狐妖道：“这位朋友曾与我先人为友，故叫做父子之交。我今年方二旬，他已六十余春，两相契合不疑，所以叫做忘年之友。”那笑和尚笑着又问道：“我僧家却也有个道友，也不知二友之外可有甚好友？”狐妖道：“多着哩！”却是何友，下回自晓。

第四十四回

取水不伤虫蚁命 食馍作怪老僧贪

狐妖乃说道：朋友乃五伦之一，你听我道：

人与人同一类，往来便有交情。益友损友六般名，但把胜吾友敬。

狐妖说罢，笑和尚道：“朋友之交果多。”愁和尚道：“多也，少也！我们饿着肚子，这时哪个朋友斋你，送些布施与你？”狐妖听了道：“我原意来帝僧，你们问我朋友，方才答应。”愁和尚道：“施主是只斋我等见在，还是大众俱斋？可外有衬钱？”狐妖道：“大众也斋，见在也斋，衬钱也有。”愁和尚听了，便笑起来，说道：“施主，这善事只是一次，却是长远而斋？”狐妖道：“今岁尽着收的几斛麦，若是年岁有余收成，依旧斋僧。”愁和尚道：“好善心，好善行！只是和尚今日化斋不出，腹饥之甚。二位施主方便，且布施些钱钞，买几个馍馍充饥，便是一般功德。”狐妖听了，与陶情说道：“人言演化高僧因类普度，怎么我们讲说朋友之交、损益不等，他不借此开发些道理，只是说腹饥要馍馍吃？”陶情道：“高僧妙用不同，莫不是随你口，试你心？你没个忠诚的问，他便没个正经的答。”狐妖道：“高僧高道点化世人，多有装疯作

痴，随口浑话，其中却暗藏着至大至深禅机妙理，要人自悟。

”陶情道：“虽然遇着这样和尚，他试我，我也试他。”狐妖道：“这是自己先存个不信心去待僧家。”陶情道：“你是何人我是谁？一心要阻拦和尚，却如何讲细微曲折？”狐妖笑道：“我原是个听人指教的。”乃地下拾了两块土泥，叫声：“变！”却变了两个大馍馍。那愁和尚见施主袖内拿出馍馍来，乃笑道：“好施主。”便忙来手抢，那笑和尚中一个也来抢。愁和尚嗔道：“你是化缘得斋，肚饱的，且让我吃罢。”那笑和尚虽难让，狐妖见他面色却变，乃暗笑道：“他说也有个道友，怎么见一个馍馍便动了面色？”这愁和尚拿着两个馍馍，也不管冷热，几口吞下，哪里知道是邪妖诡计？两个土泥入腹便作怪起来，疼痛吆喝，声闻于外。狐妖与陶情笑倒，说道：“演化高僧，原来是假的，阻他何难？”两个正在庵中弄术儿耍和尚，不防祖师师徒一路行来，见远远一座庵堂：

青松隐隐，白石堆堆。青松隐处见雕檐，白石堆中藏小径。高出云中的是钟楼佛殿，流来涧内的是绿水青萍。往来不见一人行，远望但闻多鸟噪。

祖师见道：“上一座小石桥，便在桥上少憩。”三弟子依栏傍立。师徒正讲几何见性明心道理，祖师只见桥下清流可饮，乃命道育持钵汲水。道育下得石桥，见那水中虫蚁杂集，乃循着沟浚而走，说道：“水虽清流，虫蛭游中，不但不洁，且恐惊伤生命。”乃循流到那洁净去处取来献师。道育正举此念，却说阿罗尊者随处显灵，第八位尊者以一法试道育。他却为何？只因狐妖以幻法弄愁和尚，为释门护道，故试道育禅心，因扶演化，乃于水沟傍地，忽然见一人，捧着一个盘子，中有

钱钞数贯，见了道育乃说道：“师父，小子是村间人，为父母灾疾，许下斋僧布施。愿以这几贯宝钞敬僧，祈保父母。”道育道：“虽是你为父母孝心，只是我僧家遇缘化斋，这钱钞无处使用。”那人道：“师父说的何话？出家人哪个不贪几贯钞？防天阴、备饥饿，就是破了偏衫，也要钱买。”道育笑道：“补破衲是我僧家本愿，有斋供应必要钱？善人，你只知布施我僧家这钱钞，你哪里知道替我僧家生过孽？世人器器，只为财利，见了钱钞，必起贪心。我僧家受了你的，必要藏收在身边，或是密贮在囊厢，是我先生个防人贪盗心肠。不如无有，何等清净。”说罢，只看着沟渠中清水要取了献师。那人又道：“师父，你既不受钱钞，难道不开个方便救我父母？”道育道：“留你钱钞问医赎药，便是我的方便。”那人道：“救不得，救不得。”道育道：“你父母在哪里？”那人便指着庵内道：“在这里。”道育抬头一看，只听得庵内吆吆喝喝人声，乃想道：“此是他父母病苦也。”及看那人忽然不见，惊异起来，忙忙取水到桥上，献与祖师，便把这异事说知。祖师乃把慧光一照，说道：“此神人也。为试汝因而救僧。吾且打坐在石桥，汝等弟子当先到庵中，自然知故。”

三弟子领诺，离了石桥，尚远庵门，只见庵中来了三五个和尚，迎着三师问道：“列师可是东行的么？”三师答道：“正是。”和尚道：“我等闻知国王皇叔出国，大小臣工、善男信女、僧尼道俗，千百之多迎送，我等也是等候迎接的。怎么这些时还不见到？”三师答道：“就是我师，他出家本为修行了道，度化众生，便是一人前行，连我等弟子也不肯带，哪里肯惊动众人？”众僧道：“我等是一样出家的，巴不得说个大头势惊动世人，若据三位师父说，真乃高僧也。”道育师便问道：“庵中何人吆吆喝喝？有如病苦？”众僧道：“小庵前有

空堂三间，专下往来僧道。今有几个化缘和尚住宿，遇着两位官人说要斋僧，和尚中一个不曾得斋，吃了他两个冷馍馍，便作怪起来，却是他在庵中吆喝。”众僧说了，又问：“祖师何时到此？”三僧说道：“我师在石桥打坐。”众僧忙步往石桥迎接。

却说三师走到庵前，便闻着一阵腥风糟气，及抬头，又见那庵堂屋上一团妖氛现出。道副乃向尼总持说：“此庵中定有妖邪迷人，想那没道行僧人染惹了。”尼总持答道：“正是这根因，我等须要提防。”三僧进得庵来，却直上大殿，参拜了世尊圣像，稽首了两庑阿罗尊者。道育见了八位阿罗圣前，便了悟前因，乃合掌称扬道：“佛心无处不慈悲，只因僧道家时时警省，行行正念，自然感应甚神。”三僧参礼毕，只见两廊众僧知是祖师徒弟先到，各各来行礼，问道：“祖师尚在何处？”副师答道：“祖师在众师心头。”那僧们听得，便笑起来，说道：“东度师父真真的有些拨嘴，我等初相见，问声祖师在何处，乃是好去迎接。乃答道：‘在我等心头。’”副师听了，乃说道：“众位师父，不必疑我言语。假使你问我灵山在哪里，我却不曾走过，也只得答应在你心头。”只见一个僧合掌拜下，道：“师父，我弟子悟了。”育师乃问：“往来僧人住在何处？”一僧答道：“师父，我这庵通各处地方，往来游方却多，前边有空堂三间，安住师父们，已打扫了。方丈闻知祖师降临，又收拾殿后一间静室伺候。”育师道：“出家人莫要两样待人，既在佛会，都是有缘，我且与师父看那前堂。若可容我等，又何必他处？”众僧道：“前堂有几位游方化缘僧，闻知方才有两位施主，把了两个冷馍馍与一僧吃了，正在那里作怪。”育师听了道：“是了，是了。我们未进庵门，便已知这作怪。”乃直走入前堂，只见那吃了馍馍的和尚，愁着脸，摸着腹。众

僧与有为他愁的，也有为他不是的。为他愁的，便说同行为伴，怜他贪食，受了疾苦；说他不是的，怪他不自爱重，贪食冷物受病。育师见了，合掌道：“善哉善哉！这馍馍是哪里化来的？”

只见堂内走出两个士人来，见了育师神光罩体，道气合身，他两个打一个寒噤。狐妖乃向陶情说道：“这和尚不凡，想乃是演化僧人，我等既撞着，须要做出个手段来。”陶情乃开口向育师问道：“师父们可是东行演化的？”育师道：“正是。”陶情道：“同行有几众？”育师答道：“上有吾师，下有吾师兄两个。”陶情道：“演化行的是何事？”育师道：“随类而化。若是出家僧道，吾师便发慈悲，指陈上乘道理，令其觉悟；若是士农工商在俗众等，吾师便说方便，开导人伦正道，这便是事。”陶情笑道：“上乘道理，我等迷而不悟，若是人伦正道，四海九州人民无数，你们一人如何能化？且莫说千万人、千万心，便是我一人也有千万样心。”育师听了笑道：“施主，你可知千万心总归一心，假如我僧家化得一人心，便是化了千万心。”狐妖也开口问道：“师父，你说人伦正道，却是哪样人伦？”育师答道：“大则君臣父子，次则夫妇、朋友、昆弟，各有个纲常天理，便是正道。”狐妖道：“此时且莫讲别理，只说朋友这一伦，便有千百样心，师父却如何演化？”育师道：“朋友之交，任他千百样心，只要尽了我一人之心。”狐妖道：“一人心却是何心？”育师道：“朋友以义合，只要尽了这个义心。”狐妖明晓得这个义字道理，他却故意辩问，只要等僧人说出个演化的去向，他便为陶情设阻拦计策。他哪里知道高僧智慧明静，自庵前已知妖气腥风，及进入堂中观见这两个形色，乃暗忖道：“何处妖邪，敢青天白日迷乱僧人？也只因这和和尚动了贪痴，自取作怪，我如今且探这妖邪何故在

此。”乃问道：“二位施主到庵何事？”狐妖把斋僧的前话说出。育师道：“善事，善事。我等东行饥渴，正欲化斋，却遇着善人，好歹求化一顿饭食功德。”狐妖听了，私喜道：“陶情要阻拦他正无计，这泥馍馍且要弄他一番，叫他师徒们吃了作怪。”乃取土泥又变了馍馍两个，双手递与育师道：“我与这老朋友在人家吃馍馍省来的几个，只是冷了。师父可吃得便吃，若是吃不得冷斋，便热了吃。莫要似这位长老作怪。”道育道：“不妨。我僧家有个钵盂，却乃是宝贝，凡遇化的斋饭，不论冷的热的隔宿的，入到钵内，吃了再不作怪。”乃取了一个钵盂在手。那陶情见了，惊讶起来，说道：“这件器皿却不曾相会。”乃向狐妖说：“老狐哥，这长老不比平常，俗语说得好，‘看风使船’。可算则算，不可算则走路，莫要惹他。你看他这件吃饭的家火，倒有些古怪。”狐妖道：“什么古怪？我知这是和尚家化饭吃的钵盂。”陶情道：“什么钵盂？老陶从不曾见。”狐妖道：“你却见的是何器皿？”陶情道：“我见的器皿；说与你听：

瓦壶瓶，烧窑上。锡坛儿，出工匠。还有铜罐瓷瓯葫芦样，拿银玉翠玛瑙镶厢，琥珀杯儿雕各像。鹦鹅摘桃蜂赶梅，老虎狮驼并兕象。广筵长席说交欢，我与这器相亲傍。钵盂器皿不曾闻，只好盛饭斋和尚。

狐妖道：“你不曾见这器皿，也难怪你。他却是僧家物，待我假问他个来历，你便听知。”狐妖乃向道育问道：“师父，你这器皿有出处么？”道育道，有出处的：

这钵盂，配锡杖，本慈悲，出经藏，不比寻常器皿盆瓯棒，

八宝攒成法食盂，五戒如意持斋汤。目连尊者救慈亲，饿鬼狱中超业障，一切毒厌化为尘，邪魔见了魂胆丧。

道育说罢，陶情听得，只叫：“老狐，走了罢。你听他说的这家伙厉害，不比我的瓦罐瓷瓿。”狐妖笑道：“老陶，你的瓦罐瓷瓿更厉害多着哩。”陶情道：“瓦罐瓷瓿有甚厉害？”狐妖道：“和尚的钵盂，不过化斋盛饭。你的家伙，荡着的花钱费钞。卖产破家的，也只为你这瓦罐；吃醉了撒酒风，生事惹祸也只为你这瓷瓿。却不是比钵盂厉害多哩！”陶情道：“且看他吃你馍馍，若是着了你的手，便厉害也没用。”狐妖道：“说得是。”只见道育接了狐妖两个馍馍在手，便不就吃，乃放在钵盂内，一手捧着盂，一手半合掌，念动咒食真言，那馍馍在盂内，忽然一阵烟起，却是两块土泥。土泥在钵内，忽然拥出一座小小山岗，那岗上走出一只小小金睛白额虎来，渐渐长大。狐妖见了，往庵门外飞走。陶情怨道：“我说这和和尚的钵盂厉害。”狐妖慌张张的说道：“果然厉害。只是老陶，你既要阻拦他，也说不得计较个策，破他这个厉害。”陶情道：“往前途相候他，再做计较。”

二妖正在庵门计较，忽然一神将近前大喝道：“何物妖邪，敢立在此？”狐妖见了，便问道：“爷爷是何神道？”神将道：“吾乃巡行庵庙感应正神，监视天下庵庙香火，恐有不守戒行僧道，秽污作践庙堂，冲犯圣像，及护送迎接圣僧、高道往来庵庙的。今有高僧到来，因往迎接。你这两个大胆妖魔，敢立在此！”狐妖心情灵变，乃说道：“爷爷呀，我等闻有东行演化高僧，专一慈悲度脱有情无情、四生六道，我等也是迎候求度脱的。不知高僧今在何处？”神将道：“尚在石桥坐地，庵中现有僧人迎接。”狐妖道：“庵中现有三四个，却有一个执

钵盂的，不像是演化的，倒是个拿妖捉怪的。”陶情也说道：“他捧着器皿儿，更厉害。”神将听了，只道果是求度脱的，便发慈悲道：“你等既是向善，当更变个有情，以求度。”说罢直进庵堂，保护高僧。狐妖乃与陶情计较说道：“老陶，你为甚要阻拦高僧演化？看来这高僧行处有神情拥护，到处有秉教匡扶，你自揣力量，何不更张性情，降伏僧门，修持善果？闻知僧家五百大戒，专灭是你。”陶情道：“老狐，你却不知，我等因依附着几个安乐窝巢，被僧家甚么戒行打破了，不得安身。欲留窝巢，故行拦阻。只是我等力量微薄，难胜他们，坚心忍耐。一向也闻知老狐神通变化，今日如何不能帮扶我老陶一个阻拦的手段？”狐妖听了陶情这衷肠事实，却又被他一褒一贬，乃说道：“老陶，放心放心，我有个计较了。”却是何等计较，下回自晓。

第四十五回

严父戒子结良朋 岁寒老友嗔狐党

狐妖向陶情说道：“东度僧人，我看他们遇着修行访道的，便指说见性明心道理。若是遇着不在道的，便指陈三纲五常生人的道理。其人若明这道理，他便坦然前行。若是其人不明这道理，他便不行，必要度脱了这不明人。我想五常中朋友也是有关系的。方才既在堂中说了父子交、忘年友，我与你便依附个朋友交。不明道理的去与他们辩驳，误了他行程，便遂了你拦阻。”陶情道：“此计甚妙，只是要在这村前村后，寻几个不明朋友之交的，去费他们一番唇舌功夫。”

按下二妖计较。且说副、尼二僧在殿上与众僧讲禅，候祖师驾临。道育却在堂中接了狐妖馍馍，放在钵内，念动真言，显化出虎来。狐妖畏虎，一阵风走了。道育师乃笑道：“我说堂中腥风糟气，原来果有妖魔在内。”乃向愁僧说道：“师兄，你休怪妖邪，都是你心贪自取作怪，出家人愁道不愁食。经文说得好：我身本不有。身既无有，食便是空虚。有斋无斋，置之度外。谁叫你忧愁，便生出烦恼魔障。”育师说罢，把钵盂向涧中取半盂水来，念一句梵语，与愁僧吃下，即时安愈。众客僧方才问师来历。育师乃把祖师演化东行说出，客僧个个称扬拜谢，一齐向桥边来迎祖师。后有称道育师盂水救愁僧五言四句说道：

贪心招怪孽，盂水荡妖氛。
度汝愁和尚，宁知不有身。

却说这边海新沙村中居人甚众，农工商贾，遵习道理的不少，结纳交友，往来欢好的也多。有一人名唤仁辅，家私颇富，结纳的几个朋友都是财帛相交，酒肉为友。其财帛相交的，阿谀趋奉，真也殷勤。其酒肉为友的，花言巧语，真也契阔。一日，仁辅正在堂中，与这一班交友，讲论的不入诗书正道，都说的是些博奕游闲、花柳浪荡事情。狐妖与陶情在庵门计较了一番，说道：“僧人正讲的是人伦、朋友交谊，我与你就在前途观看那贫穷富贵之人，看他是甚么交游，鼓弄他一番，却与这和尚规正，一则见闻他些话头，一则废他些时日。”陶情说：“交游的事情，惟我极熟，门路却多。”狐妖笑道：“果然结交朋友不少得我，只是你既熟知这门路，你且与我讲一讲，好去寻人。”陶情乃讲道：

朋友从古来，五常赖扶植。
有等势力交，财帛与酒食。
同道或同类，善柔共便辞。
直谅友多闻，三损并三益。

结盟刎颈交，少年忘年密。
患难道义明，父子相传袭。
故此生死情，同袍共砚笔。
门路说来多，屈指非只一。

狐妖道：“我也知门路多，如今且与你弄个隐身法儿，走到前村，看哪家堂上有相聚的交朋，好歹去鼓弄一番，看那僧人怎么演化。”陶情道：“却也要看他是哪一家朋友，亲的使他疏，薄的使他厚，这计较方成。”狐妖听了，乃与陶情使一个隐身法，他见人，人却不见他。走东邻，穿西舍，却好来到仁辅家。只见堂上几个朋友，也有坐着的，也有立着的，与主人讲论。狐妖与陶情听了说道：“这宗门路得计较了。”他二妖伺候，听那坐着的讲些博弈事情，仁辅笑嘻嘻答应。只见正讲间，堂后一个老叟走将出来，也不拱手，也不叙礼，便看着仁辅说道：“交朋友以义，必须彼此德业相劝，过失相规，这方是良友。我老人家在内，听得你这两位说的无一言正道，俱是嫖赌事情。青天白日做些正经好事，结交几个有益无损良朋。若是这样歪朋，使我老子厌心。你二位快走快走，莫要勾引良家子弟。况我老子这家私，也是辛勤出来，好朋友扶助的。”那两人口中即答应道：“我小子，讲便讲了几句嫖风博弈的话，却不是这家吹手扶头，囊家久惯，却要来叫大官人放些债，生些利的。偶说句耍乐话，老尊长莫疑莫怪。”老叟道：“便是劝人放债，也是个财帛相交，希图利债。我家若一日无钱，你这耍乐话儿也没的来说。便是这堂屋之上，也不来坐。”那两人听了，往门外咕咕啾啾去了。

狐妖与陶情说道：“这家父严教子，与子驱逐无益朋友，不是我等计较，别家去看。”陶情道：“两个坐着的去了，且看这两个立着的却是何友。”只见老叟说了两个坐着的去了，却看见两个立着的，只道是人家后生仆辈，便进屋去了。这两个乃向仁辅说道：“你老叟说的一团道理，只是不当中人前嗔怪大官人的朋友。况你也是有主张的，便是花费几贯，也自有来处钱补。”他两个巧语甜蜜，那仁辅欢喜，忙叫侍儿供设酒饭

款待。他两个方才坐下，狐妖看他细嚼慢咽，那些阿谀奉承全没个道义言语，乃向陶情道：“这二人却上了我们计较也。”正说间，只见屋内一个妇女叫道：“官人，你也是个聪明伶俐之人，怎么相交两个酒食之辈？我为中馈妻房，叫我碌碌劳苦，打点节品，费心烹饪，只道待你多学多识、道义之交，却原来是有损无益之友。”那两人听了，羞惭满面，手放下酒杯饭碗，口里忙说道：“大娘子，你也是贤德的，我二人却不是劝嫖赌乐游荡的，却是早晚过来候大官安福的。”妇女道：“人各有家，人各有安福，我官人因何不到你堂上吃酒饭，问安福？若是没有这酒饭相待，这安福且从容待候你；若是真真问安福，方才听那两个讲嫖风的，你便该直言规谏，使我公公听了不出来动这一番言语，却不是老者安？我官人不听得嫖赌之言，不笑嘻嘻答应，必然保守家财，却不是官人福？就在堂后听你说的都是巧语花言，便知你等是酒食朋友。”一个听了就起身要走，一个便扯住道：“话便是贤德，只是坏了大官人体面。女人家只宜居室中规谏，怎么把官人朋友当面抢白？既已见教，且终了他官人款待高情。”起身的又说道：“罢，罢，去了罢。人家娘子能明明抢白，便能恶恶打来。莫要惹她，去了罢。这酒饭再到别友家去吃罢。”一路烟跑了。

狐妖见这光景，向陶情说道：“这家子不但父严，亦且妻悍，不容丈夫搭无益之友。不是我等计较，再往别去看去。”二魔方出堂门，往外欲走，只见一个衣冠齐楚，仆从跟随，走入仁辅门来。狐妖道：“这来的朋友不同，料又是一等。”陶情道：“只恐是亲戚。”狐妖道：“且随他进堂，看主人何待。只见这人走入堂中，仁辅忙入内更衣出迎，侍儿仆婢收拾开待客的酒饭家伙。那一个酒食朋友门外去了。仁辅迎得这人，宾主叙礼。礼毕，便开口说道：“小子一来候安福，二来邻有宦

游解组归来，欲相交几个林下老友，盘桓余年。小子意欲纳交，只恐力薄，特来奉约往拜。倘结成交契，早晚也沾他些贵气。便是我与老兄处在村间，也有些光采。”仁辅听了说道：“事便是好，只恐我等扳援高贵，惹人嘲笑。亦且他尊贵体面，拿出傲慢，我等怎当？”这人道：“我闻他与人交好，说我无官守，林下逍遥，便与常情一类。况处乡里，有何高下？这便是个达尊，有道理的。况我等以势分纳交，原该卑以自牧。”仁辅听了，满口应承，便吩咐童仆跟随，与这人出门望客。狐妖与陶情道：“这计较却成了。”陶情道：“看此，定是势利交。”狐妖道：“古语说得好，‘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陶情道：“正是，我也闻得，‘居必择邻，交必择友。’我们且随他去，看光景再做计较。”

二妖隐着身，跟着仁辅二人出得门来。只见那两家僮仆，你也兄，我也弟，两相交好。陶情便问狐妖道：“你看此辈也有个交好，这却唤做何交？”狐妖道：“这叫做同类交。”陶情道：“同类交，可有个义字么？”狐妖道：“生死交，刎颈交，没有他的；势利交，直谅交，没有他的；笔砚交，宾主交，没有他的。倒是个酒食交，有他的。那主人会席，此辈不空争食其余，却有何义？”陶情道：“这也计较不成，且到那宦家，看他如何，再做道理。”二妖隐着身，随着众人，走到宦老门首。只见那：

阅阅高排门第，缙绅首出人家。
朱户分开环面，彩椽上有雕花。
但观鹤鹿来往，不闻鸟雀喧哗。
这厢叩阍有礼，那壁应客无差。

仁辅二人走到大门，小心低问，只见把门的答应了，进去禀知。怎知二妖隐着身，一直到了厅堂上。却见那尊长陪伴着三五个朋友，闲谈笑话。把门的禀知，尊长忙出堂相接。二人入得堂前，下气柔声，谦恭逊顺，却也真个十分小心。狐妖与陶情道：“我观二人实乃谄媚交。”陶情道：“此处可要和尚度么？”狐妖道：“敬尊长的礼当，做尊长的安受，未足计较，还不动僧人之度。且再看众坐着的情义何如。”只见那堂上众友，也有峨冠博带的，也有穿绫着缎的，也有宽袍大袖的，也有道巾野服的，也有布衣青衿的，许多坐客交谈接语。只见那尊长席间敬礼，却只在那布衣面上专意。陶情向狐妖道：“这尊长矫情励俗，不与那富贵的交谈，乃与那寒薄的接语。”狐妖道：“相交不在贫富，只要有才略，想此布衣多才多略。且听他借资布衣，是何言语。”乃听尊长与那布衣讲的，都是三四十年前淡饭黄齏事，寒窗笔砚时。狐妖道：“原来是贫贱交。这尊长不忘旧故，可谓高贤。那和尚见了又何以度？我们计较不成，罢，罢，还是到别家去看。”

二妖隐着身，走出尊长大门。二妖现了形，往前正走，只见路口一座亭子里边，坐着两个乡老。狐妖上前拱了拱手，便与陶情坐在亭子内。只听那两老口口声声都讲的是是非、谗言、谤语，辨白心迹。狐妖仍旧变个青年，乃向那老者问道：“老翁二位，也有几岁年纪？老人家，时光也见得多了，世事必经练久了。有甚要紧，气哼哼的讲是非、分青白，不自保爱？”那乡老一个开口说道：“乡兄，你不知，我相交一个朋友，平日也不曾慢待了他，便是交财也明，往还也不失了礼节，只因些小怨隙，他便背前面后说我的短，讲他的长，故此的不得不生恼。”狐妖道：“既如此，便绝了交也也罢。”乡老道：“既相交为友，如何便绝交？”狐妖道：“老翁叫做匿怨交，最

为君子所恶。”乡老道：“你这人不知道理，怎便说我是匿怨交？殊不知我乡老当初是三人为友，歃血为盟，岁寒不变。只因小人占了些春光，被几个风流亲爱携我入秦楼，或拉我到楚馆，又教我随他书斋绣阁，与那兰蕙争香。这一朋友还有时相谅，那一个朋友便背前面后说我抛弃交情，逐甚风流，坏了节操，故此在这里辨白心迹。”狐妖正欲问老者姓名家乡，只见远远又来了一个乡老。这两老忙起身，笑语无间。那来的乡老便看着这两位说道：“你二老，可该背后议论人短长？我与你二老是结盟交契。只因你炎凉占先，弄香腻粉，做了个匪人交。我本虚心忠言劝你，你何故在此怨我？”二老只是笑而不答。陶情问道：“三位老尊，大姓何名？家住何处？”三老答道：“山野村老，也悚谈名姓，料住在此山中，往来熟识。”狐妖道：“既幸相逢，便通个名姓，以便称呼。”一老便道：“老拙叫做春魁，这友叫做后凋，这友叫做此君。”便问道：“二位也通个姓名。”狐妖不肯说，只见陶情便答道：“小子陶情，这友叫做畏虎。”狐妖只听得一个虎字儿，便吃了一惊，变了颜。三老却也通灵，便笑道：“畏老冗似曾相识，倒是陶老兄不曾会面。”狐妖一则知三老是岁寒友，无可计较，一则听老者说似曾相识，恐知自家来历，乃扯着陶情说道：“别家再看去。”乃辞三老说道：“小子们要前途赶路寻友，不得奉陪。”三乡老笑道：“你这狐朋酒友，哪里去？我三老久已知你来历，你如何妄借人形，伤坏雅道，梗高僧道化，欺我岁寒交情？”狐妖被三老说出来历，便胡厮赖，乱嚷乱叫，只寻空儿要走，被三老缠住难脱。那陶情是久惯一路烟的，丢了狐妖，一阵风跑去了。这三老扯住狐妖道：“你老老实实说来，方才跑去的是谁？你与他有何缘故相识？”狐妖只得说出真情，说道：

他是破除万事无过，为助我擒反目邪魔。
因此结为忘年小友，不匡遇着演化头陀。
我把土泥变为斋饭，被他钵盂破了馍馍。
顷刻盂中长出山岭，猛虎咆哮跳下山坡。
我狐生来有些畏惧，一路烟走也没奈何。
谁知撞见三位老友，识破了我来历根颗。

三个乡老听了，大喝一声，说道：“清下世界，高僧演的也是王化，怎容你这狐朋、狗党、幺魔！”狐妖没了法，只想要逃走。却怎生逃走，下回自晓。

第四十六回 正纲常见性明心 谈光景事殊时异

话说狐妖见陶情老友一阵烟跑去了，这三乡老拉住不放他，道：“患难中便见交情，可见这陶情是个面交酒友。”狐妖苦苦哀求三老放手。这三老说道：“你这妖魔不求那高僧度脱，离了畜生之道，却还要假借人形，妄托友道嚼人。吾等常与山君往来，须率扯他到山君处，叫他把你碎嚼。”三友正讲，只见一人飞奔到亭子上来，口称“范子”，见三老拉住狐妖，乃问道：“三位老叟，如何扯住这位青年朋友不放？”三老不答，但问：“足下何往？”范子答道：“吾与一友，期二载千里相会，今其期矣，千里赴约。”三老听了，遂放了扯狐妖之手，近范子前一揖，说道：“君可谓知己交，世上有此信人，吾等当亲当敬，又何必与此狐交，作甚计较？”狐妖见三老放了手不睬，含羞退去。范子也别了三老，说道：“吾要赶千里路途，不暇与老叟聚谈。”乃飞走去了。三老方才讲道：“闻狐妖说，演化高僧过此，他们能发明纲常正道，我等既世称三友，便把这友道求他们指教一二。”按下三老在亭子前等候高僧不提。

且说道育在堂中钵盂内现出山虎，吓走了狐妖，乃向那愁和尚说道：“师兄，你入了贪魔，自取作怪。你只知敲梆化斋，哪知贪迷觉悟？”愁和尚摸着腹，只叫“爷爷呀救难。”育师

乃把钵盂盛了些涧水与他吞下，顷刻平安，那众僧方才合掌称谢。只听得山门众僧迎接祖师进了正殿，参礼圣像，相见了方丈。三弟子上前侍立，顷刻殿前聚集许多善信。也有来历的，说道：“好一个长老，像貌非凡。”也有来求道的，见了祖师庄严色相，便参礼十分。这来求道的，也有一等谈空说妙，问法参禅。却有一等，听闻得高僧指明纲常伦理，能使不忠不孝等类改行从善。只这一等人，其中便有家中或父不慈，或子不孝，或夫不爱，或妻不敬，种种家庭不和的，望着演化僧到，特来参谒求教。这些人，只道高僧有奇术神法，把那反常背理、不忠不孝的转变过来。哪知高僧只据着生人性分中正大光明的道理，一提撕开导耳。当时聚着善信中，便是仁辅与宦尊众友。那亭子上三乡老齐来探谒，道副大师一一请问众檀越姓氏。只见宦尊开口说道：“老子舒中来也，解组归来，闲居无事，与这位朋友盘桓终日，以乐舍年，闻得高僧自国度远来演化，特谒莲座，以聆妙旨。”祖师不答，但说一偈，说道：

俯仰从前，一正而定。
逍遥已后，勿浇乃性。

那宦尊听得，拜受谢教，说道：“人言不差，果然高僧因类演化，老子知偈意矣。但只是老子与众友来临，须是人人求一个超脱。”祖师乃目视副师，副师领悟，乃向宦尊说道：“吾师教本无言，说偈只为尊长有问，不得不言。尊长欲人人尽言，非吾师本意。我小僧代言，且只就老尊长说众友来临，小僧看众位色相不等，有知是上交老尊长，还是尊长下交取友？这友道多端，总归一义。”尊长点首，说道：“老子晓得了，只是一件事情请问你；出家人当讲些见性明心的宗教、虚无微妙

的禅机。我闻你们自出国门，只讲的是纲常伦理之言，演化忠孝廉节之辈，这三纲五常乃是在家生人的道理，你出家人既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如何谆谆只讲这俗家的事？”副师道：“老尊长，就你说见性明心，这性是何物？这心是何物？世上若把这纲常正了，便就是见性明心。”宦尊笑道：“不是这等说，把宗教离远了。”副师道：“老尊长，你离了道理讲性，还是你远了。”舍宦尊又问道：“师父，你们东度之意何为？”副师道：“我祖师与震旦国度有昔劫之缘，又因崔、寇诛尽沙门，吾师于慧眼中，观见崔、寇不忠君上，自然王法不容。乃若沙门被诛，却也是他自取灭亡，岂被披剃出家，不守禅规，天道肯与你安然受享？僧等为此远行，要使这不忠的知王法，鉴报应，改心从善；要使那破戒的守禅规，遵释教，不堕无明。”舒宦尊听了道：“人言不差，都说东行高僧如镜悬照，物随其来，都在光中。我老子时时想慕，刻刻欲会，今日相逢，听得教言，实慰我心耳。”副师笑道：“此可谓友道中神交也。”那亭中三乡老听了，一齐说道：“交情说到神交，这点精诚，古今能有几个？古语说得好：‘坐则见于墙，食则见于羹。’心同道同，便是交道也。”

众方讲论，只见那堂中几个和尚都上殿来，参礼祖师毕，便问副师：“从哪条路来的？”副师答道：“自惺惺里来。”和尚又问：“往何处去？”副师道：“从东路去。”和尚道：“我等正从东来，师父们要小心谨慎。这东路有些阻碍。”副师问道：“有甚阻碍？”只见那愁和尚把脸越加愁容，说道：“难行难走！”

第一宗是海水茫茫风波险。

第二宗是剪径妖孽劫行囊。

第三宗是被难沙门无度脱。

第四宗是不重僧村难化斋。

第五宗是程途遥远没处宿。

副师听了道：“海水风波，我国王有赐的宝舟，可恃以无恐。若是剪径妖孽，我僧家有何一介行李与他劫掠？被难的沙门要求度脱，正是我等演化夙愿。出家人到处，难道饥饿而死？必有伽蓝打供。这路途遥远，随所住处，便露宿林栖，有何不便？”愁和尚越加哭起来，说道：“依师兄所说，四宗都罢了，只有这被难的却是那被诛的冤魂，一灵飞越，到这方乡，倚草附木，迷往来行商过客，我等饶着是逃难一事同人，他鬼寻熟的迷，几乎被他迷倒。”副师道：“你既是吾僧家，岂不会往生超度真言、驱邪缚鬼神咒，如何害怕？”愁和尚道：“他生前与我等不同心，死后越加愈赖，说我们吃素看经的得了太子救难，得以逃生，他吃酒如荤的偏生古怪，神道不饶他，个个被伤。伤了倒也罢，却还要把他堕入地狱。我等逃来时，正是他们迷人日，只恐如今都堕入地狱，路途清宁好走了。若是还有漏网的，师兄们却也要小心在意。”副师听了笑道：“师兄，你说来只会哭，便是不会出家的。岂不知一切尽皆空，凡人见怪不怪，遇邪无邪，自然恐惧不生。你若是愁眉苦脸，枉吃了素，何尝看经？”副师说了，众善信赞叹，各各辞出庵门而去，祖师祖徒在庵静室打坐不提。

且说陶情与狐妖冒居友道，见事不得个计较，又被那岁寒三老友扯着，怕惹出事来，一路烟走了。却走到东南通道的荒僻路上，举目无一个识知，自己揣度，说道：“我想当初灵通关浑迹，到今尚无一个着落日子。”只因狐妖讲到弟兄朋友处，遂想起王阳、艾多、分心魔这一班结义，不知漂泊何地。正然

思想，只见远远几个人来，陶情立住脚，睁开眼看，那来的乃是几个踉踉跄跄酒头汉子，走近前来，见了陶情便道：“老兄缘何独立于此？摆脱不似旧时，憔悴大殊昔日。”陶情见了道：“原来是昔年交契老友。一向在何处立脚？”众人道：“往昔与兄逐日交欢，只因北魏有神远通晋，带了几个僧人回国，那好僧持戒，把我等驱逐无所。却有那不守戒行的，日日与我等相亲，逐而留住脚头。今日那不守戒行的，弄出败兴，我等存留不住，故此远行到此。”陶情道：“别来已久，众兄还是往日光景么？”只见一个道：“时异事殊，我等都改名换姓。便是与一个相亲，他也起了别号，就是我当年与老兄相好时，名叫打辣酥，如今改作终日昏了。”陶情笑道：“这等说来，众兄都有别号了？”众人道：“都有，都有。”陶情便一个个问，终日昏乃指一个、说一个道：“这位叫做百年浑，这位叫做沽来美，这位叫做只到酉，这位叫做乐陶陶，这位叫做口流涎，这位叫做吸百川，这位叫做吃不尽。”陶情道：“你众友高兴，另立名色，便是我小弟当年叫做雨里雾，如今也改做陶情。我且向终日昏老兄，你与那不守戒行的相亲，弄出甚么败兴？”终日昏道：“小弟们一言难尽，都有几句《西江月》曲儿。”陶情道：“怎么还有心肠做曲儿？”终日昏道：“你知道的，有了我等，再没个不哼两句儿的。”陶情便道：“说来，说来。”终日昏乃说道：

原为相亲解闷，谁知他朝夕不离。忘却敲钟打鼓念阿弥，斋醮全然不济。

陶情问道：“老兄，你这个曲儿说的是出家和尚与你相亲，他却如何败兴？”终日昏道：“这僧人师徒两个没早没晚与我

盘桓。一日施主家请他荐亡，师父道：‘徒弟，明日施主家荐亡，今日戒饮罢。’徒弟道：‘明早戒不迟。’次日起早，看着瓮缸，恨了一声道：‘冤家且忍耐半日儿。’我小弟在瓮中只得由他。他师徒到施主家，一日法事毕回来，等不得，点了一盏灯，拿了一把壶来瓮边，就听着他叫一声：‘徒弟，冷的吗？’那徒弟道：‘熬了这一日，哪里等得再烧火去暖。’那师父方把灯放下去揭瓮，只见一阵风起，我在瓮中听那风：忽地声如吼，门窗尽刮开。老僧没计策，只叫点灯来。老僧方揭瓮盖，忽然一阵狂风把灯吹灭，便叫徒弟点灯来。那徒弟道：‘堂中灯火俱被狂风吹来。’急急走到瓮边，只见黑屋中一个亡魂哀哀哭泣，说道：‘二位师父，好歹再熬今日一晚，免开瓮罢。我承功德，道力已接引生方。如吃了这瓮中物，不但不得生方，且还要堕入地狱。’那师父听了害怕起来，叫道：‘徒弟，见了鬼也。’徒弟胆大，乃说道：‘我等荐亡道场，八众僧人，却难道今日都不开瓮？’那魂随应声道：‘六个俱守戒行，所以我才得他道力；若是师父二位，只恐自身不保，还能救度亡魂？只是你有一日之戒，便也成就了功德；若是今晚开了瓮，不但我无缘法，你两众也有后灾。’他师徒哪里肯依？便把瓮里屋里揭开，也不灌入壶瓶，便把杓子你一杓，我一杓，冷吃到个醺酣方才点灯。他两个师徒终日昏昏，我小弟所以起了这个名色。只因他如此，后来积出这败兴灾殃，我故此离了他到此。”陶情听了道：“你当初不该与他出家僧相亲。”终日昏道：“他来亲我，谁去亲他？那六个不亲我的，我可敢去惹他？”

陶情听了，乃问百年浑说：“老兄想也是师徒们败兴来的？”百年浑道：“小弟另是一家事故。”陶情问道：“哪家事故？”百年浑道：“我也依样画葫芦，说个曲儿。”乃说道：

偶向朱门寄迹，谁知那白社攒眉？相亲相爱百年期，只为他下楼不记。

陶情听了道：“老兄，怎么他下楼不记？”百年浑道：“我遇着一个贵客爱我，携我到他家终日款待宾朋。这宾朋中也有尊敬长上的，一团礼节待我；也有天性不饮的，毫不沾染于我。不想座席中一个与我滥交的，他哪里顾甚贵倨，管甚礼节，只到个瓮尽杯空，还要使得人家瓶壶不闭，差家童送到他家里。这个滥交，到了八九十岁也无一日清醒。将近百年还是终朝酩酊。子孙劝他老人家保重要紧，哪里肯依？却好从楼上去，便不记下楼时，一交跌下来，跌个呜呼丧矣，他才放我。”

陶情道：“败兴，败兴。且问只到西老兄，可也是跌下楼来伤了残生的一般？”只到西道：“不同，不同。小子遇着一个风流朋友，尽是相爱。到临了，也弄得败兴，饶着败兴，也有个《西江月》说与老兄听。”

适量而止为上，谁教他贪滥恣情。恹恹镇日不能醒，不到黄昏不定。

陶情听了道：“老兄，这也是他风流佳趣。”只到西道：“甚么佳趣？这朋友乘来瘦弱，性子骄傲，逐日携我不是青楼乐也，便是红杏花村。朝朝过酗，夜夜滥贪。那父母受他，医家劝他，不好说的。”陶情道：“怎么不好说？”且听下回自晓。

第四十七回 祖师慈悲救患难 道士方便试妖精

只到西说：“他父母爱他，叫他节制些，莫要吃，早伤了性命；那医家劝他裁减些，莫要到个药饵难医。他哪里肯依？只是逐日恹恹害病一般，好饮食一毫也咽不下，美味汤火儿吃下也难安，所以说他昏昏只到西。小弟便随着他起了这个名号。”陶情道：“你既有托，缘何也来？”只到西道：“便是他不听父母教，不依医人劝，生出毒病儿来，也到个亡之命矣，才走将来。”

陶情道：“败兴，真个败兴。且问沽来美、乐陶陶与口流涎、吸百川、吃不尽列兄，也都有个毒病儿，方才得放你来？”众人道：实不瞒老兄，我们也都是一般。但是有节制的，略略不为所困。却也有一个曲儿你听：

谁不是沽来美味，那个不快乐陶陶？流涎不尽百中川糟，
爱养浅斟为妙。

陶情听了道：“众位既是相亲的，都是高人放达，浅斟樽节，不为所困，宜乎贫贱相守，淡薄为交，何故又来到此？”沽来美道：“我众人虽说有相亲相爱，古语说的好，‘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世间万事总皆空，便是我沽来的美，沽尽也空，

乐陶陶，乐毕也空。涎了也空，川竭也空。只是吃不尽，便也是我等不尽。那吃的，便是老彭八百岁，也有了时空。”陶情听了：“不差，不差，说得是。”终日昏便问陶情道：“老兄，你的行径，也说与我们知道。”

陶情道：“我小弟也照列位说个《西江月》罢。”乃说道：

自叹生来遭际，与人欢合怡怡。文齐怎奈福难齐，专与僧人割气。

终日昏听了陶情说“专与僧人割气”，乃道：“老兄，你如何与僧人割气？小弟却与僧人相亲。”陶情道：“我这僧人，比你那僧人不同。你那僧人是不守戒的，终有个空隙儿与你弄倒。若是我遇着的这僧人，没个空隙儿弄他。”终日昏道：“我们一味消愁解闷，却也没个空隙与哪个拿着。”陶情笑道：“正谓我们空隙儿多，被他拿着了，所以我东走西奔，没个计较。”终日昏道：“我们有甚空隙儿与他拿着？”陶情道：“他说有等人被我们发作起来，父母也认不得，把言语触了；弟兄也顾不得，把手足伤了；夫妻也忘记了，把恩爱失却；朋友也不念情，把交道绝了。还有不忍一朝之忿，装醉儿撒泼，惹祸生非，又有不知礼义廉耻，钻穴逾墙，这都是我们空隙儿，如何计较他？”终日昏道：“这等说来，果是与亲的僧人，天涯相隔，不同的远着哩。这僧人如今在何处？”陶情道：“他今在海潮庵居住。”终日昏道：“我等就到这庵中见他，有何相碍？”陶情道：“难见的，难见的。”众人道：“如何难见？”陶情说道：“高僧慧眼，见了就知邪正，把门神将、秉教大力神王不容我等混入禅林，以此难入。”众人道：“我等各有变化神通，哪怕他慧眼与那神王？”陶情道：“失敬，失

敬。列位俱有变化神通，且问终日昏老兄，会变何样神通？”终日昏道：“我会变脸，行见白就变红。”陶情听了摇头道：“

不大，不大。”又问：“百年浑老兄，何变？”百年浑道：“我地变性，一会善，神不欺，鬼不欺；一会恶，天不怕，地不怕。”陶情也只摇头道：“不济，不济。”又问：“只到酉老兄，何变？”只道酉说：“我会变炎凉，一时寒飕飕，玉楼冻破；一时闹热热，银粟回春。”陶情更摇着头道：“不见得，不见得。”又问沽来美等：“列位老兄何变？”沽来美道：“我会变乜斜。”陶情道：“怎么叫乜斜？”沽来美道：“疲缠他入我圈套，腾挪他上我门头。”陶情笑道：“都不中用。高僧们神通广大，智慧幽深，老老实实待他出庵，再作计较。”按下不提。

且说祖师在庵殿上静坐，三弟子侍立，忽然向道副大师说道：“善哉，善哉。沙海邻村三五十族，苦罹于患难，虽然在他自作自受，却也未免动出家人侧隐。吾既居此，且已识故，安可坐观，不为之救？汝三弟子当往救之。但须得一物将去，庶不费力。”乃举目视着两庀阿罗尊者，向三弟子说道：“汝等当借尊者神力。”道副大师领悟，即于祖师座前，稽首辞出庵门。尼总持也领悟，乃于两庀阿罗尊者前稽首，随出庵门。道育师也领悟，乃于正殿世尊前稽首，随出庵门。在堂众僧，不知其意，也有向祖师问缘故的，也有随出庵外看三位高僧的，都不明白，祖师也不言不答。却说道副三位出了庵门，往边海荒沙直走，头也不回。三人正走入烟绝迹之处，满目荒沙。道副便向尼总持说道：“师尊于慧照中见邻村人民罹于患难，二师弟知否？”尼师道：“我见师兄领师旨，即稽首辞行，料有向方，又何劳疑猜？师尊目视两庀尊者，说当借神力，我故稽

首阿罗前辞前。”乃问育师。育师说：“我亦二师兄之意，但思世尊万法教主救苦救难，到处显灵，故稽首辞出庵门。祖师既向师兄说，必料师兄亦得慧照。又说我等三人去救，何必询问？只是我二人尚未深明邻村何村，村人何难。师兄谅知觉而来也。”道副大师道：“我听师尊之言，邻村料不出东西南北，何敢多问，以逆师尊不言之教？”

三个正说间，只见那沙岸上一个老僧盘膝坐地，手持数珠，口念经咒。三人上前稽首，那老僧只手还答。副师乃问道：“这荒沙何处？前去有村落人家么？”老僧不言，半晌，只等口中经咒念完，乃看着三人问道：“何处行僧，到此不知路头，还要问人？民间可有个不知止处，便妄自走来？作速回去。前村只因善恶人心杂处，惹了一个精怪，恶的应当受他害也罢了，只是善门之家，畏惧惊惶，却也不安。你三位要化斋，却也无斋。便有斋，却也难吃。不如回去，有座海潮庵可往往来僧道。那村居人颇多，还有缘化。”道副道：“我等是奉师命前来救人患难的，岂有回去之理？”老僧道：“精怪厉害，有甚要紧？便违了师父之命何妨？”副师听了也不问了，直向前走。老僧忙叫转来说道：“出家人，性子何急？”副师道：“天地间君父之命不可违，就是师命又岂可逆？比如，君命之蹈汤，父命之赴火，随行犹怕迟，尚敢退回？我等师命，便是精怪厉害，料不比汤火的厉害。”正说间，只见远远一个童子手持一杯茶来，说是近村人家送与打坐老僧吃的。老僧接茶在手，便递与副师说：“三位远来，合当受此。”副师辞谢道：“食必让长，我等安敢当其赐？”老僧笑道：“三位好心，只是你既奉师意救人患难，此去前沙尚远，这精怪降伏却也不难。我有一瓶在此，即把此茶注于其中，荡邪驱魅，不说甘露，可持而去。”副师方接在手，老僧把手一指，道：“那不是精怪来了？”三

人回头，老僧与童子忽然不见。

副师接过茶瓶，乃想起祖师之言，借尊者神力，乃望空拜礼。向尼、育二师说道：“此九位阿罗显圣，虽然试我等道心，亦系慈悲民众。但不知此茶瓶作何用处。”按下三位高僧望前路行走。且说这海沙村落，地名铁钩湾。村有百里，居人稠密。家家捕鱼虾，食海兽，离海荒沙还出那獐、狐、鹿、兔，人恣猎射网罟，却也奸狡异常，取尽生灵，堕成恶孽。却也有十中二三善心男妇持斋的不去取，吃荤的家无取具。只说这射猎网罟之家，百样奸巧，伤生害命，杀气太重。不但人遭苦极必报，就是飞擒走兽、鱼虾蝼蚁，伤害太急了，他也思想报仇。他一物微蠢，岂能报仇？冥冥之中却有神灵发慈悲之念，存好生之仁，痛恨那伤害生灵之辈，每每降灾与祸。可怜这村人，只知非德食不美，非射猎网罟无以资生，恣意妄为，恨不得竭泽而渔，空林而弋。他哪里知道，杀一生命，便生一仇怨。古语说得好，“人无伤虎心，虎无杀人意。”鹊歇牛背，不歇人肩，知人有捉他心，害他计。蚊虫见人手指即飞，蝼蚁遇雨得浮草而渡，他岂无心，不贪生活？何苦人心不知慈悯，百计害它，以恣口腹！只因这村人作此恶孽，就生出一个精怪。这精怪却出世不在深林大谷，乃生在水中，却是一个大虾精。他一微虾，筋力又瘦，如何成精？只为取他子子孙孙，食者太多，他积怒成仇，积仇思报，便成了一个精怪。一日在海中，与众虾计议，说道：“这村人太恶，百计来捉我等。恨我无鸥鹏之翅，蛟龙之灵，以快雄心。闻知这村人，荒沙处捕獐、捉鹿，看那獐、狐、鹿、兔中可有恨这村人的，或是结个伴儿，或是请教个法儿，把这村人弄得他个七颠八倒，也不饶他。”众虾道：“我等正在此怀恨他捉了去，咀嚼甚苦。”虾精道：“我只见他网儿撒去，叫作一网打尽，大大小小都被他捞去，却不知他怎样

咀嚼，何等样苦。”众虾道：“他捞将去，大的剪去须爪，去须还不觉，只剪爪便疼痛难忍。”虾精哭起来道：“是么，是么？比如一人手膊被刀割去，可疼可痛。”众虾又道：“剪爪正痛。他却又送入滚油汤锅，这疼痛怎忍！”虾精道：“可怜，可怜。真是难忍，小的被他捞去却如何？”众虾道：“小的无须爪之痛，却有汤油之苦。更有一宗可怜处，说起这苦更甚，不是下磨盘，便是下碓舂，放上许多盐，做成虾儿酱。这个苦恼真真可怜。”虾精听了，收了眼泪，道：“此仇海深，怎生不报？”乃分身一变，变了一个长须老人。上得海滩，直投荒沙、深林密处，寻个獐、狐、鹿、兔，四荒观望，哪讨一个？都被村人射猎尽了。虾精正坐在深林，只见远远来了一个青年后生，虾精观看那后生：

乔妆打扮，摇摆行来。一裹巾勒着齐眉，夹布衣遮来全体。腰束一根吕公绦，脚穿两只罗汉趂。手拿纨扇跳钻钻，眼望松林来疾疾。

虾精见后生近前，便问：“小朋友，从何处来？”后生一时答应忙了，便说：“来处来。”乃问：“老汉子坐此做什么事？”虾精听了便道：“你这后生，调嘴弄舌，必是个不做本等事业，闲游浪荡之人。”后生道：“你如何识得？”虾精道：“唐突相逢，须当敬老，怎么我问你何处来，你便答我来处来。”后生道：“你这老汉子必定也是个妄自尊大，不合时宜的老汉。”虾精道：“你如何识得？”后生道：“你先坐此，见人来全无个主道，身也不起，手也不动，便问我来历。我实不瞒你，小子姓狐名狸，来处也远着哩。”虾精道：“远也说说我

听。”狐狸乃说道：

家住昆仑山岛，常与鹿豕交游。
只因性灵变化，偶来沙海滩头。
有功捉得反目，无情交了陶流。
到此人穷反本，还思旧境优游。

虾精听了，故意做个假托熟，道：“原来是狐老兄，我一向久闻你与甚么陶情结为契交，今日如何独行到此？”狐狸乃答道：“我与他原是个面交酒友，一遇患难，他便高飞远去，你不知这个人以酒为名，到处苟合，若是不合，便一路烟无踪无影。且问老汉子高姓大名？”虾精道：“若问我姓名，也说说你听。”

生在汪洋水国，与鱼为乐交游。
只因子孙众盛，各分湖海潜留。
苦遭网罟伤害，弄得家破人愁。
为此来寻走兽，要与渔猎报仇。

狐狸听了，笑道：“原来是长须老精怪，真真的你有屈没处申，我想你生长海洋，不求闻达，苦被村人百计嚼你，果然仇恨不可不报。只是你有何手段，会甚神通，把这海村，生他些祸害？”虾精道：“一人不得二人智，正在此无计。我想，我技不若长蛟。他一鼓浪，把这村人漂没，却又不忍。有善人仁人不伤害我，怎的教他玉石不分，一概罹害？”狐狸道：“你还是个仁义心肠，如今却作何计较？”虾精道：“我想当年，这荒沙多少狐、豕、鹿、兔，被这村人射猎已尽。古语说得好，

‘兔死狐悲’，难道你无仇恨？”狐狸道：“不瞒老兄说，我一向称为狐妖，却也有些变化手段。你若不信，我复了原相你看。”后生把身一抖，只见原是一只九尾狐狸。老汉笑道：“原来你也是个忠厚妖精。你既忠厚待我，我也把个忠厚待你。”这老汉子也把身一抖，却复了原身，是一个大爪虾。一个放下四足，在那沙上打虎跳；一个直截起两须，在那地下蛟螭游。

二精正露原身，却好一个全真手捧着一个葫芦儿，走近沙路上来。二精看见那全真怎生打扮？但见他：

头顶黄冠子，身披白道衣。
麻鞋双脚着，丝带满腰围。
蒲垫肩头担，拂尘手内挥。
葫芦盛妙药，想是走方医。

二精见了全真来，躲又不及，变又已迟，被那全真看见了狐狸，道：“业障，怎么捉着个大虾？吃又不吃，放又不放。”这狐狸原有妖性，乃呱呱讲话不似讲话，叫嚎不像叫嚎。全真原是仙骨道骨，一见便知，笑道：“原来是个多年老狐与一个老虾。你这两个业障必有个原故，我闻你多年受了日精月华之气，善变人身。我且背过身子，闭了双目，让你变出个会讲话的模样，再问你来历。”全真乃背过身，闭了眼，却又想道：“这业障定然要走。”乃于葫芦内取出一丸丹药。却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四十八回 仙佛宝器收蛟患 祖师说偈试沙弥

狐精见全真背过身去，乃暗相说道：“我们正讲报仇这村，却撞着这个全真来，如何躲避？却又不便变化。不如乘他转身，走了罢。”虾精道：“我闻全真多会呼风唤雨，降妖捉怪，若走得干净便罢了；若走得不干净，被他捉将来，倒惹得不干净。”狐精说道：“打扮得虽然是个全真，却不知他可是个有道的真实全真？如今世上好歹念两句《参同契》，记几句《悟真篇》，手里拿着葫芦儿，不知卖的谁家药？装模做样，诱哄愚夫，也是个全真。”虾精道：“我看他是个真全真。他若是假全真，见了你这个狐狸，拿了你去剥皮吃肉，便是虾儿，莫想饶你。真全真，故此好生存心，背过身闭了目，叫你变出人形，问你个来历。你看他葫芦内取了一丸药在手，全有个仁心爱物，把金丹度人的意思。”狐精道：“依你主意变个人形，与全真度脱罢。”二精乃摇身一变，依旧狐精变个后生，虾精变个老汉。全真转过身，睁开眼看见，笑道：“业障果是有能。”乃叫二精近前，二精逡巡畏缩，不敢近前。全真道：“我出家人，方便好生，决不伤汝，汝不必怕。有何情由，实实说来。”二精乃把前情说出。全真道：“我非别人，乃海岛玄隐真仙弟子本智便是。我师蓬来得道逍遥，我亦成道。昨慧光照出，这邻近村乡人心积恶，上天发怒，应有灾难。但恶类之中尚存一二善

人，我是以恐玉石不分，殃及善类。今听汝等所说，有个道理。你二精可变作活物，待我变做贩卖之人，到这村中试人善恶。若是善人，当脱其难，若是恶人，当降其灾。”狐精道：“这等我便变做个兔子罢。”虾精道：“我还原本身。”全真道：“虾不可共兔卖，须是卖做个野鸡，以便我为猎户卖。”一时各自变化起来，宛然一个猎户，担着雉兔，走长街，过短巷，无一家不叫着要买。且说道，荒沙近日不出禽兽，村中因此稀少，争着叫买。猎户只是假争钱钞不足。

却好走到一人家门首，只见门内走出一个男子来，看见猎户，便骂了一声，说道：“这等一个精壮汉子，不去做些别样经营，却担着两个活物卖钱。你得了钱钞，不过买柴余谷，充你一日之饥，却叫这两个性命伤了。可怜也是它出世一番，有眼看着人世，有耳听着声响，有口食着草粟，有性知道疼痒，被你捉来送入人腹。”猎户听了，乃向二精说道：“走遍村乡都是要买活物，惟有这家汉子，你听他口口声声何等善言善语。若天降灾殃，不救这人家如何过意？”虾精道：“这汉子言语虽善，不知他家道何如？”全真道：“须是到他家里观看方知。”虾精变的却是雉鸡，便故意飞入这人家。只听得个妇人在屋内哼哼的说道：“病歪歪的，叫汉子买个鸡儿做汤，他道放着鱼虾不做汤吃，偏要活活杀鸡害个大性命。”虾精听了，吓得飞将出来，说道：“仇人，仇人。虾儿、鱼儿又不是性命，怪不得这人家妇女有病。他既要吃我，我便乘他病，报他一场。”全真道：“虾精且莫躁性，我爱他个不杀飞禽，且全他家室。”只见狐精说道：“这满村都争买兔雉，连走兽也杀，此仇我当去报。”全真道：“你如何报？”狐精道：“我与他个好还报他，那好动刀杀的，便报他个项下出血。”虾精道：“他便有寸铁利刃，你却没刀。”狐精道：“乘他项下生疮害毒，我

便叫他无药可疗，血流不止。他若是炮烙油火，滚沸汤锅，我便报他个浑身腐烂，遍体脓伤。”虾精道：“犹不足以报恨，他尽坑了生灵种类，也少不得还他个大小灾病。”全真听了道：“你这二精也怪不得你还恨思报。只是那不害你的，却也是个恩家，你如何不报他？”二精道：“我也报他个合家大小安福，善人寿命延长。”全真道：“这是神天主张的，你一物之微，敢操祸福之柄？”二精道：“这也非神天，也非我等，总是善恶人心自作自受。”

正说间，只见天风猛烈，海水泛滥起来。烟雾濛濛，却见蛟腾无数。看看村落漂没，那村人汹汹慌乱。这二精越助风潮。全真独力救援。正在势孤力弱之际，只见西南上来了三个僧人，手执着一个茶瓶，口中念着菩萨梵语。那海潮渐平，长蛟化为蚯蚓般样，也有钻入全真葫芦内的，也有收入僧瓶的，顿时村沙宁静。那村人看见沙滩之上神僧、高道救护，齐齐奔来拜谢。这三僧犹自狰狞，怒目而视。只见那众村人中两个老者，说道：“我这沙滩久未起蛟，村中也平安多日，今日祸患，若非众师救难，村人险葬于鱼虾之腹。”全真乃笑道：“汝等欲免其葬腹之因，当须动一慈仁之度。且问二位老叟，你可认得这一后生，这一个老汉？”那老者上下看了一看，道：“不相认。我两老一家斋素，不出屋门，生平交少，故与这二位不认得。”二精听了笑道：“不是我这众位师父救了你这村落，还是你二老救了众人。我等仇心少略消了。”说罢不见。三僧方才与全真相见，各叙道话。后人有五言八句说道：

莫说世间物，螻蛄乃化生。
亦具血肉性，宁无生死情？
有心思报复，无力与相争。

仁人多造福，不忍听其声。

且说祖师打坐宝殿，庵内众僧候其出定，乃问道：“祖师命三位高徒哪处公干？莫不是化缘？我这庵中颇有常住供养。若是化缘，我等方才跟出庵门，见高徒从东海沙荒处行去，村远人稀。只要走到铁钩湾。叵奈这村落人家行善的少，不但无斋化，且还要受诸苦恼回来。这地方多精怪，捉弄得村人家不得宁静。又且长蛟时起，海水泛滥，漂没人家，走得快些，还得生命，若是迟了，或是黑夜，多被冲去。高徒不当往此村去。”祖师不答，但说：“出家人，莫要拣好地化缘。信步而行，随所住处。”正说间，只见庵前远近，善信接踵而来，都是家中六亲不和，灾病煎熬，不得安静的，听闻高僧演化，齐来求度。祖师欲待不言，又因弟子外出，恐辜来众问道之心。欲言则往来讲，非止一人一事，不胜烦扰。乃于众善信前，说一偈道：

一切不平等，根因皆自作。
自作自为医，何须问人药。

祖师说偈罢，乃侧目直视着焚香小沙弥，说道：“小和尚，烧香的心肠在哪里？难道炉香叫他自己烟焚？”众善信中，有明白的，点头赞叹，合掌称谢；也有不明白的，却问那点头的道：“高僧说的禅机梵语，是如何讲解？”众中却有那宦尊在内，他便向那不明白的说道：“高僧之意说道：各人家不平等的事，都是你自家生出来的，若思想这事根因病患从何起，当从何止，自然就安静，何须责备于人？比如焚香，焚与不焚，皆在沙弥一心自主。”宦尊说了，众善信还有不明白的，说道：

“闻知高僧有徒弟三个，肯与人备细讲解，怎么不在殿中？”

却说道副三众与全真救了铁钩湾蛟患，全真向副师说道：“师知这村人灾患何始么？”副师道：“作恶之报。”全真又问：“师知这灾患何救么？”副师道：“作善之报。”全真又问：“师既知报恶，却又知报善。报恶不苦了善，报善不纵了恶么？”副师道：“蛟患，正所以报恶；我等来救，正所以报善。”全真笑道：“师言尚未尽了。我等来救，是报善，尚未报恶。未报恶者，他恶贯未满也。小道昨来，见二精怪也非精怪，乃作恶的蓄怨积恨所成。这村人，若是了明这一种怨恨根因，速行改省，物各有性灵，你爱生恶死，他岂独无？但存方便，就无精怪。若是执迷不悟，恣口腹之美，不顾生灵之命，这精怪怎肯甘休？”副师道：“我等既为救善人，非为报恶人而来。我已稽首世尊前，乞发大慈。须是善人益坚其向善之心，恶人惩创其作恶之念，始终成就了这来救护功德，事在道师作主。”全真道：“闻知三位禅师道力高深，神通宏广，还是禅师作主。”副师道：“我等僧家一意慈悲救善，即是惩恶，但恐恶的不知因救善而得救，改善之心不坚，还是道师贵教情法并施，功德易就，请勿推辞。我等也须瞻仰道力。”全真听了，乃说道：“村人善信易化，恶心难改。若不大显一番神通，怎能更转他的恶意？如今说不得贫道用法惩恶，禅师用情示度。俗云：救人须救到底。”副师答道：“一切听道师主持行法。”

全真乃把手一挥，叫一声：“狐、虾二精何在？”只见狐精仍旧后生，虾精依然老汉，二精站立面前，道：“仙师何事召吾二怪？”全真道：“村人作恶无他，非于名犯义之大愆，非反常背道之巨谴；不过是忍心杀害昆虫，为汝等冤家债主，汝等积恨益深，他那里恣情不悟。我两门愆念愚氓，造此恶化，

几被蚁患。还来救护，只是救护了村人，与你等毫未有济，更存留杀机于汝等。吾今欲五全功德，必须要汝等协力。”二精问道：“仙师，何为五全功德？”全真道：“一全善人无难，二全恶业知消，三全鱼虾免害，四全鹿兔无伤，五全我与禅师皆成了普度之愿。”二精合掌赞扬道：“愿随道力驱使，不敢违背。”全真乃叫虾精说道：“你变这老汉极相宜，可把狐精变个兔子，携上村间去卖，看是哪家专要食兔，与你狐辈最仇。你可乘他家祸害灾殃，加一等作跷蹊古怪，我把这葫芦中丹药与你一粒，恐有法术医人来救，一凭你将丹相机妙用。”虾精老汉接了丹药，正欲辞行，副师乃叫住道：“汝等惩创恶家，恐波及善类，可将我僧这茶瓶携去，遇有难解之难，也能助一善功。”虾老接在手而去。

却说这村名铁钩湾，言人心最险有如秤钩。就有一个姓辛名独。这人奸险存心，诡诈行事，害人利己，刻众成家，恶贯满盈，家中灾难迭出，却也说不尽他的坎坷。一日，梦其祖先说道：“辛独，你当改过自新，行些善事，救解身家灾难，就是宗祖冥中也得超升。你如不改，只恐祸患临来，悔之晚矣。”这辛独哪里信从？一日，妻妾子女灾殃不保，他却遇着虾老拴着一只活兔子村中卖，乃叫道：“老汉子拿兔子来，我买。”虾老近前把兔子递与他。辛独见有近邻几人来，只道是来争买兔的，他忙把兔子收入屋内，却把钱钞付虾老。只见那近邻人中，一个善老人说道：“辛独，你不该忍心又买活兔，伤它性命。我看蛟患方安，都是圣僧高道救护，你也当向些善。”辛独笑道：“家有病人，想此活兔为食。要人病好，哪顾生兔？”虾老听了道：“全真为方便善人，因纵了这恶。他只知收了活兔进屋，怎知收了祸害入门？”虾老拿着丸药茶瓶，站立在辛独门前。却说狐精变了兔子，被辛独收入屋内。他却把兔子

放在一个罩内，伺候宰割烹庖。哪知狐精变的兔子知这情由，乃掀开罩子走出来，前后屋内观看。只见辛独家中妻子大大小小灾病异常，却见许多恶邪凶怪守住不离。见了狐精，这些邪怪便恶狠狠起来，说道：“你这送命的兔子，因何又被他得来？”狐精把身一抖，却变了一个后生。他把隐身法儿又使出，辛家人哪里见他？只听辛独见罩开不见兔子，大嚷大骂去寻。狐精却问这些邪怪缘故。邪怪道：“我等皆是辛独往是恣意杀害的禽兽、鱼虾，苦被他百计咀嚼，一灵饮恨不散，结聚在此，只待时日，报他个合家不救。”狐精道：“我闻这村中伤害汝等的人家不少，如何独守在他屋内？”邪怪道：“我们做不得主。还有这村中报应大力王神，他执有册籍，家家都有个次第开载。”狐精道：“册簿怎样开载？”一个邪怪道：“今早闻得神王到海潮庵参谒高僧去了。留下册籍在那邻家善老儿屋内。且问你：方才是一个兔子，怎么就变了个青年后生？我知道，莫非你也是被他坑害买来的冤孽？”狐精道：“不是，不是。我是要报仇走兽。只因皈依了僧道方便之门，为救善人到此。”那邪怪一听狐精之言，乃大怒起来说：“怪道蛟患不作，我等空守时日，徒抱着仇恨。闻知是甚么和尚道士救了。据你说救了善人，却不纵放了恶党？叫我等被他伤害了的，不得讨他命，报他仇。”说罢，一齐抢上来把个狐精拿倒。狐精措手不及，隐身法儿也不灵，依旧复了个活兔子。辛独家婢见了，忙忙捉拿了去，放在罩内。狐精偷眼看那些邪怪，却也都是禽兽昆虫之，只见家婢把兔子罩住，却去报与辛独知道。狐精忖道：“这一回他定要计较我。我若弄起手段来不明不白的，这些邪怪又恶狠狠的怪我坏了他事，只得走出寻虾精计较。”乃把身子拱开了罩，依旧隐着身走出门业。虾老见了问道：“你如何到他屋里，许久不见个动静出来？”狐精道：“一言难尽。

”却是何言，下回自晓。

第四十九回 善神守护善人家 恶党闻灾知警悟

狐精向虾精老汉说道：“原来这辛独过恶，伤害生灵，神王不宥他，把他平日这些被害的冤孽，都守住他灾害的妻子，只等他恶贯儿满，便报应。谁想我等救了一村蛟患，他这冤孽不得讨命超生。”虾老说道，“一村吃鱼虾、猎走兽，千千万万，偏生在他家？”狐精道：“我也正是此言。他道神王有册籍，注定恶人轻重次第，先后大小报应。”虾精道：“册籍，你见来么？”狐精道：“我也要看他册籍。他道神王参谒高僧去了，把册籍放在邻老善人家。”虾老道：“我也说方才众人中一老者，说辛独买活兔的不是。可见善人人喜神也欢。册籍放在善老家，我与你到他家去看。”狐精乃同虾老隐了身，走入邻老善人家。只见邻老家人，一个善神坐在堂中护着家堂。那册籍祥光射目，善神见了二精道：“你这两个业障变人貌，隐幻身，何敢撞入善门？想你被那咀嚼你的，与你有命性干连。你当入他室，仇他毒。哀此善门，毫无违碍。”说罢，他手内一个铁如意向二精打来。二精忙道：“善神菩萨，我们虽是要报仇的，却也不同。”善神喝道：“我看你二怪甚么不同？”

貌虽老少人形，情却狰狞古怪。

一似长须爪虾，一似獐麋狐态。
你们冤自有头，这家毫无你债。
速去他处现形，谁家买你杀害。

二精听了道：“我两个在辛独之家，闻知神王有册籍报应次第，特来求看的。”善神不肯与他看，狐精便来抢了册籍，往屋外飞走。善神赶来，虾精乃执着茶瓶，取出全真与的丹药一丸，叫声：“变！”那仙丹即变了一丸石弹子，圆滚滚，直敌那如意，左来打左抵，右来打右挡，两相战斗，却遇着神王回到取册。见两个战斗，看了一看，怒道：“何物邪怪，敢与善神相竞？”乃执神斧来砍虾精老汉。老汉忙了，见那弹丸抵敌不住，随把茶瓶捧在手中。只见那瓶中五色毫光外显，外中钻出一条红莲。此时善神与神王停着兵器说道：“救苦难的菩萨宝器，你是何怪，敢窃了来？”虾精道：“我这宝器乃高僧与的，如何说窃了来？”善神道：“那狐精现抢了册去，此宝岂不是窃的？或者也是抢来的。”虾老道：“石弹乃是仙真之丹，茶瓶乃是高僧之器，他们见在荒沙之前，特为善人来救。”神王听了，乃与善神笑道：“原来你二怪也是学好改行的邪怪。且问你：高僧仙真既来救护善人，却又叫你来做什么公干？”虾老道：“只因救善，恐纵了恶党。依仙真道法，要剿灭了恶人，以扶持善信。依高僧慈悲，要那恶党闻灾知警，速改行修善，以免灾殃。方才因辛独恶贯将满，说神王有报应轻重大小册籍，我等欲看了，以便回复仙道，故此入这善门，触犯了威灵。”神王听了，便收了神斧，叫狐精拿了册籍来，共同一看。

当时展出，只见册上注得甚是明白，也是合家斋素，全不杀生害物的，乃第一行，应增福寿；也有为父母灾疾，不得已

宰杀孝养的；也有为王差享祭畜类、牺牲忠公的；也有为祀祖祭先取物，实那筮豆的，俱在二行之上，应当无过无灾。以下便注着恣口腹之美，肆宰杀之惨，多寡有数，时日无虚的，应当报以合家大小轻重灾难。却最不善的是辛独，行事奸诡，立心凶暴。杀戮过多，应当恶报。狐精只看了这一行，把个册籍交还了神王，扯着虾精道：“事实有据，我与你报与高僧仙真去，叫他作计较罢。”二精飞走，到了全真前，将这事情说出。全真乃向副师说道：“世事看来善门自有善神拥护，恶家自有邪怪守着，观隙俟时，料那神王册籍注定，岂轻纵了？我等已方便了他蛟患，真是那善人成就了他的，且各自回鸾去罢。”说毕，叫那虾老、狐精过来：“你二精只俟着辛独贯满，应去报仇。我等去也。”遂别了副师而去。副师同尼、育二师取了虾精茶瓶，乃说了五言四句偈语，发付二精而去。说道：

一害还一害，应作报怨看。
村中有善信，如意宝瓶安。

副师说罢而回，二精赞叹而去。三人来到前路静处，只见一个老益面貌不似前的，坐在沙岸上，持着数珠儿念佛。副师见了，向尼师说道：“取瓶尊者在此。”乃上前顶礼，将瓶交付道：“蒙菩萨点化，救得村人，分别善恶，仍得全真道力扶持。那僧只点头念佛说道：“三众有斋化余剩，斋我老和尚一顿。”副师道：“有斋奉献，怎敢供余？实未有斋。”那老僧只是念佛。尼师道：“师史看此僧，非昔尊者，为何错认，又把个茶瓶付他？”副师道：“一任其非是，我以信心为是。此僧若知非是，故认非是即非是也。彼不知非是，我不知非是，一施一家，弥陀岂远？皆此实心。师弟，你一说非是，我与你

便皆有非是。看这非是作何因缘？”那老僧见三众答以无斋，他仍旧坐着念佛，副师见这光景，也念了一声佛，辞别而走，到得庵门，只见往来来来，许多善信，都是瞻礼祖师的，说道：“三位师父回来也。”副师三人上殿参礼世尊、两庑尊者，只见九位尊者前不见童子茶瓶。副师知其意，稽首祝赞未毕，只见那老僧也走回庵，到庑下把瓶儿放在尊者前，向庵僧说道：“我早见这位菩萨前不见了瓶子，只道是人窃去，原来是这三位带了去救村人。适我沙上化斋，三位还我，我不敢言。今原还了菩萨。”庵僧道：“老师父，你今日得了斋么？”老僧道：“得了斋。”副师三人见闻不言，但向尊者前又复顶礼，随进静室参谒了祖师，说道：“弟子奉师旨，解救了铁沟湾村人患难，回来拜复。”祖师点首。只见座中有一善信开口问道：“三位高师救那村人，何等患难？”副师答道：“救他蛟起患难。”善信道：“我这海边蛟起，定然大水漂没。不论三五百千家众，俱要沦丧。这是劫数使数，还是过恶之人造出冤孽？”副师答道：“劫随恶造，两相积成。”善信道：“虽然，其中宁无一善人？当年我这村中也曾遇难，有善人家众，俱被沉沦，此又何积？看来也是适然。”副师答道：“善信大姓何号？”善信道：“小子魏真，实不瞒师父，我家已三代行善，有始善而终却不善，有为利而善，有貌善而心不善，纷纷不等，安可概谓之善？倒不如平常作恶，一旦悔过向善的，倒真实是善。”魏真听了又问道：“师父，你且说这貌善而心实不善的，却是何等？”副师道：“见人笑面，恭身利己，狡贪刻薄，此名为貌善。”这等可有个报应待他么？”副师道：“有报应，须是见虎而怒目视，皱眉乞怜，此处虎岂哀恕？终是狡贪刻薄无用也。”魏真点首，又问：“名善而实则不善的，却是何等？”副师道：“名传斋素，暗地坑人，此名为实不善。他的报应，

来不意之祸患，陷众见这囹圄，此自生前，还有阿鼻继后。”魏真听了，骇然惊惧。又问：“始善而终不善的，何等？”副师乃说七言四句，道：

可惜前功高大户，陡然败子出家门。倒不如为利为善终得利，一念仁心改昔非。

魏真听得，合掌道：“信如师父之言，毫忽不差。但我等村乡愚民，只晓得祸患之来，求神买药，哪里知道有这个不消求神买药的道理？”魏真与副师讲说，在座善信甚多。一时听闻了这善恶真假都有个报应，乃齐齐的你看我，我看着你，说道：“张大老，如你家之事，也是个报应了。”张大老便看着李大老，说道：“如你家这事，也是个报应了。”纷纷齐讲乱说。魏真便说道：“你众人不要乱讲，师父们原是演化度人，无有不开心见义，与你们分割善恶报应，方便你各门安静。”尼总持便说道：“魏施主，演化度人是我祖师本愿，但我师化在不言。即言，有明说的，有暗指的，总不过片语半偈，世多不解。我师却又言之不多，所以我等代师之言，岂好多言也？诸善信家，若果有不明疑事，无妨说出，我等自为分割。”只见张大老开口说道：“小子家有一桩怪事，为此心意不平。撰了几句，师父试听。”乃说道：

白日阴魂讲话，黄昏母鸡啼鸣。炎天池天冻成冰，男子结胎怀孕。

尼师听了笑道：“此恶报也。”张大老道：“我家也多行善，有何恶报？”尼师道：“此阴恶胜阳，多是中馈有不善之

报，根因却在施主。盖施主为一家之主，你不善以待那妻妾，故妻妾属阴，积阴成厉，若不速改入中正之道，只恐积厉生患。我为善信虑也。”张大老乃问道：“即如师言中正之道，却是何道？”尼师道：“夫有夫纲，妻有妻德。夫失其纲，妻必无德。”张大老点头道：“说得是，说得是。”李大老也开口说道：“小子家有一件古怪古怪事情，为此撰了几句。”说道：

棠棣开花作怪，堂前荆树成精。猫儿被鼠咬其胫，布粟为妖相竞。

尼师听了道：“此亦是恶报。”李大老道：“我家也积善，如何恶报？”尼师道：“此昆弟不相和，多是居幼的行恶，居长的无礼，这两恶积成，定有官非口舌之报。”李大老道：“可解救得么？”尼师便问道：“施主你昆玉几位？”李大老道：“我无弟兄，只小子一个。”尼师道：“有几位郎君？”李大老道：“这却有三个。”尼师道：“施主平日无教子之方，必是郎君昆弟不和也。”李大老道：“小子从来家教甚严，专在这昆弟上着力。只因我无祖父昆弟争竞，不相容忍，小子所以把子教他和睦，惟恐争竞。”尼师听了，合掌起来念了一声梵语，说道：“此先世积来也，报应根因断然不爽。施主，你只能警先觉后，在那法上为解；不曾积一善道，在这阴功上求解。任你教子相和，怎奈他冥冥作怪。”李大老听了点头服义，说道：“小子只求个三世解冤的阴功，望高僧明指教诲。”尼师自不敢主，乃扯李大老坐下，望祖师稽首，求赐度脱。祖师眼看着三个弟子，道：“此不可以理解，亦难教化。汝三人当清其根因，剿其孽怪，可望消释。”副师三人乃领师旨。

话分两头，却说这李大老的父在日，叫做李杀虎，心地偏

窄。有弟兄三个，这杀虎居长，欺二弟占家财。以故二弟不忿，经年争讼。莫说家财费尽，亦且臭名遗后。一日杀虎物故，到了阴司，堕入抽筋地狱。狱主把他簿子查勘，大怒道：“你这无人伦的业障，大恶至此。”杀虎道：“小于有甚大恶！”狱主道：“弟兄乃人伦一宗正道，想当年你父母生你，又得个弟，何等欢喜！心中说道，与你又添了一个手足，遇有患难，你便有帮助不孤。益苦挣财产，惟恐你弟兄不得过日子。又娶个贤惠好人家女子与你为妻，巴不得妯娌和好，一家如张公九世同居。谁想你听不贤妻话，分开同胞二弟，又奸狡倚强，欺占财产，以致争讼。我可知天理不容，家财占的，到头来一场空而无用，还留下这臭名儿。我这冥司，且不饶你。叫鬼使押他在抽筋地狱。他忘了手足恩情，便抽他手足之筋。他忘了同胞之义，便抽他浑身之筋。”狱主说罢，又查他后代应有一脉三孙，乃使他以祖积恶，仍还他个弟兄相竞。只因杀虎有这一种根因，所以李大老生了三子尚幼，未有妻室，未曾成人，却萌孽根由，已先呈露。家中有座花园，园中有各色花树。但见：

棠棣花连芳共蒂，牡丹花独占群芳。
芍药花红妆金缕，海棠花娇媚妖娆。
白梅花玉骨冰肌，黄菊花傲雪凌霜。
紫荆花胭脂染就，绣球花白雪平铺。

这园中万卉千葩，却也数不尽；三春四季，却也不同开。有色无香的真也可爱，有香无色的实也堪闻。李杀虎在日，朝夕在园中赏玩名花，相共的都是交情契友。可恨他这园是祖父遗来，便与二弟有分。他倚着强梁，便是二弟脚也不肯与他进园。积了这根因，就生出一桩怪事。只见李大老一日正在园中

赏那紫荆花，树下飞出几只禽鸟来，一只一只飞到空中，刮相扑相啄。也有飞去的，也有落下来的。李老怪疑，近前一看，乃是几只鸿雁，见人来便往树根下钻入不见。李大老正疑，叫小仆取锄掘树根，只见土穴内钻出几个大硕鼠，扛着一个黄猫。那猫三足无胫，其一足胫被鼠见咬而啮。李大老乃大诧异，遂掩其土，一向并未与人言。今因张老在祖师前说出，副师三人奉师旨到李家中剿除这怪，李方说出。乃领着三位高僧，到树下周遭一看，只见副师见了乃向尼总持道：“师弟，你知这根因么？”尼总持点头道：“知其一。”副师又向育师道：“二弟知这根因么？”道育也点头道：“知其一。”副师笑道：“你等知其一，尚未尽知。”乃向尼总师附耳道：“如此，如此。”尼师答道：“正是，正是。”却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五十回 李老吝财招盗劫 仙官阅卷授诛心

话说副师见了李家树下飞出大雁来，各自争斗，飞去落得可怪，又见鼠反食猫，乃向尼总师弟说道：

世事皆先兆，明人睹未萌。
将兴生瑞草，家败出妖精。
上士勤修德，下愚妄自行。
一朝来祸福，岂是没因生？

尼总持听了，便向副师说道：“师兄见解极是，却不知这鸿雁与硕鼠精怪何以兆败？”副师道：“雁飞去者去，落者落，此失序也。雁行属于昆仲，紫荆乃其义花，此必有分行失义之根因，而其家可知其败。况硕鼠为猫所捕而食，今反啮其胫，无礼犯上，必有主弱仆悍之侵。”育三师道：“可禳解么？”副师道：“李善信无昆仲，且未经历其事，从何处解？此兆必自其先人，先人往矣，根因必种在后人，后人又何知其解？”尼二师道：“当劝李老修德行善。”副师道：“德有德因，善有善报。但前人已种昆仲之恶因，此必不能挽回昆仲之恶报。”李老听了三僧之说，乃合掌求解，说道：“三位师父所言，毫发不差。是我先人不念昆弟同胞之义，伤害了些人伦道理，

以致我无兄弟。今我生三子，虽无争竞，其实皆幼，只恐长而不和，事将奈何？乞求三位师父与小子把这根因解救。”当下副师只说：“造下造因各有种类，施主即修善，却又有别项善报。似此昆仲根因，解救不得。”尼总持道：“师兄，不然。古有齐景公坐朝，晏子侍立，只见天文官奏道：‘荧惑守心，主有灾难。’景公问：‘这灾难可禳解么？’天文官道：‘可修禳，移在臣下。’景公道：‘臣下，乃辅我之人也，我闻君无辅，何以为国？移臣下断然不可，再思别计。’天文官道：‘可移于岁。岁若旱涝，主灾可免。’景公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生。若岁有荒歉，民何聊生？寡人不愿伤民，宁可自当灾难。’晏子听了，称贺道：‘我王有此善言，那荧惑必然化祥。’次日，天文官果然奏道：‘夜观天象，荧惑退舍三十里，反主我王福寿，国泰民安矣。’岂有先人种了昆仲恶因，李善信修一修，不禳改了的？”育师道：“二师兄说的一团道理，只是德从何处修去？善从何地行持？”尼总持道：“德与善，但随李老善信，自修自行。”李老道：“便请三位建坛道场，诵些经卷罢。”总持道：“经卷岂能挽回不义之报？道场哪里解得昆弟这愆？见苗寻根，只得待我查勘这一种根因，再与李老善信作功德也。”总持说罢，乃回庵中仍照常侍立祖师之侧，日间接待往来善信众人，夜与众师习静。

这晚，总持有那查勘心愿，便于静定之余，游神法界之内。忽然来了正殿上，见世尊端然坐在莲座，两庑阿罗尊者庄严色相，各依序坐。只见十位尊者执经正坐，旁有仙人侍女焚香。尊者目视着尼总持微笑道：“汝以经卷不能挽回不义，这经，何义也？这诵经，何人也？这不义，何人为也？”总持听了，合掌谢过。尊者道：“汝非是过，当未察根因。”总持道：“弟子正为未察根因，所以志愿查勘李氏祖先造下之孽，今日园

花雁鼠之怪，与他个解救入门之路。”尊者道：“吾执经照见五蕴皆空，汝欲查勘，点不外此。但汝若知，何劳查勘？汝若不知，查勘徒然。”总持道：“弟子非查勘，自己欲使那不知者知也。”尊者笑道：“吾姑试汝。”把手一指，说道：“那殿阶下自有查勘处。”总持乃看殿前阶下，列着许多仙官。只见一个仙官，总持认得乃是当时查勘郁氏弟兄的。总持忙下殿阶，拱手作礼问道：“仙官何来？”仙官笑道：“当朔日礼谒世尊。”总持道：“正有一事请问，世间妖孽关乎气运么？”仙官道：“师何不明妖孽关乎方寸？”总持道：“方寸之善恶，各从类报么？”仙官道：“自然从类。”总持道：“今有世人欺凌弱弟，占夺财产，当得何报？”仙官道：“报在子孙。”总持道：“可禳解得么？”仙官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纵有善修，终难解救。”总持道：“当年有个李杀虎，占夺昆弟之财产，应得何报？”仙官乃令执卷吏取卷查看，道：“其报在孙，与祖同一占夺。”总持道：“俱乃伊孙，此占彼夺，未为祸害。”仙官听了，把眉一蹙道：“师止知占夺不为祸害，哪知祸害深大，叫做骨肉相残。莫说财产终空，便是恩义断绝，就积酿出少凌长、卑压尊，莫有穷竭之患。世间类此事最多，师何独举李家昆仲之报来问？”总持道：“小僧只为遇有这种根因，便为此来查勘。”仙官道：“世间恶类多端，幽府记载颇悉。师为一事欲查，宁胜烦扰。吾有诛心册籍，当付师阅。只是机难预泄，六耳不传。师如遇有应查勘者，可独查看，以助汝师演化。切勿与他人知觉。”仙官乃吩咐执卷吏道：“此后记载诛心册籍，当随师到处，听师梵语一声，即于师静中显现查勘，无得违误。”仙官说毕，拱手辞行。总持复留住问道：“李氏禳解，毕竟何修？”仙官乃答道：“解铃还得系铃。”说罢自去。总持觉悟，乃到天明侍立祖师之侧。祖师目视总持

道：“弟子色相，动静两相扰于胸中，其必为善信家妖孽未解。”总持答道：“正为李施主花妖鼠怪，弟子们已知为弟兄闯墙之兆。但解此根因，未得个修禳对症之药。”祖师笑道：“此有何难？”乃说一偈。时李大老诸善信人等已集于庵殿堂，但听祖师师徒片言半偈，便相与思议。只见祖师一偈，说道：

祖先往矣，宁无遗族？
损却有余，补其不足。

祖师说偈毕，庵僧众遂相传出。众善信听得，各各思议，便向李大老说道：“高僧偈语，欲要李大老看顾宗族之贫乏的，我等相偈语真真是对症之药。李大老，你便家财富足，宗族尚有日食不周的，损有余补不足，不但德义高深，亦且善功远大。”李大老口虽答应，心实不舍。那慳吝之色，见于面貌，便直入祖师静室，见祖师合掌拜跪，再求个禳妖之言。祖师闭目不答。总持乃说道：“吾师已说有禳解妖孽之偈，善信但查你同祖一脉传来，谁是与你祖共分财？之后若有贫乏的，当速贍给。”李大老面有难色，说道：“吾族甚众，贫乏且多，安能损我有限之产，以补若多之众？”总持道：“量己力为施，济那饥得一日之食，善信便有一日之善矣。”李大老只是口应，回到家中，便有那穷寒亲族，知道庵中高僧指明他家园花妖鼠怪，叫他贍顾宗族。却有一个士人叫做李阿诺，他却是李大老同祖传派来的，走到李大老家借米谷。说道：“阿诺不才，饥寒困苦，敢求族兄资助。”李大老答道：“高僧劝我，我正在此思虑。族人颇众，我力量不能遍及，你且回去，待我计较通当，再作道理。”李阿诺听了，只得回家。李大老乃对妻子把这些话说出。其妻笑道：“树下雁、穴中鼠偶然作怪，旋已消灭。

吾三子尚幼，哪里争竞？信那僧家迂言乱话，把家财给那贫族。这些贫族有不务本等耕种，好吃懒做，方才受贫。你便助济一年，也终甚用？”李大老听了妻言，便悔了善念，几日连庵里也不来。却说这李阿诺回家几日，复又来求告大老资助，反被其妻骂了几声，忿忍回去。一日，李大老正在家盘算资财，约有千金。其妻在旁说道：“再经几年，利上加利，不说有这几倍。孩子成人均分，怎有甚么争竞？若是依那僧人劝，分给贫族，少一百便差一百之利。”大老笑道：“正是，正是。”只见一个仆婢在旁说道：“仆婢要分文，家主也舍不得，肯把与外人？”大老又笑道：“正是，正是。”

话分两头，却说这村有一党豪侠恶少，生平最喜这李阿诺，说他为人俊雅谦厚，甚怜他贫乏，又恨这李大老刻薄。李阿诺三番五次上门求助，只是不舍分毫，却又遇着庵内演化高僧开度他，他只口应心违。这几日听了妻言，连庵内也不来。这党豪侠私相计议，有的说道：“李阿诺贫乏，恨我等无财以赠。”有的说道：“哪时可挪移借贷，为他设处助济也该。”有的说道：“他有富族李大老，便替他借些也好。”只见一个恶少说道：“李阿诺懦弱，若是强悍的，何愁财产？”众人便问道：“他强悍却如何？”恶少道：“闻他祖上财产都被李大老祖欺占了去，他不能争讲。若是强悍，定然争讲得。”众人道：“李阿诺善人懦弱，怎能争讲？”那恶少把眉一蹙，对众道：“有主意了。”乃向一豪侠耳边“如此，如此”。这豪侠点头道：“妙甚，妙甚。”众豪侠你向我耳说，我向你耳说，一齐道：“此计甚妙。”

按下众人计议，且说李大老正与妻盘算金银，只听得醮楼三鼓，忽然门外喊声震天，仆婢惊惶入内，报知李老夫妻。说门外强人劈门而入。李老吓得魂不附体，忙躲入空屋。只见那

些强人打扮得甚是凶恶，手执兵器、火把，照耀如同白日。李老看那强人怎生打扮：

一个个白布缠头，青烟抹面。假胡须皆是络腮，真刀棒都拿在手。口声声只叫快献宝来，眼睁睁但云且拿家长。几个道：杀他人不如放火；几个道：有了宝便饶你残生。

李老夫妇听得说有宝便饶残生，乃哭哀哀地叫道：“大王爷爷呀，金宝都在厢笼里、厨柜中，请自取去罢。”众盗听得他夫妻说话，一个乃道：“拿出来，杀他无义。”一个道：“得人宝，且饶他残生。”一个道：“无义之徒，便杀之何害？”一个道：“害人生命，又得人金宝，此宝伤情。”一个道：“莫要伤人，莫要奸淫，做这买卖永远不犯！”一个道：“且查金宝，够足便去。”只见众盗一齐拥入卧房，得了千金宝钞，各各心满意足，出门去了。李老夫妻方才出屋来，气喘喘的，失魂丧魄道：“罢了，罢了。怎么来，怎么去。”家奴仆辈也有说：“平日分文不舍与我辈，过穿过吃。”也有说：“终日终夜盘算，做了一场空。”也有说：“倒不如分给些与贫宗族，谁不感恩称德？”也有说：“便是修桥补路，斋僧布施，也难似白送强人。”这李老气了一夜，到天明随报了地方官。那地方官只批个“严拿立案”。亲戚朋友登门不过问个安慰。一时便传入庵内，众信人等，都叹说李大老不听高僧劝解，执迷不悟，果然有此怪事，乃相叩问。尼总持说道：“师父，你说李家花妖雁怪必生于昆弟之争，乃今被盗窃之报，何也？”尼总持道：“金宝多积，必启众争。总归破败，何必拘执？只恐昆弟根因还不止此一动。”副师听了，便向尼总持道：“师弟，你我出家人，莫要幸人灾，乐人祸。他已被难，又何须说还不

止此？”当时只因李老不听僧劝，遭此盗劫财空，村间便传动高僧果然非凡，大家小户略有一件不明白的事，便持香来拜问。不知祖师演化，只欲人全忠孝之伦，各尽生人之道。佛门弟子便引他了明心性之机，破除他障碍之陋，随缘示度，无有成心。只因教本无言，众生难悟，故有三位徒弟折辨善恶根因，彰明报应事理。祖师虽然不言，亦常因人恳问，就事指明，每于慧眼中，过去未来，明如观火，点化应验，就如响之应。

这李大老为盗劫了金宝，恼了一场，悔却不听悔僧言，却复庵中叩问道：“小子晦气，也是不自了明道理，有此祸害。如今财去家虚，欲效前行，助济贫乏。连小子也至贫乏有日也。但此后还求指教度脱。”祖师微笑，看着尼总持道：“徒弟，你于静定之余，已有诛心之册，当示开度，以指迷途。”尼总持听了师言，惊异起来，暗忖道：“仙官授我诛心册籍，叫我六耳不传，如何我师知觉？我想老祖灵明，洞彻万事未来，必有前知。”只得忙忙答应道：“弟子自当查勘，以示开度。”当时道副二师听得说诛心册籍，便齐问道：“尼师，甚么诛心册？”尼总持不敢说出，但道是祖师教旨，二师乃近师前拜求教旨。祖师亦不言，但据诛心二字发明一偈，说道：

人心本虚，应物多幻。
外显谦恭，明瞒暗算。
幽实神知，理有折辨。
真伪自分，直诛其叛。

祖师说偈毕，二师拜受教旨。尼总持乃向李老说道：“你莫嗟贫，应有贫过善信的；你莫恨盗，尚知财帛傥来之物。老善信，你身也原不有，何况财帛？你早知财帛招盗，几乎丧了

残生，何不当初早散些济贫？小僧之言，殊为冒犯，但从此老善信只当祖上不曾遗下这财帛，便是自挣的，也只当不曾挣得。省了烦恼，保重身体。为今日计，小僧又替老善查勘报应根因，已作了对症药石，无复后患了。”当下李老听了点首。众僧与往来各善信都称好言语，真乃诛心之论。却说尼二师对症药石，无复事患，却是何说，下回自晓。